黃金果的土地

亞馬多著



黃 金 果 的 土 地

巴西　若热·亞馬多著

鄭永慧　金滿成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黃金果的土地

若熱·亞馬多 著

鄭永慧
金滿成 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308千

開本33.5''×46'' 1/32 印張13 $\frac{7}{16}$ 插頁 3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4000
定價(6) 1.30 元

Jorge Amado

SÃO JORGE DOS ILHÉOS

据 Violante do Canto 法文譯本 'La Terre aux Fruits d' Or' (Editions Nagel, Paris, 1951) 轉譯。

內容說明

本書是巴西傑出的和平战士、詩人和小說家若熱·亞馬多的一部优秀的長篇小說，描寫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美、德帝國主义在巴西的代理人——可可出口商，夺取巴西土地的經过。作者通过这一時期巴西新兴資產階級和沒落的地主階級的矛盾，暴露了巴西地主的荒淫無恥的生活，資本家的兇狠毒辣的手段，以及地主和資本家对廣大种植園雇工的殘酷剝削，顯示了新成立的巴西共產党和巴西工人階級的英勇鬥爭精神和偉大力量。从作者对於自私自利的地主、飢寒交迫的短工、詭計多端的出口商、職業賭徒、下流的拆白党，以及貪贓枉法的律師的描繪，我們可以看到当時巴西整个社会的縮影。



作　者　像

序

事实上，这本小說和比它早些時候出版的“無边的土地”合起來寫的只是一个故事：巴蓑亞州南部种植可可的地區的故事。在这兩本書裏，我曾經想用公正無私的、可是也充滿熱情的态度來寫出經营可可業的悲剧，寫出本世紀初封建地主們怎样征服土地，後來土地又怎样落到貪婪的出口商手中的种种情况。假使讀者認为封建地主征服土地的悲剧富有史詩的意味，而帝國主义者征服土地的悲剧則不免有些庸俗的話，責任並不在小說家身上。約奧沁姆① 說，即將到來的時代是充滿英雄行为、充滿美感和詩意的時代，我相信的確是这样。

讀者很容易就可以發覺本書的最末的部份其实是一部新的小說的開始，这部新小說所要描寫的生活，正是可可地區的人們現在还在过着的那种悲惨的生活，將來有人——我不知道是誰——会把它寫下來的。

这本書一九四二年開始寫於蒙得維多，一九四四年一月在比利比利完成；比利比利是巴蓑亞的郊區，卡斯特罗·亞尔凡斯②的故鄉，也是政治鬥爭的中心。

若·亞

---

① 約奧沁姆是本書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共產党員。

② 卡斯特罗·亞尔凡斯(1847—1871)，巴西革命詩人和民族英雄，巴西現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目 次

產生黃金果的土地

“南方的皇后”

1

飛机突然向南斜飛下來，底下的城市便出現在旅客眼前。現在，他們已經不在綠油油的海面的上空飛行了。他們望見了海岸上的椰子林，接着又望見了共基斯塔小山。飛机師把飛机一側，飛机裏左边的乘客就能够像欣賞一張明信片似的，看見那熱鬧的伊尔霍斯城。这个城从小山上的平民區開始，沿着一条条窄小而曲折的街道延伸到山下；到了那边，景象便豪華了，在河海交界的那一帶地面上，展開了一条条嶄新的被海灘切断的林蔭道；市區一直延長到蓬塔尔島，兩旁都是帶有賞心悅目的花園的房子。再过去，越过烏那奥小山那一帶地方，又是平民區域了。兩旁都是鉛皮和木板搭盖的破平房。一个旅客數了一下泊在港口的船隻：大輪船一共八隻，此外还有其他許多大帆船和小船，那簡直是數也數不清了。港口彷彿比城市本身还要大。那个旅客把他的这一發現大声告訴加尔洛斯·徐德，可是徐德在注視着海灘上的那些游泳的人，看起來他們簡直是一些很小的黑點；他們在白色的沙灘上奔走，迎接冲过來又化成白沫的浪头。他的妻子朱麗葉塔大概也在那裏，在洗海水浴或者跟朋友們打羽毛球。加尔洛斯·徐德發覺海灘上有人在向飛机揮手。

誰知道这是不是朱麗葉塔呢？他分辨不出向飛机打招呼的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只看得出那是白色沙灘上的一个黑點。不过这很可能是朱麗葉塔，她是知道他要乘这班飛机來的。加尔洛斯在玻璃後面揮動着手來回答下面的招呼。可是飛机師又操縱了一下飛机，海灘消失了，徐德的手勢失落在小山的樹叢中。飛机直向樹叢飛去，彷彿要來一个集体自殺。它下降得很迅速。上头，是蔚藍的天空和瞬息变幻的白雲。小山已經落在飛机後面了，飛机徐徐向河上降落，螺旋槳的旋轉慢下來，飛机在鉄路附近美國公司的水上机場停下。德國公司的水上机場离得远一點，乘客們要乘小艇才能到達碼头。机門打開了，水上机場的工人們搭好扶梯。加尔洛斯·徐德是头一批跳到地上的旅客之一。一个來接他的办公室的年輕職員赶緊走过來，唇上掛着微笑：

“一路平安嗎，徐德先生？”

他緊握着他的老闆的手。

“好極了，”徐德看了看錶，“从巴羲亞到这兒一个鐘头还不到，恰好五十五分鐘。”

“这眞快，”年輕職員加重語气地說。

他接过加尔洛斯手上的塞滿文件的皮包。一个黑人搬运皮箱。出租汽車撳响喇叭來吸引顧客。加尔洛斯已走上火車鉄桥，職員稍稍落在後面，滿心羡慕他的老闆的翩翩風度，他自己想做的就是这种人。老闆头髮上的灰白紋路只是給他增加一种高貴的神气，而不是衰老的跡象。他的衣服無疑地都是第一流的時裝店裏定做的，可是職員最最欽佩的，是他的貴族气派的举止，这麼瀟洒自如，彷彿是經过長期学習和嚴格訓練一样。从他的走路的步伐直到他的笑容都是如此。飛机又發出隆隆的吼声，新的乘客上了飛机，机門重新關上；飛机在河水上面滑行，馬上就要昇上高空，向南

面消失，向里約熱內盧飛去。

司机把“别克”牌汽車的門打開。職員又一次欽佩加尔洛斯·徐德跟他的司机握手、感謝他來欢迎他的那种貴族的謙遜态度。对的，眞是一个大老爺。

加尔洛斯·徐德坐上汽車。職員雷納尔多·巴斯多斯坐在司机旁边，把头回过來：

“我們在星期四就等着你來呢……”

“我沒有買到飛机票。飛机總是客滿；为了赶今天來，我不得不在三天以前就把票子買好……”

可是他做了一个表示一切都解决了的手势。

“幸虧那些美國人就要派一架飛机來專門負責伊尔霍斯和巴簑亞兩地的交通了。每天飛行兩次。”

“眞是了不起！”職員發出讚美的喊声。

加尔洛斯·徐德繼續說：

“我跟經理談过。这是他們的一筆大生意……他是一个聰明的美國人，他懂得这一點，他向我保証說再过一个月，問題就可以解决。每天飛行兩次……”

他把詳細情形都談出來，彷彿这是他自己的一筆生意一样：

“他們可能把票價稍为減低，因此，假使那些‘上校’①們不再害怕坐飛机旅行的話……”

雷納尔多·巴斯多斯笑了起來：

“当然啦，他們早晚一定会养成習慣的……我記得馬納加·唐塔斯上校……第一个航空公司開幕的時候——就是在这裏設了一个加油站的德國人的那个公司，——上校对我說，他永远不会因飛

① “上校”是巴西的大地主、种植園主的一种光荣的称号。——原註。

机失事而死，除非其中一架墜落到他的头上……可是現在，自从他不得不乘飛机去探望他的生病的兒子以後（他加以解釋說：“就是剛得到博士学位的那个兒子”）他就再也不使用别的交通工具旅行了……”

職員从來沒有跟加尔洛斯·徐德作过这麼長時間的談話，他在老闆面前有點惶恐。可是他的老闆面帶微笑，露出讚許的样子，提出一句批評：

“他們眞像一些胆小的孩子……”

雷納尔多·巴斯多斯覺得这句批評的話活活地画出了上校們的形像，由於他自己稍为有點愛好文学，他想在晚上跑到店員协会裏把这句話当作是自己的創作說出來。汽車穿过鉄路街道，深入市內商業中心區，向港口方面駛去。雷納尔多想起了别人託帶的口信：

“哦！对的，加尔洛斯先生……朱麗葉塔女士打过电話來通知你她在海濱。”

“非常感謝，”大老爺用謙遜的口气說。

加尔洛斯·徐德又想起了朱麗葉塔。她穿了她的短小的游泳衣，这時一定在打羽毛球，或者像她慣常大胆的样子，衝过去迎接危險的大海的浪头。他摸了摸衣袋裏他在巴義亞購買的那条項圈。他想像这条項圈滑落在她的金黃色的脖子上的样子，他微笑了。“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汽車停了下來；司机打開車門，加尔洛斯下了車。

“等等我，若瑟，我馬上就來。”

司机點了點头，關上車門，也跟着走進徐德兄弟公司出口商行的大門。可是他並不像加尔洛斯和那个職員那样向电梯走去；他走進樓下許多大廳中的一間。过去，这所商行只佔据港口附近

的一所小擱樓，現在，这所商行在同一个地點上，已有了一所四層樓的大廈。樓下有兩个大倉庫，黑色的可可豆一直堆到天花板，發出一陣陣巧克力的香味，这是堆放可可和包裝可可的地方。一些腰部以上全裸的工人正在爬上这些可可豆小山來裝滿一袋袋的可可。別的人在过磅，把每袋可可的重量校正为準六十公斤。然後由女工們以驚人的速度为这些已經裝滿了可可的、相当沉重的袋子縫口。一个十二歲左右的孩子，拿着紅色的打印台，在每隻口袋上印上商行的名称：

徐德兄弟公司

出口商行

卡車開着倒車一直深入到倉庫裏面，搬运工人背上揹着袋子，由於負荷沉重而弯着腰走。一袋袋的可可帶着沉重的响声落在卡車裏面，司机們開動馬達，卡車向馬路上疾駛出去，在碼头上停下來。於是又來了碼头搬运工人，他們的身子又在負荷的重压下弯下來。他們在碼头上奔走，他們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人物，彷彿都是些背上長了畸形駝峯的黑人。龐大而灰色的瑞典輪船把一袋袋的可可吞下去。喝醉了的水手穿越碼头，說着古怪的語言。

若瑟背靠着牆，望着眼前的景象，一边用眼角偷望正在縫袋子的罗莎。她緊閉着嘴唇，兩隻眼睛在聚精会神地注意自己的工作。司机的幾乎帶着微笑的嘴上有一种勝利者的表情，可是罗莎完全被自己的節奏迅速的工作吸引住了，根本沒有看見他。若瑟繼續注視她一分鐘，希望能够跟这个黑白混血姑娘交換一下微笑，可是結果他只能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膀，回到汽車那边去：

“这个髒老傢伙正万分情急地要跟他的老婆会面，很可能他馬上就下來……”

第七十二号工人在一袋可可的重压下弯着腰正从他面前經

过，听到他的話笑起來了，若瑟也为自己这句悄悄駡人的話笑了起來。

这是眞的，加尔洛斯·徐德非常焦急要跟他的妻子見面。他乘电梯上去，很迅速地穿过办公室，办公室裏的職員看見他从那裏走过都站起來，他開了一扇門，門上面有一塊金屬牌子寫着：

經理室

閒人免進

他在轉椅上坐下來。到机場接他的那个職員把公事皮包放在桌子上，等候加尔洛斯·徐德開口說話。

"好，雷納尔多，替我把馬丁斯叫來……"

職員鞠了一个躬，幾乎是飛奔地走了出去。加尔洛斯·徐德把椅子轉了一轉。他从寬濶的窗口上向熙熙攘攘的街头望了一眼，許多卡車在街上駛过。一輛到伊塔布納去的長途汽車正要開行。襄理馬丁斯走進房間，因为是奔跑着來，所以还在气喘吁吁。

"我正在監視一批貨运出去……"

經过握手和寒暄之後，馬丁斯正等待着徐德開口。加尔洛斯打開公事皮包，把文件攤在桌子上，指着一張椅子叫馬丁斯坐下。

"買賣已經成功了……十万亞洛伯① 照二十个密耳瑞斯② 的價錢賣出。是昨天我用电報成交的。"

襄理非常驚訝：

---

① 亞洛伯（arrobe），重量單位，約等於十五公斤。

② 密耳瑞斯，巴西舊幣名，等於巴西目前的通用的貨幣克魯賽洛（cruzeiro）的十分之一。

“你賣到二十个密耳瑞斯的價錢嗎？你只賣了十万嗎？（他的声音裏帶着一种畏畏縮縮的責备口气。）我們还有十八万存貨呢……”

加尔洛斯·徐德微笑起來。对面牆上一幅放大的照片裏，年老的麥西米里亞諾·剛波斯回答了他的微笑。可以說，这位老头是可可出口商行徐德兄弟公司的創办人。他死了已十二年，臨死的時候，他曾經忠告过罗慕洛——徐德兩兄弟中年長的一个——叫他專心致力於可可出口生意。加尔洛斯·徐德听从了他的忠告，現在，徐德兄弟的財富已經有从前三倍之多了。在照片裏面，麥西米里亞諾微笑着，他的狡猾的微笑回答加尔洛斯的愉快的微笑：这老头懂得，这傢伙，他懂得可可！他到伊尔霍斯來的時候还是可可業剛開始的時候呢。加尔洛斯轉过來望着馬丁斯，用一种露出一絲驕傲的声音对他解釋：

“只賣十万，馬丁斯先生，我还自問是不是出賣得太多呢……曾經有过一个時期，馬丁斯，價錢是買主决定的。他們愛付什麼價錢就是什麼價錢。伊尔霍斯的可可，当時是最悲慘的貨色，在市場上不算一回事，總跟在別的貨物的屁股後头走。那時候——你恐怕也听人家說过——我們的商行很小；就在这所房子裏面，只佔据一个可憐的小擱樓，而且还不是我們自已的房子，是向人家租來的。这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馬丁斯先生……”

馬丁斯點了點头，表示同意，他心裏思忖他的老闆到底要說些什麼。加尔洛斯·徐德伸直了兩条腿，繼續說下去：

“只賣十万，馬丁斯先生，也許我只应該賣五万。我告訴你一件事：可可的價錢要上昇，上昇到从來沒有的高度。假使今年的價錢漲到三十个密耳瑞斯，你也不必驚奇……”

“三十个密耳瑞斯？不管怎样，这是不可能的……”

加尔洛斯·徐德觉得他的襄理的脸上和声音裏都透着怀疑。他更加愉快地微笑起來，他是对着相片裏的麥西米里亞諾·剛波斯在微笑。

“因此我就賣了十万亞洛伯，可是並不光是为着这一點，我的这次旅行才算得有收穫，馬丁斯先生。主要的，是因为在巴羲亞，我跟卡尔朋克斯作过一次長談，他和我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在好幾个問題上，他已經对我提出了保証。可可的價錢要上昇，上昇到从來沒有过的高度，任何人也想像不到它会这样上昇。伊尔霍斯就要在金子裏打滾……你知道伊尔霍斯出口到全世界各地去的可可數目是多少嗎？”

襄理是知道的，他提出了許多數字，他用欽佩的眼光望着他的上司。当然，馬丁斯自認为是一个很好的襄理，在生意上很机警、很細心而且很勤勉，可是他沒有他的老闆的那种商業天才。加尔洛斯站起來，把手指插進背心的前襟裏，这是他的習慣的姿势。

“唔，我們現在出產足够的可可，使得从今以後我們可以强迫市場接受我們决定的價錢。價錢，是在这兒，在伊尔霍斯，由我們决定，而不是在紐約……”

照片裏面，麥西米里亞諾微笑着。

襄理在等待。加尔洛斯·徐德从窗口上向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望了一眼。可可的香味一直上昇到办公室裏，这是很好聞的香味。

“牌價是多少？”

“超等是十八密耳瑞斯三百瑞斯①。次貨是十七密耳瑞斯三百

① 巴西的幣制單位是有些特殊的。一密耳瑞斯等於一千瑞斯，而每一瑞斯所代表的價值很低，所以一提到時往往以一百起碼。

瑞斯，中等是十七密耳瑞斯四百瑞斯。"

"你說的是期貨價格嗎？"

"是的，是期貨價格。現貨價格超等可可是十八密耳瑞斯九百瑞斯。好價錢……"

"坏價錢，馬丁斯先生。这是紐約的價錢。伊尔霍斯的價錢还要高。你到市場上各处走走，去跟那些'上校'進行交易。那些肯出賣下一次收成的，我們要給他們……"

他停下來思索一陣，歪了歪嘴唇：

"十九个密耳瑞斯……"

"每亞洛伯十九个密耳瑞斯嗎？"

馬丁斯的声音裏又透露出恐懼。

加尔洛斯·徐德把褲子的摺痕抖直。

"十九个，是的，馬丁斯先生。甚至於十九个密耳瑞斯零五百瑞斯你也可以接受。再过不久，假使我們肯出二十或者二十五个密耳瑞斯你也不必驚奇……"

馬丁斯簡直像墜入五里霧中。加尔洛斯压低了嗓音：

"而且，到了年底，那些巧克力製造商就要付給我們每亞洛伯三十，或者三十零幾的價錢……"

再用肯定的声調：

"我們討什麼價錢，他們就要付什麼價錢……"

"这眞是不可思議！"馬丁斯說。

加尔洛斯·徐德把最後的幾件事吩咐他：

"打电話給別的出口商，用我的名义和卡尔朋克斯的名义召集他們今天晚上到市商会來開会。時間定好在九點鐘，留神不要缺少一个人。对他們說会議很重要，用我的名义和卡尔朋克斯的名义对他們說話……"

“知道了……”

加尔洛斯整理他的文件，把幾份文件交給馬丁斯，跟他握了握手，再一次穿过办公室，渾身是汗的職員們在他走过的時候都站起來，他乘电梯下樓。到了大門口，他仔細看看街上的交通和忙忙碌碌的人們。隔壁的一間咖啡舘裏，各个桌子上的客人都在閒談。一家电影院掛着一張影片的剧照。若瑟站在汽車的車門前面。搬运工人們肩膀上揹着一袋袋的可可走过。旅客大飯店裏，有許多人在進進出出。碼头上，一艘輪船的汽笛在吼号。加尔洛斯·徐德又微笑起來。他对自己很滿意，滿意周圍人們对他的崇拜：到水上机場迎接他的職員崇拜他，張大着嘴巴呆望着他的馬丁斯崇拜他，走过他面前都脫下帽子的人們崇拜他。在这个紛紛擾擾的早晨，他很希望朱麗葉塔能够在他身边，一齐站在这所大厦的大門口。那样，他就可以把港口周圍熙熙攘攘的情形指給她看，也許她就明白他們不得不在伊尔霍斯再住幾年，而不能馬上搬到里約熱內盧的海濱居住的理由了。他想起了从前麥西米里亞諾最爱講給他听的那些故事，講的是这地方过去的歷史，是三十年前伊尔霍斯的情形。其中有一个故事特别討他欢喜。內容說的是一个髯鬚滿頰的“上校”——腰裏掖着手鎗，手裏拿着短鞭，眼光冷酷無情，声音裏充滿自信——每次在街上走过的時候，商人們總用手指指着他：

“他是土地的主人！”

“土地的主人”，終有一天，人們也要这样称呼他。他和朱麗葉塔……这片土地的主人！

他踏上汽車。

“家裏去，若瑟。”

若瑟揿响喇叭，一个搬运工人赶緊避開，汽車開動了。加尔

洛斯·徐德把手插進衣袋，把珍珠項圈拿出來。“我要看看她赤裸、渾身赤裸，只有項圈滑落在她的黄金色的胸部的样子。”他閉上眼睛，以便更好地想像这种景象。

2

加尔洛斯穿上游泳衣，走進餐室，倒了一點茴香酒來喝，然後踏着林蔭道上灼熱的柏油路走过去，嘴裏吹着一支流行的森巴舞曲。他用快步走着，在太陽晒得火熱的柏油路上一跳一跳的。一个坐在長凳上向海灘吐唾沫的頑童停止他的玩意兒，望着加尔洛斯走过。他忍不住爆發出一陣輕蔑的、嘲諷的笑声，他覚得这个有着膨脹的大肚子和瘦長的双腿的漢子在柏油路上跳躍的样子非常滑稽。他的一陣大笑打消了加尔洛斯的快活心情，他的笑声給这麼幸福的一个早晨添上一絲煩惱。加尔洛斯裝作沒有听見的样子，可是他停止了跳躍；每次他的兩隻脚一和灼熱的地面接觸，就像被火燙着似的。他不自覚地向自己的肚子望了一眼，很明顯，他已經不再是二十多年前使女人們着迷的俊俏後生了。他現在已經有四十四歲，肥胖已經成为確定的事实——他爱吃美味的食物，爱吃多麼鮮美的巴羲亞菜——脂肪改变了他的身体的形狀，使他的肚子过度地膨脹。“胃擴大”，他的医生这样診断。可是一穿起衣服，那就完全不同了！他的衣服都是巴羲亞最著名的裁縫裁製的，衣料是最好的開士米料子，他的領帶非常時髦，他的鞋子是定做的，还有他的皮帶，特别是这条皮帶，这种种都帮助他遮盖着肚子，使他看起來至少年輕十歲。当然，他的头髮已是灰色了，可是，照朱麗葉塔說，这些灰头髮只給了他一种瀟洒的神气。的確，他有點衰老。到底只有一點呢，还是很厲害呢？那是因为这些年來他的哥哥罗慕洛管理这所商行，而他过着放蕩生活的結果。他的

哥哥讓他在三十歲以前过着放蕩的生活，快到三十歲，加尔洛斯才最後決定放棄讀完他的医科課程，因为他曾經嘗試把新的学習方法运用到医科裏面，結果遭到了失敗；这种新的学習方法是用下述种种來代替上課：晚間跑夜總会，早上懶洋洋地躺在被窩裏或者女人的臂膀裏，下午看电影或者在馬路上散步，跟姑娘們調情，向她們献殷勤。他開始在这企業裏工作的時候只有二十九歲，他並沒有拋棄他的喝酒和放蕩的夜生活習慣，同時他却表現出他在生意上有特殊的才能，他是第一个懂得而且熱烈支持麥西米里亞諾·剛波斯的意見，放棄煙草和棉花，專門經营可可的人。麥西米里亞諾逝世以後，加尔洛斯負責管理伊尔霍斯的分行；他在本州南部度过悠長的幾个月，收購可可，擴大商行的規模，把这家商行轉变为主要的土產出口商行之一。他在这一地區流連忘返，使得他的朋友們都管他叫"格拉标那"①。他的哥哥死亡的時候，把經管商行和照顧他的寡嫂和幾个孤兒的責任托付給他，他就決定不再買賣別的土產，專門經营可可。这時候，他才把伊尔霍斯分行改組为總行，兴建了眼前的新厦，而且想找对象結婚。不过，这其实是他的寡嫂的意見。加尔洛斯自己只留恋巴羲亞的女人、法國女人和波蘭女人。他習慣於她們的精巧的調情以後，於是对伊尔霍斯的情妇們的平凡的恋爱便絲毫不能滿意了。他的寡嫂可憐他变成"一个冷酷而憂鬱的独身漢"。加尔洛斯却由於在伊尔霍斯找不到值得結婚的对象而沈湎於喝酒，这其实也是被"上校"們慫恿的結果，这些"上校"們能够整个下午和整个晚上喝酒而不致被酒精在他們身上發生任何作用。他的寡嫂虽然嘴裏不作声，心裏却害怕喝酒的結果会使加尔洛斯衰老，使他不能經营生

---

① "格拉标那"（grapiuna），意思是："伊尔霍斯的老牌居民"。

意，因此使商行受到損失，同時对她的孩子們也有不利，因为加尔洛斯同時是他們的叔父和監護人。因此她就發動了一場婚姻攻势，她用尽种种方法來替加尔洛斯搜尋对象。可是加尔洛斯是可能永远不結婚的，要不是他在巴義亞的一个節会裏碰到朱麗葉塔·罗嘉的話。朱麗葉塔是下城的一个酒商罗嘉老头的女兒。她的母親在年輕時已經以美貌出名，以美貌和輕佻出名。沒有人敢大胆地保証她的忠貞，人們甚至說她曾經使一个州長發狂……她的女兒承受了她的美貌，州府的所有年輕後生都拜倒在她的脚下。她的臉色是西班牙女子的褐色，黑头髮，眼睛深陷而帶有點憔悴。这一切都生長在一个爱好运動的年輕姑娘的軀体上，这个軀体又灵巧又柔軟，上面長着一双浪漫而神秘的眼睛，水汪汪的万分妖媚，使这个軀体格外富有性感。这類迷人的眼睛每每会使得一个年輕姑娘的瘦弱身軀帶着一些兒病态的美。

加尔洛斯·徐德对她着了迷。他初次認識她的晚上，她正在和一个年輕而時髦的海軍軍官調情。加尔洛斯的朋友們在他的桌子上批評她的具有刺激性的跳舞姿势，她的身体緊緊貼住年輕軍官的身体，跳的是時髦的美國舞。

“簡直可以說她和他是膠在一起的，嗯！”

“說漂亮的姐兒，这就是一个漂亮的姐兒。”另一个說。

第三个朋友充滿了幻想地說，他將要把一些精練的恋爱技術教給朱麗葉塔，假使他跟她睡覚的話。他說時咂着舌头，發出一种猥褻的充滿了情慾和富於暗示的声音。加尔洛斯·徐德沒有說什麼，他注視着她，一直到她坐下來，他的眼睛还緊跟着她。她笑得很厲害，露出她的細小雪白的牙齒，像一隻名貴的母狗的牙齒（这个比方是加尔洛斯的一个朋友說的），声音嘹亮而熱烈。一个双方

共同的朋友替他們作了介紹，他們便一起跳起舞來，海軍軍官被遺忘了。七个月以後，他們結了婚，動身到歐洲去旅行。加尔洛斯·徐德非常迷恋他的妻子，在始終如一的熱情中过了三年。三个幸福的年头，加尔洛斯想。他回憶起他的一个一起跑酒吧間的多年的朋友瓦斯哥曾經怀疑过他的家庭幸福。特别是跟朱麗葉塔結合，她，渾身是强壯而顫動的肌肉，她帶着她那二十年華的軀体，渴望一个健壯的能够滿足她的慾望的男子，她有这种渴望是可以从她的妖冶的眼睛裏看出來的。瓦斯哥以他特有的直率的坦白态度把这一點对徐德指出來，而且特别强調他們之間年齡的差别，二十歲的朱麗葉塔，渴望男子，四十歲的加尔洛斯，厭倦了女人。加尔洛斯反对这种說法：他並沒有厭倦。何況，在种种細小事情上，他还掌握着恋爱的一切技術，这一點可以战勝青年們的無原則的活潑。現在，他能够笑了，他滿意了。瓦斯哥的不祥的預言失敗了。朱麗葉塔对他已經習慣，加尔洛斯懂得使用各种技巧，懂得延長温柔時間，敎会她种种下流的举動，每天都發明一些新的玩意來使她滿足。在他們夫妇生活的初期，她只是一時的衝動，一分鐘的兴奋，在即時和迅速的享樂中感到窒息。她要求很多，彷彿一个飢餓的孩子。头幾天，加尔洛斯像个百万富翁似的儘量浪費。可是他有他的計劃，他把計劃逐步实現。慢慢地，他少給她一點，可是使用更多的技巧，他使用妓女們教給他的方法使她的軀体滿足於巧妙的撫摸。当他看見朱麗葉塔不再帶着哀愁望着那些二十歲的青年，而且確信什麼也比不上一个富有人生和爱的經驗的男人時，他对將來再也不感覚恐懼了。她也不像以前那样，不停地吵着要到里約熱內盧去，住在他答应給她的可巴加巴那海濱的房子裏去了。加尔洛斯說服了她：他們絕对需要在伊尔霍斯住一个時期，公司裏不能缺少他，也沒有人能够代

替他。不但是因为找不到有相当才能的人可以主持这家出口公司，主要的还因为加尔洛斯知道休息的時間还沒有到。他还要做不少的事情，才能够說他的計劃已經完成。他还不是“土地的主人”。在可可这方面，加尔洛斯怀着很大的商業野心。他經常对朱麗葉塔說，用不着再过幾年，他們就可以長住在里約熱內盧或者歐洲了，那時候企業無須人管理就能够發展了。不过这幾年必須他親自主持，他不得不留在伊尔霍斯。朱麗葉塔要求他决定一个期限。加尔洛斯避而不答：五年或者六年，誰知道呢？

三年已經过去了。到了今天早上，他終於能够確信他的計劃已經進行得很順利。現在，的確，他可以向朱麗葉塔保証，他們在伊尔霍斯只要再住三四年就够了。在他本身，他倒沒有离開这裏的意思。他爱这城市，爱这裏的居民，他爱可可，只是为了朱麗葉塔他才肯离開。朱麗葉塔經常到巴羲亞去，兩次到过里約熱內盧旅行——尤其是有一次乘飛机去主持美國航空公司的開幕典礼，但这一切，还是不能使她滿足。她一天到晚渴望到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罗等大都市去，想念那裏的娛樂場、海灘、剧院和电影院。加尔洛斯很容易了解她的心情：伊尔霍斯是一个商業城市，这裏的生活和一切活動只限於可可的交易，沒有什麼娛樂。对於一个在上流社会裏生長、習慣於大交际場所的女子，这裏並不是樂園。反过來，商業的势力却多麼强大！为了这城市的富有，人們称它为“南方的皇后”。这裏是全國第五个出口港，巴羲亞州的全部可可都从伊尔霍斯出口，佔巴西可可出口量的百分之九十八，佔全球可可產量的一大部份。很少有別的城市能够發展得这麼迅速。人們帶着狂熱在大兴土木，進行建築，在開拓許許多多新的馬路。这也是最富有的城市之一，金錢在兴旺的可可交易裏打滾。

此外，这也是一座美麗的城市，有廣場和公園裝飾着，街道鋪得很平，光線很充足，水道和溝渠四通八達。可是，即使这样，加尔洛斯不得不承認，它比起那些有各种娛樂，有兴奋緊張和奢侈生活的大都市來，相差还远得很。伊尔霍斯是一个商業的城市，是粗野的种植園主的城市，它保持着封建家族的習慣，已經結婚的女人都躲在家裏过日子，管理厨房和照料孩子。上校們的老婆都是些沒有教养、趣味不高的女人，怪不得朱麗葉塔跟她們在一起的時候總覚得自己在这地方很不合適。假使沒有領事舘、鉄路局和輪船公司裏的英國人和瑞典人，那麼加尔洛斯为着生意上的關係經常要單独到巴羲亞去的時候，就沒有一个人在鷄尾酒会裏跟她作伴了。朱麗葉塔很少跟当地社会上的女太太們來往，她的态度惹起她們的公憤，她們覚得她的戶外运動習慣很难理解和不正經。加尔洛斯想起了有一次馬納加·唐塔斯上校的老婆奥莉西地亞請他們吃晚飯，她看見朱麗葉塔抽煙就裝出一副怪样子，加尔洛斯想起她的样子就笑起來……

加尔洛斯·徐德在海灘上奔走，他的瘦長的双腿支持着他的大肚子。远处有些小孩在沙灘上踢足球。加尔洛斯奔得气喘吁吁。他老了……四十四歲……即使走任何一段短短的路程都使他感覚疲倦，他的肚子很累贅。他看出海灘上紅色大陽傘下面有朱麗葉塔的側影。她的黑头髮夾在傑尔孫夫妇的金黄头髮中特別明顯，这对夫妇就是領事舘裏的瑞典人。站在那裏吃着一条冰棒的是白朗先生，鉄路局的總工程師。他有一个体育家的身体。可是他大概跟加尔洛斯同年，或者更老一點。加尔洛斯想起了他們所受的教育並不相同。他从來沒有作过戶外运動，他的童年消磨在書本上，在一些艰深而毫無趣味的書本上。到了四十四歲，他有了一个大

肚子、瘦長的双腿和肥胖的臉頰。穿起衣服來，他的外表很神气，可是这样，在穿上游泳衣的時候，人家就可以断定……完了！……那个英國人白朗先生却是一个体育家。加尔洛斯心想，假使他們生下一个男孩子，他一定要叫他在英國人办的中学裏念書。他要送他到英國或者美國去。

白朗先生望見了他，朱麗葉塔站起來向他揮手。加尔洛斯停下來欣賞她这种踮起脚尖站着、用手在头上向他揮舞着打招呼的姿态。这眞像是聳立在熱帶的太陽底下的一尊影像。加尔洛斯·徐德看見他的妻子，心裏就感動起來。他对自己說，像她这样爱好运動，她是不会衰老的，这个可爱的軀体永远不会变成一个老太婆的肌肉鬆軟的軀体……加尔洛斯加緊脚步（唉！可恨这兩条消瘦的大腿……），奔过去迎接朱麗葉塔。他用臂膀摟着她，在她的嘴上親吻，那些瑞典人和英國人可能認为这样很不雅观，可是他並沒有在意。親吻的時間很長，朱麗葉塔的嘴唇消失在她丈夫的唇髭裏面。踢足球的孩子們把球踢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个跑过來找球的孩子停下來欣賞眼前这幕愉快的景象。加尔洛斯閉上眼睛，朱麗葉塔也閉上眼睛，可是她依然看見英國人和兩个瑞典人的健美的体格，她看見古尼的令人渴望的身体，簡直像个青年人的身体。

那孩子在把破布紮成的足球踢出去和繼續奔跑以前，衝着加尔洛斯·徐德直嚷：

“你做得对，应該利用机会，我的小老头……”

3

一个小孩在馬路上散發廣告，一个漢子拿了一張，漫不經心地唸下去：

告各界人士書

馬連諾·聖多斯敬告各界人士，由於自森森先生处購得每星期一、三、五行駛比郎基之長途汽車一輛，特將票價調整如下：

伊塔布納…………………………四个密耳瑞斯

比郎基……………………………五个密耳瑞斯

瓜拉西……………………………八个密耳瑞斯

——來回…………………………十五个密耳瑞斯

余之所以作以上調整，目的係为公众服务，公众正在备受不合理價格之剝削，其証明係余十年以來在其他路線均有長途汽車行駛，所收票價与上述票價相仿，而余始終能保有此數輛汽車，且能及時清償債务。業务並能日趨兴隆。此外再須說明者，余自購得此輛汽車後，已能組成包括有十五輛長途汽車之大隊，足可应付任何运輸任务而不致使乘客產生恐慌。

新汽車將在下述日期行駛：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瓜拉西來回票價：十五个密耳瑞斯

那人唸完了以後，把这張廣告向人行道上一丟，只要願意听他說話的人就可以听見他說了这样一句批評的話：

“这样子競爭下去，早晚要弄到貼錢給旅客乘車……是的！早晚要貼錢給旅客！……”

4

到瓜拉西去的長途汽車即將開行，瓜拉西是在可可种植區裏新出現的鄉村中最新的一个。它位於伊尔霍斯市區和巴義亞州的荒原① 的交界处，这一帶是可可种植園和畜牧農場連接的地方，在巴科來山脚下。

一个妇人在長途汽車裏面向外喊叫，催促她的在酒館門前閒聊的丈夫快點上車。

“時間到了，費洛民諾……快點爬上來，懶鬼！”

乘客們都笑了。長途汽車裏坐滿了人。馬連諾·聖多斯親自監視賣票員工作，賣票員賣完了一張長凳又走到另一張。司机開動馬達，那个被催促的旅客也上了車，而且跟他的老婆吵起嘴來。賣票員为了一个乘客拿出一張五百密耳瑞斯的鈔票來購買到伊塔布納的車票——其实只要四个密耳瑞斯——而冒起火來，跟乘客發生爭执。馬連諾·聖多斯从衣袋裏摸出一叠鈔票，把找头付給乘客，結束了这場爭执。一个乘客提出抗議：

“怎麼样，这部老爺車子到底開还是不開？”

另一个添上一句：

“有了時間表就跟沒有一样，都是裝裝門面的东西……”

“簡直叫人不相信是在一个文明國家裏，”第三个說。

一个漢子从馬路上飛奔过來，手裏拾着一隻手提皮箱。馬連諾·聖多斯告訴他：

“已經滿座。一个位子也沒有了……”

乘客們看見遲到的漢子滿臉失望的模样，都微笑起來。馬連諾·聖多斯安慰他：

“再等一个鐘头，就有另外一部車子。假使你願意，你可以在車行裏等一等……”

漢子向車行那边走去。馬連諾·聖多斯砰的一声關上車門，司机撳响喇叭，赶開那些搬运工人，朝前開動，向大路上駛去。長途汽車裏面，穿着開士米衣服到伊塔布納或者比郎基去的人們

---

① 荒原（sertao），巴西东北部的半沙漠地帶，橫跨巴西的五个州。

和穿着騎馬褲和長靴到各个种植園去的人們混在一起。車子虽然簸動得厲害，一个阿刺伯人依然設法要把一些項圈和戒指賣給一个佃農，佃農帶着不信任的样子摸摸这些貨色。

“这是品質最好的，客人，”阿剌伯人用他的發音不正的口齒說，一边指着那些戒指裏鑲着的五色玻璃，攤開了那些刺眼的、廉價的項圈。

佃農仔細地观察那些貨色，这麼假的一隻戒指，他从來沒有見过，金子是假的，鑽石是假的，可是外表看起來倒也非常好看。

“这样子的貨色，經不起用兩天！……”

“这貨色？保証用兩年！”

阿刺伯人举起双手，發出古怪而動人的誓言。

“我对上帝發誓，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漂亮的礼物了！”

他把“礼物”說成“体物”，有好些字的音他都發不出來。佃農在爭論價錢，最後他从衣袋裏摸出一条紅色的大手帕，手帕的一个角落打着結。他把結解開，拿出幾張小額鈔票和一些零錢。他慢慢地照講好的價錢數錢，一边还在要求價錢再少一點。阿刺伯人發誓說他不能再把價錢降低。

“我發誓我不能再減，客人。”（他說成“格人”，而且把一双謙遜而誠实的眼睛望着買主，伸出手來準备拿錢。）

到了最後一刹那，佃農决定把戒指掉換一条藍色珠子的項圈，虽然这条項圈的美好也是暫時的，也許總比这隻这麼虛假的戒指經久一點。阿刺伯人把項圈給他，一边賭咒說这样一交換，他会受到損失。他裝出飽受委曲的样子，声音裏也充滿委曲，眼睛裏幾乎掉下淚來，这一幕他每天串演的喜剧，就是他的職業。他帶着他的百宝箱，裏面滿載着各种小玩意兒，拖着一双旅行者的脚，在各条道路上走着，从一个种植園到另一个，把唯一的奢侈品帶

給最貧苦的農妇：假的項圈，假的戒指，顏色鮮明而價錢便宜的衣料，花花綠綠的手帕，創造奇蹟的聖人的聖像，等等。

長途汽車裏面，談話普遍展開。参加談話的有男的和女的，种植園主和短工，还有那些剛被种植園裏僱用的逃荒的难民。

“今年，可可有了好價錢……”

“價錢还要上昇，假使上帝願意的話……”一个女人边說边劃了一个十字。她的头上紮着一条头巾，兩隻沒有光彩的眼睛裏有一种怠倦的神气。

“我，我認为價錢不会超过十九，”她的丈夫，一个消瘦的駝背老头，在她旁边說。

“什麼話！……”另一个佃農說。“就在今天，徐德公司的馬丁斯先生还給期貨十九哩……”

“不可能罢？期貨也給十九？”

“的確是这样……”

“那麼，價錢一定还要漲……”

“我不相信。如果可可值二十个密耳瑞斯，那比用手在地上撿金子还方便了。絕对不会漲到二十……”

司机幾乎放鬆了手上的方向盤，也插進來說：

“别不相信，克萊孟鉄諾先生，價錢还要漲。價錢就要來一次大漲，比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那次漲得还要兇！……”

克萊孟鉄諾决定徵求約翰·馬加也斯上尉①的有权威的意見。这位約翰·馬加也斯，三十年前在伊尔霍斯港上岸，为的是想不費气力靠賭紙牌來賺錢；他使用技巧，騙取了不精於此道的上校們的金錢，現在他变得怎样呢？这幾年來他老了；連里約熱

① 約翰·馬加也斯上尉是亞馬多的小說“無边的土地”中的一个人物，是一个職業賭棍，後來娶了大地主西紐·巴達洛的女兒安娜为妻。

內盧那位曾經看不起他的年輕姑娘——她後來發覚他只是一个職業賭棍，而不是像他自己所說的一个正当商人——連这位他到現在还記在心裏的年輕姑娘恐怕也認不出他了。無數的皺紋佈滿上尉的臉。他的長滿老繭的兩隻手和过去他的保养得很好的時髦男子的手沒有一點相同之处了。他的头髮被太陽晒得焦黃，沒有好好地梳过，鬍子有好幾天沒有剃，嘴角上叼着一根用玉蜀黍鬚作的香煙。他穿着一件開士米背心和一条卡嘰馬褲。手裏拿着一根短鞭。过去的時代在他身上留下來的痕跡，只是上尉的头銜——人家始終这样称呼他——和他永远不肯离開的代表工程師学位的一只戒指。克萊孟鉄諾徵求他的意見：

“你認为怎样，上尉？今年的可可会漲到二十个密耳瑞斯嗎？”

約翰·馬加也斯抽一口煙噴出來。

“不止二十……克萊孟鉄諾。漲風要來了，这是確实的……”

其餘的人，連司机也在內，都渴望知道为什麼。

“你得到了什麼消息嗎？”

“沒有，只不过報紙上是这样說……”

“報紙上怎麼說？”

約翰·馬加也斯上尉把他在報紙上讀到的關於厄瓜多尔共和國的可可樹的消息說出來。厄瓜多尔的可可收成全部毀了。他非常兴奋地說着，加上許多手势，他詳詳細細地解釋，虛構着种种謠言，把眞正在報紙上看到的消息加以渲染誇大。別的人在傾听，他們聚精会神而且貪婪地傾听这些樂观的話。約翰·馬加也斯上尉本人也非常滿意地傾听自己的語句。这時候，他好像又恢復三十年前青年時代了；那時，他在輪船上講述賭桌上和盛大的節会裏的軼聞，大吹動人的法螺。只不过到了今天，他已經是一个五十多歲的人了，其中將近三十年是在伊尔霍斯的土地上度过的，所有

的時間都消磨在种植和收穫可可的工作裏面。他洗手不賭紙牌已經很久，只不过不時跟親友們玩玩，在玩牌中他把舞弊的技巧教給他的朋友們，使朋友們大为喫驚。現在，唯一使他感覚兴趣的，是可可，这是一場冒險更大的賭博。他的岳父西紐·巴達洛①說得好，这片土地把人抓着以後就再也不放走他。这是可可果漿的膠在作怪。这些膠也膠住了他的兩隻脚，而且用安娜·巴達洛小姐的愛情把他縛住。他是在塞凱伊洛·格朗台爭夺战結束的可怕的一年結婚的，也是裘加死亡的那一年。州政府对他們的爭执進行干涉，巴達洛兄弟的大厦被火焚燬。种植園被剷平。幾年以後，西紐·巴達洛死了，使他死亡的，並不是他的伤口——虽然他的伤口始終沒有完全復原——而是他的悲憤和恥辱。換句話說，他是由於自己不再像过去一样是土地的所有者和統治者，以致羞憤而死的。在城裏，沒有人再用手指指點西紐·巴達洛了。他像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从路上走过，受伤的腿使他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他只是一个渾身是債的种植園主。因为塞凱伊洛·格朗台的爭夺战使他破產，他的种植園正处在非常悲慘的狀态中。他和他的女婿馬加也斯一起住在种植園裏，設法淸償債务，尽可能地重建自己的莊園，把焚燬的可可樹重新种植起來，把剩下的一點點森林開墾……可是，他正在日夜不停地工作当中，突然死去了。医生說这是心臟病的關係，馬加也斯始終不相信医生的話。在他看來，西紐·巴達洛是死於恥辱，由於被人控告使用非法的土地所有权証登記而羞憤致死的。不过，無論如何，西紐如果还活着的話，

① 西紐·巴達洛是亞馬多的小說“無边的土地”中的一个人物，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的兄弟裘加·巴達洛一起用武力和另一个大地主霍拉蕭爭夺一塊名为塞凱伊洛·格朗台森林的土地，这次爭夺被称为“塞凱伊洛·格朗台的爭夺战”。約翰·馬加也斯是他的女婿。

一切都还有復兴的气象。西紐一死，奥尔珈和她的姑夫，就是已死的西紐的妹妹的丈夫，馬上要求編造財產清單，把遺產分割了。傑塞医生和葉那洛律師也把舊帳从遺忘中挖了出來。葉那洛律師要追討多年以來法律顧問的公費，他自己忘記了他的地產其实是巴達洛兄弟在政治上統治这一地區的時候贈送他的呢。种植園分割了，奥尔珈馬上賣掉她分得的那一份，搬到巴羲亞去，她在那裏和一个年輕男子同居，这个年輕男子过去是巴西銀行伊尔霍斯分行的職員，不久以前曾經追求过她。西紐还活着的時候，奥尔珈不敢这样提出來，她在她的大伯面前感到眞正的恐懼。可是剛把他埋葬掉，她馬上索取她应得的那部份种植園，而且把地出賣來換取現金。她的运气好，賣得很好價錢，因为貪買的人很多。銀行職員被調到巴羲亞分行，她跟着他到那边去了。据人家說，她"像結了婚一样"跟他住在一起，而且生活奢侈，惹起貧嘴薄舌的人們的惡意批評。另一个妹妹的丈夫也把他的那部份出售了。約翰·馬加也斯想跟他商量買下來。可是那人在巴羲亞做生意需要現金。約翰借不到那筆錢，那塊地被賣給另外一个人。約翰·馬加也斯和唐娜安娜守着自己的可可樹，每年約可出產一千五百亞洛伯左右的可可，假使上尉有办法种植它們的話，依照它們的面積看來，它們可能出產三千亞洛伯可可。現在，他們的种植園的面積並不比巴達洛兄弟当作結婚礼物送給安东尼奥·維克多的那一个种植園的面積大，安东尼奥就是和約翰·馬加也斯同一天結婚的那个保鏢兼殺手。作为"土地的主人"的巴達洛兄弟和巴達洛家族所剩下來的东西現在就只有这點點种植園，以及唐娜安娜和他了。在那時代，他們的种植園可以值到二十万密耳瑞斯。他們是"小康之家"，这是人們用以形容介於每年收穫一千亞洛伯以下的小种植者和收穫五千亞洛伯以上的大地主之間的階層的詞語。將

來也許他們能够收穫到三千亞洛伯，能够多買進一些土地，能够把破落的家業一點一點的重新兴建起來。这三十年中，約翰·馬加也斯曾經嘗試了幾次。他想把賭紙牌的作弊技巧应用到这場新的賭博裏來。可是他沒有成功；他只能够做到淸償餘債。光是种植園本身就吞噬了每次收成的全部利潤；不得不進行一些必要的修理，也要修剪老樹；不得不買一具电烘器以便在冬天烘乾可可，而且要依照新方法來重新种植可可樹，因为舊的可可樹幾乎都是安娜的祖父隨意乱种的，產量已經開始減少。慢慢地，約翰·馬加也斯懂得了可可的秘密，他学会了怎样來安排自己整个的生活，以便在种植園中起良好的作用。最初的時候，也是最艰苦的時期，他不知有多少次曾經想拋下一切离開这裏，重新恢復过去自由自在無憂無慮的生活。他送别瑪尔各的那天——她在輪船的甲板上揮舞手帕道別，她到別的地方去，把代表可可地區的一切都留在背後——他眞想走進巴義亞輪船公司去買一張船票。他还有兩隻賭徒的手，精於紙牌的賭博。可是可可把他留下來，在他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忠誠品質，使他忠心耿耿地和巴達洛兄弟，和安娜的眼睛，和种植園的土地联繫在一起。至於安娜，她永远不肯离開她的种植園到別的地方去靠非法手段过活。

於是上尉專心从事經营可可。这甚至於已經成为他唯一關心的事情了。他生下了四个孩子，三个是女孩子，一个是男孩子。男孩子生下來幾天便夭折了，幾个女孩子先後結了婚，对象都很平凡，最光輝的是末一个女孩子，嫁了一个在比郎基開業的医生。其餘兩个嫁的是只有很少土地和很少金錢的佃農。安娜在大厦的厨房裏被湯鍋子和果醬鍋子折磨得老了。上尉自己也老了。他的头髮幾乎全部变白，臉上滿佈皺紋。他已經忘記了塞凱伊洛·格朗台的爭夺战。他个人甚至於和霍拉蕭上校有了來往，霍拉蕭上校年

龄已在八十歲以上，很富有，人們依然畏懼他，可是他耀武揚威的時代已經过去了。有時上校就是跟他談起过去紛乱的時代。上校談起这些遙远的日子時並不帶有仇恨。有一次，把全年的收成全部毁坏的旱災開始的時候，約翰·馬加也斯經济困难得厲害，他之所以沒有向上校借錢，完全是为着不使安娜难过的關係，因为他的妻子知道他的計劃以後，曾經認为是莫大的恥辱而哭了一場。後來他付了很高的利息向一家小銀行借錢；他过了好久才能把这筆錢还清，他很气憤地譴責唐娜安娜的性格：

“窮人是不应該有自尊心的……”

就这样他度过了这三十年。他的生活完全受可可的支配，而且只受可可的支配，可可價格的漲跌，为着收穫可可而希望天雨，为着晒乾可可豆而希望有太陽；这一切，支配了他的全部生活。其餘的，像子女的誕生，小男孩的夭亡（他的名字也叫裘加），西紐的逝世，三个女兒的出嫁，只不过是些意外事件，当然，也有些性質比較重要，也有些比較不重要，可是到底是些意外事件。最重要的，是可可，只有可可。

今天，約翰·馬加也斯回到种植園裏去，心裏很高兴：一切都表示可可即將漲價，而且漲得很厲害。他到伊尔霍斯去本來想出售今年的收成。可是，看見了当前的情势，徐德的襄理馬丁斯的收買價格，他放棄了出售的計劃。周圍的空气过於熱烈緊張，这是可可即將漲價的明確徵兆……最好还是等待。何况，他还在報上讀过關於厄瓜多尔共和國的可可的这篇文章。

在長途汽車裏面，他把自己对当前情势的意見解釋給跟他談話的人們听：

“就要來一次漲風，不折不扣的漲風！照我的話去做，保管你們一定会称心如意！只有傻子才在現在出賣可可……这簡直等於

把可可从窗口上白白扔出去……"

"即使十九也不賣嗎，上尉？"

"十九？呸！……今年，我的可可起碼要賣二十二……我不是跟你們說过報紙上……"

於是他又很高兴地把各种新發生的事情的詳細情形，各种新的理解一一地提供出來。外表上他老了許多，他的賭客風韻早已消失。可是他还保持着这种狂熱，这种爱冒險的性格，就是这种性格使他参加塞凱伊洛·格朗台的爭夺战，而且最後使他被安娜·巴達洛的眼睛所俘擄。現在，他整个投入对於漲風的希望中，臉上帶着慣常的樂观的微笑，在最艰难困苦和欠債的日子裏，他就是帶着这种微笑來应付过去的。毫無疑問，漲風就要來了……

每一个人都已經相信这一點。最先說話的那个女人又劃了一个十字，說：

"但願这是一个天使借着你的嘴巴說話，上尉！……"

長途汽車在公路上滚動，公路開鑿在小山的半腰，很危險地迂迴登山。一羣工人急匆匆地躲在一旁讓汽車駛过。可是長途汽車停下來，司机跳下車，去为火熱的馬達找些冷水。阿剌伯人利用停車的時間打開他的雜貨箱子，把品質低劣的零头綢緞料子攤開來。他無論如何也要約翰·馬加也斯買一件送給他的妻子。約翰·馬加也斯被顏色鮮艷的印花所誘惑，拿起一件仔細观察。司机一边開動汽車，一边提出一个人人担心的問題，使上尉忘記了阿剌伯人和他的一切衣料：

"假使天不下雨呢？漲價对我們又有什麼用？咱們到哪兒去找可可來出賣？假使天不下雨，那麼，收成就完了！"

又開始了一場爭論，吸引住全部乘客的注意。約翰·馬加也斯的意見認为雨水一定很多。他把前幾年的情形作为例子：当時

在目前这种季節中，事前一點也沒有任何徵兆，可是突然間雨落下來了。伊尔霍斯並不是西阿拉——經常有旱災的地方。司机却指出，自从人們把那些大森林開闢为种植園以後，雨水已經很稀少了。上尉並不同意：

“不管怎样，旱災在这兒到底是很少發生的！……”

阿剌伯人利用說話停頓以後的一陣沉默再來試試自己的运气，他手裏拿着綢緞料子，用哀求的声音說：

“買了它罢，上尉，我照四个密耳瑞斯一公尺的價錢賣給你。我發誓我是虧本的……我向上帝發誓……”

可是約翰·馬加也斯根本沒有听見他的話，因为一个人正在指着小山上被太陽晒得枯黃的草对他說：

“天不下雨，这是很可能的……”

“願上帝保佑我們免掉这个災难！”一个女人这样祈禱。

於是所有的人，連阿剌伯人也在內，都熱烈地希望女人的願望实現；他們的眼睛从乾枯的草望到澄清的天空，拚命找尋影踪毫無的雨雲。蔚藍的天空上掛着黃銅色的太陽，表明这是晌午時分。

5

酒吧間裏的大鐘敲了正午十二點。李伊·唐塔斯律師看見裴伯·厄斯比那拉的賭法，即是說看見他撒在桌子上的幾粒骰子，不禁嚷起來：

“第一副總是孩子們勝利的！……”

他把骰子收拾起來，放進称为“波格”的皮圓筒裏，把手掌盖着筒口，搖動圓筒，裝出在手上吐口沫的样子，使自己的运气好一點，然後把骰子擲出來。

"請看第二副罢……"

他把骰子擲在桌上，仔細望着骰子，以便宣佈是副什麼牌。厄斯比那拉也仔細望着，臉色苍白，比他在臉上所塗的那層米粉更白，他的臉从纖細的下頜直到亮閃閃的禿头都是同样的顏色，禿头上稀疏的头髮梳理得很小心。还在旋轉着的一粒骰子在"爱司"和八之間動搖不定。最後停了下來，是个"爱司"；有了这一个，一共是三个"爱司"。

"三同爱司！"厄斯比那拉宣佈。

可是李伊·唐塔斯律師——他在不久以前得到了法学博士学位，手指上露出一隻作为律師職業的象徵的大紅宝石戒指——並不滿意；他想更好地來一下：

"讓我來擲兩次，擲出一个滿堂紅①。"

厄斯比那拉微笑起來，半嘲諷、半表示慷慨地說：

"來罢，沒有關係……"

李伊·唐塔斯再度搖動圓筒，然後把剩下的兩粒骰子擲出來：是一个"皇后"和一隻八。厄斯比那拉嘲諷地微笑了。律師把兩粒骰子再拿起來，这一次他的运气比較好：擲出來一隻爱司。

"擲三次得四同爱司……"

"这不算一回事，我來一下更好的……"

厄斯比那拉把骰子收集起來。他擲了。是兩对。他把比較大的一对留下來，是一对"僕人"②。擲第二次的時候，他得到了一副三同。是副小三同。他把五粒骰子再放進圓筒裏面，試擲最後一次。

"什麼也沒有……"

---

① 即三同再加一副对子，也叫"福尔哈斯"。

② 即撲克牌中的J。

輪到李伊·唐塔斯嘲笑他了：

“我不是早跟你說过嗎，第一副總是孩子們勝利？第二副我贏了。我來擲一副全勝……”

厄斯比那拉贏了第三副也是決定勝利的一副，是一副全勝。李伊·唐塔斯把侍者叫过來付錢。厄斯比那拉要了幾支雪茄。他們望着挤滿了顧客的彭多·雪克咖啡舘裏來來往往的人們。这是午飯前喝開胃酒的時間，这种習慣是許久以前英國人到这兒來建築鉄路時帶到伊尔霍斯來的。以後到來的英國人也保持了这种習慣。鉄路的工程師們和領事舘的職員們每天總在一張僻靜的桌子上喝雞尾酒和玩愛司紙牌。別的桌子上坐着的是商人和种植園主。街道的另一边，商行職員們在伊尔霍斯咖啡舘裏鬧鬨鬨的声音一直傳到外面來。这些職員們並不光顧彭多·雪克咖啡舘，这所咖啡舘是商業區裏地位最重要的咖啡舘，是出口商、律師、鉄路裏的英國人、种植園主、富商和可可实驗研究院裏的農学家們聚集的地方。研究院是政府在阿加·普列塔設立的。厄斯比那拉點着了他的聖菲力斯出產的雪茄。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走進了咖啡舘，他是一个身体衰弱、神經質的人，兩隻眼睛很小也很灵活，他在厄斯比那拉的背上一拍：

“在午飯前抽雪茄！……这眞是外國佬①的怪習慣！”

厄斯比那拉轉过身來，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正和李伊·唐塔斯握手。

“你好嗎，大律師？唐塔斯上校呢，他好嗎？还有唐娜奥莉西地亞呢？”

李伊·唐塔斯回答說他家裏所有的人都很好。“老头子”（他

① 原文是 Gringo，是巴西人对外國人的称呼，有時也是帶有惡意的称呼，有點相当於中國人称外國人为“洋鬼子”。

是这样称呼他的父親的）上星期到伊尔霍斯來过。他現在已經回到种植園裏，在等待天下雨……佛烈德里科上校对遲遲不下雨也提出了一些意見：

“这很可能把小收成①毁了……假使这半个月再不下雨的話，唔，眞难說……很可能使小收成流產……”

他的臉色突然变得嚴肅起來。

然後，他滿臉微笑地詢問“你的詩寫得怎样了”。他指的是李伊·唐塔斯不時在伊尔霍斯城的兩份報紙“伊尔霍斯日報”和“晚報”上發表的十四行体詩。在鄰近的伊塔布納城也有“世紀報”和“每日報”，可是李伊·唐塔斯很少在上面發表作品，这兩个城市的知識份子之間存在着一种鬥爭。佛烈德里科·賓托根本沒有傾听年輕律師的回答。他早已轉过來向着厄斯比那拉，拍拍他的肩膀，再度嘲笑他——一个阿根廷人——在午飯前抽雪茄的怪習慣。雪茄，在一頓丰盛的午餐之後，喝过美酒，吃过像在猴子种植園裏嚐过的那种用剛从河裏釣上來活鮮鮮的魚製成的、加上調製得很好的可可奶汁的魚羹——他又轉过來对着李伊說話——那時候才需要雪茄！吃完了这样一頓午餐之後，點着一支雪茄，什麼也不想……

“只想着女人，”厄斯比那拉打断了他的話。

佛烈德里科·賓托微微一跳。难道这个外國佬偶然听到了什麼風声嗎？在这个伊尔霍斯城裏，人們太愛搬弄是非了，使人永远不能相信这是文明人居住的地方……不过，假使別人对他暗示这一點，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是不会提出抗議的，他甚至於会帶着相当的虛榮心微笑起來。在这城裏，誰不知道上校是裴伯·

---

① 可可的收成除了六月初的一次大收成之外，在年初还有一次小收成。

厄斯比那拉的那位艷光照人的老婆、所謂“外國女人”的罗拉的情人呢？十个月以前，厄斯比那拉夫妇到達伊尔霍斯城的時候，一个新字被介紹到葡萄牙語裏來。在巴義亞南部，人們所說的早已是非常不純正的葡萄牙語，是在許久以前由於和黑人的語言接觸而变了形和軟化了的葡萄牙語，後來又被鉄路的工程師和出口公司的美國人所帶來的英語詞彙丰富了內容，現在又加上一个新字：“盧比亞”①。裴伯和罗拉到達这裏的時候，这个新字用斗大的字母印在向一家家人家散發的廣告傳單和貼在牆上的海報上：

盧比亞罗拉

南方观众人人崇拜的明星

他們表演探戈舞，他們跳得很好。身長、体軟兼有金髮的罗拉在这淫蕩的舞蹈的一起一伏中把她的軀体弯了下來。厄斯比那拉是一个很好的跳舞家，他一出台，女人們再也不注意他的禿头，她們的視綫就追隨着他剛剛開始發胖的軀体的懶洋洋的動作和緩慢的舞步。在这种舞蹈中，貪圖肉慾的本能和賣淫的一切悲剧混合起來。她們明白裴伯正在誘惑那个女人，彷彿可可林裏的蛇正在用牠們的具有催眠力量的眼光蠱惑樹上的鳥兒。这个軟綿綿的舞蹈的動作正像蛇的眼睛一样，眼睛对着眼睛，这位沒有金錢也沒有愛情的男子，正在运用眼睛在这个女人身上，企圖騙取她的愛情和她的金錢呢。

女人們很有兴味地追隨着裴伯·厄斯比那拉的動作，他的輕捷的軀体一起一伏，衣服使他顯得消瘦一點。可是男人們只盯着“盧比亞”罗拉。这天晚上的表演，在滿座的戲院裏，从年青胆怯的商店職員起，到衣袋裏裝滿金錢的肥胖上校們止，沒有一个男

① “盧比亞”是西班牙文 Rubia 的譯音，意思是“金髮的”或“金髮女郎”。

人不想佔有她。一个路过伊尔霍斯的西尔維諾上校的种植園裏的短工，因为人家送給他一張票子，也到戲院裏來看表演，以後便从來沒有忘記她，直到他在可可种植園裏所过的悲慘生活的最後一天，这个金髮的阿根廷女人始終是他的最美麗的回憶，是不可磨滅的幻像。

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一个矮小消瘦非常神經質的人，也一秒鐘不停地、貪婪地盯着阿根廷女人的渾圓的大腿，挑逗人的胸脯，渾圓的臀部。对於他也一样，罗拉是一个夢中的幻像，这是一件意想不到的新的事件。他渴想她，他的一生在樹林裏消磨了三十年，整天開墾森林，种植可可，压抑自己的一切慾望，現在他正以压抑了三十年一旦解放的激烈情慾渴想她。除了和他的老婆奧古斯塔，或者在鄉村的污穢街道裏和黑白混血的妓女們外，他从來沒有和别的女人發生过性關係；他的老婆由於在鄉間生活，已經过早地衰老，巴羲亞菜食更使她肥胖無比。在这个鄉野地方，罗拉是“从來沒有見过的”美人，是一朵精緻的花兒。坐在第一排的安樂椅上，佛烈德里科·賓托淌着汗。假使能够和这个女人躺在一張床上，即使只是一晚也好，享受她的金髮的腦袋，她的大腿，她的乳房，她的屁股，啊，她的像一匹漂亮母馬的臀部的屁股！他什麼不肯犧牲呢！……

这是一个夢想，可是这个夢想实現了。裴伯·厄斯比那拉只是在困难的日子，别的生財之道都用尽了的時候才登台表演。他們夫婦倆所跳的探戈舞，罗拉所唱的歌，一幕嘲諷性的悲剧的悲慘台詞，包括女人、保護者和拆白党三个主角的現实的近代三角恋愛故事，被舞台的灯光烘托得更加美麗的罗拉，这一切，歸根到底，只不过是一隻釣鈎（有一天人們談起罗拉的時候，說这釣鈎上是裝了世界上最動人食慾的香餌的），用來釣大魚的釣鈎。裴

伯·厄斯比那拉惯常總是肯定地說他的方法从來不失敗。

在他年輕的時候——任何人第一眼望見这位阿根廷人而想猜测一下他的歲數的時候，断乎想不到他的青春時期早已过去了，——有一天，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的一所酒吧間裏，在跳过探戈舞同時和女人睡过覚以後的那一天夜晚，一个富有人生經驗的人告訴他：

"当拆白党，是男子最高貴的職業……"

那時候，他还不是秃头，他有一头繁密的黑色头髮，用香髮油保养得很光滑，梳得很整齐，臉色蒼白，自己尽力使自己的眼光顯得厲害，兩隻顫抖而纖細的手，兩片幾乎經常在吹口哨的嘴唇。他已經有过一些小艷史，可是那幾天，对於"小嬰兒裴伯"，將是有决定性的日子。他的在那地區的朋友們管他叫"小嬰兒裴伯"，也有人管他叫"詩人"，因为他用不常見的小心体貼态度对待那些酒吧間女人，他之所以獲得詩人的称号，是因为他的举止令人想起曾經在某一个晚上用他的古怪而可笑的手势使这酒吧間的老顧客們笑了一場的那位浪漫派詩人。裴伯的父親是一个薪水低微的机關小職員，他認为他的兒子选擇一个職業的時間已經到了。他用行動配合他的理論，整天咒罵他的兒子："廢料，坏学生，不肖子。"裴伯当時只有十六歲，晚上很遲才回家，像个成人一样，他跟最坏的人來往。在晚餐的可怕時刻，他一言不發地傾听他父親尖刻的責罵，一有机会馬上就溜到街外去。屋子裏面，風暴仍然繼續；机關小職員滔滔不絕地咒罵，他的可憐的老婆竭力找些不十分有力的理由替兒子辯護。有一天，事情發展到比較嚴重的地步，因为裴伯的父親声称他下了决心要替他的兒子找一个職業，"隨便什麼職業，这是無關重要的，"他坚决地声称，他再也不願意繼續撫养一个懶鬼。

正当裴伯·厄斯比那拉滿怀憂慮地害怕自己要被迫变成商店或者寫字間的小職員的時候，他在酒吧間裏听見了“拆白头子”（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姓名）的那句話，这句話在他听來彷彿比任何哲学理論書更加深奧，不管这本書多麼厚、多麼深奧：

“当拆白党，是男子最高貴的職業……”

“拆白头子”还給了他一些別的忠告。他的識貨的眼光很快就賞識了裴伯，他得出結論說裴伯的身材很適宜於这种職業。他的溫柔（然而有時也能突然变得粗暴）的性格，他的活潑的气質和他的青春，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人物，最適合那些袋裏裝滿金錢可是心裏異常空虛的四十歲女人。酒吧間裏正有一个这一類型的女人，一个自称为法國籍的阿根廷女人，她能够用很正確的讀音說出她所懂得的唯一的八个法語單字。事实上裴伯已經在肥胖的安东尼婭身上初試身手，安东尼婭是一个身軀龐大的妓女，很受水手們的賞識。可是安东尼婭的心裏並不空虛，有一个晚上，她單独一个人把兩个德國水手揍了一頓，这件事嚇坏了裴伯。这時候他才把目标轉向这个法國女人，他操着他的職業着手追求她。不过，也得把全部真相說出來：裴伯竟有點認真愛她的意思，“拆白头子”对他的一切恭維，說他这麼年青的一个初出茅廬的人能够用这麼藝術化的手法串演拆白党的角色，等等，其实他是受之有愧的，因为十七歲的裴伯熱烈地愛上了四十歲的約克蓮娜了（在出生証明書上她的名字是路易莎）。她把無數的礼物送給他，在六个月中，裴伯过着很好的生活，对他的父母捏造一段在酒吧間裏做夜工的故事。可是約克蓮娜过份迷恋她的情夫，竟忘記了拿錢來扶养她的別的男人，金錢開始缺乏了。“拆白头子”通知裴伯說換一个情妇的時候到了，換一个更加理解对拆白党应尽的义务的女人。这样一种决裂使裴伯很痛苦。約克蓮娜的軀体正發育到了

最成熟的時期，具有光輝的美麗，用初恋一样熱烈的愛情迷住这青年。可是裴伯已經选擇了一种職業，他知道这种職業是需要这一類的犧牲的。"必須有坚强的意志"，"拆白头子"知道这幕剧以後对他这样說，而裴伯是"有坚强的意志"的。

他像一个典型的拆白党那样做法：一天晚上，他以喫醋为藉口跟她吵了一場，把約克蓮娜錢袋裏还剩下的一點點錢全部拿走了，把一隻金錶偸偸放進衣袋，当面拆穿她冒充法國籍的事情，然後微笑着走了。当晚，約克蓮娜服毒而死，这个回憶，有時也对裴伯·厄斯比那拉的開朗而和平的性情投下一絲暗影。

他的生涯就这样開始，当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酒吧間和"社交界"裏，这种生涯被認为是美好而且容易致富的。每天，人們看見他陪伴着非常标緻的女人，他是城裏那些最受人追逐的交际花的面首，結果，到了後來，人們都管他叫"偉大的裴伯"。他倚靠一个白俄女人的倒貼过活，这个白俄女人是一个消瘦而淫蕩万分的女人，那些能够跟她睡覚的放蕩的百万富翁總被她敲一大筆竹槓。裴伯在出入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著名大酒店裏的那些最漂亮的女人中选擇他的情妇。各种人种和不同膚色的女子都有。从那位獲得無限荣譽的黑白混血女子巴西女歌手起，一直到那位靠一个肉類出口商人的津貼过活方臉褐头髮的荷蘭女人止，应有尽有。从來沒有任何拆白党比他更出名，沒有任何拆白党的生活比他更濶綽。这是享樂和过舒適生活的年头。在这段時期中他所遭到的只有这幾件不幸事件：在酒吧間裏一場打架在他的一隻手上留下幾条刀痕，在警察局的办公室裏过了幾夜和染了初期肺病(左肺浸潤)。可是这些不幸事件並不能够破坏他的幸福。一个美國女子凱蒂小姐出錢讓他在郭尔多巴最上等的療养院裏治療。这位在各个漂亮的夜總会兜圈子的小姐，以最淫蕩和最浪漫的方式熱恋

着裴伯。只是在喝得酩酊大醉的日子裏裴伯才想起在好久以前一个夜裏服毒自殺的約克蓮娜；这時候她躺在棺材裏的那副青色臉兒又出現在他眼前，他突然变得殘暴起來，動手毆打供养他的那个女人，而且憤怒地詛咒人生，賭咒說他第二天要回去会見他的爹娘。可是第二天，瘋病發作的時期过去了；裴伯並沒有回去看他的爹娘；他这样做倒也好，因为那位机關小職員这時候已經退休在家，他曾經很明白地禁止裴伯回家；他嚷着說裴伯选擇了这种可恥的職業，使全家都丢了臉。可恥的職業！……裴伯想起了"拆白头子"的那句話：

"男子最高貴的職業……"

"拆白头子"已經被他的学生追过了头。事实上，这位郊區酒吧間裏的沒落拆白党的確不能够和女人們互相爭取而且也互相把金錢和爱情献給他的"偉大的裴伯"相提並論了。裴伯很感謝"拆白头子"。等到年老而且日漸衰弱的"拆白头子"發覚自己裝着一副假牙齒已經不再能够以"应有的尊嚴"來"服务"的時候，他放棄了自己的職業，裴伯替他在城中心區的一所酒吧間裏找到了一个看門的職位。这样一來，"拆白头子"就不必脫下他的餐祉服來掉換一件比較不十分漂亮的普通衣服了。時常，在夜裏，他開了門，讓裴伯帶着在这一段時期中熱恋着裴伯並供养裴伯的女人一起走進酒吧間，而他因此得到一大筆酒錢的時候，他總向滿街的人叫嚷：

"这个小白臉是我教出來的！……"

可是对於裴伯，光荣的年头也開始过去了。这种拆白党的"高貴"職業有年齡的限制。怎麼想像得出一个有浪漫風度的拆白党不是个年紀輕輕的人呢？而且，裴伯·厄斯比那拉的浪漫風度更被一种突然發生的嚴重現象破坏了：將近三十二歲的時候，他的

头髮竟以驚人的速度脫落了。裴伯变成了禿头，旣然成为禿头，他就不能繼續依靠，像他自己所說的，“我的美麗的身体”來找飯吃。可是这並不是說他不能繼續靠女人吃飯。还有另外一种職業，也許不那麼浪漫，不过並不需要那麼多的身体上的优點：这就是当烏龜。“拆白头子”很厭惡这种職業，他認为这种職業对上流的人並不適宜。他自己情願作一个看門的人……可是裴伯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記起了“拆白头子”的另外一句話：“必須有堅强的意志”。於是他就当了烏龜。幾年以後，警察对他的生活干涉得那麼厲害，使他不得不帶着一直被認为是他的妻子的罗拉离開了阿根廷。他們到里約熱內盧去了。

大概可以肯定，裴伯·厄斯比那拉是第一个把“仙人跳”这种把戲介紹到巴西的人。“仙人跳”使裴伯賺進相当的錢，給罗拉帶來許多刺激。他們事先在一所摩天大樓裏选定一个有錢的“客人”，然後他們就到这所大樓裏租了房間住下。罗拉開始在电梯裏“偶然”遇見这位客人，他們互相敬禮，敬禮得多了，開始相識。有一天，罗拉覺得自己已經使这条上鈎的魚兒对她發生了相当的感情，就噙着眼淚，在他面前顯出万分哀愁的样子。富人不安起來，想知道她为着什麼事。罗拉像演戲似的裝模作样，不久就把心事告訴他：她的家庭生活很不幸，她的丈夫是个惡鬼，是一个粗人，虐待她，不了解她，他又嫉忌又卑鄙，只顧到物質的利益，絲毫沒有情感。哪一个男人能够拒絕安慰这样一个这麼美麗、家庭生活又这麼不幸的金髮女郎罗拉呢？何况这个“鴿子”对她着迷已經不止一日了。事情急轉直下，再談过幾次心事以後，罗拉为这位上鈎的人開了房門，这位上鈎的人和他的妻子兒女全家就住在这所房子的某一層樓裏。他小心翼翼地走進了房間，在自己家人居住的房子裏進行这种浪漫行動，虽然危險，可是倒也使他覺得

别有風味。罗拉做出害怕的样子。她説她怕她的丈夫，她怕她的兇狠和吃醋的丈夫，她的丈夫能够鬧出事來，会把一切砸碎，甚至於会殺人的。然後她使这位男人做了她的肉体的俘虜。这种下午的幽会大約繼續了一星期左右，直到有一天，上鈎的人已經開始覚得安全以後，在最微妙的時間，裴伯出其不意地闖進房間，手裏拿着手槍，眼睛裏噴出火來，大吼一声：

"母狗！"

罗拉不得不佩服裴伯的演技，佩服他的喝罵的声音和噴出火來的眼睛。他眞是一个好演員。她爱他，她愈來愈爱他。客人在床上直哆嗦。通常，这种客人總是一个安份的小商人，这种醜事会使他受到嚴重的損害，尤其是在他的家人居住的房子裏鬧出來的醜事。男的在裝死，裴伯憤怒地喝罵和威嚇。看見这位"情人"嚇得半死以後，他才暗中改变了声調，等到这位"大財主"提出來把整个事件和解了結的時候，裴伯为荣譽問題大發了一陣脾气以後，馬上表示可以考慮用血以外的东西來洗淨自己的恥辱。他説了許多關於荣譽被汚辱的話，因此他要錢，要很多的錢。支票開出來了，富人用支票換回他的衣服，偸偸地溜掉，一边發誓以後永远不再跟已婚女子來往……由於罗拉在这幕喜剧演出的过程中曾經使她的情人送給她一些値錢的禮物，因此这一对夫妇總能够在这种生意中賺一大筆錢。

"仙人跳"在里約熱內盧最受到妨碍的，是别的人也在模仿。裴伯不是唯一使用这种办法的人。别人也開始应用阿根廷人的办法；一个巴西人甚至於加以"改良"，把女的數目增加到兩个；一个裝作是丈夫的妹妹，是个年輕而天眞的处女，專等某一天一个百万富翁來破坏她处女貞操，以便大敲一筆竹槓。可是裴伯沒有時間來採取这种新办法了，因为一天早上他醒过來時已經在監獄

裹面，他和罗拉在監獄裏过了三个月。後來他到巴羲亞去，他在巴羲亞很安分，因为里約熱內盧的警察局通知了巴羲亞的警察局，使他沒法讓州府的人士見識見識这种美妙的“仙人跳”。罗拉和他只滿足於在第一流的大酒店裏表演跳舞，後來他們受聖佐治戲院的聘請，到伊尔霍斯來了。裴伯剛踏上碼头，他就明白这座繁荣的城市裏有無數富源，这裏有渴想着美妇人的上校（因为美妇人的確是这裏最稀罕的东西）。他听其自然地活下去，他開始靠賭博來賺錢。他的始終不变的第一件事是租幾个房間住下，他在家裏用名貴的飲料招待客人，上校們到他的家裏來賭紙牌。裴伯自己不賭，他只为消費的东西抽一點“头”。他供給的火腿麵包和飲料都要收錢。到裴伯·厄斯比那拉的家裏聚会变成了一种風气。在小小的賭博房間裏（只有很少數的人能够進來），罗拉的像波浪一样起伏的身体走來走去。裴伯在考慮是否可能在家裏開設輪盤賭。

到这裏來的最初的熟客之一是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等到裴伯明白上校毫無可疑地愛上了罗拉的時候，他决定使用“仙人跳”。他告訴罗拉，叫她開始施展手段。可是上校太胆小了，他花了幾个月時間才明白跟这个女人睡在一張床上並不是不可能的事。罗拉在这一段時期中却獲得了“模範妻子”的名声，因为由於職業的責任，她对所有上校們、律師們、連出口商卡尔朋克斯的追求都表示很冷淡。以佛烈德里科为主角的这幕喜剧却比裴伯所預期的時間拖得更長。这幕喜剧还要繼續拖下去，因为上校虽然已經做了罗拉的情夫，他却送了許多礼物給罗拉，使裴伯决定把最後一幕拖延下去，等到罗拉放首飾的小箱子裝滿的時候再說。那時候上校就要为裴伯·厄斯比那拉的被污辱的荣譽付出代價了……

在彭多·雪克咖啡店裏，他們倆在李伊·唐塔斯律師的面前談話。李伊一边望着在爭論雪茄牌子的上校和裴伯，一边想，毫無疑問，女人都沒有眼力。像他这样又年輕，長得又好看，却只限於寫一些甜蜜的十四行体詩献給她，一个又老，肚子又大的上校倒反能把她弄上手。無非是为了他有錢……

李伊·唐塔斯，一个沒有顧客的律師，一个紈袴子，歪詩的作者，运气很坏的賭徒，沒法子理解罗拉的选擇。只要能够把这位金髮女郎摟在怀裏，他也肯犧牲一切。他什麼不肯犧牲呢！裴伯一边和上校談話，一边心裏想，跟佛烈德里科演出喜剧的最後一幕，另外找一个人來繼續串演另一齣喜剧的時候到了。这另一齣喜剧，他挑选了李伊·唐塔斯担任主角，李伊·唐塔斯是猴子种植園主人、当地最有錢的人之一的馬納加·唐塔斯上校的兒子。李伊並不知道裴伯的計劃，他心裏覺得悶悶不樂。罗拉是不可近的，他永远不能佔有她……为着佔有她，为着撫摸她的軀体，他什麼代價不肯出啊！……裴伯彷彿猜着他的心思，上校一走，裴伯馬上邀請青年人到他家裏吃晚飯。

“La invitacion es de Lola ……①她很欢喜你……”他学着說葡萄牙語。

李伊·唐塔斯的眼睛亮起來。他要为她寫一首十四行体詩。今天就寫。要寫得非常浪漫，而且音韻整齐。他代付了裴伯的雪茄賬。

6

伊尔霍斯可可出口公司連它的倉庫在內，佔据了一連好幾家

---

① 裴伯上半句用的是葡萄牙文，即“罗拉請客”的意思。

房子。可是寫着公司名称的那塊招牌却很小；比較大的，还是出口公司——大家都这样称呼它——所代理的幾家公司的招牌：像美國航空公司，瑞典輪船公司，一家美國海上保險公司，另一家美國打字机公司。出口公司所代理的还有好幾家别的公司，可是这一部份業务只在它的会計賬册裏佔据很微小的位置。不錯，这裏也出售飛机客票，也为瑞典輪船簽訂載运可可的包船契約，也接受不動產投保火險，也能够在这裏購買打字机。可是，只要很少一部份職員便足以应付这些工作了。其餘大部份職員經管的都是可可的交易。这一排房子从这一端到另一端都是它的倉庫，裏面裝滿了可可豆。在这一段馬路上巧克力的香味这麼濃，衝得人的腦袋發昏。伊尔霍斯可可出口公司是这一帶地方最大的一家可可出口公司。

卡尔朋克斯每到伊尔霍斯就在裏面办公的办公室外面掛着一塊牌子，寫着："經理室"。卡尔朋克斯爱的是夜總会和燒酒，他跟上校們手挽手地在街上散步，他和所有的人談話，他很快活，对人充滿了友爱的關怀。可是这个身材高大、紅臉、經常淌着汗、声音尖銳的美國人，这个兩条臂膀太長的人——为着这兩条臂膀，人家給他起了一个綽号："大猩猩"——在伊尔霍斯人的心目中是一个謎。有許多關於他的流言，据說他在这一帶保護美國的龐大利益，据說出口公司不屬他所有，他只是更高一級人物所僱用的職員。曾經有一段時期，伊尔霍斯人費尽了腦筋來窺探这个高大的美國人的秘密。可是他們終於放棄了这个企圖，而且慢慢地也对他習慣了。住在可可地區的外國人中，除了叙利亞人阿斯福拉以外，卡尔朋克斯毫無疑問是最得人心的一个人。阿斯福拉已經做了种植園主，他的女兒都嫁了巴西人，人家已經不把阿斯福拉算做外國人了。阿斯福拉曾經帶着他的老婆和他的唯一的还沒有

出嫁的最年輕的女兒回到叙利亞去，想在故鄉度过他的晚年。一年以後，他对可可地區害起思鄉病來，於是又回到这裏來了。他再度穿上馬靴，回到他的种植園裏去种植和收穫可可了。

自从開闢了航空路線以後，卡尔朋克斯每年都要到美國去。以前，他每兩年才趁船去一次。每次回來，他總帶了許多礼物——如新式机器、电剃刀、小無線电、空心鉛筆管等等——送給他最親近的朋友上校們。可是並不是这些來往使他獲得人心。他的獲得人心是从他不十分重視自己的地位而來的。他在咖啡館裏消磨日子，跟人閒聊，喝酒，用葡萄牙語來說些奇聞軼事。有時，他在酒吧間裏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他醉醺醺地跟一个姑娘跳舞，他的"大猩猩"的龐大軀体弯下來靠在女人身上，他的太長的臂膀在空中揮動，他的腿沒有追隨"森巴"的節奏。他的豪飲的確可以作人家的模範。在这些晚上，他就用英語唱起狐步舞曲來。後來过了不久，在可可漲價的時期，伊尔霍斯人創造一种伊克萊克式遊会時，卡尔朋克斯是非常熱心地給予支持的。

他爱說可可种植園裏創造出來的俚語，說話時把这些俚語一个字一个字地断断續續說出來，更使得他的發音遲頓而笨拙。傳說他和瑞典輪船公司取得协議，調派大貨船來行駛，使可可能够从伊尔霍斯港直接出口到美國、德國和歐洲北部去。又說他在加尔洛斯·徐德和别的出口商的帮助下，曾經强迫联邦政府把港口濬深，以便利大噸位輪船入港。也許"强迫"兩个字对卡尔朋克斯說來不十分適合，因为他看起來絕对不像一个会强迫什麼人或者什麼东西的人。關於这一點，伊尔霍斯还流傳着一个極尽諷刺的笑話：那些最大胆的人說，卡尔朋克斯永远不会跟一个伊尔霍斯的少女結婚，唯一的理由是因为巴西的年輕姑娘結婚時都是处女，他不得不用强迫手段來弄破他妻子的处女膜，这是他雅不

願意的一件事。有人把这个傳說告訴卡尔朋克斯，出口商哈哈大笑，大声喊着他最爱用的口头禪：

“怪極了！怪極了！”

可是關於改良港口的事件倒是事实。消息灵通的人說，出口公司持有的碼头修建廠的大部份股票，是从米沙尔上校的繼承人那裏收買的。港口的收益數目龐大。人家又說，躲在幕後主持農業扶助銀行的是出口公司，換句話說，就是卡尔朋克斯。到处都有加尔洛斯·徐德和他，只有种植園他們还沒有插足進去。当時还沒有人眞正地看出舊時的土地征服者和种植園主对出口商即將發生一場鬥爭。在这時候，大家只能預見漲風馬上要來，这次漲風是空前的……可是大家經常談着的，已經是卡尔朋克斯，是徐德，是李比洛公司，是另一家出口公司的德國人罗斯寧兄弟，是一个有信用的猶太人拉舍尔，是納粹史瓦滋。大家也談起創办了一間小小的巧克力製造廠的柯里亞，他用錢買通報紙登載一些文章，文章裏說他在巴西製造巧克力是一种爱國的行为。不过，比这一切更引起伊尔霍斯人士談論的，是卡尔朋克斯的酒会。一些假正經的女太太認为这个美國人是个有錢人可是不十分可敬。即使有这种意見存在，一般而論，卡尔朋克斯还是十分受人尊敬的。那些有一个固定的小圈子，自顧自地生活的英國人，那些自命为优越，有點看不起也有點害怕本地在高位的人物的德國人，都很少露面。他們彷彿在边沿上生活，和这城市沒有眞正的接觸。卡尔朋克斯在伊尔霍斯居住已經有好多年。在可可生意開始有相当發展的時候他就來了，他在这裏創办了他的出口商行。起初，他的商行規模很小，也許在出口商行中是最小的一家。可是第一次收穫結束以後，卡尔朋克斯到美國去，回來以後，商行的名称从法蘭克·卡尔朋克斯出口商改变为伊尔霍斯可可出口公司了。經

过这样改变以後，公司的資本增加得使人吃驚。就在这一年，卡尔朋克斯收購的可可比任何一家出口商更多。第二年，他的業务範圍更加擴大，到了現在，只有徐德兄弟公司和史瓦滋的营業數額能跟他的相比。把可可运到美國和阿根廷去的罗斯寧兄弟地位就不十分重要了。巴羲亞州南部的可可，大約有百分之三十是由卡尔朋克斯收購的。

在过去的幾年中，有一天，在卡尔朋克斯回到美國去的時候，伊尔霍斯城繼續不断地流傳着一个消息：有人肯定地說这个美國佬不再回來了，他要留在紐約的寫字間裏。伊尔霍斯城認为这是一件憾事，上校們和酒吧間的熟客都惋惜卡尔朋克斯的离去。事实上，另一个美國人來了，在出口公司裏佔用卡尔朋克斯的办公室。这个美國人很瘦，不愛說話，态度粗暴；公司的業务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損失，麥西米里亞諾·剛波斯利用这机会把幾个大种植園主拉了过去，从此以後，这些种植園主都把可可賣給他。这个新來的不愛說話的美國人，既不請上校們喝酒，也不肯到鄰近的酒吧間裏喝咖啡，又不談女人，上校們不知道怎样才能跟他接近。結果：卡尔朋克斯回來，消瘦而粗暴的美國人离開了伊尔霍斯。卡尔朋克斯回來以後，出口公司的業务的繁荣也恢復了。接下來的就是建造防波堤事件（有些人說，这是一件可恥的交易，牽涉在裏面的有州政府的政客），創办了銀行，和瑞典輪船公司訂了契約，使可可从伊尔霍斯港直接出口。現在，伊尔霍斯可可出口公司在城裏最重要的商業街道上佔据了幾乎整整一条街的房子，代理許多公司，插足在無數的事業裏。比方，在建築公路的企業裏（这些公路是鉄路的强大的競爭者），出口公司的股权佔絕对的多數。公路把伊尔霍斯和别的城市和鄉村連接起來，像伊塔布納、費拉達斯、比郎基、巴勒斯坦那、帮可·維多利亞和瓜拉

西。卡車从这些城市或鄉村裝运可可到伊尔霍斯來，出口公司有优先裝运权。

在出口公司裏工作的为數不多的美國人，全体都是新教徒，經常到一所用舊可可倉庫臨時改成的英國教堂裏去。卡尔朋克斯虽然也是一个新教徒，却从來不到任何教堂裏去。可是，天主教的一些節日，像聖佐治節或者聖西伯斯地恩節，勝利聖母節或者聖約翰節，却總少不了他的捐款。主教或者神父为慶祝这些節日而拿來到处劝募的募捐册上——这些募捐册是嬷嬷学校裏細心地挑出來的一些最漂亮的年輕女学生拿去劝募的——卡尔朋克斯的名字總在最顯著的地位，和捐出來的最大筆的款子並列在一道。

嬷嬷們曾經在学校的前面建造了一所漂亮的白色小聖堂，名为勝利聖母新教堂，座落在小山上面，可以望見全城，聖堂的長廊下鑲着一塊大理石牌子，上面刻着那些曾經捐助大筆款子來建造聖堂的人的名字，其中也有卡尔朋克斯的名字，正好在市長的名字下面。这个美國人为着这件事捐助了兩万密耳瑞斯。这塊牌子是我們能够唸到他的全名的很少幾个处所之一，他的全名是：法蘭克·摩根第十·卡尔朋克斯先生。

7

听着画眉鳥唱歌的詩人賽吉奧·慕拉很不情願地站起來，跑过去听电話。从遙远的那边傳过來徐德兄弟公司的襄理馬丁斯的親切的声音：

“慕拉先生嗎？”

“是我。”

这件事情發生在伊尔霍斯市商会的新房子裏，这所房子离城裏的最大公園不远，幾乎在市政府的对面。这座莊嚴的建築物标

誌着本城的進步，同時也标誌着所謂“保守”派的勢力：裏面有大理石建築的高大的前廳、奢麗的樓梯、華貴的地毯。商会裏有一所圖書舘，假使圖書舘裏的書还有一些讀者的話，完全是因为詩人賽吉奥·慕拉以商会秘書的資格住在这所房子裏面的緣故。也为着这个緣故，房子後面的花園裏才有許多蘭花（这些蘭花是在近海的荒地上野生的，沒有人注意它們）把花園裝飾得很美麗，花園裏有兩打歌声甜蜜的鳥兒供詩人散心，使他不致於因为整天面对着那些說明可可交易和当地商業情況的數字和統計表而感到煩悶，因为这些數字的冷酷無情是和那些穿硬領的先生們一样的。晌午过後的最初幾个鐘头，画眉鳥就唱出牠的婉轉的歌声。因此，詩人賽吉奥·慕拉就住在商会的房子裏，人家把飯送到他的住所，他整天地關在屋子裏不出去。可是，有一个自称为心理学家的人有一次曾經說过，能够看淸楚伊尔霍斯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而且能够从其中得出有價值的結論的唯一的人，便是詩人賽吉奥·慕拉。这話也許有點过份誇張，不过这种誇張是有根据的。

电話裏的声音說：

“我是馬丁斯。”

“唔。”

“今天你这裏要開一个会，已經通知过各出口商了……”

“幾點鐘？”

“九點。”

“好。”

“你可以準备準备……”

“威士忌嗎？放心好了……誰看見过出口商開会沒有威士忌嗎？”

馬丁斯不十分淸楚他到底喜欢賽吉奥·慕拉呢，还是怕他。

可是他决定把消息洩漏給他：

“慕拉先生，你知道嗎？看來我們就要有一次漲風，而且是一次大漲風呢！……”

詩人皺起眉头。

“一次漲風？”

“他們開会就是为了这个問題……可是我对这件事也不十分清楚……”

“那麼誰知道得清楚呢？”詩人問。

“知道得清楚的有……”

“好罢，晚上見。”

“待会兒見，慕拉先生。記着，關於漲風問題，你不要对人說我跟你說过什麽話，嗯？”

“你放心好了……”

画眉鳥繼續唱着遙远的森林裏的甜蜜的歌曲。詩人賽吉奥·慕拉向鳥籠走过去，籠子裏的淡黃色的鳥兒沉溺在自己歌声的哀愁裏。詩人身高体瘦，穿着藍色開士米衣服，一个短暫的微笑从他的嘴唇起溜上了他的眼睛，他的神气像一隻嘲諷的鳥兒。过去，他的身体很瘦很弱。有一天，跟人打架以後——那是他生平唯一的一次打架——他决心鍛鍊身体，一直鍊到身体十分强壯为止。有些人嘲笑他。賽吉奥找了一个教師，買了些器械，足足鍊了一年。他果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沒有向侮辱他的那个人報復，因为那个人已經离開了这城市，可是詩人还希望有一天能够遇見他。事实是从此以後沒有人敢惹詩人；虽然他为着別的理由已經受人尊敬了，例如李伊·唐塔斯还是法科学生的時候，開始發表他的十四行体詩時，詩人便对着这些詩加以冷笑，李伊·唐塔斯咕嚕着說：“他比蛇更毒”；这事过後，人家更加尊敬他了。

画眉鳥在唱着，詩人賽吉奥·慕拉在想着漲風……出口商們弄什麼鬼要掀起漲風呢？表面上看來，目前的價格对出口商是最理想的。那是紐約買主所决定的價格……假使伊尔霍斯的出口商們願意的話，他們在好久以前已經能够操縱可可的價格。美國到什麼地方去購買它國內消費所需要的全部可可呢？詩人想起了他从報紙上剪下來的那篇文章，裹面記述厄瓜多尔共和國的收成全部毁了。寄生虫損坏了花朵，咬掉了嫩果。在厄瓜多尔，种植可可的人不像在伊尔霍斯一样習慣於鼓勵貝雪雪加蟻的繁殖，这种蟻不会損害可可樹，却能够消滅寄生虫。这种昆虫是伊尔霍斯的財富的基礎……詩人心想，眞值得为这种螞蟻寫一首詩，寫一首过去曾經惹起全城人士紛紛議論的新体詩（可是人家已經不像从前那样嘲笑他了，因为有兩三个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罗的大批評家寫过一些文章把他捧到天上去，沒有人敢反对这些批評，因为要反对，便有被人譏笑为傻瓜的危險）。“貝雪雪加蟻呀……我的親愛的唱着甜蜜的歌的画眉鳥呀……”，一絲兒也不假的眞象是，在好久以前出口商們事实上已經能够鼓動漲風了。賽吉奥·慕拉始終認为对於出口商，漲風並不是一件有利的事。为什麼要有漲風呢？詩人在和画眉鳥、金絲雀和金鶯的談話中，早已告訴牠們他預見到出口商和作为土地的主人的大种植園主之間將要發生衝突，这些种植園主是森林的開墾者，在三十年前，曾經踏过無數的屍首去种植可可樹；这个衝突也要影响到那些小農民，那些全家男的女的和子女一起种着一小塊土地的農民。表面上看來，出口商只是中間商，可是事实上他們逐漸成为可可的主人，从可可种植業中獲得最大利潤的就是他們。那些窮苦的小种植園主，为着避免被大种植園主併吞，正在進行不断的鬥爭。出口商暗中煽動这个鬥爭，他們把錢借給小地主，促使种植園分割成为小塊的土地，使

可可的收穫不致於掌握在少數种植園主手中，因为那样，他們就可能有足够的力量來决定可可的價格。現在突然來了这次漲風的消息……为什麼呢？漲風增强上校們、大种植園主們的权力，詩人看不出來出口商能够从这当中得到什麼利益。

他未到伊尔霍斯來居住以前，曾在一个更小的城裏充当一个普通公务員。他來伊尔霍斯是到本城最初創办的一份日報"伊尔霍斯日報"裏工作的。可是他在報館裏工作的時間並不長，因为那裏的环境对他並不合適。現在商会秘書处主任的職位使他有一份足够的薪水，可以滿足他的优雅的生活需要，使他能够安靜地讀書和寫作。就是这样，詩人賽吉奥·慕拉才能成为全州裏真正熟識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从另一方面看來，这种知識对他是沒有用的，因为詩人只把这种知識保留在他自己的腦子中。举个例來說，他从來不参加爱迪生家裏的会議，爱迪生是住在蛇島的一个鞋匠。可是閱讀这些書籍对賽吉奥的詩很有影响，賽吉奥不再寫那种有整齐韻脚的十四行体詩和富於音韻的十二綴音詩，他現在寫的是韻律丰富而响亮、內容更深刻的詩。最奇怪的是他的行動和他的革命傾向对伊尔霍斯絲毫沒有直接的影响，可是在國內大城市裏的知識份子的社会裏却產生了影响。他的一首創作的詩"海裏的兩个節日"，在里約熱內盧、在聖保罗、在累西腓都獲得了成功。詩裏說的是有一天，海裏掉下來一本佛洛特的著作，为着慶祝这件事，"海裏有了一个節日"。美人魚都拔掉了牠們的魚尾巴，大胆地恋爱起來了。又一天，掉到海裏的是一本鼓吹水族革命的著作，海裏於是又有一場新的騷動。魚兒全數集合起來，一起向海洋之王鯊魚的宮殿進發，牠們殺死了鯊魚，於是牠們在水底下得到了自由。目前賽吉奥·慕拉的詩多半寫的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事。

他來到伊尔霍斯居住的初期，人家經常談論他。他永远不到

咖啡館裏去，从來不踏進夜總会，孤独地生活。可是慢慢地，伊尔霍斯对詩人賽吉奧·慕拉也習慣了。这种观念的轉变，首先应該歸功於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罗的批評家發表的讚美他的作品的短評。这样一來，他的嘲諷，他的对当地的醜事的尖刻的批評，他的拒絕参加年青商業職員文学会，像李伊·唐塔斯所說的，他的“無理的高傲神气”，都得到了人們的容忍了。詩人是用一首描寫伊尔霍斯的詩來換得这种和平的，这首詩現在總在節日裏拿來朗誦。

有時，司机約奥沁姆到商会裏來跟賽吉奧閒談。他跟他談起經济問題，他們倆在鳥兒的歌声和可可出口統計表之間談論起來。

“伊尔霍斯日報”的一个編輯慣常總是說，能够充份說明詩人的複雜的个性的，是賽吉奧·慕拉自己所說的下面一句話：

“我眞願意当主教……”

由於他只是伊尔霍斯商会秘書处的主任，他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在每星期的会議中傾听种植園主、商人和出口商的討論。可是，他自己的消遣是寫詩（最近，他对民間習俗很感兴趣，他寫了一些以可可地區的民間習俗为題材的長詩），听鳥兒唱歌，採蘭花，讀馬克思和別的革命作家的著作。在这所被金錢利益的衝突統治着的城市裏，曾發生过爭夺土地、把人从土地上逐走、互相殘殺等傳奇性事件。他呢，到处表露出他的嘲諷的微笑。他跑去欣賞椰子林上美麗的黃昏景色，他登上共基斯塔小山，在維多利亞墳場的前面，欣賞傍晚時分伊尔霍斯城的灯光。他的平靜的心境只被法西斯党的当地領袖的威嚇所擾乱，这些人把他当作是一个極端危險的人物，他自己永远不明白这是什麼一回事。可是在法西斯分子活動的圈子中，人人都知道当地法西斯巨头已拟好了一張在勝利之後要槍斃的人的名單，名單上一開头就是詩人的名字。

賽吉奧·慕拉在歌声婉囀的画眉鳥前面思索：漲風……为什麼要有漲風？这是很奇怪的，他看不出來这对出口商有什麼好处……他們有什麼鬼目的呢？算了……詩人聳了聳肩膀，把一隻手指伸進鳥籠，养熟了的鳥兒讓他搔着腦袋。然後他又拿起了他正在寫給孩子們看的一首詩，內容寫的是一隻画眉鳥有一天把籠子裏的所有画眉鳥都組織起來，实行鳥兒的罢工，决定所有鳥兒都在同一時刻停止歌唱。这首詩像泉湧那样很容易地就寫了出來，是一个新的寓言。可是現在賽吉奧却再也找不到正確的形像和適当的語彙了。漲風……一定要跟約奧沁姆談談。想起約奧沁姆，他就想起了种植園裏的工人。对於他們，漲價絲毫沒有用处。他們繼續过着同样的悲惨的生活，这种生活永远不能改善，这地方的日趨繁荣，或者上校們財富的增加，都不能使他們的生活改善。約奧沁姆的一个朋友曾經在一个可可种植園裏住过六个月，想了解一下情况。無論怎样解釋，……漲風对工人是絲毫沒有用处的……漲風只使地產愈發擴大。可是这些掀起漲風的出口商用什麼鬼方法去獲得利益呢？

画眉鳥停止了唱歌，蘭花張開它們的肥厚而鮮艷的花瓣。詩人一直走到一个臨平静的街開着的窗戶旁边。朱麗葉塔·徐德在花園裏走过來，样子旣時髦又漂亮。她微微向他點了點头。賽吉奧·慕拉點头回答，他的眼睛停留在少妇的臀部上，这是他渴想了許久的肉体。虽然渴想，可是得不到。一个出口商的妻子……即使漲風來了也得不到……朱麗葉塔向着商会走來，她到底想要什麼呢？詩人走到客廳裏去迎接她。她想要圖書館裏的書，她的瑞典女朋友想稍为知道一點巴西文学，朱麗葉塔徵求賽吉奧·慕拉的意見：

“我应該向她介紹些什麼？”

她的身上發出一陣名貴香水的香味，她的雪白的頸上掛着一条珍珠項圈。假使从前有人对詩人賽吉奧·慕拉說，他心裏產生的慾望和出口商加尔洛斯·徐德曾經有过的慾望相同，毫無疑問，他会覺得是受到了辱駡，而且会用一种尖刻的諷刺來提出抗議。可是在这一刹那間，詩人的慾望是想看見裸体的朱麗葉塔，想看見項圈滑落在她的胸脯上，这胸脯正在袍子下面挺出來。她低声叫了幾声，拍着兩隻手：

“多麼好看的小鳥兒！还有这些蘭花，多稀罕的花兒！”

一朵最美麗的蘭花插上她的前襟了。她听着詩人說出一个个作家的名字，她請求他開列一張名單。

“你幹嗎不替我送到家裏來？你从來不來跟我們聊天，你是个修士……明天是我的生日，我們幾个熟朋友有一个小小的慶祝会……你幹嗎不來？我从來沒有請过你，因为有人跟我說你从來不跟人來往，說你很驕傲……可是你要來的，对嗎？”

她的香气繼續留在屋子裏。漲風对她有什麼重要性嗎？种植園裏的工人是整个可可豆金字塔的基礎，他們能够想像得出世界上有这麼漂亮、这麼時髦、这麼卓絕的一个女人嗎？

毫無疑問，最好是託人帶个信給約奧沁姆。詩人叫門房过來，要門房去買威士忌、冰、火腿麵包，供晚上会議時吃用。

“順便叫約奧沁姆來一下……”

現在他只想着寫一首爱情詩，一首給朱麗葉塔的詩：

你來了，对嗎，从遙远的地方來了，

加塔連納塔船上的逃亡者啊……

在这个漲風消息後面，是不是隱藏着秘密呢？这件事有什麼鬼意义呢？賽吉奧·慕拉沒法子寫完他的詩。今天，伊尔霍斯城內可可的全部重量也压在他的身上了。

8

为着把自己的还很混乱的思想解釋得清楚一點，詩人賽吉奥·慕拉相当困难地（他的英語講得不好）把一段文章翻譯給約奥沁姆听，那是登載在一本从美國來的年鑑上面的一篇文章的一段，約奥沁姆嚴肅地聚精会神地听着：

“可可樹是在亞馬孫河流域自然生長出來的。巴羲亞州、巴拉州、亞馬孫納斯州和聖灵州都有此种樹木。巴拉州是第一个用人工栽植可可的州。該地的第一棵可可樹是在一六七七年种的，到了一八三六年，第一棵幼芽移植到巴羲亞州，这就是巴羲亞州廣大的种植園的起源。除非洲的黃金海岸以外，巴西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產可可的國家，巴西國內以巴羲亞州出產的可可數量最多，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九十八。巴羲亞的可可區域構成長達一百五十公里的一長条地帶。幾乎全部可可收穫都是从一片連綿不断二万平方公里的地帶上來的。这片地帶从巴羲亞州南部的培尔蒙特開始，到本州北部的桑塔林止。由於本州南部土地異常肥沃，可可樹在这裏比在它原生地亞馬孫納斯州找到更良好的生長条件，因此巴羲亞一州就能够滿足全世界对可可不断增長的需要。

“在巴西，可可是从巴羲亞州的伊尔霍斯港和巴羲亞港、巴拉州的巴林港、亞馬孫納斯州的維多利亞港出口的。这种產品主要是出口到美國去，美國是巴西可可最大的一个輸入國。一九……年，美國向巴西買入八八·二〇二噸；德國一九·二二八噸；意大利六·五四一噸；比較少的數量是輸出到阿根廷、瑞典、荷蘭、哥倫比亞、丹麥、烏拉圭、比利時、法國以及其他國家。在巴西國內可可的消耗量也比較少，因为可可主要是在寒冷的地方消費的。因此，巴西的出產幾乎全部都輸出國外。

"可可在巴西出口統計數字中佔很重要的位置。除了咖啡和棉花以外，可可是最重要的一項交易。把全世界可可產量百分之四十用來製造巧克力、糖果、可可粉、可可奶油和藥品的美國，最近这幾年來，特別欢迎巴西的可可。"

後面跟着的就是數字，很重要的數字，指出近十年來的收穫量，說明產量始終在增加。司机張開臂膀，做出一个龐大的手势，这个手势不止包括整間屋子，也包括了整个伊尔霍斯城、整个市區、整个可可地帶，連等着下雨來助長黃金果的成熟的可可地帶的种植園也包括在內。

"这是帝國主义，賽吉奧同志，这是帝國主义。帝國主义要把一切都吞下去……"

司机的悲观的手势使詩人的奔放的想像力幻想出一个千年的老妖怪，这个妖怪有一百隻飢餓的嘴，要把一切都吞下去：伊尔霍斯港、巧克力製造廠、工人、种植園、种植園的上校和僱工、小地主的小塊土地、碼头工人、長途汽車和它的乘客、朱麗葉塔和小鳥、妖艷的蘭花，都吞下去。

司机的声音帶着預言的力量在响着，他的手势使他的說話更有力量：

"这是帝國主义！帝國主义要把一切都吞下去……"

下午消逝了，換來了令人舒適的黃昏，黃昏籠罩着伊尔霍斯商会，籠罩着照料得很好的花園，花園裏盛開着玫瑰花、石竹和紫罗蘭。在市政府門口，肥胖而微笑着的市長走上公家汽車。傍晚的風，一陣温和而輕微的涼風，把市政府的高大建築物上面懸掛在旗竿頂上的綠黃兩色的巴西國旗吹得像波浪似地飄動。詩人賽吉奧·慕拉看見因約奧沁姆的演戲似的手势使他幻想出來的那个妖怪从窗口上逃出去，在花園上面飛过，像一条龐大的永远吃

不飽的龍，飛到这座可可城上面蔚藍的天空上变成了一朵烏雲。烏雲慢慢地大起來，逐漸遮盖了一切，包括市政府的莊嚴的房子、花園裏深紅色的玫瑰、上校們的奢華的住宅、工人居住的貧民區、鳥兒和樹木。烏雲向种植園方面飛去，同時也遮盖了國旗。詩人的錯覚的眼睛，預見的眼睛看見它。这是一条可怕的龍，是蔚藍的平靜的天空上的烏雲。

有人幾乎奔跑着穿过街道，向廣場另一端的一个人大声呼喊，他的声音在黄昏中快活地响着：

“喂，老朋友，今天晚上要下雨了！謝謝上帝，一切都得救了！……”

一隻鳥兒唱着歌，向白天告別。

9

在伊尔霍斯的黄昏中，在最後的交易匆匆忙忙地結束、可可倉庫的鉄皮門落了下來、教堂的鐘敲起祝福的鐘声的時候，罗拉·厄斯比那拉正唱着叙述醉酒、姦情和痛苦的探戈舞曲。裴伯半閉着眼睛听着；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的酒吧間的景象、寒冷清晨的女人的回憶、帶着狂妄的微笑的男子，一一在他的心中復活起來。他年青時所过的夜生活，也隨着探戈的歌詞復活起來：一次又一次的姦情、用酒來消遣的愁悶、墮落的、在平凡生活中更顯得動人的悲剧、烏龜和拆白党的骯髒的爱情、对床上賺來的金錢的留恋、在經常陰森森的以高價出售欢樂的酒店裏發生的悲剧——这一切也都隨歌声出現了。罗拉的声音在拖長下去，彷彿滲透了廉價的飲料，也滲透了哀愁：

那天晚上我很狠地喝，
我要喝得酩酊大醉，

把一切都忘个乾淨。

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在椅子上動來動去，对着那女的微笑。他故意挑了这張椅子。从这裏他可以很自在地向她微笑，对她眨眼睛，用嘴唇尖向她擲过去一些小飛吻，而不致於被人看見，因为他的背对着李伊·唐塔斯和裴伯，裴伯坐在他後面的沙發上。对於上校，这支探戈的歌詞沒有什麼意义；他听不懂这种特别的西班牙語，那是伯拉塔妓院裏所說的話，每个字都省略了一些音節。只有軟綿綿的音樂使他想起在床上度过的夜，这類充滿了愛撫的夜是佛烈德里科上校从來想像不到的。他和他老婆的男女關係始終帶着嚴肅和貞潔的性質。他們睡在一起，他們製造孩子。的確是这样：他們睡在一起就是为製造孩子。事实上，佛烈德里科並沒有認識唐娜奥古斯塔的軀体的全部秘密，这个軀体一年年膨脹起來，到現在已經变成畸形的、令人厭惡的一堆肥肉。从他和他老婆的男女關係中，佛烈德里科只留下一些可憐的回憶：例如她当時發出來的一些低微的小小的喊声。而且，他通常總比她先感到滿足，於是这种从这麼龐大的軀体發出來的小小叫声，便使他感覚噁心了。这种關係愈來愈疏，每次他到城裏或者村子裏去，總找一些軀体不像唐娜奥古斯塔的軀体那麼畸形怪狀的妓女來过夜。从这些妓女身上他才嚐到了某些情愛上的温柔。不过，即使如此，这些温柔總是帶着職業的姿态“給与”的，因此連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这种人也感覚难堪。罗拉一下子使他發現了愛情、温柔，甚至於生命。在这个有錢、神經質而矮小的人心目中，在这个在森林的樹木和野獸中間度过大半生的地主的心目中，罗拉是最宝貴的財產，是从來夢想不到的美人，是意外的然而可靠的一种令人兴奋的刺戟物。佛烈德里科·賓托有老婆、孩子和种植園，他在整个地區裏受人尊敬，他在这裏是一个重要人物。可

是他情願拋棄这一切，拋棄他的故鄉、他的种植園、他的老婆和孩子，跟隨罗拉到天涯海角去。佔有这个金髮的阿根廷女人使他產生了無數新的情感；他覚得自己彷彿是一个開始享受人生的青年。毫無疑問，有許多人認为他很可笑，可是上校自己並不知道。他生活在世界以外，在夢幻的宇宙中过活。罗拉在男女關係中添上的那些想像不出的巧妙的撫愛，使他絕对想不到她無非是一个比別的妓女更灵巧的妓女。恰恰相反，他还認为罗拉更純潔、更值得他愛呢。对於他，这些撫愛，这些吻遍他的軀体的嘴唇，这双灵巧的手，她的淫蕩的嘴，都是愛情，而且是美滿的愛情；罪惡的念头从來沒有从他腦子裹掠过。这些和她这時所唱的探戈舞曲一样，他都不覚得下流；只覚得哀愁；这是她用嘹亮的嗓音为他歌唱愛情的詩句。於是上校把嘴唇一開一闔，向唱着歌的女人擲过去一些可笑的小飛吻。

李伊·唐塔斯裝出一种成年人的神气。他站在沙發旁边，採取一种風流浪漫的姿勢，兩隻熱情而嚴肅的眼睛盯着这位阿根廷女人。罗拉年紀比他大，李伊覚得必須对她顯出他並不是一个剛从学校裹畢業出來的小夥子，而是一个能够享有她和控制她的男人。他用又高傲又多情的眼光凝視着她，可是他的心在他的胸膛裹面跳着。慢慢地，他想出了一首十四行体詩，在詩裹他把自己比喻为一隻蝴蝶，正在一朵美麗得耀眼的玫瑰周圍飛翔。不过，唉，玫瑰有刺，有冷漠無情的刺；她擦伤了蝴蝶的翅膀。最後一个想像非常平凡：蝴蝶的翅膀就是李伊·唐塔斯的心。可是年青人很滿意自己，他確信这些詩句一定能够使他得到罗拉的难得的愛情。他半嚴肅、半浪漫地凝視着她。假使有人从外面進來，一定会以为李伊正在努力对这个唱着歌的女人在進行催眠。

罗拉的歌声充滿房間，她的目光从这一个男人身上移到另一

个男人身上。她的歌声落在这三个男人的身上，使他們每个人心內產生不同的感情。裴伯知道她是为他而歌唱这些憂鬱的阿根廷旋律，李伊·唐塔斯相信她是为他而歌唱这首悲哀的爱情詩，上校却很有信心地認为这种用外國語唱出來的求爱的調子是專为他一人而發的。

罗拉唱着，可是她只为着她自己，她唱的是她的唯一的願望，她今天晚上的唯一的願望：

那天晚上我狠狠地喝，
我要喝得酩酊大醉，
把一切都忘个乾淨……

这种生活是悲慘的，这是一种可恥的生活；只有一件事可做：喝得酩酊大醉，把一瓶瓶酒喝得一滴也不剩，使自己什麼也不想，忘掉一切，一切，一切，一切。假使裴伯知道她的思想，他会揍她一頓；假使佛烈德里科知道，他会送給她一隻戒指，一条項圈，一隻手鐲，一种無論值多少錢的首飾；假使李伊知道，他会提議娶她。可是这三件事对罗拉說來，都是毫無意义的可悲的事。罗拉根本不想这一切。她想喝酒，喝到什麼也不想。喝到忘掉一切，只管睡覚。她的歌声和視綫从一个男人轉到另一个男人。这是一种嗚咽，可是誰也不知道。

把一切都忘个乾淨……

罗拉厭倦了，無限地厭倦。

10

朱麗葉塔也無限地厭倦。帶着血紅的尾巴落到海裏的黃昏彷彿加深了她的失望。就像害病一样……她的渾身肌肉、全部神經、整个肉体彷彿都在腐爛。这是疲倦。朱麗葉塔对一切事情和一切

人都厭倦了。她高坐在十字窗口的横欄上。对面街上有一个好奇的路人停下來，想更好地偸看一下她露出來的一段大腿。朱麗葉塔連笑也沒有笑，本來遇到这种情形她總是覚得有趣而微笑起來的。她挪開大腿，放下長袍，好奇的路人走了。紅色的斑點浸在深綠色的海上。静寂籠罩着荒凉的街道。远处有些小孩在踢足球；他們是些“比里巴那斯”——無家可歸的小孩，朱麗葉塔想了他們一陣。她想，他們踢足球永远踢不厭。大清早他們已經在沙灘上踢他們的用破布紮成的足球，他們快活地叫喊，大胆地望人。現在黃昏時候，他們又回來玩他們心愛的遊戲。他們叫，他們笑，他們跑。“他們眞幸福，”朱麗葉塔想。

为什麼今天她要凝視着这个染上紅色的海呢？眼前的景物簡直像一幅画。她想起了她在里約熱內盧看見过的那些画來。可是那些画是死的；它們不能使她產生一种憂鬱的感覚，像她現在对着眞正的黃昏所感覚的那样。当別的人——她的朋友們的老婆，有敎养的女太太們——在圖画前面狂熱地喊着：“看这幅黃昏的景緻啊！”——“啊！眞偉大！……”的時候，她却默不作声；她沒有受到感動。她想起了晚上到那裏和渥塔維奥相会的海濱遊樂場。可是，現在，把海染成紅色的落日，逐漸昏暗的街道上的靜寂，痛苦地增加了朱麗葉塔的厭倦。她伸了伸懶腰，打着呵欠：

“憂鬱來了……”

这是他們在里約熱內盧恋愛的最後幾天渥塔維奥对她說的。那時候她怨恨自己的这种苦悶，这种神秘的厭倦，他笑起來，把她摟到怀裏，对她解釋：

“这就是憂鬱，我的小宝宝。这是一种神經衰弱病……是像你这样富有的女人的病……那些整天沒有事做的人……”

不管怎样，这种病是可怕的。它慢慢地來，逐漸侵到全身，

使她厭倦一切，对一切都漠不關心，只想着死。和"那些整天沒有事做的人"一样，朱麗葉塔也很可以把她的神經衰弱病歸罪於她被迫在这裏居住的伊尔霍斯城。曾經有一段時期，她这样做过；她纏着加尔洛斯，她要旅行，要到里約熱內盧去散散心。可是，在这兒也好，在那边也好，在这小城也好，在首都也好，厭世的思想總会來抓住她，压在她的胸口上。有時，这种情形竟在節日最兴奋的時候發生。大家都很快活，她却变得嚴肅，心不在焉，对一切都厭倦，对什麼都不感覚兴趣。她曾經試过喝酒，結果反而更糟。喝酒使她想哭，使她受压迫，使她覚得無限地絕望。她第一次到里約熱內盧旅行的時候，曾經把心事告訴李絲波亞太太，这位这麼美麗这麼温柔的李絲波亞太太，用兩隻手摟着她的腦袋，像母親似的在她的額上吻了一吻（李絲波亞太太的年紀並不比朱麗葉塔大，可是她懂得裝成母親的样子來給她一點忠告），对她說：

"我的女兒，这是缺少爱情的關係。我也一样，我也曾經像这样子。对一切都厭倦，心裏不安而且愁悶。後來我發覚我只不过是对耶洛尼莫感覚厭倦。那時候我就開始找情人。我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藉口看医生，把渥塔維奧介紹給她的，就是李絲波亞太太。渥塔維奧的診所很像一所女人的閨房。就在这所房間裏，她第二次單独到那裏去的時候，他就佔有了她。这是朱麗葉塔的第一个情人，虽然渥塔維奧幾乎还未滿三十歲，事实上她的情人在态度上却和她的丈夫驚人地相像；同样的談話題目，同样的語彙，同样的野心，同样的过度的自私心。連他們進行恋爱的方式也相像。於是对这一切都不感覚兴趣的朱麗葉塔，又陷入生活的乏味的愁悶裏。

她的母親，一个受过相当教育的漂亮的女人，使她养成了看書的習慣。於是朱麗葉塔逃避到書中。她看的是易懂而且古怪的書，

是些法國的言情小說、偵探小說，还有幾本比較嚴肅的書。然後傑克來了，傑克是鉄路工程師。加尔洛斯開始在他的伊尔霍斯的漂亮別墅裏招待那些外國侨民英國人和瑞典人的時候，傑克从英國來了。朱麗葉塔正在对古尼和白朗先生一次次冷淡的訪問討厭得打起呵欠來的時候，有一天，他們帶來了剛剛到達的傑克。傑克幾乎还是一个孩子，快活而瘋狂，腦子裏非常空虛，經常微笑，充滿獸性的衝動。朱麗葉塔在有所期待和充滿情慾的甜蜜狀态中过了一个星期。在他們相爱的最初幾天，她提心吊胆地在家裏接待他，或者到他的在鉄路後面的小住宅裏去，她也曾經覚得很幸福。傑克不像渥塔維奧那样使她想起她的丈夫。傑克只是一个渴想爱情的孩子，一个充滿情慾的小野獸，朱麗葉塔很樂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坏事教他。可是这一切都不長久。她在驚人的短時間內就厭倦了他。傑克沒有什麼給她。除了猛烈地拥抱以外，他沒有什麼話跟她說。他用來討她欢喜的方法是用一隻脚尖站着使身体旋轉，表演一些雜技，或者各种各样孩子气的小玩意，可是朱麗葉塔在他身边覚得自己衰老，这一切都不能使她滿意。她和他决裂了。傑克差點兒瘋了；他們最後一次会面的那一天，他威嚇她，他居然想打她。最後他只好悲哀而絕望地走了。朱麗葉塔並不可憐他，她可憐的是她自己。疲倦……

現在輪到賽吉奧·慕拉了……为什麼她要到他那兒去呢？为什麼她要像个婊子一样自己跑去貢献給他呢？她時常看見他，時常跟他打招呼，可是她从來沒有長時間地去想这个有嘲諷的鳥兒眼光的人。不过她听見人家談論他談得太多（人家談起他的時候總是帶着輕視和故意含糊其詞），因此，她为着那条名貴的項圈而付給加尔洛斯整整一夜的爱情以後，便急匆匆地赶到商会裏去。她走出來的時候覚得很輕鬆，她覚得詩人又胆小又帶點嘲諷，彷彿

他又怕她又在玩弄她似的。

朱麗葉塔躺在床上，在草拟种种計劃。她認識渥塔維奧的時候也这样做过，認識傑克的時候也是如此。可是厭倦又來了，厭倦抓住她的軀体，压着她的胸口。咽喉裏充塞着想哭的感覚。她向窗口走去。一种不能解釋的煩惱緊緊抓住她。

“終有一天，我会自殺的……”

黃昏使她的軀体覚得很不舒服。現在那些孩子也玩厭了，已經离開了沙灘。他們走到桥下面，公園裏的長凳上，或者一些荒廢的房子的頂樓上面去睡覚。啊！假使她能够跟着他們的話！……“有錢人的病，”渥塔維奥对她这样說。这是很複雜的。朱麗葉塔即使很願意，也沒法子分析自己的感情。她熱烈地渴望爱情。她的血使她需要男子，在她献身於男性的時候，她失去一切拘束，一切羞耻观念，連最下流的举動都做得出來。此外，她熱烈地想得到她所遇見的許多男子，她之所以沒有使他們个个都变成她的情人，那是因为事实上不可能的緣故。可是，当她的熱情衝動一經过去以後，男子——加尔洛斯、渥塔維奥或者傑克——便再也不能引起她的兴趣了。或者是她再也不能引起男人的兴趣？从前，只要拥抱就能使她滿足，現在这样並不够了。当然，加尔洛斯也爱她，可是他的爱的目的还是只求自己的舒服。他从來沒有想过朱麗葉塔也会愁悶，也想到自殺，想到死……

她对一切都厭倦了：对加尔洛斯、雞尾酒会、節日、旅行、項圈、生命，都厭倦了。她好像一个落水的人，还在搖動着手作最後一次求救，可是她已經閉上眼睛，再不張開了。黃昏增加了朱麗葉塔的哀愁。

“多麼可怕的憂鬱！……”

賽吉奥值得她爱嗎？在这可詛咒的土地上什麼也不值得。是

不是每个人都像她这样呢？假使她能够毫無痛苦，慢慢地死去……这样死去一定很好……朱麗葉塔厭倦了。

街上的灯亮起來。加尔洛斯的汽車駛到街上，揿着喇叭。“我演戲的時間又到了，”朱麗葉塔想。

她对演戲已經厭倦了。

11

一直到里約熱內盧，到处都在談論伊尔霍斯的飛快的進步。首府的報紙把它称为“南方的皇后”。在內地的通常貧困的城市中，在只有首府是唯一重要的城市的各州中，伊尔霍斯的進步和繁荣使它特别出名。和內地别的城市相比，这座有十五万居民的城市裏包括一大部份有錢人。这座城市很美麗，有許多百花盛開的公園，有住着上校的家庭的華貴房子。沿海一帶地區全都可以居住，中間貫穿着寬濶的馬路，其中有一条模仿里約熱內盧的可伯加巴那海濱的样子，沿着海岸線弯过去。就是在这裏矗立着最有錢的上校的私人公館，这些公館的地板是豪華的，傢具是昂貴的，但这些傢具一般都很醜陋、很結实、很笨重，彷彿象徵这些掠夺了土地的人的財富的牢固。从这些公館裏駛出來最新型的汽車，大部份是美國貨。

沿河的一边，本城的商業區愈來声势愈大，有出口公司的高大建築物，有銀行，有大旅館，有麗大的碼头倉庫。現在，有四条長堤伸進海灣裏去，無數的輪船在这裏拋錨，最小的是巴義亞輪船公司的船，最大的是巴西·劳合公司和海岸公司的船，有瑞典公司的巨大的黑色貨船，有李比洛公司的脆弱的快艇。港口的交通是頻繁的，所有的伊尔霍斯人都驕傲地重複說着商業年鑑上面所宣佈的事实：伊尔霍斯是我國第五个出口港。境內和鄰近的

伊塔布納和伊塔比拉兩地所收穫的可可，都从鉄路和公路运到伊尔霍斯來。南部各縣像培尔蒙特、加那偉葉拉斯、里約公塔，北部各縣像烏那、博尔多·西古罗的可可，是由巴羲亞公司的輪船运來的。所有这些可可都集中到伊尔霍斯港的碼头倉庫裏，再运到美國或者歐洲去，裝运的輪船是龐大的瑞典輪船，船上有唱着古怪的歌曲的金髮水手，他們在伊尔霍斯的黑白混血女子的心中遺留下創伤和相思病。有時，他們也在她們当中一个的美麗的小肚子裏遺留下一个黑皮膚金头髮的混血兒。

伊塔布納和伊塔比拉也跟在伊尔霍斯的後面發展起來。伊塔布納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商業城市，一个龐大的公路網的中心，整个可可地區的心臟；比較小的伊塔比拉也在不断地擴大中。而且發展起來的不光是这兩个城市，沿着可可的公路上也出現了許多新的鄉鎮：比郎基和阿加普列塔，巴勒斯坦那和瓜拉西，亞加布朗加和里約巴拉索。尤其是比郎基和阿加普列塔，它們已經發展成为眞正的城市，而且要求独立了。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因为本州內地很少有城市能够誇口自己的商業比得上这些城鎮的。

可是，在这一切之上的，是伊尔霍斯；这一地帶的所有財富都从它的港口出口，这些財富可以歸納为一种財富：可可。富裕而驕傲的城，“南方的皇后”！这种驕傲在全体居民的举動上反映出來。他們不称自己为巴羲亞州人，而自称为伊尔霍斯人。他們說，終有一天，巴羲亞州的南部要独立成为一州，以伊尔霍斯为首府。經常可以听見人說巴羲亞城沒有一所戲院比得上最近落成的伊尔霍斯电影院；又說伊尔霍斯的公共汽車比首府的公共汽車更舒適、更快；又說本城比巴羲亞熱鬧得多。更举出伊尔霍斯的五家电影院作为証明：有兩家是超等的，是伊尔霍斯电影院和聖佐治电影院，有三家比較小。又举出大酒店，当時只有三家，後

來增加到五家。还有店員协会的圖書館，据說只有首府的市立圖書館能够超过它。爭論得熱烈的時候，甚至於有人把詩人賽吉奥·慕拉提出來：巴羲亞沒有像他那麼著名的詩人！

在三十年前出版的分别代表反对党和政府的兩个週報已經停刊了。現在有兩份報紙：一份是"晚報"，是政府的代言人；另一份是"伊尔霍斯日報"，自称独立，事实上是反映反对党的傾向的。兩份報都時常用全頁的篇幅來刊登出口公司和别的商行的廣告，而且很熱心地把卡尔朋克斯和大种植園主大出口商的生日刊登在第一版上。作为过去兩份週報的特點的激烈言詞，現在已經不再使用了。它們有時偶然提起对方，總互相称为"可敬的同業"，"消息灵通的同業"。有時發生了筆战，对方總是伊塔布納的報紙，这都是由於这兩座城市互相競爭而產生的筆战。即使这样，它們很少使用刺激性的言詞。

在从前聖西伯斯地恩小教堂的舊址上，現在正在開始建造一所大教堂，外表醜陋，可是很宏偉，堪称为大州府的建築，虽然伊尔霍斯的居民依然像从前一样不相信宗教。在嬷嬷学校的前面，也有一座俯瞰全城的漂亮的小教堂。旁边就是主教的府第，据伊尔霍斯人說，比巴羲亞的總主教的府第更華麗。这座宮邸的顏色是土色，方形，由於样式不良而缺乏美感。嬷嬷学校的走讀生在午後下課以後，很快活地到主教的宮邸附近去散步；她們的男朋友走到离这裏不远的地方等候她們，他們一起手携着手一对对地下山。

这所嬷嬷学校是被本州的教育廳承認为師範学校的，这所学校把本州南部其他城市裏的有錢地主的女兒吸引到伊尔霍斯來。还有伊尔霍斯的市立中学——这是一个市長的大胆的成就，据報紙說，是我國北部最好的一所中学——享有这麼好的声譽，使巴羲

亚州南部的小孩都不再到首府去唸中学，而到伊尔霍斯來了。另外还有一所商学院，伊尔霍斯人还夢想着有一所法学院。修道士們也希望創办一所修道院，以便鼓勵这个宗教观念非常薄弱的地區產生更大數目的修道士。除了市政府補助的若干市立小学以外，近海濱的地方还有許多初級補習学校。在蓬塔尔島上还有另一个学習小組，一个到瑞士留过学的女教師在这裏創办了一个幼兒園，獲得相当成功。

好久以前医生們已經發現連猴子也会傳染致死的病是伤寒症。虽然医生們还沒有阻止这种疾病在整个地區的內地發展，但城裏已經完全沒有它的踪跡了。除了市立医院以外，現在有了兩間大医院和一个施診所。不錯(伊尔霍斯人暗地裏都这样承認)，伊塔布納的医院比伊尔霍斯城的任何一間医院更新式，設备更好。可是伊塔布納只有这一所医院，而伊尔霍斯的病人却可以任意挑选一家医院來看病。

作为一个地區的首邑，也就是說專种可可的地區的首邑，伊尔霍斯可能是整个巴西生活程度最高的一个城市。随便什麼蔬菜都成为無價之宝，肉的價錢上昇到天文數字，一切產物，即使是最需要的用品，都从外边运來；只有醋才是从可可的果肉裏榨出來的，巧克力才是当地製造的。房租也非常昂貴。虽然城裏的馬路很快地開闢起來，但房子的數目始終不敷居民的需要。不錯，生活程度是高的，可是金錢像水般流着。

巧克力製造廠很小；假如把使用蒸溜器來蒸溜可可蜜的製醋廠也算在內的話，它們就是伊尔霍斯的唯一的兩家工廠。工人的數目不多；只有巧克力製造廠的工人、碼头工人和在出口公司裏補鞋子或者縫布袋的工人。在製醋廠裏，通常總是僱用農民來做工，这些農民做完了可可收穫工作就來做製醋工作。以伊尔霍斯为中

心的共產党的“地區”組織裏除了一个農学家、一个店員、一个鞋匠、一个教員、幾个司机、若干巧克力製造廠和碼头工人之外，还有公路和鉄路的工人。这些小組很鞏固、很能幹、很勇敢，富於战鬥精神，可是它們还爭取不到种植園裏的短工，这些短工这麼無知，他們当中大部份人还不知道現在是共和國呢还是帝國。有幾个居然以为彼得罗二世[1]还在統治着巴西。从來沒有一个農民小組能够進行工作，虽然共產党的領袖非常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農民小組。其中一个領袖拿起鉄鍬在一个种植園裏工作了六个月，僅僅能够把四、五个人組織起來。可是他一走以後，小組馬上停頓了。这些人既不会讀也不会寫，生長在爭夺土地的鬥爭中（他們当中大部份人既是農民，也当过殺手），他們像奴隸似的受着折磨，他們对於貧困生活已經沒有什麼感觉了。只有兩个字能够引起他們莫大的兴趣，这兩个字是：土地。

除了共產党以外（共產党从來沒有被算進現存的政党裏去，因为它是絕对非法的），有政府党和反对党——这兩个党派完全相同，唯一的不同是一个已經掌握了政权，另一个渴望掌握政权——，还有統一党，換句話說，就是法西斯党，支持这个党派的，似乎是那些出口公司。統一党在全國的最重要核心組織之一，就在伊尔霍斯。

血案愈來愈少了。很偶然的机会才能听見一个人被殺。这个地區的知識份子現在在演說中談起过去暴乱和鬥爭的時代彷彿談的是遙远的、过去的、而且可以說是傳奇的事情。不錯，有些参加过这些鬥爭的上校，依然一边在伊尔霍斯的街上散步，一边談着过去的“好日子”。不过，在城中心區已經看不見有槍战，十字架已經

---

① 彼得罗二世（Pedro II）是一八三一年至一八八九年巴西的皇帝。

不像雨後春筍那样在路边出現了。現在路上滚動着的是飛快的汽車。从这个过去的時代遺留下來的，只有一种勇敢的傳統，伊尔霍斯人很小心地維持着这个傳統，他們对一切懦怯的人有一种傳統的輕視。伊尔霍斯人很坦然地相信为着爭夺土地所有权而互相殘殺的時代已經永远消失了。

从前的市場已經变成了一座新式的、很合衛生的建築物，居民都到这兒來買食物。在市場附近只有一样沒有改变：就是載着难民的輪船到達以後，港口上搭起來的許多棚屋。这是同样的貧苦的棚屋，同样的消瘦而且憂鬱的農民，他們从北方到出產可可的富裕的土地上來找工作。

已故的魯伊律師（他是在狂欢節的某一天，喝醉了酒，对着一羣帶着面具的人演說的時候死在街上的）从前所說的一句話："这是奴隸市場，"已經成为一句名言，所有的人都用这句話來形容港口上难民搭盖棚屋等待人家僱用的地區。隨後难民們便趁上三等火車到伊塔比拉，到伊塔布納，到比郎基，到阿加普列塔去；从他們的消瘦而且憂鬱的臉上看得出这种新的生活給他們帶來了微弱的希望。通常，他們總希望在一兩年以後，積蓄了一點錢，再从这条老路回到家鄉去，再在良好的雨季裏种地。可是他們永远不能够回去；他們只有肩上架着鐮刀，腰帶上插着刺刀过一輩子了；他們收穫可可莢，修削樹枝，在風乾槽和烘房①裏把可可弄乾，永远拿不到一个子兒的工錢，因为他們經常欠种植園的舖子的債。他們中間不時有人逃走；人家把他抓回來交給伊尔霍斯

---

① 風乾槽是用來晒乾可可豆的一种器具，形狀像一隻木船，可可豆在木槽裏晒的時候必須不停地攪動。天雨的時候就把上面的一塊鋅皮頂蓋拉过來擋雨。比較大的种植園裏有烘房，裏面有电烘爐或者柴爐，天雨的時候就把可可豆攤在烘爐上烘乾，也要人不停地把可可攪動，以免烘焦。

或者伊塔布納当局。虽然在最近幾件案子裏共產党人曾經鼓動羣众抗議，但这些人从來沒有一个被釋放。他們被判坐兩年監牢，之後，他們又喪气又失望，放棄了一切逃走的念头，到另外一个种植園裏又留下來了。也有工人毆打上校的案子。这些工人被判三十年徒刑，还要解到巴義亞去执行。

伊尔霍斯的文化生活实际上並不十分輝煌。伊尔霍斯只有詩人賽吉奧·慕拉，虽然他在培尔蒙特出生，却被認为是伊尔霍斯人。其餘的都是李伊·唐塔斯一類的無法改好的十四行体詩詩人，他們拚命在音韻詞彙裏鑽研。店員协会裏有一个文学社，这些商人在社裏互相誦讀他們的作品和愛情詩。上校的兒子們是伊尔霍斯人的下一代，他們的父親在他們身上期望着偉大的將來，他們獲得了工程師文憑，得到了法学博士或者医学博士学位以後，就在咖啡舘和酒店裏消磨日子，他們是沒有案子的律師，沒有人相信的医生。有時，也有幾个有些僱客。可是他們对工作根本不感兴趣；他們有錢，他們有父親開墾的遼濶的种植園。他們在城裏到处遊蕩，到那种只有內場人才能進去的房子裏去，追求最有錢的姑娘，和她們結婚，使得兩份財產混合起來。有幾个試搞政治，可是絲毫沒有成就。一九三〇年的政权的变動把从前的政治家們都粉碎了，在全國範圍內所展開的左派和右派的鬥爭使上校們驚惶失措。他們依照習慣只認为有兩个党派：政府党和反对党；这很簡單，他們支持这兩个党派，年紀輕的就靠这兩个党派造就自己的地位。現在，他們看見这兩个党派得不到很大的信仰，羣众或者贊成左派或者贊成右派。上校們面对着这些大变動，再也不知道应該怎样办才好，他們躲在种植園裏，日夜幹活，对農民們吆喝命令來度过生命中剩下的日子。有時一个覺悟程度較高的工人在伊尔霍斯的街上侮辱他們，他們覺得非常可怕。对於他們，

彷彿世界末日已經到了。这个世界末日是在聖佐治節的那天，主教在伊尔霍斯大教堂裏坐在他的座位上宣佈的。上校的兒子們在咖啡舘裏消磨日子，有一天晚上李伊·唐塔斯律師喝醉了酒，說了一句話來形容这些上校的兒子，这句話被詩人賽吉奥·慕拉認为是李伊·唐塔斯所說过的唯一的一句聰明而正確的話：

"我們是失敗的一代……"

可是詩人对这句話的後半段却表示不同意：

"……可是我們懂得喝酒，很少有人懂得这样做……"

賽吉奥·慕拉認为帶着妓女喝燒酒並不能够称为"懂得喝酒"。不过事实上是詩人对这些年輕的博士，上校的兒子們，根本沒有好感，他曾經寫过一些刻毒的諷刺詩嘲諷他們。

除了店員协会（这个会每月举办的舞会獲得非常的成功）外，伊尔霍斯商会也時常把"上流人士"集合到它的沙龍裏來。在手工藝协会裏，工人和工匠爭論政治問題。这个协会的会所矗立在烏那奥小山上，在好幾年中，無政府主义份子一直控制着这个会。後來是共產党人和社会党人在"手工藝"——人們这样称呼这个会——裏爭夺政治上的优势。店員协会虽然沒有正式宣佈屬於統一党，可是毫無疑問，这个法西斯运動的大部份党徒是由店員协会供給的。这三个会社都举办節会，可是最時髦的舞会是伊尔霍斯交际俱樂部举办的，这是一个私人的俱樂部，只有当地的有錢人能够参加。会所是一所美麗的現代建築物，座落在海灘的尽头，周圍环繞着椰子樹，裏面有網球場和最优良的舞池。据貧嘴薄舌的人說，在沒有節会的晚上，上校們在这裏狂飲狂鬧。

商業非常兴旺：大倉庫，大商店，一大羣的旅行推銷員居住在各个非常昂貴的旅舘中，好幾家銀行，巴西銀行的大厦，还有無數的投机商。伊尔霍斯城的生活是劳動的生活，是政治或者金

融鬥爭的生活；在狹窄的街道上，麕集着一大堆人，在这些人裏面，每天總有陌生的面孔出現。曾經有过一个時期，城裏每个人都互相認識。可是到了今天，只有最重要的幾个人物为人人所熟悉。輪船把陌生人，男的和女的，帶到这兒來，他們到这兒來採摘可可樹上生長的、容易得到的黃金。因为整个巴西都流傳着“南方的皇后”的名声，和这个名声一起流傳着的是过去的殺人和槍战的歷史，夾雜着現代的關於全國最优良的作物——可可的歷史。在輪船的兩側，在飛机的飛快的翼子上，在駛向林原的火車上，流傳着伊尔霍斯的名声，这是金錢和大酒店、無畏的勇敢和骯髒的買賣的城市。不光是里約熱內盧、聖保罗、累西腓、博多亞力格罗等大都市裏的大商人对这个可可地區感到兴趣而且時常談起它，东北地區市集裏的盲吉他手也歌頌这城市的光輝華麗，这座城市的奢華使它压倒巴義亞州南部的其他一切城市：

南方的皇后伊尔霍斯
渾身裝飾着宝石
…………………
她有汽車和銀行
她有金錢和可可
她是眞正偉大的土地！

莊稼漢

1

安东尼奥·維克多大踏步走过來，还未走到房子前面有幾隻母雞在啄食的小院子裏，就嚷起來：

“蒙達[①]！喂！蒙達！”

他停在又矮又闊的土房[②]前面，土房右边比左边低一點，因为这房子是匆匆忙忙地搭起來的，後來擴建了靠裏的部份。他望着天空；他的黑白混血的臉上閃耀着愉快的光輝。

“蒙達，蒙達！來呀……”

蕾伊蒙達的声音从厨房裏傳过來：

“什麼事呀？呸！”

“到这兒來，快點，跑过來！”

这所小屋从來沒有用石灰粉刷过，木料骨架上敷的泥土，已有許多很大的裂縫。以前，屋頂上是用椰子樹葉來防止漏雨的。可是有一天，在莊園裏設有一所小小的瓦窯的約奥·格罗索，用供应一批瓦片的办法來还一筆債給安东尼奥·維克多，这批瓦片

---

① 蒙達係蕾伊蒙達的爱称。

② 这裏所說的土房，不是指用土築牆的房子，它是用木料作骨架而上敷泥土的房子。

就代替了屋頂上盖的樹葉。这所土房变成了一間“瓦房”了。安东尼奥·維克多經常說要另外搭一間有地板的磚房。他已經省下了足够的錢來購買材料，可是因为蕾伊蒙達一點也不鼓勵他，他放棄了这个計劃；他用这筆錢來買了一小塊地，現在这塊地已經变成一个小小的可可种植園了。

安东尼奥·維克多的眼睛从蔚藍的天空上移下來望着房子。他媽的，蕾伊蒙達幹嗎这麼慢呀？

“蒙達！快點呀！”

他的眼睛繼續停留在小屋上。破房子……从一个洞口上，他可以望得見屋子裏面，可是他望不見他的老婆。有破洞的房子，可憐的房子……他積蓄下來的錢首先就要弄一所房子……不，首先不是为了房子，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首先顧到房子，那麼，在大雨的年头，洪水使人沒法使用風乾槽的時候，要烘乾可可，拿什麼去買电烘乾器呢？想到雨……他又向天空張望，再一次叫喊：

“蒙達！她躲在什麼鬼地方呀？蒙達！”

蕾伊蒙達在房子的門口出現，拿自己的印花布裙子揩着手。她老了許多①，她的鬈曲的头髮已經白了，身体也長得有點肥胖。

“什麼事，老伴？你怎麼啦？”

安东尼奥·維克多抓住他老婆的臂膀，把她拖到自己身边。他用他的肥大的手指指着天空：

---

① 蕾伊蒙達和安东尼奥兩个都是“無边的土地”裏面的人物。安东尼奥是大地主裘加·巴達洛的短工，蕾伊蒙達是裘加家裏的一个厨娘的女兒，他們結了婚。他們和約翰·馬加也斯上尉在同一天結婚，約翰·馬加也斯娶的是大地主西紐·巴達洛的女兒安娜。

"你瞧！"

蕾伊蒙達用手遮住眼睛張望着，找尋她丈夫所指的东西，等到她找到以後，她的臉上泛上一个微笑；在这个又老又醜的臉上，在她的始終板着的臉上，也有了一絲美麗。她眼睛潤濕，用熱烈的声音嚷着：

"要下雨了，安东諾①！（她一直不会很好地說安东尼奥。）要下雨了，今天就下！……"

安东尼奥·維克多笑了，用他的長滿了老繭的手在蕾伊蒙達的肩膀上拍了拍。蕾伊蒙達也笑了。当然，他們一定想把他們的快活心情更進一步地表達出來，可是他們不知道应該怎样做。因此，他們停着不動，互相微笑着，是一种遲疑不决的胆小的微笑。

"是呀，要下雨了……"

"準沒錯兒，眞的……"

"而且最遲不会过今天……"

於是他們又望着天空。天空是藍色的，只有一个眞正內行的人才能够在地平線的边沿發現从伊尔霍斯那边來的一个小黑點。这就是小收成開始的時候一直提心吊胆等待着的雲。假使再遲幾天不下雨，小收成便毀了，小收成代表着全年收穫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他們彷彿沒有勇气把眼睛从这片可疑的雲上挪開，这片雲正在慢慢向种植園过來。他們对着天空微笑。

他們面前的可可樹隨着微風擺動。这些樹又綠又茂盛，看見这些樹的人總会想乾旱对它們在这年初時期的生長是不会有影响的。这些樹又美又茁壯，盛開着花朵；它們彷彿沒有感覚到陽光

① 安东尼奥的爱称。

的威力，沒有一片葉子枯萎，只有草被晒焦了。一大塊一大塊光禿禿的土地上有母雞在找东西吃。可是安东尼奥·維克多知道得很清楚，假使再不下雨，可可樹的花便毁了，这些花在未結成果子以前就要枯萎了。即使有些花能够結成果子，这些果子在成熟以前也会跌落。假使本星期內再不下雨，可可樹依然很美，枝葉依然很茂盛，而且很綠，可是它們在今年內不会生產任何果实。到处已經有些花被陽光晒得枯萎，落到地上。所以安东尼奥·維克多很想說些什麼，說幾句更有內容的話，假使可能的話，还想伸出手來撫摸一下蕾伊蒙達。她呢，她也一样，虽然臉上还是冷冰冰的，她也很想除了用微笑來欢迎这片雲以外，另外用其他方法來表達她內心的快活。可是他們不知道該怎样办，就像他們的兩个孩子——起先是約奧沁姆，後來是罗莎——生下來的時候，他們也不知道該怎样表達他們的快活。眼前这時候也一样，他們倆一声不响，一个站在另一个旁边，沒有說話，沒有手势，又羞怯，又窘困。

在他們慶祝結婚二十五週年紀念的時候，也發生过同样的情形。他們那天到唐娜安娜·巴達洛家裏吃午飯。(他們永远習慣不了說“約翰·馬加也斯上尉家裏”；对於他們，这个家始終是巴達洛家族的大厦。)那一天，唐娜安娜·巴達洛也慶祝她的銀婚紀念。这一頓飯是大擺筵席，使人想起了巴達洛兄弟的財富連最远的地方也聞名的時代。这是一頓有許多道菜的午飯，有美酒，还剩下的一點上等玻璃餐具也拿了出來。蕾伊蒙達在厨房裏帮过忙，而且坚持要在餐桌旁边伺候。唐娜安娜沒有答应，虽然客人很多，而且唐娜安娜的次女的未婚夫——一个医生——也在座，唐娜安娜坚决要蕾伊蒙達和安东尼奥·維克多坐下來跟他們一起午餐。这一天，上尉和唐娜安娜彼此特別親熱；在吃飯中間当着众人面

前親吻，医生提議乾杯慶祝的時候，唐娜安娜把腦袋靠在上尉的肩膀上，上尉撫摸她的头髮。她露出一种温柔的幸福的表情。

安东尼奥和蕾伊蒙達覚得他們也有同样的理由來做出这种快活的表示，可是他們不知道怎样办。当晚，他們沿着公路走回去，沉默而嚴肅，兩人中間隔開一段距离走着，一句話也沒有說。虽然事实上这天晚上他佔有了她，可是这跟别的晚上沒有分別，他們的軀体在床上打滚（这張床是从一个阿剌伯人那裏買的舊貨）；然後，是深沉的熟睡。

現在也一样，他們一边凝視着天空，天空上那片黑色的雨雲逐漸擴大，逐漸走近，一边他們覚得需要說些他們不会說的話，做些他們不会做的愛撫举動。他們已經不止一次感覚到的这种無能，現在更使他們畏怯，使他們彼此互相感到不自在起來。蕾伊蒙達的臉又板起來了，这个臉过去是冷冰冰的，經过三十年的收穫工作弄得很憔悴，現在已經变成一个老太婆的臉了。剛才安东尼奥·維克多把雲指給她看的時候，使她增加一點美感的那种微笑已經从她的肥厚的嘴唇上消失。可是她心裏这麼快活，使她又把她的黑白混血女人的肥厚嘴唇張開，很艰难地在嘴唇上印上一个少有的微笑，她把眼光从天空上移到她的丈夫身上：

“安东諾！”

“蒙達！”

他望着她，等着。蕾伊蒙達自己也想說話，想做一个愛撫的手势，想为这場即將到來的雨而高兴，想把它当作紀念日慶祝一下。他們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他們不知道說些什麼話才好，他們不知道怎样愛撫，怎样享受，怎样慶祝这个紀念日子才好。他們只是互相注視了一秒鐘。她重複說：

“安东諾！”

"什麼呀？"

在很短的一刹那間，由於不会說話而產生的一种苦悶在她臉上流露出來。可是她馬上又微笑了：

"要下雨了，安东諾！"

"是的，蒙達……"

"年成一定很好！"

"啊！对的，一定很好，蒙達……"

沒有別的話了，因为他們再也不会說別的話。他們又望着天空；那片雲愈來愈大，不到一会兒就会盖沒整个种植園。也許他們今年能够收穫九百亞洛伯的可可呢！也許更多一點，誰知道呢？也許眞的有……

2

他們所希望收穫的九百亞洛伯，就是二十七年來安东尼奥·維克多和蕾伊蒙達每天劳動的成果。巴達洛兄弟送給蕾伊蒙達做嫁妝的那一塊地种滿了樹。一直到塞凱伊洛·格朗台的鬥爭結束以前——安东尼奥·維克多非常積極地参加这些鬥爭——他並沒有佔有任何土地。蕾伊蒙達繼續在大厦裏服务。直到大火那一夜以後，鬥爭已經結束，受伤的西紐遣散了他的打手，安东尼奥·維克多才想起了他自己所有的那塊地。他在地上臨時搭了一間棚屋，開始伐樹工作。以前，这塊地是塞凱伊洛·格朗台附近雷伯地孟多大森林的一部份，巴達洛家族的最富饒的种植園就是从这片森林的地上發展起來的。後來沒有開墾的土地只剩下这一塊，送給了蕾伊蒙達做嫁妝。西紐·巴達洛到公証人那裏去把贈与契約登了記，業主已換上了安东尼奥·維克多和蕾伊蒙達的名字。

第一年是可怕的一年，安东尼奥·維克多想不起还有更艰苦

的年头。他們在佈滿蛇的森林裏搭起一間小屋，这間匆匆忙忙地搭起來的小屋裏面恰好能够放一張用樹枝墊高的床和一隻用石头臨時砌起來的火爐，他們就在这火爐上煮豆子和鹹肉作菜食。那時，蕾伊蒙達和他開始砍伐大樹。一个星期中，他們用一半的時間在巴達洛的种植園裏幹活，掙吃的和穿的东西。另外一半時間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砍伐樹木。工作進展得不很快，因为他們只有兩个人，蕾伊蒙達虽然很强壯，到底是一个女的；过了不久怀孕開始使她身体笨重起來。到了第四个月，她在帮助安东尼奥·維克多鋸一根樹幹的時候，她小產了。她有生命危險，她的丈夫不得不向約翰·馬加也斯借錢來付給为她診治的医生。

那是非常困苦的一天。蕾伊蒙達的肚子已經很大，每次她从他的面前走过，等待他用斧子在樹幹上劈開一条裂縫的時候，安东尼奥·維克多總偷偷地望她。他用斧子在樹幹上劈，使長条的木片四散紛飛。劈開一条裂縫以後，蕾伊蒙達就要用大鋸來帮助他完成其餘的工作。安东尼奥·維克多正在想，过了不久，身孕就会妨碍蕾伊蒙達繼續工作。如果一旦她不能够帮助他的時候，他眞不知道怎样应付这一切工作。森林裏的工作是艰苦的，連男子也覺得艰苦，对於一个肚子裏怀着小孩的女人，就更不用說了……巴達洛家裏的工作比較起來还受得住，可是巴達洛全家都在伊尔霍斯，这兒大厦裏沒有什麼活要幹，蕾伊蒙達不得不跟別的短工的老婆和女兒到种植園裏去做工。她們的工作是在一連十二个鐘头中，用一小段舊刀子來剖開可可的硬殼。男子从樹上摘下可可荚，男孩子和女孩子撿起來，女人們把可可殼剖開。一點不錯，这件工作是危險的。一下弄錯了，一下用力过猛，刀子就会穿过果殼弄伤拿着可可的那隻手。哪一个短工的老婆，为着这件工作，手上沒有很深的伤痕呢？有幾个連手指也被鋒利的刀割

去了。可可豆堆積成許多堆，然後裝在特製的籃子裏由驢子运走。

不管怎样，这种工作和森林的工作比較，總算是輕鬆的，在森林裏要砍伐樹木，開拓林中空地，放火焚燒荊棘。那一天，安东尼奥·維克多正在思索着这些問題，正在自己問自己，蕾伊蒙達对这种艰苦的工作还能够支持多久呢？到她不能再繼續下去的時候，一切都完了……种植園裏的工資僅僅能够讓安东尼奥·維克多和他的老婆过着艰苦的日子，使他能够把週末的時間用來開墾森林。他到哪兒去找錢來僱一个工人做帮手呢？

她在鋸子的另一端，剛開始鋸樹幹時，就小產了。就在那裏，在森林裏，血滲進地裏去。因为有出血过多的危險，不得不到塔布加斯去請医生。当時在种植園裏的約翰·馬加也斯上尉借給他一匹馬和一點錢。过了不到一个月，蕾伊蒙達又恢復在樹林和种植園裏幹活了。到了年底，这一小塊森林都砍伐乾淨，樹都倒下來，在聖誕節期間，他們燒掉樹根和野草。

第二年，蕾伊蒙達沒有回到巴達洛的种植園裏去。为着代替她，安东尼奥·維克多却整天在种植園裏幹活，省下一點錢來購買他想移植的可可樹苗。蕾伊蒙達在自己的地裏种苦薯和玉蜀黍，养雞和火雞。这一年，他們种了幾棵可可樹；第二年，在玉蜀黍田中間，已經可以看得見幾棵長了葉子的小樹了。

苦薯到了適当高度的時候，他們把苦薯拔起來，从这時候起，安东尼奥·維克多和費尔摩開始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从塞凱伊洛·格朗台鬥爭開始以後，他們兩人沒有說过話。安东尼奥·維克多曾經和一帮人一起侵入和搗毀費尔摩的田地。可是費尔摩是附近的小地主中唯一的在莊園裏有一所磨坊的人。巴達洛的大磨坊在鬥爭中已經焚燒掉，沒有重新修建起來。費尔摩的磨坊虽然

很小，可是安东尼奥·維克多拔起來的苦薯也少得可憐，最多只够裝滿幾个麵粉袋。安东尼奥·維克多派人向費尔摩試探一下，費尔摩同意把磨坊借給他。他們講妥了条件：磨成的粉三分之一歸費尔摩所有，可是費尔摩借兩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帮助蕾伊蒙達來煮、榨和鉋苦薯。这工作大約最多兩天工夫就可以作完。照着这样做了以後，安东尼奥·維克多把苦薯粉拿到伊塔布納的市場裏去賣。賣得的錢他拿來買進可可樹苗。他們又在一部份土地上种上可可，後來玉蜀黍又把必需的錢供給他們。

其後的四年中，他繼續在巴達洛家裏幹活。蕾伊蒙達弯下身子在地裏可可幼樹中間种植苦薯和玉蜀黍，收穫金黄色的穗，磨成粉，把玉蜀黍、母雞、火雞和一串串的香蕉（他們在小屋附近种下了一大棵香蕉樹）拿到伊塔布納的市場裏去（她在那裏已經有了固定的買主）。現在安东尼奥·維克多帮助費尔摩做收穫工作，希望將來可可開花結果的時候，費尔摩也帮助他。

他利用星期日來搭盖一所土房。他搭了一个木板架成的屋架，插進地裏，盖上乾椰子葉的屋頂。然後他拿泥土、牛糞，一點砂、水和粘土混合起來。这种混合起來的东西比混凝土更好。其餘幾个星期的工作就彷彿是一种娛樂：他"一巴掌一巴掌地"把粘土擲到木板屋架上。这所房子有一个窗戶和一扇門，地位座落在种植園的中間；他們住進去了。在原來的小屋的基地上，安东尼奥·維克多開始建造一隻小型的風乾槽。可是这件工作並不十分容易，而且要花很多錢。他刨平了許多木板來做地板，設法買了鋅片來做屋頂，可是他的工作不得不停頓下來，因为他沒有錢來買滑溝①。等到他有了錢以後，他僱了一个細木匠來帮忙。風

① 類似攪拌器的一种工具。

乾槽完成以後，他只等可可樹開花了。

後來停頓了很長的幾个月，在这期間他們的長子約奥沁姆生了下來。一天早上，安东尼奥·維克多代替蕾伊蒙達拿着苦薯粉、玉蜀黍和香蕉到伊塔布納的市場裏出賣。这天早上他們醒过來看見可可樹盛開着花朶。安东尼奥叫喊他的老婆，她奔过來，他們倆眼睛潤濕，呆在第一次開花的可可樹前面。这一年，他們收穫了二十五亞洛伯的可可。

他还記得他走進徐德兄弟公司出賣他的二十五亞洛伯可可的那一天。由於他必須到伊尔霍斯去，他想趁这机会把他的种植園裏的第一次出品賣給出價最高的商行徐德公司。麥西米里亞諾·剛波斯認为自己的責任是在办公室裏接見他，待他非常客气，使安东尼奥·維克多覚得自己簡直像个上校一样。这种親熱使他非常激動。一个像麥西米里亞諾·剛波斯的人，一家出口公司的經理，竟然跟他一起在办公室裏乾杯！安东尼奥把那杯醇酒一口气喝光，他眞想不到这是一种很名貴的酒，应該慢慢地喝，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咂着舌头來品嚐。他覚得年老的麥西米里亞諾这样喝酒的方法非常可笑，他同時还联想到自己如果也用这种細緻的喝酒方法去喝糖酒時的可笑样子；正在这样想的時候，他剛才大口喝下去的醇酒却燒焦他的舌头，憋得他透不过气來。在办公室裏，安东尼奥·維克多怯生生地微笑着，他望着麥西米里亞諾，害怕这位經理發覚他的思想。可是老头很客气地跟他談話。

安东尼奥·維克多走到商行裏來出賣他的可憐的二十五亞洛伯可可的時候，幾乎哆嗦起來。像徐德兄弟公司这麼重要的一家商行，很可能对这样一件微小的買賣不感到兴趣。他很窘地走進办公室，兩隻手搖搖擺擺，头上戴着帽子。当他說出他到这兒來的目的以後，在櫃台上接見他的職員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開去

了，安东尼奥·維克多很惶惑地呆在那裏，不知道怎样做才好。他以为職員的态度証实了商行对这件買賣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那些職員竟讓他毫無結果地呆在櫃台前面，連拒絕的答覆都不屑給他一个。不过他總算还來得及想起來用哆嗦着的声音說：

“这是……这是我第一次收穫的可可……”

職員回过头來微微笑着，安东尼奥·維克多以为这个年輕人在嘲笑他。他滿面羞慚正想离開，青年人走回來了，在他前面走着的是麥西米里亞諾·剛波斯。安东尼奥·維克多从外表上認識他，幾年以前安东尼奥·維克多經常看見他和西紐·巴達洛在一起。麥西米里亞諾·剛波斯跟安东尼奥握手，称他为“先生”，請他到裏面去。一直走到办公室中間的時候，他才想起來自己头上还戴着帽子，他很慌張地把帽子脫下。一个坐在桌子前面工作着的年輕姑娘微笑起來，安东尼奥除了微笑以外，也不知道該怎样办才好，他的兩隻手在揉着自己的帽子。

他們走到麥西米里亞諾·剛波斯的办公室裏，麥西米里亞諾打開了一个食橱，拿出一瓶醇酒和兩隻酒杯來。他給安东尼奥倒酒：

“为着你將來的繁荣而喝一杯！”

安东尼奥·維克多一口气喝光了那杯酒，麥西米里亞諾想知道他的詳細情形，他是誰，他的种植園在哪兒。

“这是小得不像样子的一塊地，麥西米里亞諾先生……是我結婚的時候西紐·巴達洛送給我的一小塊地……”

“哦！你在西紐那裏做过事嗎？”

他把他的一生說出來。說起在塞凱伊洛·格朗台的鬥爭將近結束的時候，他和裘加、西紐、上尉，肩並肩地参加过战鬥。他

講完以後，麥西米里亞諾惋惜巴達洛家族的衰落：

“一段悲惨的歷史，安东尼奥先生……一段悲惨的歷史……”

然後他肯定地說安东尼奥一定会發達；終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有錢的上校，多少人不就是像他一样開始的嗎？安东尼奥·維克多覚得自己浸沉在幸福中。麥西米里亞諾做了一个大手势。这一天可可的價格是十二密耳瑞斯九百瑞斯，麥西米里亞諾給他每亞洛伯十三个密耳瑞斯，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种植園的第一次收穫。

“目的是使你成为我們的客戶，安东尼奥先生。使你不要把你的可可賣給別家商行……”

他用哆嗦着的手接过了錢。他走了出來。在街上，他什麼也看不見，看不見蔚藍的天空，看不見望着他微笑的过路人，过路人都好笑这个身材高大的人，走起路來跌跌撞撞，一隻手拿着鈔票，一隻手拿着帽子，臉上帶着傻笑。

他神志清醒以後，他才跑到一家商店裏購買送給蕾伊蒙達的禮物：一些綢料子，一双鞋子。

他回家的時候，依然保持着脹滿他的胸口的那种快樂。他生平第一次坐头等火車，希望在火車裏能够跟那些上校聊聊天。果然有幾个認識他的上校跟他打起招呼來了，还向他提出幾个無關緊要的問題，可是沒有一个逗留在他身边。他們都是些有錢的上校，穿着馬褲和開士米上裝，脚上穿着皮靴。安东尼奥·維克多穿着他的可憐的粗棉布服，脚上是一双廉價而且太大的鞋子，腦袋上是一頂有破洞的帽子。座位上头的行李架上放着他的包裹，裏面裝着送給蕾伊蒙達的禮物。在冷淡的上校們中間，沒人理睬地在火車上过了三个鐘头，安东尼奥想着蕾伊蒙達所感覚的快活。漂亮的鞋子，一段綢料子，还有包裹嬰兒用的絨布……

到了伊塔布納，安东尼奥·維克多第一次感覚到他多麼需要一匹結实的驢子來代步。哪一个上校，哪一个小种植園主沒有一匹鞍具齐全的驢子騎到伊塔布納去再騎回來呢？他也需要買一匹，因为現在他也是一个种植園的主人，有一天他还可能成为上校呢。他一边想着这些事情，一边脫下他的粗大的鞋子，準备走过横在他和他的家之間的六里泥濘路。他近晚的時候到達，油灯的亮光已經映紅了他的一塊塊爛泥糊成的小屋。

蕾伊蒙達看見禮物非但沒有任何快活的表示，恰恰相反，幾乎整整一星期，她不断地为着这些浪費而嘀咕——他們的种植園裏还需要許多东西呢。他們需要鐮刀來收割可可，明年可可的數量就要到達七十亞洛伯。他們要为"軟可可"建造一隻哥索槽①，这个样子把可可汁倒在舊箱子裏的办法，明年不能再用了。她为着这些不必要的消費而嘀咕。綢料子！用來做什麼？她的粗大而且脚趾分開的脚根本穿不進这双鞋子。只有給她兒子的絨布她沒有抗議。这是唯一使她快活的东西，唯一使她眞誠地感謝他的东西。

可是蕾伊蒙達是这样一个人，不爱說話，喜欢嘀咕，臉上冷冰冰的，不喜欢節日，不喜欢到舞会裏去，这些舞会是有時在短工家裏或者鄰近的小种植園主家裏用吉他和手風琴伴奏着举行的。她到舞会去的時候並不跳舞，縮在一个角落裏抱怨她的鞋子弄痛了她的脚，最後她就在舞廳裏脫下鞋子。不过，穿着鞋子到舞会裏來的數目不多的幾个女人，臉上用紅紙塗紅②，头髮上打

① 哥索槽是一种長而狹的木槽。槽底有縫，"軟可可"（即包括在可可莢中的可可豆和可可肉）可以从縫中漏出去。工人站在木槽前面用脚踏可可莢，使可可豆和它的黏液分開。这样的液也叫作蜜，有時可以用來製醋。——原註。

② 在巴西鄉下，女人們沒有胭脂，所以用紅紙來代替胭脂。

着绸結，最後終会像所有的農民一样，在舞会進行中把鞋子脫下來的，他們的脚受不了鞋子的束縛。这一點，蕾伊蒙達倒不是一个例外。可是使她顯得古怪而且使周圍的人对她沒有好感的，是她对跳舞的憎恨和她拒絕男伴的邀請，因为女子的數目比男子少，而男的都要跳舞。别的女子就說了：

“她一向是个傻瓜……她住在巴達洛家裏的時候就是这样……”

可是这並不是因为她傻。只不过她不喜欢这一套，如此而已。她所爱的是土地，是開墾，是种植和收穫土地上出産的果实。做起这些工作來，她眞像个男子漢。啊！採摘和剖開可可莢，在晴朗的日子裏在風乾槽裏面踏着可可跳舞，或者把可可液倒進哥索槽裏，这些工作她都会幹，而且比得上种植園裏最好的工人。在这种時候她才感覚快活：在可可樹中間，日夜幹活，天剛亮就起來，天黑就睡覚，疲倦使她倒下去就深沉地睡着。約翰·馬加也斯上尉每次說起安东尼奥·維克多時，慣常總是說目前安东尼奥的發達，应該歸功於蕾伊蒙達。安东尼奥·維克多也同意这种說法，他很尊敬他的老婆，在决定什麼事情之前，他總徵求她的意見。那天他想搭一所更結实點的房子也是这样先徵求她的意見的，可是她反对。她的意見更有力量，於是他們買了另外一小塊地，在这塊地上又种上許多可可樹。这時候，他們的女兒罗莎生下來了。罗莎是一个矮小的黑白混血女子，臉上經常微笑，像安东尼奥·維克多一样。

兒子很像蕾伊蒙達。約奥沁姆从最年輕的時候起就像他的母親。他也有足以表示意志堅强的面容，在粗暴而且陰鬱的外表下也隱藏着同样的善良，同样的固执。十三歲時他就逃到别一个遙远的种植園裏工作。可是他工作沒有多久，就到伊尔霍斯去。他

在一家堆棧裏替人家縫口袋，後來又放棄了这份職位去当司机学徒，学習駕駛和修理汽車。有一天，他又作了水手隨船出發了，在兩年中沒有什麼消息，後來又在伊尔霍斯的街道上出現（据人家說，他曾經坐过牢），他当上了長途汽車司机，直到現在还在做这項工作。安东尼奥·維克多跟兒子不十分合得來；每次他們見面，總要吵嘴。安东尼奥思想上認为他的兒子想指揮他。約奧沁姆学会了許多安东尼奥·維克多不能接受的东西，他經常和一些可疑的人來往，有一天連加尔洛斯·徐德也对安东尼奥提起这件事。安东尼奥·維克多沒法子了解这个說起話來像一本書似的兒子，这个兒子想叫他多付一點錢給那些帮助他做收穫工作的短工，还說他剝削他們！有一天，約奧沁姆來探望他的父母，在晚飯的時候，他又說了这麼一句話，安东尼奥·維克多对着他的臉給了他一巴掌，血从年青人的嘴裏流出來。

"哼，据說你把我叫做賊，嗯？混帳东西！"

約奧沁姆站起來要走，蕾伊蒙達揩去了他嘴唇上流着的血，一直伴着他走到公路上。後來她沒有說什麼，可是安东尼奥·維克多第一次看見他的老婆在夜裏睡不着覚。她爱約奧沁姆爱得發瘋，他們不必說話也能互相很好地了解，他們爱兩个人默默無言地待在一起。安东尼奥·維克多很喜欢說話，他喜欢他的女兒，他的女兒像他一样爱說話，她和附近种植園裏的許多人都認識，一切舞会都参加，爱打扮，爱在头髮裏插上一朵玫瑰花，在印花袍子上紥上腰帶，手指上戴着一隻假戒指。她是那些阿剌伯小販的好主顧，她从小販那裏買了各种各样的小玩意。

可是事实上安东尼奥·維克多不肯寬恕他的兒子的，是他的兒子不肯留在种植園裏帮助他，安东尼奥·維克多不明白他自己有了一塊地而且缺乏帮手的時候，約奧沁姆怎麼还能够走到城裏

找工作，在船上当水手，開卡車和長途汽車。假使約奧沁姆留在他身边，他就可以少僱一个工人，因此安东尼奥·維克多整天为着他的兒子对他所有的地不感兴趣而嘆气。他們有了这样的一座种植園，他怎麼还有勇气出走呢？他到外面幹他媽的什麼呢？不可能是些好事情，一定不是好事情，因为連加尔洛斯·徐德也对他說过約奧沁姆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往，叫他注意这件事。这个冒昧的青年人居然說他——安东尼奥·維克多，約奧沁姆应該尊敬的父親——給工人的工錢太少，說他剝削工人，搾取工人的錢！对於这一切，只能用一下耳括子來回答，他就这样做了。安东尼奥在收穫時期僱用很少的工人，他像大家一样付給他們五个密耳瑞斯。費尔摩也來帮他的忙，他回过头來也帮助費尔摩收穫。那些大种植園主不必这样做。他們僱用大批工人，不光在收穫時期，在農閒的季節也一样。在这样的時節，工人們为这些大种植園主薙除樹木的廢枝，扫乾淨可可園，建造新的風乾槽。而安东尼奥·維克多在農閒的季節把工人都遣散。他跟他們把賬算淸，假使算下來他們还能拿到一點錢的話，他就把錢付淸，遣散他們，到下次收穫時再僱用他們。約奧沁姆还說他剝削他們！……他不像別的上校們，在种植園兼開一个舖子。如果有舖子，約奧沁姆說的話也許对。舖子裏有剝削，舖子裏出賣的东西價錢高得嚇坏人。当然，安东尼奥·維克多也很希望能够在种植園裏開設一間食堂，賣飯給收穫時期他僱用的八个工人。因为这样一來他就可以省掉每天付給他們每人五个密耳瑞斯，算起來便宜得多……可是他沒有足够的資本，他所有的錢僅够付工人的工錢。修削可可樹，買工具等等把每年的收益都吞下去了。在这些以外，在很長的時期中，只要第一批种植的樹給他賺了錢，他还要移植新樹苗，逐漸把种植園擴大起來，那些費用更不必說了。他賺來

的錢全都埋在这一小塊土地上。他的多麼辛苦賺來的錢都变成了一棵棵可可樹。“我的种植園……”他說这幾个字的時候多麼驕傲啊！

可是約奥沁姆居然認为他剝削工人而誣告他！只有給他一个耳括子才能教会他尊敬自己的父親。其实安东尼奥自己也做过工人，三十年前他初到南方來的時候，就是來当工人的。他从此以後沒有回到故鄉愛斯当西亞去过。回到故鄉成为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現的一个夢想。在那边，他大概有了一个兒子，伊娥妮跟他生的兒子，也許比約奥沁姆更好……約奥沁姆太像他的母親……这並不是說蕾伊蒙達不是一个好女人，安东尼奥·維克多掩住嘴來赶走这样一种想法。蕾伊蒙達很好，很愛幹活。可是約奥沁姆从她那裏承受下來的是固执的脾气和粗暴的态度，这使得約奥沁姆很像巴達洛兄弟。也許約奥沁姆的血管裏眞的流着一點巴達洛家族的血，因为謠言說蕾伊蒙達是老馬舍連諾·巴達洛的私生女。不管怎样，約奥沁姆給安东尼奥·維克多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失望。自从打了他一个耳括子以後，他一直沒有回來看过他們倆，安东尼奥·維克多和蕾伊蒙達也彷彿有默契似的，从來不談起他們的兒子。

恰恰相反，他們經常談起他們的女兒罗莎，罗莎嫁給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的种植園裏的總管。事实上是，假使沒有蕾伊蒙達，罗莎也許永远嫁不出去。罗莎是西紐·巴達洛死的那年生的，是大雨的年头，是聖愛娜种植園被分割的那年。安东尼奥·維克多和蕾伊蒙達对他們的舊主人的种植園被分割掉覺得很伤心，彷彿这塊地他們也有點份似的。为着这塊地，安东尼奥·維克多流过血，殺过許多人。現在，他們看見不是巴達洛家族的人在种地，在建造新的房屋。在各个村莊裏，流傳着關於裘加的寡妇奥尔珈

的謠言，人們說她逃到巴義亞，說她揮霍得很厲害。蕾伊蒙達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虽然大着肚子，她还不願意放下地裏的工作。就是在这伤心的环境中，罗莎生下來了，她給这座土房帶來了欢樂。年紀还小，她已經到地裏帮助幹活，約奥沁姆出走以後，是她赶着兩头驢子載着軟可可倒到哥索槽裏去的。年紀很輕，她已經爱打扮，爱在她的黑白混血的臉上用紅紙当胭脂抹。一个節日的晚上，她失身給蒂畢西奥。她在樹林裏委身給他，而且怀了孕。

安东尼奥·維克多知道这件不幸的事以後，打了她一頓。蕾伊蒙達迫她說出男的名字，走到男的家裏，大鬧一場。也許到底是因为安东尼奥·維克多的名声——塞凱伊洛·格朗台爭夺战中殺过許多人的人——才使蒂畢西奥做出了决定。他們在伊塔布納礼拜堂的神父前面結了婚，現在他們住在佛烈德里科上校的种植園裏，蒂畢西奥在那裏当總管，每月賺二百五十个密耳瑞斯。有時罗莎也回來看看她的父母。蒂畢西奥陪着她來，談着种植園裏的新聞。上校的老婆很喜欢罗莎，他們的兒子是在大厦裏長大的。

今年，安东尼奥·維克多希望收穫九百亞洛伯可可。假使可可賣到二十个密耳瑞斯，这就是十八个康托①。他就可以有點錢回到爱斯当西亞。九百亞洛伯，这已經是一个相当的數量，他的种植園当然值四十个康托。也許还不止这數目，虽然他的种植園裏沒有改良設备，風乾槽和哥索槽都很小，又沒有电烘乾器，住屋也和工人住的小屋沒有什麼分別。

即使这样，現在因为下了雨，今年的年成一定很好。曾經有幾个年头年成很坏，那是艰苦的年头，有時他以为一切都絕望了。

---

① 巴西貨幣單位，一康托等於一千密耳瑞斯。

曾經有一天，旱災毁掉他的收穫，使他的可可幼樹枯死，他不得不背上高利借了五个康托，假使他沒有一敗塗地，那是因为馬上跟着就是一九一四年的漲風的緣故，那次漲風使他能够还清了債，而且居然还有點盈餘。他也記得那次大水把新种的樹都冲走，还帶走了他的房子的一部份。

可是这一切都过去了，远远地过去了，現在他快要收穫九百亞洛伯的可可。他可以造一所漂亮的房子，多僱點工人，設法使蕾伊蒙達不再幹土地上的活。她眞需要这样。她老了，衰弱了，她的头髮白了，到了晚上，她的風濕症使她呻吟。也許再过一年，她就能够在一所用石灰粉刷的、有一塊眞正的地板的新房子裏休息了。她眞应該享受休息的权利，她曾經像一隻馱东西的牲口一样辛苦地幹活。她的叉開的黝黑的脚趾，使她更像这片土地上的一棵樹，一棵根深蒂固地种在这裏的樹，而不像一个过去曾經年輕过的女人。她彷彿是这片土地上的一棵老樹。

她也需要这場雨——今年彷彿不肯來的这場雨——來展開她的难得的笑容。从旱災的威脅開始出現的時候起，蕾伊蒙達就經常發脾气，固执、悲观，整天說他們会失掉一切。像可可樹一样，她也需要雨。現在雨雲在小山上面積聚起來。就要下雨了，可可樹从樹幹到椏枝都要開滿花朵，人們的脚要陷進泥漿裏，可可实要变黃，要变成金色。对安东尼奥·維克多說來，世界上最美的景象也比不上可可莢生長到恰到好处、幾乎熟透、而且在樹影裏反映着亮光時候的可可种植園的景象。对蕾伊蒙達也一样，再也找不出更美的景象了。雨來了，她也要復活了，她不会再像以前那麼板着面孔，她的脚要陷進甜蜜的泥漿裏，她的叉開的脚趾要插進泥土裏，說她是个女人，不如說她是这片土地上的一棵樹。是他們自己所有的土地上面的一棵樹，这塊地是他們种的，他們

在二十七年中和这片土地混在一起，睡在这片地上，吃在这片地上，恋爱和生孩子也在这片地上。他們是种在地裏的樹，这兩棵樹開始老了。

3

霍拉蕭·達·西尔維拉上校拄着他的有金柄头的手杖，顫巍巍地走到大厦的前廊上。前面，伸展着無边無际的可可种植園。上校在通向前廊的門檻上停下來，陽光刺激他的年老衰弱的眼睛。老黑人看見他走过來，很恭敬地脫下帽子。黑人並不上前扶他，因为所有的工人都知道上校不許人家这样做。上校倚在古舊的手杖上，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緊瞇着眼睛，有時臉上顯出痛苦的痙攣，可是他不能容忍別人用臂膀攙他，帮助他走路。他大声辱罵那些想这样做的人，即使他事後表示抱歉，他从來抑制不住憤怒的衝動，这种行为使他控制不住自己。他的眼睛幾乎瞎了，可是他否認，他說他完全看得見。有人來探望他的時候，他讓來客說話，一直到他从口音裏認出來客是誰为止。这時候他就開始滔滔不絕地談話，他談起过去的回憶，他談起現在的時代，可可的價錢，漲價的希望，也談起政治。

政治始終是他最熱中的事情。他繼續領導目前正在执政的当地最老的一个政党。虽然他隱居在他的廣大領地的大厦裏，被風濕症害得幾乎瘋癱，眼睛幾乎瞎了，可是他始終是可可地區的貴胄和主人；他任命官員和罢免官員，他握有上千的选票，他有數不淸的財富，附近这幾个城市的人們說得好，他“錢多得脹死了”。最近他幾乎沒有露面，在伊尔霍斯的街上，在新來的人們的心目中，霍拉蕭上校是一个傳奇性的人物，彷彿在我們身边，彷彿又离我們很远，虽然他还活着，却被人当作古代的英雄編成 A.

B.C. 民歌①在市集裏歌唱，一切重要的决定都要事先請教他。

霍拉蕭上校慶祝他的八十歲——他有六十歲是在伊尔霍斯的土地上过的——生日的時候，虽然这一年他还是攻擊政府的反对党的一份子，在伊尔霍斯和伊塔布納的人們都举行盛大的慶祝会來祝賀他。自从一九三〇年的政变②以後，他就一直当着反对党。在好幾年中，他繼續对舊時的政权表示忠誠，他甚至於等到最後才走進新統治机器的齒輪裏。过了很久，他还憎恨那些推翻舊制度的人，他多麼喜欢这种制度，他的偌大財產就是靠着这种制度積聚起來的，直到現在，他还是这种制度在巴義亞南部最有力的支柱。共和國政府給本州一連任命了幾个州長，他都反对，起初，这种举動彷彿只是一个有錢的老头的任性的行为，後來他的党人就眞的想用投票的办法把他从党的領導机構裏排除出去，因为他对華盛頓·路易斯③和維塔尔·梭亞來斯的固执的忠誠使他們和政府之間的一切談判，一切和平的嘗試都成为不可能。

“他是一个瘋子，”他們說。

为着証明这一點，人們举出上校回答幾个年輕的統一党員的話來作例子。这些年青人羡慕上校的威望和財產，跑來見他，想說服他信仰法西斯主义。他們已經使霍拉蕭的兒子轉变到他們那边，現在他們想得到上校的支持。

这些年青人滿怀信心地远道跑到“好名”种植園裏來。他們花了好幾个鐘头对上校解釋什麼是法西斯主义，誰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个天才），意大利和葡萄牙的進步，布尔什維主义的威脅，

---

① 这种民歌每句有七个音節，其特點是每一段依照字母次序順延開头，如第一段以A始，第二段是B，第三段是C……等。——原註。

② 指一九三〇年瓦加斯的武裝政变。

③ 一九二〇年至二四年、一九二六年至三〇年，先後曾兩次任巴西總統。

統一党在巴西的政綱，以及为着增加他們的运動的威信，必須要有像上校那麼出名的人物参加的理由。他們進來的時候，向上校行了兩个法西斯敬禮，彷彿上校已經是統一党的一个偉大的領袖。上校从头到尾听他們說了一遍，对这些年青人的态度和恭維的話，他大概覚得相当驕傲，最後，他問他們，他們的目的是不是反对政府，是不是要華盛頓·路易斯恢復共和國總統的職位以及維塔尔·梭亞來斯恢復本州州長的職位。

“假使是要使華盛頓再度执政，我一切听命……”

这一小隊青年的头目对他解釋，具体點說，並不是这麼一回事；又說，他們的領袖是另一个，他对他們的領袖大加讚美，說他們的領袖是“一个天才，一个受上帝指引的人”，他說出領袖的名字，在場的統一党党員都站起來，行了四个法西斯禮，於是霍拉蕭說他不能接受他們的建議，說他是路易斯的党人，他是守信的人，他不是牆头草，不能風吹兩面倒。

为着慶祝他的八十歲生日而陸續举行慶祝会的時候，大家大談特談他的“事業”，他給这地方帶來的進步，称他做“文明的創始者”。可是霍拉蕭一知道人家用讓他休息为藉口，準备把党的領導权交給一个新來的律師，一个很能幹而且野心比才能更大的人的時候，他心裏恨得不得了。霍拉蕭虽然隱居在他的种植園裏，对这一切陰謀都有情報，而且知道这些陰謀要在他的生日的慶祝会上發動。在伊尔霍斯举行的最後一次慶祝宴会上，这些陰謀果然發動了。霍拉蕭靜靜地听着人家把一切功勳都歸給他；人家滔滔不絕地用美妙的詞句把一切能够送給人的諂媚的名称都送給他；可是等到一个新聞記者（在巴羲亞餓得要死，到伊尔霍斯的一家報舘裏來工作的一个孩子）提議把退出政治鬥爭的权利献給上校作为生日的禮物，使上校讓年青的一代忠誠地繼續他的“偉大的事

業"的時候，他才注意傾听。另外幾个人也这样說，有一个还把律師的名字——若瑟埃·桑多斯律師——作为党的未來領袖而提出來。馬納加·唐塔斯仔細打量霍拉蕭，观察他的态度。馬納加非常熟悉霍拉蕭的臉色，他發覚他現在的样子跟許多年前他看見过的霍拉蕭發現他的妻子爱絲特与人通姦的那天的样子一样。完全一样。同样地瞇緊眼睛，歪着嘴，皺紋佈滿額头。

人家事先曾經來試探过馬納加·唐塔斯，看他是否願意参加倒霍拉蕭的陰謀。若瑟埃把政府的一切建議告訴他，政府非常希望得到霍拉蕭的党人的支持。假使上校不是这麼固执，不是死抱着拥護一件不再存在的东西——舊共和國——的愚蠢的（律師一再强調"愚蠢的"）想法的話，馬納加又可以再当伊尔霍斯的市長！至於他們，既然政府一再邀請他們，他們便再沒有理由"非在野不可"。在全國各地已經沒有一个人对新政权保持着这样的敌視态度。即使在最忠心於舊朝代的党員中，也找不出一个不肯和新政府合作的人。至於等待革命的机会的話，根本不值得一提。上校沒有看見一九三二年聖保罗革命的結果嗎？那是最後一次革命。那些發動这次革命的人們，現在不是跟政府相处得很好嗎？霍拉蕭还幻想些什麼？若瑟埃很明確地下了結論：

"这是衰老的關係，上校，这是衰老的關係……我們不能讓一个'德特拉格'①老头子領導我們……"

馬納加·唐塔斯不知道"德特拉格"是什麼意思，他当時也沒有問若瑟埃。只有回到家裏的時候，他的兒子——当時是法科学生——才囉囉嗦嗦地說了許多話把这个字的正確意义解釋給他听。对若瑟埃·桑多斯，他当時只說了下面幾句話，算是給若瑟

① 即法文 détragué，神經錯乱的意思。

埃的警告：

"你不深知霍拉蕭老头，大律師……假使你深知他，你就不会过問这种事了……"

若瑟埃聳了聳肩膀，繼續進行他的小陰謀。

在宴会席上，馬納加·唐塔斯听着各人的發言，研究霍拉蕭的臉色，看見他把眼光从一个个同席的人身上溜來溜去。霍拉蕭什麼都知道，有許多人一直走到他的种植園裏來籌劃陰謀活動。馬納加·唐塔斯自己連若瑟埃的建議也告訴了他，而且把"德特拉格"这个字的意义解釋給他听。

"这是法文，老朋友……"

"我向來不喜欢这些要說外國話的人，"霍拉蕭說，馬納加知道他的意思是暗指死掉的律師維尔吉里奥①。

後來，在分别的時候，霍拉蕭告訴他的朋友：

"讓这傢伙搞去……我來教訓教訓他！我自己來想办法……"

現在，在伊尔霍斯最華貴的酒館裏，大約有兩百人出席宴会。当地的闊人、反对党和政府党的党人、商人、种植園主、医生、工程師、農学家，等等。大家都來祝賀上校的八十歲生日。吃的、喝的、名貴的飲料、香檳酒、桶裝的啤酒（在伊尔霍斯这是新鮮的玩意兒，是为着这次宴会特地运來的），一切都有。酒舘外面一小堆人拥挤在窗口前面張望霍拉蕭·達·西尔維拉上校，大多數人只听見过上校的名字，沒有見过他。上校絕少走出他的种植園，他愈來愈不离開他自己的土地了。

大家都在这兒，馬納加·唐塔斯担着心事。在席的人沒有一个像他那样熟悉霍拉蕭·達·西尔維拉，他在塞凱伊洛·格朗台爭

---

① 維尔吉里奥律師也是"無边的土地"裏的人物，他和霍拉蕭的妻子爱絲特通姦，後來被霍拉蕭暗殺。

夺战中是霍拉蕭的同謀者，他們倆曾經一起放火燒掉森林，种下可可，殺掉許多人，最後發了財。三十年过去了，現在这班毛头小伙子藉口說霍拉蕭太老了，智力衰退了，是个“神經錯乱的人”，想叫他把党的領導权讓出來，叫他脫离政治。馬納加打量着霍拉蕭，霍拉蕭正在听着演說的人提議推举所謂“著名的法学家”若瑟埃·桑多斯当党的新的領袖。新聞記者一边演說，馬納加·唐塔斯一边想起了霍拉蕭当本州参議員的時代。参議院開会的時候，霍拉蕭總打瞌睡，只为着喃喃地說兩句贊成的話才把嘴巴張開。他到参議院開会時，永远忘不了帶一支手槍，彷彿去参加决鬥似的。他帶着妓女在酒吧間裏乱花錢。等到他回到种植園裏，他發覺他的种植園裏情形很糟，他立刻放棄了参議員的職位。他設法把魯伊律師选到他的位子上，魯伊律師靠着長篇大論的演說大出風头。从此以後，霍拉蕭再也不接受任何議員職位或其他政治職位了。他滿足於党的領袖的職位，作为党的領袖，他反而可以左右一切。他任命伊尔霍斯和伊塔布納的市長，所有的法官都是他的人，他希望他的兒子獲得博士学位以後能够倚靠父親的势力很快地創造一番事業。事实上，他的兒子剛得到博士学位就当选为本州的众議員，可是政変爆發了，他的職位也丟了。現在选举又快要到來，若瑟埃·桑多斯律師想利用这机会支持政府，提出競选人，使自己当选为本州的众議員，或者甚至当选为联邦政府的众議員，誰知道呢？現在，新聞記者結束了他的演說，这次宴会彷彿主要的是慶祝若瑟埃，而不是慶祝这位八十歲的老人。在全体出席的人中，大概只有馬納加·唐塔斯一个人等待霍拉蕭的反应。別的人都相信霍拉蕭会感謝他們的恭維，而且把党的領導权交給这位“著名的法学家”，这位法学家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在一片捧場声中謙遜地微笑着。

霍拉萧說話的時候到了。他事先曾經叫馬納加·唐塔斯的兒子給他寫了一篇演說稿，叫人用大字抄了一遍，使他可以毫無困难地讀得出來。可是，他在鼓掌声中站起來的時候，並沒有从衣袋裏摸出什麼紙張。他把疲倦的眼睛半張開來，盯着所有的人，盯着剛才發表演說的新聞記者，盯着若瑟埃律師，他向馬納加·唐塔斯和布拉茲微笑着。他的声音通常虽然有點顫動，还够响亮。可是这時候他的声音一點也不顫動，他說出下面幾句話的時候，簡直像一个年青人的声音：

"这不像是做寿請客。你們知道像什麼嗎？像一个有錢人的葬禮，親屬們为着爭遺產而打起來……就像这样！……"

在全場的驚愕和駭異中，他坐了下來。大家都保持着沉默，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怎样做才好；他們的視線从彷彿又睡着了的霍拉萧身上，溜到臉色發白，勉强微笑着的若瑟埃身上。就是在这种气氛中結束了这場宴会，就像"晚報"所寫的，这場宴会是霍拉萧·達·西尔維拉八十歲生日紀念的"光輝燦爛的結局"。

过了六天，若瑟埃·桑多斯律師在伊塔布納被人暗殺了。他在共济会開完会出來的時候中了彈。兇手逃走了，謠言馬上在伊塔布納和伊尔霍斯兩地流傳，說这次暗殺是霍拉萧指使的。馬納加·唐塔斯給党裏的一羣年青党員——那天發表演說的那个新聞記者也在內——解釋說：

"你們不了解霍拉萧老头。你們只听見他的名字，只从表面上認識他。可是我真的了解他，我跟他很熟……"

这件罪案轟動一時。好久以來，在伊尔霍斯和伊塔布納的文明街道上發生暗殺案的回憶已經从人們的腦海中消失了。这是屬於过去的事，只在市集的盲吉他手的記憶中活着，只在母親当作神話般告訴孩子們的故事中活着。可是，突然間，这个过去復活

了，一个律師在共济会的大厦前面中了一彈。報紙上提起了过去的鬥爭，提起了为着土地所有权而鬥爭的時代，为着塞凱伊洛·格朗台森林的所有权而鬥爭的時代。当局開始偵查，可是偵查工作不久就中止了，因为霍拉蕭最後决定投到政府方面來。以後再也沒有人提起要剝夺他在党內的領導权了。

不过事实是霍拉蕭虽然很熱心政治，但他对一九三〇年政变後的那段動乱時期却懂得不多。像他自己所說的，这种“近代政治”，共產主义者和統一党做死对头的政治，使他非常困惑。他的兒子西維漢拉是統一党員，穿着綠襯衫。布拉茲老头虽然年紀大了，在幾年前却曾經拿着手槍保護左派人士開会，据他說，外國資本家想搶他的土地，他不願意給他們。布拉茲还跟霍拉蕭說話，可是他用的詞兒是上校从來沒有听見过的，有些人說他就是个共產主义者。有一次左派人士衝散統一党搞的一个羣众大会的時候，在伊尔霍斯的街上追逐霍拉蕭的兒子的，就是布拉茲。霍拉蕭的藏在鬍子裏面的嘴一再重複說着：

“誰看見过这种事……多麼乱七八糟！……”

毫無疑問，他一點也不贊成这种政治，这种政治跟过去的多麼不同，現在人們只实行投票选举，不再在街上討論了。他認为共產主义者和統一党都是一丘之貉，在他的眼中，这兩种人都很可疑。因为这兩种人都談到“工人的权利”！这是霍拉蕭無法想像的东西。他覚得他的兒子穿着这种綠襯衫，举起臂膀喊“万歲”，簡直像个儍瓜。可是他不加干涉，他隨他这样做，他俍可能少想他，以免联想起爱絲特。一切都应該由爱絲特負責，这个胆小而意志薄弱的妇人，只在把綠帽子給他戴的時候胆子才大起來。这一切給他的晚年蒙上一層暗影，尤其使他伤心的是他的兒子，他覚得自己和他的兒子絲毫沒有什麼联系，他对兒子幾乎沒有什麼

爱情。西維漢拉以律師和前众議員的身份在伊尔霍斯除了胡乱花錢之外，什麼也不幹。他很懦怯，这是爱絲特遺傳給他的；他每次听見爆炸声必然嚇得臉色發青。他憎恨可可种植園，很可能不住在那裏。有人告訴霍拉蕭説，不久以前，在一場政治性的爭吵中，这位年青人在伊尔霍斯的街上逃走了；这件事使上校伤心了好幾天。霍拉蕭認为一切道德中最值得受人尊敬的是勇敢，因此对这个跟母親相像而害怕一切的兒子，他感覺羞恥。馬納加·唐塔斯來看霍拉蕭的時候，他們倆就一起埋怨他們各自的兒子懶惰、無能，唸完了書为的是在伊尔霍斯的街上遊蕩，嫖，帶着妓女乱花錢。为着他們的兒子，他們劳動，深入到这座森林裏，殺人，种植可可。他們的目的是希望他們的兒子有一天成为大人物，而不是成为像現在一样的二流子、坏蛋和游手好閒的人。霍拉蕭把責任推到爱絲特身上，推到她的胆小，她把胆小的缺點遺傳給西維漢拉。这种种思想使他的晚年感到痛苦，他愈來愈把精力集中在他的种植園上。最近他連伊尔霍斯也不去了；他把自己關在大厦裏面，整天指揮收穫工作，臭罵工人們，只有永远沒有离開过他的黑白混血女人費莉西亞服侍他，只要他还有精力調情的時候，費莉西亞便代替爱絲特和他睡在一張床上。

霍拉蕭是可可地區內最有錢的人之一。他的种植園一望無边，包括塞凱伊洛·格朗台的最大部份土地，一直連接伊尔霍斯和伊塔布納兩市區的边界。他收穫五万亞洛伯以上的可可；他在伊塔布納、比郎基、伊尔霍斯，有無數出租的房子，他还在銀行裏有巨額的活期存款。可是他的生活依然像以前那麼樸素；他的大厦裏絲毫不奢華，花一个小錢他都很吝嗇，彷彿他还很窮一样，他咒罵他的兒子浪費大量金錢。他監視着种植園裏的一切；他曾經鞭打一个想揩油的總管。

这一天，吃过午飯以後，他慢慢地走到前廊。他想晒晒太陽，使他的現在已經弯下來的高大身体暖和暖和，也想听听黑人們的閒聊。院子裏沒有人，有幾个工人到可可林子裏去了，他們在那裏薙樹枝。霍拉蕭覚着和暖的陽光晒在他的多皺的皮膚上。老黑人向他請安。霍拉蕭拿眼睛望着他。

“是你嗎，罗克？”

“是的，老爺……”

“太陽很大嗎，嗯？”

“是的，老爺，熱得厲害……”

霍拉蕭想起了旱災。假如有了旱災，收成便完了，今年他賺不到錢，他就不能買新的地，种新的樹。

“說不定不会下雨了……”

黑人抬起眼睛望天空；他在片刻以前早已看見有一片雨雲逐漸走近來。

“会的，就要下雨了，老爺。你沒看見那片雲嗎？”

霍拉蕭直起身体，望了望天空；他什麼也看不清楚。

“也許你以为我是瞎子吧，是不是？”

“不，老爺，”害怕起來的黑人說。“不过，你不該說……”

霍拉蕭又望了望；他什麼也看不見。

“真的有雨……”

“雲越來越大了，老爺……就在今天，天黑以前就会下雨了……”

霍拉蕭站起來，一直走到前廊的欄干边。

“替我把斯果·白朗哥叫來，快點。”

黑人走去找總管去了。他在總管的家裏找到正在吃午飯的總管。霍拉蕭在前廊上听見他們的脚步声。他很熟悉斯果·白朗哥

的沉重的脚步声，白朗哥是一个肥胖的黑白混血兒，对待工人很兇，他懂得怎样叫人好好地工作。

“你好，上校。”

“你已經看出來要下雨了嗎？”

“看見了，上校。我剛好要來告訴你……”

“你什麼也沒有看見。不是我看見，誰也看不見什麼。誰也不管事；什麼事都要我跟在後头。昨天我就看出來要下雨了。今天早上我就看見雲了！……”

“可是，上校……”

“不許回嘴！是这样！我比誰都先看見。”

總管只好沉默下來；爭辯有什麼用呢？霍拉蕭想了想，吩咐一些事情。

“叫他們不要再薙樹枝，用不着了。叫他們到風乾槽裏去幹活。哥索槽也要打扫乾淨；对李比拉奥·舍果的那些人要管得緊一點……还有，要多僱些工人……”

總管走了。霍拉蕭沉默了幾分鐘，忍不住又問黑人：

“罗克……”

“老爺？”

“雲越來越大了嗎，罗克？”

“是的，老爺，越來越大了。”

霍拉蕭微笑了。他又看得見一次收穫，看得見可可樹上結滿了果子。他又要到伊尔霍斯跟史瓦滋做一次交易了。收穫完了的時候，他再買進更多的土地。可是他很伤心地想，總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落到他的兒子手裏……一个人不得不死眞是一件可惜的事！……他多麼爱看可可開花結果啊。他多麼爱買地，爱駡工人，爱做買賣啊……幸喜他只有一个兒子，这样一來，他就能够

確实地知道他的种植園不会像許多别的种植園一样，像巴達洛兄弟的种植園一样，要分割成許多塊。霍拉蕭·達·西尔維拉上校的种植園永远不会分割，永远是他的种植園。

“雲越來越大了嗎，罗克?”

“是的，老爺，已經很大了……”

“今天就会下雨嗎?”

“是的，老爺，今天就会下雨……天黑以前就会落下來。”

陽光把霍拉蕭·達·西尔維拉上校的身体晒得暖暖的。可是他的乾枯的皮膚上所感覚着的，是想像中和渴望着的雨水的爱撫，这場雨將要落下來，冲洗大地，一直滲入樹根，把活力帶給可可樹。

“收成一定很好呢，黑人……”

“哦，当然啦!”

雲遮沒了太陽，暗影落到上校身上。

4

鸚鵡的尖銳的叫声衝破了院子裏的靜寂，牠一再重複叫着的是好久以來牠早已背得爛熟的那句話：

“当心可可，骯髒的黑人!”

一連好幾年，牠听見过德奧多罗·達斯·巴拉烏那斯說这句話。德奧多罗在塞凱伊洛·格朗台爭夺战時期中逃走了，鸚鵡被拋棄在德奧多罗的大厦裏，巴達洛兄弟把牠撿回來。起初，他們把牠帶到伊尔霍斯；可是等到他們不得不出賣城裏的住宅，唐娜安娜回到他們还剩下的种植園裏去的時候，他們又把牠帶回來。牠是一隻矮小的鸚鵡，可是很喜欢說話。牠的名字叫喜歌，牠整天叫着自己的名字。

“唐娜安娜，”牠說，“喜歌餓了……”

牠並不餓，牠的目的是想說說話。照唐娜安娜的估計，牠大約有四十多歲了。鄉下人說鸚鵡是最長寿的鳥兒，能够活一百多年。喜歌初到巴達洛兄弟家裏的時候，牠早已懂得一肚子罵人的粗話，是德奥多罗很耐心地敎会牠的。牠經常在德奥多罗的大厦的前廊上，不分高低地辱駡工人們和客人們。覚得有趣的德奥多罗就哈哈大笑起來。到了新地方，喜歌並沒有失掉这个習慣，牠还多了一些别的習慣，像学約翰·馬加也斯上尉的哈哈大笑，这种哈哈大笑的声音，被風一直吹送到种植園的远处。牠又从唐娜安娜那裏学会了叫母雞、鴨子和火雞过來吃玉蜀黍。

这是牠最心爱的玩意兒之一。每次牠从厨房的籠子裏偷走出來，牠用水手們搖搖擺擺的步伐一直走到前廊上。在这裏牠看得見在風乾槽裏幹活的黑人，牠就在前廊上辱駡他們。等到牠駡得疲倦了，鼓勵工人們幹活也叫得疲倦了，牠就学着唐娜安娜用嘴唇叫家禽的声音，把玉蜀黍粒落在盒子裏的声音学得活龍活現。母雞、火雞、鵝和鴨子就从院子的各个角落飛也似地赶來，聚集在前廊前面，等待餵給牠們的玉蜀黍。喜歌一直叫到牠們全數都走过來为止。这時候牠才像約翰·馬加也斯上尉一样哈哈大笑。这种惡作剧使上尉說喜歌不光是从德奥多罗那裏承受了駡人的話和吆喝工人的話，而且把德奥多罗的虐待狂的性格的一部份也承受下來了。

喜歌最近学会了的一句話——牠对学会这句話覚得很驕傲，因为牠不断地重複这句話——是可可漲風初期，約翰·馬加也斯打伊也奥斯回來，在大厦門口跳下馬時嚷着的那句話：

“唐娜安娜，我們又要發財了！”

这一天，上尉彷彿不会說别的話，自从他一開头嚷了这句全

大厦都可以听見的話以後，他就用各种声調一再反覆地說。这使得唐娜安娜都从院子裏走过來，使厨房裏的喜歌也把羽毛竖起。直到後來他們倆坐在前廊的吊床上，喜歌在他們前面的欄干上走着，馬加也斯在唐娜安娜的耳边用温柔的声調低声說話時，他所說的还是这一句話。他也对喜歌說这句話，鸚鵡棲在他的手指上，很注意地傾听：

"喜歌，我們又要發財了！"

說完，他搔了搔喜歌的腦袋，鸚鵡閉上一隻眼睛，帶點嘲諷的神情。不光是这一天，这一天以後的許多天裏，在可可的價錢上漲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的時期，牠所听見的總是这句話，使得牠把这句話都背熟了，牠对所有的人，对風乾槽裏的工人，对厨房裏的燒飯女僕，对院子裏的母雞，对約翰·馬加也斯上尉，对唐娜安娜，只剩下牠自己的時候就对牠自己，嚷着：

"唐娜安娜，我們又要發財了！"

跟着牠就学約翰·馬加也斯那样快活地哈哈大笑。牠一再笑到不能再笑为止，牠毫不厭倦地重複这句話：

"唐娜安娜，我們又要發財了！"

牠拍動翅膀，竖起全身羽毛，把尾巴的羽毛張開成为一把綠色的大扇子。

5

唐娜安娜·巴達洛（哪怕經过了这許多变遷，哪怕她現在家境又窮又衰落，始終沒有人打算叫她做唐娜安娜·馬加也斯）听見了鸚鵡的尖銳的叫声和跟着的响亮而拖長的哈哈大笑声。像一个拙劣的模仿者一样，鸚鵡的不自然的声音也使这句話走了样，使每一个字音都十分生硬，再也沒有上尉声音裏的那种熱情。可

是唐娜安娜听見了这句話依然微笑起來，臉上閃着希望的光芒。

“唐娜安娜，我們又要發財了！”

現在她並不是为着她自己，甚至也不是为着上尉，她才希望發財，希望恢復过去巴達洛兄弟在世時当土地的主人，在路上受人恭敬地行禮，使站在店門口的商人們也低下头來的那种兴旺。她为的是她的孩子，她的出嫁得不十分有錢的女兒們，女兒們的丈夫需要金錢的援助。她的当医生的女婿說过要到比郞基去，他希望在州府裏開業，希望經过一次考試以後能够成为大學教授。假使她發了財，假使这些地上又种滿了可可，假使他們能够把剩下的森林——过去富有時代的遺跡——也种上可可，那麼，她的女兒們的夢想也許就能够实現。到底她的女兒們眞的抱有这些夢想，还是唐娜安娜自己在为她們作这种夢想呢？他們还有一部份森林，在过去三十年中，森林裏的樹一直在等待人去砍伐，要有很大的一筆錢，才能砍掉这些樹，焚燒樹根，再种上可可樹。唐娜安娜从來不答应上尉把这片未開墾的森林地賣掉，巴蘞亞南部是可可种植非常稠密的地方，这种未開墾的森林是少有的景象。很多人曾經向他們提出值得考慮的建議，上尉在經济困难的情况中，也曾經有多少次想把这片森林地賣掉。可是他總碰上唐娜安娜的不可動搖的决断：

“我們的女兒的前途就在这森林上……”

現在她已經說起她的外孫們了；为着她的外孫們，她才計劃墾殖这些土地和恢復巴達洛的家業。她在靜寂的房間裏希望將來她的一个外孫改用这个已經消滅的姓。巴達洛家族沒有剩下男子，巴達洛兄弟失敗以後，上尉沒有履行他答应过裘加的要改姓巴達洛的諾言。在爭夺战將近結束的時候，霍拉蕭完全控制了整个战局，大厦被焚，上尉的諾言也跟着煙消雲散了。自从西紐一死，

巴達洛一姓也跟着消滅，所剩下的只有唐娜安娜一个人。她的外孫姓別的姓，不久以前剛到可可地區來的人的姓。这些人不像她唐娜安娜·巴達洛一样在这片地上生下了根。这些新到这地區來的人沒有人認識他們，他們被可可樹的黃金吸引着，每天都有新來的。那些曾經開墾森林、种植可可的年老的拓荒者幾乎全都死了，还活着的幾个也老了，也沒有作用了。可是——唐娜安娜想——这片土地依法应該屬於他們所有，他們有征服权，这种权利已經用血打上了烙印；森林裏流过很多血，尤其是在塞凱伊洛·格朗台森林裏。

唐娜安娜生活在这美妙过去的回憶中，同時也为她的女兒、女婿和外孫夢想着一个更好的將來。从前那个年輕姑娘，在約翰·馬加也斯的充滿愛情的眼光面前非常羞澀，而在打架、鬥爭和流血的時候却像最勇敢的男子一样大胆和坚强的年輕姑娘，現在在哪兒呢？三十年光陰在她身上流过去了，到了今天，她的黑头髮已經变白，她的多麼美麗的眼睛已經衰殘，她的結实的肌肉变軟了。三十年的貧困生活足使一个妇人衰老。可是在唐娜安娜身上还留下來一种自傲的情緒，这种情緒在內部支持她，使她的夢想不致於跟着身体的衰老而破滅。她有一隻从來不打開的盒子，裏面放着她搜集起來的巴達洛光荣時代的最宝貴的紀念品：她結婚時的面紗，西紐在進行任何事業以前總叫她唸的那本"聖經"，兩枝手槍，一枝是結婚那天德奧多罗送給約翰的，一枝是永远忘不了的叔父裘加的，裘加，"从來沒有过的最豪俠和最完善的征服者，踏过死屍去种植可可的人。"这兩句話是誰寫的呢？唐娜安娜把这一段剪報也保留下來。那是一个对三十年前發生的事情感覺兴趣的年輕人，在發掘过去的回憶的時候，为報上寫了幾段歷史，裏面这样描寫裘加的。唐娜安娜又驕傲又害羞，把这段剪報也放

在裝着紀念品的盒子裏。可是她的驕傲的沉默，被盲歌者在市集裏唱的A.B.C.民歌打破了，民歌裏叙述的是塞凱伊洛·格朗台爭夺战的故事。有時，唐娜安娜到伊塔布納或者比郎基的市集裏去，她听見一个要飯的彈着吉他，为那些初到可可地區的好奇的新客唱着關於她的故事，“一段把你嚇得胆战心驚的故事”。这時候她產生了矛盾的心情：她想走过去，再度沉溺在叙述她的父親和她的叔父（她自己也在一段A.B.C.民歌裏出現）的事蹟的故事裏，她又想逃得远远的，她眼前的貧窮使她覚得羞恥。盲歌者的声音虽然沙嗄，却很適合於唱这种質樸而簡單的民歌，他使每一个人回憶起巴達洛兄弟和霍拉蕭之間的殘酷鬥爭。每一次，过不了多久總有人認出她，而且用手指偸偸地指點她給別的人看：

“她就是唐娜安娜·巴達洛。西紐的女兒……”

“啊！是她！据說她的槍法像男的一样好哩……”

於是她拔脚逃走：这些人突然惹起了她的反感，这些人把她的死去的親人，只屬於她一个人所有的親人搶夺过去作大众的親人了。可是这种情緒的存在並不長久。事实上她很高兴她的父親和叔父連她自己在內能够从盲吉他手的嘴中在可可种植區的路上和林原的小徑中流傳。从黑人達米翁開槍打不中費尔摩的時候起，關於他們的傳說就这样子流傳了三十年。達米翁当時發了瘋，在各个种植園裏流浪，重複說着森林裏的巫師耶哩米亞斯的預言。

可是她从來不談起这个時代。有時她的当医生的女婿被这些英雄的故事激起好奇心，請求她叙述这些事情。这時候她就挺直身体，用忽然变得难过的声音回答：

“这是过去的事，我的孩子，是死去的人的事，提起就是犯罪。”

約翰·馬加也斯的态度完全不同，他把一切都告訴了他的女婿，在叙述的時候还把事实加以誇大，自己不知道的就揑造，用

賭桌上談軼聞的口气叙述这一切故事，在每一件事上都把自己說成英雄，虽然他自己只是在鬥爭將近結束的時候才参加，而且还是被迫参加的。

可是唐娜安娜却沒有一天不想起这時代。这些回憶帮助她夢想一个更好的將來。虽然她絕口不談过去，但注意維持这个傳統的却是她；是她使巴達洛兄弟的故事繼續流傳，是她使这一切不致於在目前時代的冷淡中消逝。假使不是她反对的話，約翰·馬加也斯难道还不会向他們致命的敌人，得到勝利的，燒了他們的大厦的，刼掠他們的种植園的，派人暗殺裘加和巴達洛兄弟的許多手下人的霍拉蕭上校借錢嗎？她反对这样做，上尉为着这种窮人的愚蠢的自尊心嘀咕了好久。說实話，这並不是自尊心，只是約翰·馬加也斯不懂得。事实上她是想把三十年前的現实完整地保持下來，尤其要維持那种仇恨心理。安东尼奥·維克多和費尔摩和好的時候，虽然他們兩人在过去的鬥爭中都是次要角色，她也覚得非常伤心。她跑去埋怨蕾伊蒙達，彷彿她自己依然是过去的小主人，蕾伊蒙達还是受她家庇護的人似的。事实上現在她們兩人每年收穫可可的數量相同，她們的地位幾乎平等了。过去的時代这麼活生生地活在唐娜安娜的心中，使她帶着熱烈的兴趣注意若瑟埃·桑多斯想从霍拉蕭·達·西尔維拉的手中夺取党的領導权而進行的一切最小的陰謀。等到霍拉蕭殺掉若瑟埃的時候，她才鬆了一口气，寬了心，滿意了。午飯的時候，她听見了这个消息，她对上尉和她的女兒說：

“他眞是一个男子漢！”

上尉張大嘴巴，很吃驚他的老婆会这样讚美她的死敌。唐娜安娜解釋：

“我不喜欢他，啊！不！可是搶去他征服得來的东西到底是不

公道的。那是他的东西，他有这个权利。今天这些小伙子，和霍拉蕭这种人比較，他們算什麼？我不喜欢他，可是这个可詛咒的傢伙做得对！……”

虽然在她身上，現在已經找不到过去那个漂亮的栗色头髮的年輕姑娘的影子，找不到在伊尔霍斯捧着聖母像遊行的、在塞凱伊洛·格朗台的爭夺战中緊握着手槍的那个年輕姑娘的影子，可是唐娜安娜依然是唐娜安娜。她是唐娜安娜·巴達洛，她的名字和財產曾經在可可种植園裏被人編成無稽傳說，她曾經是所有到这地區來謀生的小伙子們又害怕又想得到的年輕姑娘。最後她是被一个撲克賭徒征服，使当時别的冒險家們嫉妬得臉色發青的年輕姑娘。到了今天，她又老又弱了。可是她的心是年輕的，她活在另一个比眼前的世界更美的世界裏；在那个世界裏關於可可地區的主权是在大路上開槍來决定的，不像現在那样，在商行的寫字間裏用电報和电話來决定的。

鸚鵡毫不疲倦地重複說着那句話。唐娜安娜微笑了，她望着佈滿了雨雲的天空。上尉回來的時候，宣佈了兩个消息：漲價和下雨。他是这样的：激動、快活、樂观、充滿了計劃。除了很少的例外，他總滿足於拟計劃，並不採取行動。可是这一次，唐娜安娜拿定了主意。她不再袖手回憶过去。这一次，她要開墾森林，种植可可，重振巴達洛的家業。唐娜安娜一定会再一次在每一个人的尊敬的目光下在伊尔霍斯的街上散步的。巴達洛的姓不止使人回憶过去，还要使人想到將來。

鸚鵡叫着；唐娜安娜打量天上的雨雲。

“对的，喜歌，我們又要發財了！”

她的微笑活像西紐·巴達洛的微笑，温柔而坚决。

6

長竿的腦子裏產生这个念头，是在陽光猛烈的一天，他們辛苦地進行收穫工作的時候。他們正在收穫最後一批金黃色的可可豆，預示着農閒時期即將到來的猛烈的陽光对这些可可豆已經構成一种威脅。長竿又高又瘦，像根竹竿一样，因此得到了这个渾名，他的真姓名倒永远湮沒在过去的時代中去了。沒有人知道他打哪兒來。他曾經換过好幾种職業：擦皮鞋、賣彩票、当伊尔霍斯的碼头工人——上帝才知道他还幹过些什麼。很可能他連小偷也当过，附近种植園裏人們都这样竊竊私議。現在，長竿欠舖子裏的債達到了天文數字。他的梅毒害得比一个妓女更厲害，他躺在他的破床上养病幾乎养了整整三个月，沒有幹过活，他欠債的數字上昇到这样的程度，使和他同住在一間小屋裏的加比根据在种植園裏獲得的經驗对他說：

“你一生一世要在这兒当牛馬，我的可憐的朋友，你永远还不了你的債。”

可是長竿一點兒也不願意一生一世像牛馬般幹活。尤其不願意在可可种植園裏，在这种辛苦而沒有前途的生活裏消磨他的一生。他的瘦弱的軀体为什麼会到这裏來後就不走呢？他自己也不知道。有一天，他乘了到伊塔布納去的火車。他產生了要到种植園裏去的念头。当時西阿拉州下过雨，劳動力缺乏，他被僱用了，以後舖子裏的債就一直把他束縛住。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說他从來沒有見过像長竿一样坏的工人。長竿又懶又馬虎，幹起活來總是尽可能地草草了事。可是实际上誰能够草草了事地幹活呢？總管蒂畢西奥總是站在工人們背後吆喝着：

“再快點，再快點！”

“永远再快點，”这就是可可种植園裏短工們的法律。“再快點，”蒂畢西奥坐在馬上吆喝，手裏拿着馬鞭，馬鞭不時离開馬屁股抽到不服气的人的背上。“再快點，”他吆喝了以後又加上一句：

“一班懶虫，你們不会幹活！你們只会騙工錢，你們是賊！”

蒂畢西奥的声音这样吆喝人們的時候，長竿的臉兒气憤得抽搐起來。他記不起他一生中曾經恨过什麼人。連把他甩在伊尔霍斯的街上、使他搭上到伊塔布納去的火車的罗莎①他也不恨。可是，哼！只要他能够夜裏在路上單独撞見蒂畢西奥就好了……長竿想到这一點，就不由得微笑起來。就是在收穫快結束的最後幾天，開始薙樹枝以前，他才產生了举办一个“遊会”②的念头。举办一个有三个國王的遊会來慶祝除夕和新年。

起初，他轉这个念头只是为着尋欢作樂，为着慶祝三位國王。有人說聖誕節近了，長竿就想起了遊会。幹嗎不搞一个呢？可是蒂畢西奥的声音繼續不断地咒罵他們，威嚇他們：

“不要騙老闆的錢，他的錢是辛辛苦苦賺來的……”

这時候長竿才把逃走的念头和举行遊会的念头联結在一起。他已經有多少次計劃过逃走，計劃过离開这鬼地方，到廣大的世界裏去，甩下这种在可可林裏的工作！可是他像种植園裏的別的工人一样，始終忘不了拉奴尔佛企圖逃走的那天所受的处罰。拉

① 指作馬丁斯的姘头的那个罗莎，而不是蒂畢西奥的老婆、維克多的女兒罗莎。

② 遊会是由葡萄牙一种古老的民間風俗脫胎而來的。遊会上扮演的戲剧場面是一段“聖經”上的故事，即三位馬其王由一顆星宿指引跑去訪問初生的耶穌的故事。在遊会上，有这三位國王，有獸類、公牛、母牛及男女牧人等。但在巴西的这种遊会，行列中还加上了許多民間傳說的神話人物。馬其王有時反被取消。——原註。

奴尔佛在費拉達斯被抓回來，總管特地召集了全体工人，当着众人面前鞭打他，当時佛烈德里科上校也在場。蒂畢西奥的馬鞭朝工人的背上鞭撻了一頓。然後上校說：

“这是教訓你們不要騙別人的錢……一个欠了債的短工要还清了債才能离開……”

可是誰不欠債呢？拉奴尔佛經常打擺子，他的工錢不断地減少，为着發燒，他的產量不能像别人那麼多。他欠債的數字始終增加；他是在害病害得神智昏乱的時候逃走的。自从挨了一頓打以後，他就独自躲在一个角落裏生活，不跟任何人說話，低着头，反覆思索着許多事情。加比有一次曾經說，拉奴尔佛会做出使他自己得到不幸的坏事來的。長竿也一样，他是一个会說怪話的快活的漢子，有時也覺得腦子裏有了一种古怪的念头，他的眼花了，嘴巴裏覚得苦澀，他的馬槍在誘惑他，最称心快意的事是看見蒂畢西奥直挺挺地死在大路上。全体工人恨總管比恨上校更厲害。上校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可是總管以前也当过短工，他跟他們一样，只不过他爬了上去，現在他比东家更兇狠。

長竿把这兩个念头結合起來。毫無疑問，在節日的那幾夜裏，遊会要順着一个个种植園遊行，他準能趁这机会溜走而不被人發覺。他認得通到林原去的小徑。黑白混血兒長竿跑路跑得快是有名的，沒有人能够追上他。他不会一生一世在这兒幹这种活，不会的！他欠舖子裏的債一天天增加，數字很龐大，已經超过了一康托。怎麼还法呢？还不了的。蒂畢西奥的声音打断了長竿的沉思：

“更快點！更快點！騙东家的錢是不行的……”

長竿的眼光从騎着馬的總管身上落到被瘧疾害得皮膚蠟黃的工人們身上；工人們在地上弯着腰，他們在樹下用刀摘可可莢，

他們的柄子很長的鐮刀可以把最高的樹枝上的果实砍下來。在薙樹枝的時候，他們薙掉多餘的樹枝，这些樹枝会从樹幹中吸去对果实的生長不可缺少的养料。他們薙掉在种植園的一片金黄色中顯得特別不調和的綠色的細枝，这些細枝从樹頂上伸出來，一直伸向天空。这一切樹枝对可可樹是沒有用的，工人們說得好，这些樹枝是可可樹的"虛荣心"。必須把这一切淡綠色的裝飾品全部薙掉，可可樹才能把全部液汁留給可可莢，可可莢裏面的可可豆長滿了蜜，在工人們踐踏下，蜜从哥索槽的裂縫中流出來。

这些可可种植園就是工人們的工場、住宅、花園、电影院，大多數時候也是他們的墳場。他們的大脚好像樹根，再也不像別的东西。可可的有粘性的果肉像膠汁一样膠住他們的脚，使他們永远不能离開这片土地，这种粘質的果肉在他們的皮膚上鋪上一層像樹皮一样的硬殼，瘧疾使他們的皮膚变成黄色，活像將近成熟可以採摘的可可莢一样的黄色。黑人佛罗蘭多一面摘可可，一面唱山歌的時候，歌詞的內容也这样說：

我是好的混血种人，
我有可可的顏色；
但是，混血种的姑娘呀，但是……
我週身浮腫而且發黄，
我也有寒熱病的气色！

黑人佛罗蘭多只有二十歲，他在这地方生長，从來沒有离開过这些种植園。他是長竿的朋友，長竿想拉他一起逃走。黑人佛罗蘭多像一隻象那麼强壯，像小孩那麼善良。他只会笑和唱歌，不会做別的事情。拉奴尔佛被鞭打的那天，他拿着刀想向蒂畢西奧撲过去，長竿和加比用尽了气力才把他拉住。

在种植園裏幹活的時候，他唱着歌；他的宏亮而悲哀的声音

越过了可可林子，被風吹送到远处，傳達了倚靠可可的人們的生活。有許多人是要靠可可樹生活的。其中有种植園主，他們是土地的主人，他們又勇敢又有錢。也有律師、医生、農学家、警衛。也有總管，世界上最卑鄙的傢伙。也有工人，他們採摘可可，烘乾可可豆，修薙樹枝。其中最窮苦的，是做一天算一天工錢的短工，他們实际上永远看不見一个子兒的工錢。黑人佛罗蘭多的声音唱出这些在地上弯着腰的黑人，黑白混血兒和白人的生活。他唱的是一首沒有名字的山歌，沒有人知道是誰寫的，也不知道是怎样寫出來的。可是自从所有的土地都被人佔有，工人們喪失獲得一小片土地來种植可可的一切希望以後，这首歌就出現了，而且在各个大莊園裏成为非常流行的一首歌：

是我种植可可，
是我飛快地收穫，
但是，黑白混血姑娘呀，但是……
出賣可可得到的錢
只有我从來看不見一个……

我的悲慘的命运，
是一个工人的命运，
但是，黑白混血姑娘呀，但是……
只有你知道我的痛苦，
只有你知道我的艰辛。

長竿把他的工作停了一会兒來听佛罗蘭多的歌。举办遊会的時候，要唱些什麼歌呢？長竿从來沒有听說过在可可种植園裏举行三王遊会。很可能沒有一个人知道这場田園舞会裏各个角色的任何一句对答歌詞。長竿自己也不知道。可可地區的歌是些新歌，

是在当地創作的，講的爭夺土地時所發生的不幸事件，暗殺事件，是工作時唱的歌，像佛罗蘭多在幹着收穫工作時所唱的那种歌。總管的有威力的声音打断了他的休息：

“再快點，他媽的，再快點！”

刀子割下來的可可莢，由童工們來收集。太陽昇上天空，又紅又像銅盆，正在烤着工人們的裸露的肩膀。他們早上六點鐘就到了这兒。那時候天剛亮，鳥兒啁啾地叫着，陽光並不猛烈，長竿已經到了，他手裏拿着刀或者鐮刀，在收穫時期他就採可可莢，在農閒時期就薙樹枝。蒂畢西奧騎着馬驀地出現，吆喝着他們：“再快點！再快點！”“这班混蛋正在騙东家的錢。”太陽昇上天空，也昇到長竿的背上。陽光在咬人，它再也不是清晨露水浸濕脚時的柔和的陽光，現在土地也灼熱了。夏天的時候，裸露的背脊就在陽光底下閃耀，冬天的時候，雨水就在裸露的背脊上流。对蛇也要当心，蛇很多，而且有很多种類，一种比一种毒。响尾蛇因为身上的小环震動，远远地就分辨得出。可是誰能猜得出一条“熱辣居絲—亞巴格—科各”蛇，或者一条“批哥·特·熱加”蛇的出現呢？誰知道可可樹上有一条像攀在樹枝間的籐似的“可拉”蛇呢？汗在長竿的臉上淌着，一滴滴汗珠像鑽石似的在黑人佛罗蘭多的臉上閃耀。

長竿一面採摘可可莢，一面想着遊会。他要邀請佛罗蘭多，他要邀請加比，拉奴尔佛，他要邀請結了婚而且有兩个女兒的阿斯蒂里奥。他的兩个女兒都还是小女孩，年長的一个只有十二歲，可是这又有什麼關係？兩个女兒加上她們的母親，就是三个女的，有了三个女的，在短工們举办的慶祝会中，已經很了不起了。最困难的問題正是缺少女的。在这地方上，那些有女伴的人，不管他們是丈夫也好，情人也好，總不喜欢讓女的出外，怕別人会搶

去他們的女人。在可可种植園裏，女人是稀少而且宝貴的东西。女人的數目不多，她們帮助丈夫在地裏幹活。孩子們——年紀还这麼小的孩子——把可可莢堆成許多大堆，女人們把可可莢劈開。孩子們每天賺五百个瑞斯，他們裸着身子，肚子脹得像圓球，他們簡直像些怀孕的女人，或者像得了臌脹病的男子。那是因为他們吃味道濃厚的泥土的緣故，他們缺乏食物，不得不吃泥土。所有这些孩子，不論是黑人、黑白混血兒或白人，皮膚都变成黃色，他們活像可可樹的葉子。再过幾年，他們就变成像長竿或者佛罗蘭多一样的工人，但顏色还是一样。吃了泥土所得到的黃色再加上害瘧疾所得到的黃色，假使他們不为着害痢疾或者害伤寒而早死的話。許多小孩在这些种植園裏夭亡，一个慈悲的女太太，馬納加·唐塔斯上校的老婆唐娜奧莉西地亞說得好，他們都是上帝的小天使。她說，每个人到了天上都变成長着"貝查佛洛尔"翅膀的天使，那些不变成天使的就变成包工头。正午的太陽像鞭子一样咬嚙他們裸露的背。總管的声音又在催促他們了："再快點，不要騙东家的錢，东家的錢是辛辛苦苦賺來的。"長竿听見了命令，幹得更快了，果实从樹上落下來，孩子們奔跑着搬果实，女人們用刀很快地一劈就把果实劈開。有時她們中間的一个不小心割破了手，她馬上用泥土敷在伤口上，而且滴上一些可可汁。伤处收了口；停止工作嗎？那办不到："女人們，不要騙东家的錢，他的錢是辛辛苦苦賺來的……"

佛罗蘭多的歌声減輕了工作的艰苦，在他的歌詞裏也浮盪着一种模糊和遙远的希望：

終有一天，我会得到土地，
終有一天，我会有可可樹林，
但是，黑白混血姑娘呀，但是……

将要到來的那一天，

什麼時候它才会來臨？

晌午時分，他們停下來吃飯，長竿把举办遊会的念头告訴加比和佛罗蘭多：

“这一定很驚人！”

他們談着，作出許多計劃。黑人佛罗蘭多滿心高兴地笑了：三王遊会！可是加比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有牧羊女的遊会呢，还是一种布巴莫波依①遊会？他記得从前他还十分年輕的時候，在一个遙远的城市裏慶祝三王來朝節，他在遊会中扮演的是爱罗德王（田園舞会裏的小牧羊女叫他做爱罗弟亞王）。啊！那是幸福的日子，加比好久沒有想起过的日子。可是到哪兒去找女人，找漂亮的單身的年輕姑娘來举办一个牧羊女遊会呢？

他們沒有時間閒談。他們不得不尽快地重新幹活。總管嚷着他們的名字，幹活去！於是他們繼續幹活，一直到太陽完全落下去为止。夜幕落下來的時候，他們停止收穫工作，回到他們的小屋裏去。孩子們飛奔着走了；他們怎麼还有气力奔跑呢？女人們疲倦不堪，一声也不吭，慢慢地走着。事实上，她們簡直不能称为女人。一个人如果看見过城裏的女人，像長竿所看見过的那种塗脂抹粉、洒香水、衣着漂亮、生下來只为着被人爱慕的女人，他絕对不肯相信这些从种植園裏回來時疲倦得喘着气的骨瘦如柴的黑种女人或“牛奶咖啡”②女人也能算是女人。她們只是人類的渣

---

① 牧羊女遊会或布巴莫波依遊会都是三王來朝節日民間組織的遊会；不同的地方是布巴莫波依遊会是更原始、更受到黑人及本地土人民間傳說的影响，因此遊会中有牛，有半人半獸妖和其他神奇動物；牧羊女遊会則更古老，更合於基督教的傳統。——原註。

② 法國俗称黑白混血兒为“咖啡加牛奶”。

滓，可是她們也跟她們的男人睡覚，也親嘴，她們也养下將來要吃泥土的小孩。

可是这一天下午，長竿、佛罗蘭多和加比的腦子裏充滿了念头。遊会……新年時举行的遊会……黑人佛罗蘭多幸福地笑了。

他們順着大路一边走一边討論。他們要整天想着遊会，一直到下一次收穫季節到來時为止。他們要拟定計劃，談話，作準备工作。加比喜欢有牧羊女的遊会，拉奴尔佛喜欢布巴莫波依遊会。只有佛罗蘭多沒有意見，他認为什麼都行，一切都是好的和快活的。他發出了他的明朗的笑声。

随後，黑夜來了；这是疲劳的夜，太短的夜。他們狼吞虎嚥地吃下鹹肉，喝下麥糊和一點咖啡。有幾个人——人數並不多——有老婆。她們都是身体消瘦、骨瘦如柴的黑白混血妇人，乳房鬆軟，皮膚向肚臍下垂，面容憔悴，大腿又髒又脫皮，而且还發惡臭。可是她們到底是女人……女人們多麼稀少，假使能够和一个女人睡在一起，这是多麼大的幸福啊！在这些土房裏，爱情的欢声实在太少，可是因爱情而犯罪的事却未免太多；因为这些賤貨中的任何一个都比世界上最大都市裏的最華貴的妓女値價。从來沒有任何女人像这些容顏憔悴、大腿沾滿可可的泥漿、手上長滿老繭、乳房枯萎的莊稼女人——不管她是黑人或者黑白混血兒——一样被許多男子这麼熱烈地追求的。在这兒，一个男子有了一个女人，他必須勇敢地用匕首的尖刃或者來復槍來保護她，防止别人的垂涎，防止那些性恐慌的人的垂涎。可可种植園裏工人的夜，是疲乏的夜，短促和悲哀的夜。

可是对長竿、加比、佛罗蘭多和拉奴尔佛來說，这一夜倒不是悲哀的夜。等到加比收拾好他的吉他，佛罗蘭多在小屋前面停止唱歌，他們熄掉冒着煙、發着微紅亮光的油灯以後，每个人都

沈溺在自己的思想裏，想像着三王遊会。新年那天要举行化裝舞会，舞会的行列要到鄰近所有的种植園的大厦裏去。三王來朝節的当天和前夕，化裝舞会要再度举行。在古式的灯籠的亮光下，化裝舞会要給可可种植園帶來光明，也給工人們的生活帶來光明。加比躺在床上还問長竿：

“这个遊会將來叫什麼名字呀？”

7

叫什麼名字呢？加比的問題打乱了長竿的思想。要起个名字的，从來沒有見过沒有名字的遊会。長竿回想在別的村子裏見过的田園舞会，在北方的城市裏举行的三王來朝節慶祝会。他想起了它們的名字：“桑多斯·杜蒙汽球遊会”，那是在阿加拉尤起的古怪名字；“小女主人的布巴莫波依遊会”，那是熱舍罗的一个老太婆主办的……。一个名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就用种植園的名字：“達拉朗加遊会”……这倒不坏。可是他突然想起了“美滿爱情遊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名字……不錯，假使用种植園的名字，这是有好处的，佛烈德里科上校也許会拿點錢帮助他們。十个或者二十个密耳瑞斯，通常總是这样。种植園的名字可以解决許多問題……

“一个用种植園的名字的遊会，上校，‘達拉朗加遊会’……”

“美滿爱情遊会”，这名字很美……假使罗莎听見了，她一定爱这个名字。对罗莎的回憶使黑白混血兒長竿的孤寂的夜不得寧靜。荒唐而墮落的長竿曾經是好幾个城市裏的奶媽們、保姆們和厨娘們的唐璜①。他能够像任何人一样低声說些殷勤話，他懂得抓

① 唐璜是西班牙的傳奇人物，是一个善於誘惑女性的風流貴族。

住奶媽們的温柔的心，他在伊尔霍斯城变成了有色种人女傭圈子裏的不能否認的主人。这种情形一直継續到罗莎出現時为止。她來了，沒有人知道她打哪兒來，她穿着鮮艷夺目的印花長袍。她的吊梢眼、她的突出的顴骨、她的披散的長头髮，使他看起來像个波希米亞姑娘。他們一起在碼头上，在荒廢的小船裏，在鉄路边，度过了幾个月的愛情生活。罗莎住在共基斯塔，長竿永远沒法子知道她確实住在哪兒。罗莎的謊話很多，一会兒說她自己是人家的老婆，一会兒又是一个父母待她很殘暴的女兒，一会兒又是最有錢人家的女傭人。永远沒有人能够从她所說的話中摸到头緒，这就是世界上最会說謊的罗莎的本色。有時她忽然失了蹤，三四天不回來，長竿就瘋了。他把整个伊尔霍斯城都找遍了，他到她自称为在那裏工作的房子裏敲門：

"有一个名叫罗莎的年輕姑娘住在这兒嗎？"

"这兒？沒有，先生……"

有一天，在一所房子裏他的確找到了一个名字也叫罗莎的女傭人，可是那是一个牙齒已經脫落了的老太婆。後來罗莎知道了这件事，她幾乎把肚子都笑破了。另外一些日子，罗莎顯得很憂鬱，不說話，不唱歌，也不撒謊。長竿憎恨这些日子，因为罗莎在同他睡覚的時候顯得冷淡和心不在焉，彷彿迷失在另一个遙远的世界裏了。可是平時她是快活的，多嘴的，从來沒有見过像她那麼愛說話的女人。她是这一帶地方最漂亮的女人，許多男子都願意得到她。由於她把微笑送給每个帶着貪婪的眼光盯着她的过路男子，他們吵了多少次。長竿寧願她嚴肅點，不要这麼妖媚。可是罗莎微笑了，她不懂得怎样嚴肅點。她是瘋狂的，瘋狂得要打人。

可是，在那些愛情的夜裏，她的声音从荒廢的小船上向佈滿

繁星的天空昇上去的時候，長竿就忘記了一切，他陶醉地凝視着罗莎，凝視着她的美妙的臉兒、細小的白牙齒和温柔的吊梢眼。

有一天，她一去不再來了。这一天，她的样子很嚴肅，嗓音全变了。天剛亮的時候，她从小船上站起來告訴他：

“我走了，長竿。跟你在一起很好，簡直可以說是非常好……我永远忘不了你……可是我不得不走了……”

他請求，生气，低声下气地哀告。她再也不說話。她給他一次最後的親吻就走了。長竿再一次把整个伊尔霍斯城找遍。共基斯塔小山上沒有一所房子他沒找过她。他再也見不到她了。一直到後來，他的無名的煩惱使他跑到伊塔布納來的時候，他才知道她已經成为徐德公司的襄理馬丁斯的女朋友，她在幹着包裝可可的工作。他幾乎伤心死了。他流落在可可种植園裏，在这个可詛咒的生活裏繞圈子，可是罗莎始終沒有离開他的腦子。日日夜夜，長竿想着她，她的眼睛、她的像可可幼果似的乳房、她的披散的头髮。他曾經有多少次把他和罗莎的一段奇遇告訴他的同伴們呢！加比、佛罗蘭多和拉奴尔佛一天一天更其熟悉这整个歷史了。梅毒發作，使他在床上躺了幾星期的時候，他仍然整天把罗莎的每一句話、每一个手势、每一声爱情的欢叫，描画給佛罗蘭多听，这种重複了多少遍的叙述，黑人是从來听不厭的。

“美滿爱情遊会”，罗莎一定喜欢！可是名字有什麼關係呢？“美滿爱情”也好，“達拉朗加”也好，長竿的目的是逃走，是躲在林原裏先避免遇見佛烈德里科上校，然後走到伊尔霍斯，即使上天入地，也要在那裏找到罗莎。这个給罗莎一份工作的馬丁斯是誰呢？長竿有一把短刺刀，除了切煙葉來捲煙捲，他从來沒有使用过它，可是假使这傢伙不放鬆罗莎，他很可能把刺刀插進馬丁斯的喉嚨。这倒不是長竿恨他像恨蒂畢西奥一样。不过假使馬丁

斯不把这个屬於他的女人还給他的話，那麼，当心點！……

最要緊的，是滚蛋。只要到了外边，順着最难走的小徑走，睡在樹林裏，走到巴佛勒山，越过林原，然後从共基斯塔的那条路上走下來，躲在伊塔布納，跳上一輛可以帶他到伊尔霍斯去的卡車。到了伊尔霍斯，長竿就是絕对的主人。可是另一个問題又在他的睡不着覚的腦子裏產生：要不要帶着佛罗蘭多一道走呢？

佛罗蘭多睡在他下面的一張破床上。即使睡着了，黑人的臉上还露出笑容。他在想着遊会嗎？他在作夢嗎？对的，黑人佛罗蘭多在想着三王遊会，这是他从來沒有見过的事情。他想像着那头牛的样子，想起了“卡亞波拉妖”①他就害怕。可是他的陶醉的眼睛裏所看見的，是那些牧羊女，非常漂亮，而且彷彿个个都是罗莎，長竿的罗莎現在也活在黑人的心中了。他習慣了从他的朋友的叙述中想像她。他想像出她千种样子。起先，他想到她像他在巴勒斯坦那村子的一条妓女聚居的街道上看見过的一个金髮姑娘，一个經常喝得爛醉，然後跑到上等住宅區去鬧笑話的金髮姑娘。她像白瓷那麼白潤，警察已把她赶出了村子。佛罗蘭多經常想像罗莎的样子跟这位姑娘必然一样，藍眼睛、小嘴、金髮。後來，拉奴尔佛在大厦的前廊上撿到一本舊雜誌，他从雜誌上剪下來一幀幾乎全裸的电影女明星的照片，女明星身上只有奶罩和短褲，是一个身体非常美的栗色头髮姑娘，佛罗蘭多夜裏夢想的罗莎，又变得跟这位女明星一样。可是，从比較熟悉一點的女人去想像，罗莎却像馬納加·唐塔斯种植園的總管耶蕭义諾的女兒，一个活潑風騷的黑白混血小姑娘。有時罗莎又化成一个黑种妓女的样子，佛罗蘭多在比郎基跟这个妓女睡过覚，而且染到了一身

① 巴西民間傳說的一种半人半獸妖怪，牠只有一隻眼、一隻胳膊和半边身子。——原註。

下流毛病。在佛罗蘭多的夢中，罗莎是多种多样的，可是不管她是誰，在他独自追求爱的樂趣，沉溺在幻像的兴奋之中的時候，他重複着那些据長竿說是罗莎說过的話。罗莎活在長竿的心中，在達拉朗加种植園的沒有女人的夜間，罗莎也活在黑人佛罗蘭多的心中。

現在佛罗蘭多夢見罗莎化裝成即將举行的三王遊会裏面的牧羊女。有多少牧羊女啊！每一个都是罗莎，都是長竿所講的罗莎。有金髮、小嘴、藍眼珠的罗莎，她高声辱駡結过婚的女人，醉得在地上打滾。有半裸着、只穿着短褲和奶罩的罗莎，她是漂亮的栗色头髮的电影女明星。也有黑白混血种的眼睛亮閃閃、臉上用紅紙当胭脂塗、头髮用猪油抹的罗莎。也有黑种的罗莎，肥大的腿上刻劃着伤痕，粗野的笑声，大口地吐痰。於是黑人佛罗蘭多在夢裏笑了，他將在遊会裏跳舞，他將跟罗莎跳舞，眞好啊，遊会！

長竿將帶着佛罗蘭多逃走呢，还是單身逃走？長竿不知道。最好是問一問加比，加比在种植園裏过了許多年，是个有經驗的人。加比从來沒有想过要逃走，可是沉重的思鄉病在嚙着他的心。加比是西阿拉州人，他是在一个大旱的年头來的，因为巴義亞南部的名声在炎熱的东北地區是很大的。他來了以後一直就沒有法子离開。他單身到这兒來，他的老婆和孩子繼續留在炎熱的地區，他只想來一个短時期，賺一點錢就回家。可是他欠了舖子裏的債。他的老婆在西阿拉州种着一小塊地，照料着母牛和母山羊，只要她能够，她会寄錢給他的。加比就可以付淸舖子裏的債，動身走了。他等了好幾年。他的老婆不時有信給他，是托学校裏的女教師代她寫的。他的老婆对他說，她正在攢錢預备寄給他。可是这筆錢要一个子兒一个子兒地攢起來，需要相当時間。加比耐心地

等着，同時尽力使自己欠債的數字不增加。

这一天晚上，他也作了夢。在他的昏乱的夢中，他想起了許多年前他在一个三王遊会中，一个田園舞会中扮演爱罗德王的角色。他們根据“聖經”的一些記載和古代的宗教剧編演耶稣誕生的故事。他扮爱罗德王，牧羊女們唱的令人难忘的詩歌是对着他唱的。加比在他的光光的木板床上用尽气力翻騰。因为小牧羊女們已經唱完，輪到他來回答了。可是这些詩歌怎样唱法呀？已經过了很多年了。当時加比还是个小孩子，他还不知道有伊尔霍斯这些地方，他連可可樹也不認識，可是他会唱有牧羊女的遊会裏的詩歌，懂得田園舞会的跳法。就是在这次遊会裏，在这些美妙的夜裏，他遇見了他的老婆苏珊娜。她当時扮一个小牧羊女，她唱着：

爱罗弟亞王呀，
尊敬这孩子吧，
他就是我們的上帝。

他，爱罗德王，回答。加比拚命地回憶那些歌詞。苏珊娜站在他面前，样子还是一个年輕姑娘，作牧羊女打扮，正在唱歌。加比的額上冒出一滴滴汗珠，他在破床上翻來覆去，他的夢变成惡夢了。

長竿閉上眼睛。他要帶着佛罗蘭多逃跑呢，还是不帶？由加比來决定，沒有人比他更富有經驗。現在，他想像中的遊会要出發了，他自己領头，那条路一直通到林原。他跑着，行列跟着他，灯籠搖來晃去，人們在唱一支熟悉的歌曲：

是我跑得最快，
但是，黑白混血姑娘啊……

遊会愈來愈远地落在他後面了。罗莎順着一条从荊棘叢中開拓出來的小徑，向長竿走过來。她笑着走过來，她說着話走过來，

她撒着謊走过來。在她後面，出現了許多可可种植園，出現了馬丁斯和蒂畢西奥。長竿找他的短刺刀。罗莎爆發出大笑声，誰能够从可可种植園裏逃走呀？拉奴尔佛已經失敗了，現在他們在鞭打他，鞭子在蒂畢西奥的手中举起來，落在拉奴尔佛的背上。長竿飛快地逃走。可是現在大家都集合在大厦前面，罗莎在笑，馬丁斯在追赶她，蒂畢西奥手裏拿着鞭子，还有拉奴尔佛，人家在鞭打拉奴尔佛……

拉奴尔佛睜開眼睛，偷偷地察看他的同伴們。他的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長竿这一晚上根本沒有睡着……拉奴尔佛已經等了好久。他抬起头，傾听佛罗蘭多的鼾声、加比的不安的睡眠和長竿的憂慮的失眠。他慢慢地起來，小心不弄出响声。假使有人醒过來，他就說他去小便。

他打開了用插鎖扣住的大門，輕輕地把門推開。現在他已經到了路上，他可以走去找尋他的愛侶了。

天空上繁星在移動，那是一个温暖的夜，慾念像一陣陣熱浪从地面昇上來。在有月光的夜裏，誰能够睡覺呢？不管拉奴尔佛白天在种植園裏幹活幹得多麼疲劳，在这麼美好的夜裏，他怎能睡得着呢？熱气像一層帷幕，慾念昇上他的胸口。時隱時現的螢火虫在飛着，远远的一所房子裏，有一隻吉他發出呻吟似的樂声。这也是一个在和暖的夜裏睡不着覚的人。在这些夜裏，床上軋軋作响，沒有人覚得驚奇，沒有人認为是可恥的事。在这些沒有女人而充滿了慾念的夜裏，工人們只有这样在床上翻來覆去地度过他們的時光。

有女人的人很少，許多人都找不着施展愛情的对象。可是拉奴尔佛，給瘧疾害得臉色蠟黃的拉奴尔佛，当着众人的面被鞭打过的逃犯，可可种植園裏最不幸的工人，他，他倒有一个愛侶。为

了去会他的爱侣，他才等待人們在木板床上睡熟以後在多星的夜裹走出來。他有一个爱侣，一个慢慢地長大、逐漸被他征服的爱侣，在他的短工生活中，这就是他唯一的好东西。

拉奴尔佛一边在路上走，一边想着他的爱侣，一陣微笑使他的浮腫的臉發出光輝。别的人嘲笑他，在角落裏低声說他，看不起他，这有什麽要緊。他要伸出手來撫摸她的脖子。在这充滿了慾念的夜裏，他要爱她。在男人的生命中，爱就是一切：爱出現的時候，彷彿世界也变了，彷彿一切鋪滿了玫瑰花，彷彿空气中充滿了香气，彷彿人也变好了。每个人在白天，在工作的時候都想着他的爱人。不論是只要打一次电話就可以賺無數金錢的百万富翁也好，在寫字間裏打字的秘書也好，在集中营裏等待死亡的人也好，睡到中午才起來、整天無所事事的閑漢也好，坐在小船上飄洋过海的水手头目也好，大家都有一刻時間要想着他們的爱，他們很愉快地想它，他們从这裏得到安慰，忘記了百万金錢、打字机、快要到來的死亡和也会令人厭倦的空閑。拉奴尔佛有時也想着他的爱侣，他的想念中混合着柔情和輕視，他曾經賭咒說他永远不再去看她，永远不去。可是現在他又去看她了。以前，只有開始懂得性的秘密的孩子們在性慾衝動的時候才佔有牠；可是拉奴尔佛發現了牠，征服了牠。現在，每天晚上，牠總在牧場栅欄附近等他。

夜把繁星傾倒出來，引起他的情慾。拉奴尔佛在路上低声哼着歌，他小心地走着，避免人家看見他，假使他撞見了人，他已經準备好藉口。在这个美妙的夜裏，多星的夜裏，人們在夢想着三王遊会和快要落在可可樹上使可可樹開花的雨水。从地上昇起來的这种熱气和遮住一小部分天空的那片雲，正是快要下雨的徵兆，明天，道路上就要蓋滿泥濘。拉奴尔佛低声哼着歌，他完全

被一种佔有異性的慾念控制住了。

他到了。啊！这个黑白混血兒拉奴尔佛，被瘧疾損坏了健康，背上留着鞭痕，他不懂得像城裏的恋人一样說些好听的話，那些在月光下对姑娘們說的爱情話。可是月亮也在拉奴尔佛的头上放着亮光，这是全世界一切恋人的月亮。他跳过栅欄，牧場上晒得半枯的草擦破了他的腿上的皮。

“親爱的小东西！”

他想不出别的話來，可是他这句話就包括一切。包括了柔情、熱爱和感謝，包括了詩人們所想得到的最美、最多情、最温柔的話。

即使他的这位爱侶只是一头黑色的毛驢，即使他和她的恋爱有點骯髒、下流和不正常，这又有什麼關係呢？对於困居在可可种植園裏的工人拉奴尔佛，这一切都沒有關係，他不懂得道德的戒律，除了欠舖子裏的債的人不許逃出种植園这一条法律外，他不懂得其他法律。对於他，这头黑驢抵得上一个标緻的女人，牠給他享受的那一刻是無可比拟的。人和獸在可可种植園的边界地方緊緊拥抱，慾情的緊張，比得上拉奴尔佛所从來沒有見过的那种城裏的技術最高妙的爱。在可可种植園裏……爱，就是这种样子的。

战顫着的、突然滿足了的拉奴尔佛走上了回家的道路。可是一陣暴雨開始落下來，冲洗着土地、可可种植園、牲口和人。明天，路上一定滿是泥濘。

8

用來弄乾可可豆的風乾槽，很像要在金黃色可可樹的海洋上航行的船隻。它們在大厦附近排成行列，工人們在逐漸被太陽晒乾的可可豆上面跳着。远一點的地方有許多哥索槽，許多驢子在

那裏裝运軟可可。液汁从木板的空隙中流出來，淹沒了可可豆，上校們用这种液汁來製造家用的醋。

也許因为这些風乾槽很像大船，所以在可可地區，民歌裏總談到海和旅行。毫無疑問，这些歌詞表達了这些人心裏的逃出囚籠的欲望，这些人中有許多是从海道到这兒來找尋財富的：

我願意当个水手，

到別的國土裏去……

風乾槽的鋅皮頂盖在太陽底下晒得灼熱。假使出其不意地落下一陣雨，只要把頂盖拉到風乾槽上面，可可就得到了保護。这样子可可不会發霉，不会变成中等貨，中等貨和特等貨價錢的差額是要在工人的工錢上扣除的。可可在看起來彷彿上过蠟的一塊木板上晒着，工人們用脚把可可翻了又翻，他們在可可上面跳着臨時創造的舞蹈，唱着臨時創作的配合動作的歌曲。他們兩隻脚的踏動使人想起从前販賣奴隸的船上黑奴在甲板上跳的舞蹈，他們唱的歌詞表達他們希望將來能够当上水手、趁着船到新的國土裏去。可是这些样子像馬上航行出海的貨船的風乾槽，却靠在可可种植園附近，不管南方的風吹得多麼猛烈，它們永远不開行：

不能够航行的"大船"① 啊，

他竟在土地裏生了根！

不管南方的風吹得多麼猛烈，吹得野草像波浪似的起伏，而且使可可种植園的地上鋪滿了黃葉，"大船"永远不開行的。就跟这些黑人、这些黑白混血兒一样，他們唱着關於海和旅行的歌，可是他們也永远不能离開，他們只是"大船"上的水手，这些"大船"是固定在这片黑色而肥沃的土地上的！

---

① 大船，此地即指風乾槽。

太陽底下的可可豆像灼熱的炭火一样，工人們在上面跳舞，把可可豆翻了又翻，使可可变成“特等”，而不是“上等”和“中等”。否則價錢的差額就要在工人們的工錢裏扣除，工人們即使作工十年也还不了这筆債。總管在叫喊：“当心點，不要踏坏了可可，不要騙上校的錢！”他們跳着，唱着，可可豆在燙他們的脚；最初的時候，他們的脚趾下面都長了疤痕，後來兩隻脚也習慣了。

太陽愈猛烈，可可愈發佳妙。可可要变成工人們臉上的那种金黃色，發散出巧克力的香味。說到巧克力，工人們所能領略的，就只是这种可可的香味。

長竿跳得很快；他的脚在这种古怪的舞蹈中跳動。黑人佛罗蘭多笑了，他跳得比別的人更好。加比在哥索槽那边，用脚把軟可可踏出汁來。工作完了的時候，兩隻脚沾滿了一層膠粘的泥濘，沒有水能够把它洗去，它要終生膠在工人的脚上。幾个短工伴着黑人佛罗蘭多唱起水手的歌來：

我的“大船”就要開行，
風已經吹起來了；
沒有帆的“大船”啊，
沒有舵的“大船”啊。

更远一點，是新近粉刷过的全白色的烘房。外表看來像是一所最不叫人受苦的房子。可是工人們都用畏懼的眼光望它。这所电气烘房是一間白色的小房子，只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更像一个洞而不像一扇門，工人們从这裏溜進去，就等於走進了地獄。在冬天，愁慘的雨天到來的時候，或者到了收穫末期，風乾槽容不下採下來的可可的時候，可可豆就要利用电熱來人工烘乾。在冬天和六月裏下雨的時候，風乾槽便会成为無用之物；太陽不出來，工人們就拉上鋅皮頂盖。他們只得把可可豆运到烘房裏去。烘乾的

時候，須打開电門，如果烘房內用的不是电爐，那就投進木柴。在烘房裏，炎熱得像地獄一样，工人們要在裏面忍受六小時，翻動可可豆，因为电烘机很危險，很容易把幾亞洛伯的可可燒焦。可可燒坏以後，負担損失的是工人們。他們走進去的時候總管就警告他們："当心點，当心點！不要弄坏了可可！"已經有很多工人因为走出烘房的時候遇到一陣暴雨以致充血而死。有一次，其中一个工人出來的時候因为喉嚨很乾，搶了一塊西瓜解渴，就这样死了。他倒在这所漂亮的白色小房子門口，样子很难看，眼睛突出，嘴巴痙攣。

"他充血死了，"他們每每这样說。

很多工人就这样子充血死了，工人們見了烘房就害怕，而且怕得要命，烘房是他們的敌人。烘房殺死工人，燒坏上校的可可。可可燒坏以後，工人們要負担損失；別人要扣他們的工錢，舖子裏的非法帳簿裏，他們欠債的數字要增加。可是假使一个工人走出烘房的時候猝然死掉，沒有人会付錢給他，人家把他埋在种植園的地裏，这是很好的肥料。一个工人死了，这是因为他的日子已經到了，最好还是猝然死掉，得充血而死，比在床上躺幾个月、变得又瘦又黄、慢慢地折磨而死好得多。这些話是一个工人走出烘房的時候遇到一陣暴雨、害充血病死掉以後幾个女的說的。

为着这个烘房，为着这个燒坏可可殺死工人的敌人，种植園裏的無名音樂家們也創作了些像喪礼似的無限悲涼和悽慘的歌：

馬納加①在烘房中死了，
在黄昏日落的時候……

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的种植園裏，只有一所电烘房，安置

① 按这个馬納加是指另一同名字的工人，而不是指馬納加·唐塔斯上校。

在風乾槽和大厦附近。莊園發电机的馬力不十分强，只能够供应一隻爐子，供应上校的房內的灯光和總管蒂畢西奥的兩盞电灯。种植園裏的另外兩隻爐子是燒木柴的。这一年年底，在大淡季和後來的漲風还沒有到來以前，遲遲沒有下雨，为着風乾槽不能够把全部可可晒乾，人們開動了电烘乾机。就是在收穫結束後的第二天，長竿只想着三王遊会的時候，拉奴尔佛突然充血死了。別的工人都在風乾槽和哥索槽裏，他一个人走進烘房攪動篩上的可可，防止可可烘焦。打昨天起，雨雲已經逐漸積聚，虽然天空上掛着太陽，已經不時有些陣头雨落下來。“这是魔鬼在打他的老婆，”老太婆們說，“有太陽又下雨。”

拉奴尔佛幹活幹了幾个鐘头以後，走出地獄般的烘房，一陣暴雨落下來，他連“啊！我的天！”也來不及喊，他的嘴巴扭歪、身体痙攣，一下子倒在門口的門檻上了。加比在哥索槽裏看見了事情的經过。

“拉奴尔佛充血死了……”

工人們扔下工作奔过來。總管对長竿直嚷：

“去請上校來！”

他們走到拉奴尔佛身边的時候，他已經死了。烘房裏面，可可發出焦脆的响声；他們在死屍身边圍成圈子。

“他多难看！……”依連尼奥的女兒說，她是全体工人都渴想着的一个十八歲的姑娘。

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來了。在大厦的門口出現了一个帶着一大羣小孩的女人。上校下命令：

“關上發电机，可可都燒焦了，快點，蒂畢西奥！”

人們听得見烘房裏面可可發出烤焦了的声音，上校听着，不免皺着眉头表示不高兴。——“他媽的，这許多亞洛伯的可可都要

毁了……"

一直等到他听见馬達声停止以後，他才轉过來向着死屍。工人們都避開去，只有依連尼奥的女兒麗達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对着上校微笑。佛烈德里科的老婆唐娜奥古斯塔走上前來：

"什麽事？"

"拉奴尔佛充血死了……"

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望着嘴巴張開、兩手蜷縮的死屍。

"見鬼，他幹嗎不等雨停了再出來？"

現在陣头雨已經过去了，沒有人回答上校。唐娜奥古斯塔劃了一个十字，走过去站在她的丈夫和依連尼奥的女兒中間，依連尼奥的女兒低着头走開去了。

"不要臉的黑女人，"她喃喃地說。

她帶着憐憫的样子望着死屍，可是她心裏想着的是乳房挺突的黑白混血姑娘麗達，依連尼奥的女兒。她看得很清楚，这小姑娘想献身給佛烈德里科，跟他睡覚，住在比郎基他的小房子裏。

"不要臉的事，"她又低声喃喃地說。

拉奴尔佛的屍首始終留在原地方。蒂畢西奥飛奔回來，上校的視線从死屍身上挪開。

"馬上去看看可可。也許还有办法補救。"

蒂畢西奥和兩个工人走進烘房。上校对短工們說：

"回到風乾槽裏去……現在还不是守灵的時候。"

工人們慢慢地走開。加比边走边回过头來，他看見拉奴尔佛的眼睛突了出來。蒂畢西奥和兩个工人从烘房裏走出來。

"可可还可以補救……焦得並不厲害……"

依連尼奥的女兒帮助兩个工人扛走死屍，總管走去開电門。他对長竿嚷道：

“到烘乾間裏去！当心可可！”

佛烈德里科上校叮嘱一句：

“好好地当心可可！”

死屍已經抬得很远，他們是抓住死屍的兩条臂膀和兩条大腿抬走的。突然間，周圍沈寂了好一会兒。然後从風乾槽裏傳來了佛罗蘭多的歌声，对烘乾机發出的怨声也在可可种植園裏散播開來：

烘房又殺死了一个人，
烘房又犯了这样大的罪行……
馬納加死在烘房裏，
那也是他的命运……

敏捷而且神經質的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轉过身來，用手帕揩了揩額头，对他的老婆說：

“謝謝上帝，可可得救了！……”

佛罗蘭多的歌声在种植園裏蕩漾着：

馬納加死在烘房裏，
可憐的人，那只是一刹那間的事……

9

大厦裏正在擺桌子吃午飯。唐娜奥古斯塔把子女都叫了來，飯桌旁只坐了四个人，还缺少在巴義亞唸書的三个男孩子和一个姑娘。黑女僕从厨房裏捧菜出來，佛烈德里科·賓托望着他的妻子，心裏在想着罗拉·厄斯比那拉。唐娜奥古斯塔过去曾經是一个漂亮而且時髦的年輕姑娘。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佛烈德里科娶她的時候正在開始發財。奥古斯塔从小死掉父親，她把一些土地帶过來，增加了佛烈德里科的財產。可是第一次生育使她吃了不少

苦头，她開始發胖，变成一大堆难看的肉，和她的又瘦又矮小的丈夫相比，顯得非常可笑。唐娜奥古斯塔除了富於脂肪以外，还富於嫉妬心，使她到种植園來住的，就是这种嫉妬心。她住在伊尔霍斯的林蔭道上一間漂亮别墅裏的時期，每想到她的丈夫單独一人在种植園裏，可能藉势奸淫所有那些達到墮落年齡的年輕姑娘，她就非常苦惱。她最後終於跑到鄉下來住，監視着佛烈德里科，不許他跟工人們的女兒有什麼輕浮举動。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对他的老婆的过份嫉妬並不十分放在心上。在莊園裏，唐娜奥古斯塔每天整个下午都躺在吊床裏睡覚，黑女僕所会燒的一切好吃的菜餚她都嚐遍，她愈來愈胖，簡直变成了一座肉山，使上校看見了就討厭。

在飯桌上，佛烈德里科一边吃着肉菜湯，一边很有趣地想：假使唐娜奥古斯塔知道了他和罗拉的關係，一定会有一場風波。可是他的老婆一點也不怀疑，她只模糊地知道有裴伯这个人，而且認为他只跟賭博有關，她知道佛烈德里科最爱賭撲克牌九，她絲毫不怀疑其他事情。

“他賭錢的時候，就不会去找姑娘胡調……”

可是假使她知道了，該鬧出多大的笑話！一定很可怕；她整整一生都要提起这件事；她要告訴女僕們，要向蒂畢西奥訴苦，晚上还要長吁短嘆。事实上，最好讓她住在莊園裏；在这裏，她离開伊尔霍斯的那些爱說閒話的人，离開那些整天販賣流言、使人們沒有好日子过的老太婆。不过，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根本不把这一切放在心上。讓奥古斯塔去見她的鬼罢！即使她知道了他的全部艷史，他也不离開罗拉。不！放棄罗拉來跟这头大象談情說爱嗎？不！

自从佛烈德里科在一个馬戲团裏看見过一头大象以後，他每

次想起他的老婆總不得不联想到这畜生。还能够阻止他，使他不从裴伯的手裏把罗拉搶过來，跟罗拉住在一所房子裏的，是他的孩子們，包括在巴義亞唸書的和年紀还小、住在家裏的孩子們。他們一共是八个孩子，可是他曾經有过十二个；死掉的四个中，除了長子加尔洛斯是十四歲時害伤寒病死掉的以外，其餘的都是年紀很小的時候死的。假使他沒有这些孩子，他可能幹出一件傻事；他不在乎人們說什麼……而且，只要跟他的老婆睡一夜就可以有一个孩子……奥古斯塔不採取避孕办法，她不因为每年生一个孩子而避免生育……現在，是这些孩子阻止上校离開他的家和他的老婆；是他們使他不致於扔下一切去和罗拉同居。

唐娜奥古斯塔靜靜地吃着。她也在反覆地思索。她想着佛烈德里科，想着她的孩子們和种植園。她想着依連尼奥的女兒麗達。这婊子正想自動献身給上校，这是誰也看得出來的……。佛烈德里科呢，当然啦，他鼓勵她这样做。至於依連尼奥，当然求之不得；他一定是熱烈地希望他的女兒能够在上校的床上睡覺；那時候錢就多得像水流，他們一家就可以搬到比郎基去住，每星期他都可以看見自己的收支帳上有點剩餘的款項了……麗達自己甘願送上門來，这是誰也看得出來的，她那有誘惑性的胸部，光滑的头髮，婊子般的微笑……唐娜奥古斯塔非常生气，吃东西也嚥不下去。飯桌旁边的孩子們爭起來；大家都想要一塊比較好的肉；唐娜奥古斯塔气憤地罵他們。佛烈德里科为什麼微笑呢？

最後，她忍不住了，潑辣起來：

“你以为我不知道嗎？”

上校嚇了一跳；一絲煩惱打断了他的沈思。难道她知道了什麼嗎？

“什麼事？”

“大家都在說了……依連尼奧的女兒……”

“哪兒的話……”

“也許你沒有留意，可是……”

“到底什麼事呀？”

“她差點兒就挨到你身上來了……而你，当然啦，你是求之不得……”

佛烈德里科笑了。

“別想这些事……你整天只是吃醋……我沒有注意到这小姑娘。算了罢！……”

飯廳的門口出現了依連尼奧的女兒麗達。唐娜奧古斯塔的臉气憤得痙攣起來。

“你要什麼？”

年輕的姑娘怯生生地微笑了。

“我不知道太太能不能够借兩根蠟燭去點在死人的脚前……”

佛烈德里科第一次仔細打量这年輕姑娘。假使他沒有罗拉，倒也值得和麗達胡調胡調。她还不算难看……可是他既然有了一个苗条而漂亮的女人，他就不值得浪費時間去和种植園裏的这些黑白混血小姑娘胡調了。

唐娜奧古斯塔的声音很粗暴：

“什麼蠟燭？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黑人是不需要蠟燭的，也不需要棺材……呸！誰看見过有这种事嗎？”

“这是守灵用的……”麗達說，覺得很驚訝。因为从來沒有人会拒絕捨施一根守死人用的蠟燭的。

只在这時候，唐娜奧古斯塔才想起了那副眼睛突出的屍首。一陣哆嗦猛然透过她的肥胖的身体。

“滾出去！待会兒我叫厄斯美頼達把蠟燭送來。”

麗達微笑了。

“上帝会保佑你……”

唐娜奥古斯塔轉过來对着佛烈德里科：

“你瞧我說的对嗎！她故意捏造出要蠟燭这件事到这兒來……”

“你眞可笑！……她來，当然是为了蠟燭；你，只为着一點事情你就不肯做好事……”

他想了一会兒；各种混乱的思想在他的腦子裏打架。

“做好事对任何人都是好的……对窮人要做好事……”

唐娜奥古斯塔表示歉意地說：

“我就把蠟燭送去……我剛才只不过是不願意給这个不要臉的女人……”

蒂畢西奥走到飯廳的門口，請了安。

“全部可可都救过來了，上校……”

佛烈德里科轉过來向着他的老婆：

“另外送一瓶燒酒給他們守灵。很可能他們沒有錢買……”

10

种植園的陰影又柔和又凉爽，站在陰影下，令人有一种温柔的撫摸的感覚。可可樹把它們的被陽光晒黄了的大樹葉捲起來。細樹枝在空中互相追逐，又互相糾纏，这景象看起來好像只是一棵樹越过小丘又蔓延下來一样。黄玉色的暗影籠罩在幾百公尺的地面上。在可可种植園裏，周圍都是一片黄色在顫動，有時也突然呈現出一些綠色。金黄色的是一种名叫“必斯斯加”的小螞蟻，牠們在可可樹的葉子上生活，專門消滅对果实有害的寄生虫。被灼人的陽光照射着的花和葉，彷彿披上了一件逐漸褪落的黄色的衣

服。由於过份炎熱而爛掉的早熟果子是黄色的。已經成熟的果实活像古代大教堂裏的金灯，在潛入种植園的陰影的陽光中燦爛地閃耀着。一种黄色的蛇——“巴巴—品托”——在莊稼人用脚踏出來的小徑上晒太陽。泥土，在夏天化成灰塵的泥土，也帶着模糊的黄色；它膠黏在修削着可可樹枝的黑人和黑白混血兒的裸腿上，使他們也帶上金黄色。

成熟的可可莢中射出一道不十分清楚的金黄色光線，微微地映亮了种植園的暗影。陽光从樹葉中滲透進來，使空中顯出一道道黄色的灰塵柱子，这些柱子向樹枝昇上去，到最高的樹葉頂上消失。靠可可为生的猴子“尤白拉”在樹枝間跳來跳去，吵鬧不堪；牠們的骯髒的深黄色破坏了可可樹的金黄色。“巴巴—品托”蛇醒过來，伸長牠的蛋黄色的柔軟的身体，样子好像一根柔軟的金屬小棒。牠的貪饞的黄眼睛凝視着那羣从牠面前走过的快活而吵鬧的猴子。點點滴滴的太陽光穿过可可樹射过來。它們化成發光的直線照射着地面；地面上有瀦水的時候，陽光就使瀦水变成黄褐色。彷彿从天上落下來一陣黄玉雨，落到佈滿灼熱灰塵的地面上時，化成了黄褐色的花瓣一样。所有的黄顏色都在可可种植園安靜的清晨中集会了。

微風吹过的時候，这一片黄色的海就波動起來；各种各样的黄顏色混合成为一种新的黄顏色，是可可种植園的黄色。啊！这是世界上最美的黄色，只有伊尔霍斯人在夏天農閒的季節可以看得見！沒有文字能够形容，沒有景象可以比拟，这是無可比較的黄色，可可种植園裏的黄色。

雨

1

加尔洛斯·徐德在詩人面前停下來，商会会議室裏只有詩人一个人。徐德帶着他常有的那种非常親切的微笑伸出手來：

“晚上好，賽吉奥先生。”

“晚上好。”

在加尔洛斯·徐德看來，詩人的傲慢是一件威觸得到的东西。在整个大廳裏，这种傲慢像一根針似的在刺人。加尔洛斯·徐德对賽吉奥·慕拉虽然非常輕視，但在这种刺人的傲慢之下，他仍然覚得特別窘。不錯，賽吉奥是一个好的秘書長，他的工作始終令人满意，可是有許許多多的年青人只要給他們合理的待遇他們也能够幹这种工作。說他的傲慢是因为他的詩的關係嗎，加尔洛斯·徐德絕对不会这样想，在他的心目中，詩是並不值得重視的东西。加尔洛斯·徐德把一切藝術作品都視为是懶鬼的毫無用处的發明。他对一切从事繪画、寫作、彫刻的人都不相信。这並不是由於他無知——这种無知是上校們共有的，而且很容易就可以轉变为尊敬。上校們輕視藝術家，直到藝術家成了名，才開始尊敬他們，在背後称讚他們。加尔洛斯·徐德却不在乎他們成名不成名。他对藝術有一种成見：“游手好閒”。最近的革命运動有許

多作家参加，这恰足以使他承認这种“游手好閒”有時是危險的东西。可是詩人是不屬於危險之列的。詩人只是流氓，一些不值得重視的流氓。不过因为賽吉奥·慕拉做事有条不紊而且很負責，他的秘書工作始終很有成績，伊尔霍斯商会会長加尔洛斯从來沒有想到賽吉奥会寫詩，而且这些詩有時登載在里約熱內盧的報紙上。他只認为他是一个詩迷，認为寫詩只是他的秘書長的一种嗜好。他看不起賽吉奥，这种本能的輕視是他对一切靠薪水生活的人都有的。不过尽管他內心有这种輕視，但他仍然是一个对待下屬最和藹可親的人。他不会大声叫嚷，臭罵。可是他看不起他們，他們是屬於另一个世界的人。他自己的世界是大商人、出口商、大地主的世界，只有那些能够在商店的利潤裏分一份的人才有資格進入这个世界。

为什麼詩人的这种傲慢会伤害他，像在他的臉上打了一巴掌呢？那不过是他的一种感覺，如此而已。这种驕傲之气充滿了房間；特别在賽吉奥的詭秘态度中（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臉色平靜，專等出口商的吩咐），这种驕傲之气竟表現得那麼具体，以致加尔洛斯窘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心裏甚至还感到忿慨。可是賽吉奥的态度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地方。他站在加尔洛斯前面，望着他；他已經把開会用的紙張攤在桌子上了。只有詩人右手拿着的那朵花，一朵玫瑰花蕾，彷彿是一种侮辱。为什麼是一种侮辱呢？加尔洛斯兩隻手不知怎样放才好，他很窘。此外，朱麗葉塔还請了这傢伙参加他們明天的慶祝会！明天的慶祝会是熟朋友的慶祝会，只請幾个知己朋友，很少的幾个人，但她却請了賽吉奥！她在他身上看出來些什麼呢？女人們眞怪；世界上沒有一个人能够了解女人……詩人轉動着手上的玫瑰花蕾；这眞令人不能忍受。加尔洛斯·徐德張開口想說話；他想說一句辛辣的諷刺話，

可是說不出來；他沒有說什麼。加尔洛斯是不爱嘲諷的。見鬼，朱麗葉塔为什麼要請这傢伙呢？

史瓦滋——他主持着一家德國資本家投資兴办的出口公司——走了進來，加尔洛斯用过份快活的态度欢迎他，使他也覚得驚訝。

“啊！是你，我親爱的史瓦滋！你好嗎？有多少日子……”

他用力拥抱他。

史瓦滋伸出手來給賽吉奥。

“你呢，詩人，你好嗎？你的詩怎样？”

他心不在焉地說着，完全敷衍应付；他从來沒有唸过賽吉奥的任何一行詩。虽然他閱讀許多不十分有名的詩人和哲学家的德文著作，本地出版的东西他却看也不看。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尼采，他慣常說他是靠着尼采才能忍受伊尔霍斯的生活的。他是一个年紀还輕而且衣着漂亮的人。他到伊尔霍斯來的時間不長；他是直接从德國到这兒來代替一个猶太人的，以前是这个猶太人主持这个公司。

直到这時候加尔洛斯·徐德才能够問出來：

“開会的一切都準备好了嗎，賽吉奥先生？”

詩人——令人無法忍受地——举起了玫瑰花蕾。

“一切都準备好了，連威士忌也……”

“很好，很好，”史瓦滋很高兴。“威士忌比别的东西更重要……”

可是加尔洛斯所感到兴趣的，是他从他的办公室裏送过來的那些報告。这些報告就放在桌子上，在桌子另一端他的位子上。詩人拿起玫瑰花來指了指。这眞使人無法忍受；加尔洛斯·徐德費了很大的勁才按捺住他的脾气；在今天晚上的这个会議上，他需

要保持絕对的冷静。罗斯寧兄弟到了；跟着拉舍尔也到了。史瓦滋在往一个藍色的玻璃杯子裏倒威士忌。

他們在大桌子四面坐下。他們是一羣身体結实的人，給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乾淨。他們衣服的料子很厚，鞋子的價錢很貴，襯衫是絲質的。他們处处表現自己是一些强有力的人。賽吉奥·慕拉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就在加尔洛斯·徐德的对面，手裏拿着一枝鉛筆，玫瑰花蕾放在紙上。徐德望着把白紙映得血紅的那朵玫瑰花蕾，这張紙是詩人用來作記錄的。加尔洛斯在稍稍沉默了一会以後，就把視綫挪開，望着出口商中力量比較薄弱的拉舍尔，開口說：

“各位先生，我召集你們開会，为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要記錄嗎？”詩人插進來說。

加尔洛斯不得不再望着詩人，那朵玫瑰花蕾又一次刺激着他。这是他沒有想到的事：这番演說要速記嗎？不，最好是不要速記。

“不，不要……”

他又把視綫挪到拉舍尔身上。

“可是，首先，我想告訴你們，我在这兒發表的不光是我个人的意見，也是卡尔朋克斯的意見……”

出口商們互相用眼睛詢問了一下。罗斯寧大哥用手肘碰了碰他的兄弟，促使他的兄弟注意。賽吉奥也把身子更斜傾了一點，顯得很感兴趣。加尔洛斯在桌子底下把腿伸直了！現在，他那种由詩人的态度所惹起的不舒服感覚已經在開始消散了。

“我相信我們可以坦白地談一談，”他說。

他的不舒服感覚完全消失了。賽吉奥·慕拉又变成了一个毫不重要的小職員。加尔洛斯曾經想叫他走出去，他在这兒是不必要的。可是現在他倒願意他留下來，讓他知道他的权力，他的才

能，他所能做的一切。他只是对他說一句：

“不要紀錄，賽吉奥先生……”

“好。”

詩人又拿起兩朵玫瑰花蕾，用他的瘦削的、白皙的手把花轉動。

加尔洛斯·徐德說起話來，他把每一个字音都特别說得清楚。他覺得这样就是在那裏打擊賽吉奥·慕拉的威風：

“卡尔朋克斯和我，我們得到了下面的結論：我們应該抬高可可的價錢……”

他停下來，等待他的說話应該引起的反应。可是大家都保持沉默，只有罗斯寧兩兄弟中的一个用手肘碰了碰另一个的肚子。最後，安东尼奥·李比洛代表大家要求比較詳細的解釋。他自己，坦白點說，並不明白抬高價錢的理由。

加尔洛斯·徐德在椅子上稍稍舒展了一下身体，然後又帶着要說一些複雜的事情或者要開始賽跑的神情把身子直起來。他不知不覺地望着詩人；他是对着詩人說話：

“你們知道厄瓜多尔共和國的收成全被害虫毁了……你們当然也知道除了黃金海岸和巴西之外……”

“厄瓜多尔是最大的一个可可出口國家……”拉舍尔接下去說。

加尔洛斯把視綫从賽吉奥身上挪開，帶着一點譴責的神情望着拉舍尔。

“不止这一點。在厄瓜多尔收成完全毁了的事实中，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实必須指出……”

“哪一件？”安东尼奥·李比洛問。

罗斯寧兩兄弟很注意地听着，史瓦滋尽力琢磨加尔洛斯·徐

德說話裏的隱秘的意义。这些話裏藏着些什麼呢?这个巴西人——他的厚嘴唇和顴骨表明他的身体內有黑人的血液——是不是想利用他們，把他們拉進一件只有这个美國人和他兩人得到好处的買賣裏呢?加尔洛斯·徐德拒絕罗斯寧遞給他的一枝聖菲力斯雪茄；他不抽煙。他搔了搔喉嚨：

“我們这些人，我們全副身心都放在可可上面。可可是我們的事業；我們的利益就寄託在可可上面。对不对?”

罗斯寧兩弟兄點头贊同。史瓦滋沒有什麼動作；他已經起了疑心，提高了警惕。拉舍尔用一声“唔”表示同意。只有安东尼奥·李比洛說：

“这是百分之百的眞理。”

詩人聞了聞玫瑰花蕾的香气。他也起了疑心；他在这一刹那間想起了約奧沁姆的演戲似的手势，司机在大廳裏嚷出來的那句話像一句悲剧的詩似的在他耳朵裏响着：

“帝國主义!”

加尔洛斯的手開始变成龍爪了——誰能够阻止一个詩人的幻想呢?这些爪变得多起來，伸到報告上，伸到文件上，伸到數字上，數字，數字，許多數字麕集在加尔洛斯的面前蠕蠕而動。加尔洛斯·徐德在椅子上挺起身子。現在，他的腿已經不再伸直了。恰恰相反，他的上身俯在桌子上，他說的話彷彿在桌子上走着，至少，在詩人的眼中看來是这样。加尔洛斯繼續說：

“肯定这件事实以後，我請問你們：我們的保障在哪兒?”

“怎麼?什麼保障?”拉舍尔問。

史瓦滋閉上眼睛；他也開始懂了，而且覺得比較安心了。好久以來，他也有过一些計劃，可是他还沒有胆量实行。

“是的，”加尔洛斯說，“我們的保障在哪兒?我們收買可可賣到

國外去。我們当中有幾家还是外商，資本在外國。这些資本倚靠什麼？我們的保障在哪兒呢？”

他把視綫从詩人身上挪開，往四下裏望了望。賽吉奧·慕拉在聞他的玫瑰花蕾；加尔洛斯·徐德虽然明知賽吉奧不是“兔子”，却很想把他当作“兔子”看待，唯一的目的是想侮辱他，粉碎他那种高傲的神气。

“事情是这样，各位先生，我們的保障，我們的資本，我們的錢，”——他重複一句：“我們的錢，”——“完全寄託在幾个上校，幾个有种植園的鄉下人身上。我們的保障完全寄託在他們是否有適当的方法來經营这些种植園。假使你們不知道，讓我來告訴你們……”

他在文件堆中找出幾張剪報來。

“这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報紙。已經很舊了，可是沒有什麼關係。最重要的，是这些消息……（他遲疑了一陣，不知道要不要叫詩人翻譯这兩段剪報。最後，他决定不要示弱）我不必叫人为你們翻譯出來，因为我知道它們的內容。第一篇，这一篇（他指着貼在一張紙上的一段新聞）記載厄瓜多尔最大一个出口商的破產消息。（他把紙張放在桌子上，打量着他的听众。）收成毁了，沒有買賣，不得不被种植園主的損失所拖累；結果：破產……”

他又拿起另一張剪報，尽力唸一个名字出來：

“尤里奧·拉米葉滋先生……另一个出口商……自殺了……在收成以前不久，他買進了一大批期貨可可，有幾千亞洛伯之多。到期可可不能交貨。他朝腦袋上開了一槍……”

安东尼奧·李比洛發出一声短促的口哨；他嚇坏了。拉舍尔也稍稍受到了感動。罗斯寧兩弟兄互相注視；他們也開始懂得了。这个加尔洛斯·徐德眞是一个天才。現在，史瓦滋完全放心了；

他再也不注意加尔洛斯的厚嘴唇和突出的顴骨，这种表明他的血脉裏流着黑人血液的特徵。在詩人的眼中那条龍又大起來，佔据了整个房間。圍繞着桌子坐着的那些人開始聚攏來，合成一个身体，一个幻想的野獸的可怕的身体。

“因此，各位先生，我想——卡尔朋克斯的想法和我一样——我們必須抬高價錢……据我得到的消息，今年黃金海岸的收成也不十分好。那边的旱災損害了可可樹；可可一定缺貨。这是開始抬高價錢最好的年头。”

“可是……”还不懂得的安东尼奥·李比洛插進來說。

“說呀！”加尔洛斯·徐德命令。

“可是……漲價对我們沒有好处呀。我們付給种植園主的價格和紐約或者柏林付給我們的價格之間的比例幾乎沒有变動；利潤的增加率是很微的。另一方面，我們却不得不動用更多的資金……我看不出有什麼好处。我也看不出这件事跟保障問題有什麼關係……”

加尔洛斯·徐德用憐憫的眼光向这个出口商望了一眼。然後，他用眼睛詢問史瓦滋和罗斯寧兩弟兄；这些外國人一定懂得了；他們不像安东尼奥·李比洛那麼笨。他看出來这些德國人已經猜出他的心思而且表示贊同；他滿意地微笑了。詩人看見龍在微笑，殘酷地微笑。加尔洛斯用非常嚴肅的声調說：

“可是，这眞是最簡單不过的事……漲價当然連帶使大量資金移轉……”

“种植園主們就要大發其財，势力愈發坚强……”

“这是眞的。种植園的價值还要增高。可是这正是我們希望的。因为接着……”

他沉默了一陣，才說出下面幾个字：

"接着跌價就來了……"

罗斯寧兄弟中年長的一个忍不住了；他鼓起掌來。安东尼奥·李比洛还沒有十分弄清楚。他固然也開了一家出口公司而且生意还不錯，但他在生意場中到底还是个新手。

於是罗斯寧兄弟中年長的一个——一个白头髮而且有温和的藍眼睛的人——發言了，他開始温和地慢慢地对他解釋，而且举出例子：一个年產一千亚洛伯的种植園在今天值多少康托；漲風來了以後，它的價值可以增加四倍；到了後來，跌風來了以後，它的價值只有現在的八分之一了。安东尼奥·李比洛非常高兴：

"我們要抬高到什麼程度？"

"高到必要的程度，"加尔洛斯說。"我們压低也压到必要的程度。"

然後，他問：

"大家都同意嗎？"

大家都同意而且熱烈地祝賀他。加尔洛斯·徐德望着詩人賽吉奥·慕拉；詩人已經扔掉那朵在这一段時間中枯萎掉的花兒。加尔洛斯忍不住了；他流露出一个勝利的微笑。到这時候詩人才覺得仇恨的巨浪汹湧地向他的身上打过來。可是他只是微微地漲紅了臉，咬着他的下嘴唇。他看見的已經不是一条龍；而是一个正在發笑的人，这形象就比龍更加醜惡了。

加尔洛斯接受了史瓦滋倒給他的威士忌。

"等到我們变成种植園的主人的時候，我們的命运再也不掌握在上校們的手中了；我們不再倚靠他們是否薙可可樹，是否把薙樹的权利讓給小地主……"

史瓦滋作了一个冷酷無情的手势表示贊同：

"我們要管这些事了！"

他举起他的那杯威士忌为大家的健康而乾杯。詩人透过藍色的杯子看見他們的臉；他們的样子像些奇形怪狀的可怕的妖精。勝利了的加尔洛斯·徐德和賽吉奥道別，用最親切的声音对他說：

"晚安，賽吉奥先生；睡得好一點，別忘了明天來……"

他們全体都走了，可是房間裏还蕩漾着名貴雪茄的气味，还蕩漾着纖雅的淡淡的花露水味，換句話說，还蕩漾着金錢的气味。气味这麼强烈，詩人不得不拿起那朵玫瑰花蕾，再聞一聞那已憔悴的花中殘餘的香气，鄉野花園裏的香气。

2

晚上九點鐘，最後一輛到伊塔布納去的長途汽車開走以後，馬連諾·聖多斯离開了車行，到伊尔霍斯咖啡舘去，他的熟朋友們在那裏等他。他們要从那裏到酒吧間或者賭場裏去。只有徐德公司的襄理馬丁斯不去，近來他已和一个裝袋女工——一个体格完美的棕髮姑娘——罗莎同居了。到咖啡舘裏來的有徐德公司的年輕職員雷納尔多·巴斯多斯；有長头髮的業餘詩人吉多·費勒拉，他是"幽默週刊"的社長，一个有着喜欢向人敲竹槓的劣根性的人。还有谷美散多·貝薩，他是店員协会的負責人之一（馬丁斯是該会的主席），也是这圈子裏的熟客。可是自从他变成統一党党員以後，他就很少在这兒露面了。他換了新环境了，他經常到西維漢拉那裏去；有時他到这兒來，也不过像一陣風似的颳过，目的是想拉攏別的人参加統一党，他用說理的方法來拉攏人，可是这种說理幾乎總要变成吵嘴。吉多虽然在体力上和智力上都已經很衰弱，虽然他經常喝醉酒而且非常厚顏無恥，但他却保持着相当的独立，他嘲笑谷美散多，嘲笑法西斯主义和那些演說、示威遊行等等。有一天，谷美散多十分激動，竟想動手打起架來；馬

連諾·聖多斯和馬丁斯不得不出來劝阻。自从这一次以後，他到这兒來的次數愈來愈少。城裏流傳着說他不久就要作史瓦滋商行的襄理，他現在只是史瓦滋商行的普通職員。

馬連諾·聖多斯坐下來。

“一杯黃啤，多放點冰。”

別的幾个熟客已經在喝啤酒。長途汽車公司老闆馬連諾·聖多斯特別跟谷美散多打招呼：

“好呀，谷美！……看見你眞高兴……現在你变成叫人盼望的貴客了……”

谷美散多張開口正要回答，可是雷納尔多·巴斯多斯非常焦急地把早上加尔洛斯所說的那句話——他把这句話当作是自己說的——再說一遍：

“他們眞像一些胆小的孩子……”

“比方得眞好，”吉多·費勒拉也重複說一句(这一次是他第三次对他說这句恭維的話，同時他决定待会兒問雷納尔多借錢的時候，多借十五个密耳瑞斯)。

“他們是誰呀？”馬連諾·聖多斯問。“在这个到处都是狐狸的地方，誰这麼天眞呀？”

“我們剛才在談上校和种植園主，”馬丁斯解釋。(接着，他帶着同謀者的神气，畏畏縮縮地又一次把秘密洩露。)“出口商又開会了……漲風快來了，一次大漲風！”

馬連諾·聖多斯放下他的那杯啤酒，睜大眼睛。

“我覚得……”

“今天我們用十九密耳瑞斯五百瑞斯的價錢收進期貨可可。明天我們肯出二十……以後，誰知道？我肯定價錢要漲到二十五……”

馬連諾·聖多斯想知道一些詳情。

“請你給我們解釋解釋……”

“事情是这样的：加尔洛斯今天从巴羲亚回到这兒來。他是乘飛机來的。他跟卡尔朋克斯談过話。他到的時候像一羣麻雀那麼高兴。他動手抬高價錢。然後他約好了出口商們今天晚上在商会裏碰头……”

“賽吉奧·慕拉一定知道詳細情形，”吉多說。

“別在我面前提起这个廢料的名字！……”

吉多笑了。

“多深的仇恨啊！”

雷納尔多·巴斯多斯沒有机会把“他的”那句話再說一遍。他有點不高兴，悶悶不樂地喝着啤酒。

“那麼，就要漲價了嗎？（馬連諾·聖多斯又一次提出他的問題，可是現在他是对着自己說話；他想再買些長途汽車，也許買些卡車。）快要有人錢多得不知道怎样花了……”

雷納尔多·巴斯多斯等待机会把那句話再說一遍。这句話不是他說的，是加尔洛斯·徐德說的，这是事实，可是沒有人知道这一層。何况到了現在，雷納尔多·巴斯多斯已經忘記了这个比方不是他說的。这一整天，他反覆回味这句話；他从各方面來解釋这句話的意义，他把句法也顚倒过來：“胆小的孩子他們眞像”；後來他曾經把形容詞“天眞”來代替“胆小”，可是他覚得这样改法並不好，結果他仍然照着早上他从老闆嘴裏听到的样子把这句話說出來。他选擇的時間很好，正是人多的時候。这一下子很成功；吉多·費勒拉非常兴奋：

“好極了，親爱的，形像比方得眞好！”

現在，雷納尔多很不耐煩地等待一次新的机会。

“今年的收成一定好得不得了，”馬丁斯說。“大雨快來了。”

馬連諾·聖多斯向酒吧間的門那边伸長脖子，望了望天空。雲層正在積聚起來。他們要了啤酒。

“那些上校們快要撕鈔票來取樂了，”吉多說。

雷納尔多·巴斯多斯正要把他那句話放出來，可是谷美散多打断了他：

“他們一點也不像胆小的孩子。不如說他們是鯊魚①！”

吉多嚥下他的啤酒：

“鯊魚也好，胆小的孩子也好，我們这地區的進步是他們的功劳。他們曾經開拓森林，他們曾經种植可可，他們曾經殺过人，他們曾經建立过城市……他們是我們的英雄！”

谷美散多冒起火來：

“英雄！……進步！……說他們对伊尔霍斯的落後应該負責吧，这样說法我才能够同意。就是这样！”

“怎麼，落後？”吉多問。

别的人，連雷納尔多·巴斯多斯在內，都發生了兴趣。吉多和谷美散多（雷納尔多說的好，他們倆是“兩个腦袋”）之間的爭論是值得参加的。

“他們是一點知識也沒有的人，連可可也不懂，”谷美散多開始解釋，声音稍为变了一點。“他們在政治上是落伍者，民主自由派（他特别强調这幾个字），他們連怎样管理自己的种植園也不懂。你們要不要知道一些事情？霍拉蕭上校每年收穫五万亞洛伯可可，对不对？我知道的，他是我們的客戶。（他說“我們的”，彷彿他是史瓦滋商行的股东似的。）五万亞洛伯！”

“我的天！”馬連諾·聖多斯嚷起來。

① 即貪得無厭的人。

谷美散多·貝薩露出勝利的神气：

“假使他用適当的方法來墾植他的种植園，就是說，使用新式的科学方法，你們知道他可以收穫多少嗎？”

大家都等着听下文。

“起碼八万亞洛伯！”

“呸！說得好听……”吉多說。

“这是百分之百的眞理。前兩天史瓦滋还解釋給西維漢拉听。他手边还有統計數字。八万亞洛伯，幾乎多一倍！”

“不管怎样，”吉多反駁，“深入到森林裏，在还未開化的時代种植可可的，既不是史瓦滋，也不是西維漢拉——他是一个胆小鬼，我想你不会否認吧……只有他們，霍拉蕭这類的人，我的老朋友，才有这种勇气……他們是英雄！你所說的目前种植園的產量可能是眞的，也可能是假的，我不知道……不过假定是……”

“这不是假定，这是眞的。”

“好，就算是眞的……可是征服土地的人是誰？是誰为伊尔霍斯的進步流过血？”

不等人家回答，他繼續說：

“假使我們这地方有一點知恩報德的心思，我們早該为上校們建立彫像，为那些偉大的上校，为霍拉蕭，我的朋友，正是为霍拉蕭！”

吉多發覺他已經激起別人的欽敬。他開始陶醉，他也变得溫柔；在这种時候，他往往朗誦起自己寫的詩來。

馬連諾·聖多斯一心只牽掛着漲價的問題。

“那麼，可可就要漲價了，嗯？是的，是的，眞是非常令人感覺兴趣……”

从自己的莊園裏來的馬納加·唐塔斯从街上走过。他还穿着

沾滿泥濘的馬靴；他單独一个人在城裏散步，神情恍惚，打量着快要下雨的天空。他手裏拿着帽子，边走边微微笑着；他的白头髮幾乎遮盖了他的前額。他有點滯重地拖着脚步，嘴裏喃喃地說着什麼；他正在为他的收成算賬。谷美散多指着他說：

"这就是你的一个英雄！……他的神气倒像个瘋子！"

雷納尔多認为机会來了：

"他們眞像一些胆小的孩子……"

"比方得眞好……"（"我起碼要向他借二十个密耳瑞斯，"吉多心想。）

馬連諾·聖多斯提議：

"到酒吧間去好嗎？慶祝慶祝漲價的消息，嗯？"

走到路口，馬納加·唐塔斯上校轉回來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兒子李伊律師。他到了这兒以後还沒有遇見过他；他想跟他談談。那班人在上校前面走过。

"晚上好，上校……"

"晚上好……"

上校望着天空：

"快下雨了，嗯？收成……"

可是那班人已經走远了，下半截話上校只是喃喃地說給自己听。

3

到了酒吧間的門口，这一羣人分散了。谷美散多走去找西維漢拉；他想跟他討論政治。馬丁斯去找正在等他的罗莎。他自己有一个女人，他沒有什麼理由要留在酒吧間裏。何况加尔洛斯·徐德是不欢喜他的裏理跑賭場的。

“襄理是負有責任的……不像别的職員……”

雷納尔多·巴斯多斯跟着馬連諾·聖多斯和吉多走進了夜總会，可是他馬上又走出來；因为他在那裏大約找不到机会說他那句驚人的警句。他寧願在林蔭道上散步，他可能遇見他的未婚妻和她的女朋友們，她們是沒有听見过这样的比喩的。过後他再回來，他对他的朋友們許下了諾言。可是吉多为了更穩妥可靠起見，馬上就向他先借了二十个密耳瑞斯。

“我要在輪盤賭上使这些錢生出子孫來……”

供城裏的時髦青年男女們散步的林蔭道上，有一对对的情侶，有一堆堆兴奋地談着話的人們，雷納尔多却沒有找到他要找的那位年輕姑娘。他走遍了整条林蔭道；他需要有人听他說那句警句，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可是一个影响到他的一生的偶然机会却使雷納尔多·巴斯多斯最後把这句話說給朱麗葉塔听。

他帶着半失望的心情在人行道上大踏步地走着的時候，他遇見朱麗葉塔坐在路旁的一条大理石長椅子上，旁边坐着古尼。她們兩个都在打呵欠，一切話題她們都談过了；朱麗葉塔更覺得厭煩和疲乏重重地压在她的心头。她到这条林蔭道上來是希望在这兒遇見賽吉奥。通常賽吉奥總是單独一个人向海灘那边走去，偶尔才跟人打一兩下招呼，享受着从海那边吹过來的涼風。朱麗葉塔走到外面才想起了出口商們要開会；賽吉奥既然是秘書，就应該参加会議。毫無疑問，他一定坐在加尔洛斯对面，想到这一點她覺得很有趣。这時候古尼望見了她。她們倆坐下來，談着些無關緊要的事，可是話題很快就枯竭了。古尼是一个經常兴奋的消瘦的少妇，她分析每一个走过的男人屬於什麼類型。城裏流傳着許多關於她的坏話；人家甚至說有一次她和她的丈夫訪問一个种植園的時候，她曾經跟工人們睡过覺。事实上，这个瑞典女人的

深陷的眼睛裏流露出來的那种对異性的飢渴，是足够使人相信这些謠言的。朱麗葉塔只覚得疲倦，她彷彿連自己的身体都支持不住一样。

她們望見了身材优美的青年人雷納尔多·巴斯多斯。古尼想知道他是誰。她咬着嘴唇，作了一个多情手势。

“多漂亮的小伙子！”

“他是我們公司裏的一个職員，”朱麗葉塔說。

因此，雷納尔多走过而且响亮地向她說“晚上好”的時候，朱麗葉塔叫住了他。他站在長椅子前面，起初有點窘，後來就比較自然。朱麗葉塔鼓勵他說話，她笑着，任何一點小事情都能够逗她開心。古尼貪婪地盯住雷納尔多，可是他的眼睛裏只有他东家的老婆，她的每一个微笑，所說的最純潔的話，他都認为有特別的意义。雷納尔多一向認为这些有錢女人很下賤，因此他虽然有點害怕，却完全相信朱麗葉塔对他特別有意思。

馬納加·唐塔斯上校拖着脚步出現了。他走着，帶着永远不消失的微笑，眼睛盯住被雲層遮暗了的天空。从海上吹过來一股冷風，正是下雨的先兆。上校招呼唐娜朱麗葉塔“晚上好”的時候，雷納尔多拿他那句警句來出風头了：

“他們眞像一些胆小的孩子……”

“誰呀？”古尼問。

“上校們……”於是雷納尔多把谷美散多和吉多所說的話混雜起來对兩个女的解釋，兩个女的边听边微笑着。

这時候一个賣冰淇淋的小販走了过來。雷納尔多想請她們吃，伸手在衣袋裏摸錢，沒有摸到，样子变得很尷尬。对朱麗葉塔說來，一切都能逗她開心：加尔洛斯的这位職員的又腼腆又多情的表情，他的别有用意的說話，他的想顯耀自己的欲望，他的故意

挑选一些艰深的字眼等等。可是古尼看不見这一切，她只看見在她面前的是一个体育家，一个年輕而適於講恋爱的身体。可是雷納尔多的眼睛始終不离開朱麗葉塔。

过了一会，朱麗葉塔終於也覚得不自在起來。許多年輕姑娘、小伙子、上校和商人从他們面前走过。都是些在林蔭道上散步、兜兜海風的人。他們望着站在長椅子前面的青年，这位青年正因为被人看見和朱麗葉塔以及古尼·傑尔孫在一起而非常得意。过路人的談話中已經有了一些惡意的批評。雷納尔多对他的熟人微笑招呼，第二天他在店員協会的舞会上又有不少的东西可以告訴人了。正巧在这時候，有一羣年輕姑娘走过，其中也有雷納尔多的女朋友徐莉卡（虽然他沒有正式向她求婚，其实她已經可以說是他的未婚妻）。開头她还以为她的爱人是应朱麗葉塔的請求在告訴她一些消息。她在他身边走过的時候，他正在發揮他的關於上校們的理論，可是他連她也沒有看見。徐莉卡咬緊嘴唇，她的女朋友嘉苏拉也証实了这种情形：

“他連你也沒有看見，看样子他对这場談話很感覚兴趣呢！”

她們还是繼續走她們的路，在經过雷納尔多面前的時候徐莉卡大声說：

“晚上好！”

雷納尔多嚇了一跳，害怕起來，朱麗葉塔馬上就看出这种情势。她覚得很有趣。那羣人走到稍远的地方停下來；非常明顯，徐莉卡是在等待雷納尔多过去和她相会。小伙子覚得非常狼狽，談話談到哪裏都忘掉了。就在这時候賣冰淇淋的小販走了过來：

“你不請我們吃冰淇淋嗎？”朱麗葉塔問。

“請的，一定請！”

他大声呼喊那个小販，怕小販听不見。

那羣年輕姑娘悄悄地說了一陣子話而且还在發笑。她們始終在原來的地方等待。雷納尔多終於摸到了錢，他付了賬。那羣年輕姑娘中有一个呼喊：

“賣冰淇淋的！”

雷納尔多他們停了一分鐘沒有說話。朱麗葉塔和古尼向那小杯冰淇淋伸出她們纖巧的舌头，瑞典女人还咂着嘴唇。賣冰淇淋的小販又走回來，对雷納尔多說：

“那些年輕的姑娘跟我說应該由你付錢……”

朱麗葉塔笑了，雷納尔多臉紅了，他又伸手在衣袋裏摸錢，他沒有摸到，想找幾句話來解釋，也沒有找到。那羣人中的年輕姑娘們放声大笑起來，这使他感到恐怕会鬧一場笑話。朱麗葉塔不再覺得有趣，她覺得有點不自在，憂鬱又回來抓緊了她，她覺得这一切都可笑而且也愚蠢。可是古尼什麼也看不出來。

“你的未婚妻好像生气了，”朱麗葉塔說。

“朱麗葉塔吃醋，”雷納尔多想，这个念头使他高兴起來。他開始解釋說他和徐莉卡中間一點也沒有什麼，事情並不重要，可是朱麗葉塔打断了他：

“我們要回去了……我們不願意你为了我們跟那个小姑娘鬧翻……”

她們站起來，告了別，走了。雷納尔多望着这兩位時髦而高貴的上流社会妇女走開去。他很幸福，他認为朱麗葉塔的最後一句話差不多就是愛情的表示。“她会回过头來的，”他一边想一边等待朱麗葉塔的輪廓在她的別墅的門口消失。她沒有回过头來，他很容易就給自己找到了一个解釋，她怕流言，因为在伊尔霍斯一切都是流言的材料。这時他才向徐莉卡那羣人走去，已經準备好吵架：

“难道跟一位太太談話也不可以嗎?这地方的人多落後!……”

可是他正要走过去的時候，那羣人轉了一个身背对着他大踏步走了。雷納尔多剩下一个人，狼狽万分。賣冰淇淋的小販問：

“我的一千四百瑞斯呢，年輕人?”

雷納尔多剩下自己一人和他的那句警句以及朱麗葉塔的影像。“我現在只有到酒吧間裏去了，”他嘀咕着。馬納加·唐塔斯上校拖着老年人的脚步又向林蔭道走回來。

“要下雨了，我的孩子，好年成啊!”

4

城裏輝煌燦爛的火光穿过了密密麻麻的傾盆大雨照射出來。起先在小山後面响起了幾下雷声，跟着暴雨就在十點半鐘開始落下來。最後的幾顆星星在伊尔霍斯的天空上消失，过了不久像碎石似的雨點便一陣一陣地落下來。在街上閒談的人們赶快躲進屋子、咖啡館或者酒吧間。雨愈落愈大，这場傾盆大雨把这座可可城市裏經过一天劳動後所剩下的殘渣都洗乾淨了。人行道边的水溝上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煙头、發票、空火柴盒，甚至於有一条女人的小手帕，四隻角向上，像一隻白色的帆船。

城市的中心區、沿海的林蔭道和近港口的酒吧間街道，灯光非常明亮。可是愈昇上小山，路灯便愈稀少，灯柱也不再是那种装着三盞帶灯罩的电灯的堅固的熟鉄柱，而是一些木柱，尖端掛着一盞小灯，只能够照亮周圍一公尺地方，它們在下雨天愈顯得陰沉的黑暗中，簡直只是一些光點了。一股股骯髒的、紅色的洪流从共基斯塔小山上流下來，浸濕了通到山頂的小路，山頂上工人們的房子挤作一堆。住着洗衣妇和水手的烏拉奥小山上也有同样的洪流流下來。更远一點就是蛇島，它彷彿是一个想遮掩自己

的貧苦的地區，位置特别偏僻，住着最窮的人，一些連在共基斯塔或者烏拉奥租一間小屋都租不起的人；蛇島只有茅屋土牆，是伊尔霍斯人从來不帶那些渴望認識可可文明的旅客訪問的地區。它是城裏最低的區域，也是最貧窮的區域。由於小山的一个山腰已經鑿開來建造現代化的街道，留下來的蛇島就絲毫沒有抵擋暴風雨的屏障。那裏的居民說，到了雨季，整个地區和城裏的其餘部份就完全隔絕了。这就是人家称它为島的來由。水不止包圍着它，还淹沒它，水流進屋子裏，它是一个島，同時也是一个湖。在城裏流着的水最後總到这裏滙合起來淹沒蛇島。水还从鑿開的山腰上帶下來紅色的泥土，島上弯弯曲曲的街道都佈滿膠黏的泥漿，使人难以通行。很稀少的路灯照亮了这一片骯髒的紅色爛泥，这种特别的顏色是乾淨市區的居民做夢也想不到的。这裏那裏一兩間小屋子裏有电灯發着亮光；可是大多數的小屋裏只有油灯的紅色亮光在搖曳着，它給屋子內部帶來的暗影更多过亮光。鉄路上的小工、很大數目的鉄路職員、巧克力製造廠的一些工人、港口搬运工人、碼头工人，都住在蛇島。有人在一次演講中曾經把蛇島称为“紅色區域”，他的意思並不是指房子和土地的那种泥土色，而是指居民的思想。統一党的党徒从來不敢冒險走進那裏，即使是在白天。有人講过一件著名的事：法西斯主义运動剛開始的時候，有一天，那些“綠襯衫”①决定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为蛇島的工人們召開一次羣众大会。一个巴義亞的演說家——一个新聞記者——來了，統一党的党徒們四人一排唱着歌走進了蛇島地區。他們穿着綠襯衫，帶着徽号，他們在島中心的一片小廣場上停下來，举起臂膀喊“万歲”。工人們环繞着臨時搭起的講台。大会開始了，可是大会也只限於開始而已。報上說他們不得不列隊

① 指統一党党員，因为他們的制服是綠襯衫。

退出（詩人賽吉奥·慕拉説是“鳥獸散”）；不到幾分鐘，他們中間大部份的綠襯衫都沒有了，那些还穿着的也因为濺滿了泥漿，不得不赶快脱了下來；别的幾个簡直只剩下一条短褲了。事实是工人們等統一党的党徒走过以後，就封鎖了通到蛇島的各条道路的入口。等到羣众大会变成一場打架而他們想向市區逃走的時候，他們大吃一驚地碰到拿起扫帚当武器來守住各个路口的工人們（据約奥沁姆説，扫帚是用來赶母雞的武器）。据説黑人罗拔托——他过去是个水手，現在是个搬运工人——拿起扫帚向統一党員腦袋上每打一下，就喊一声“打倒法西斯主义！”喊声簡直震撼了整个蛇島。

詩人賽吉奥·慕拉也説，标誌着左派和法西斯派在伊尔霍斯開始鬥爭的这一天，他遇見了一个他認得的年輕的統一党員（名字叫納斯托，自負为博学的人物），到了城中心區还像个瘋子似的繼續奔跑。这小伙子沒有襯衫，褲子上沾滿紅色的泥漿，臉上有被扫帚打过的痕跡，神气非常驚惶。詩人費了很大的勁才能使他停下來；为了渴想知道一切時事的消息，詩人問他：

“發生了什麼事？”

那个統一党員喘了半天气才回答：

“他們正在屠殺伊尔霍斯的青年！”

賽吉奥覚得这句話不够詳細，設法使他把細節都説了出來。那个青年把事情的經过告訴了他（後來那些統一党人説納斯托未免太天眞，因为，据他們説，賽吉奥·慕拉就是这次事件的組織者之一——其实这是不正確的）。納斯托半裸着身体把許多悲剧性的細節一五一十地説了出來，把扫帚説成了步槍，把幾十个工人説成了上千个殺人犯。賽吉奥表露出無限的厭煩和反感，接着很驚訝地問：

“那麼你为什麼不留在那边为你的信仰繼續奋鬥呢?”

据賽吉奥說当時那位統一党員是这样回答的:

“我不能够死。我熟悉巴西的全部歷史!”

这件在整个可可地區流傳着的軼聞也許歸根到底只不过是詩人賽吉奥·慕拉揑造出來的,这很可能。可是事实是这些被人用扫帚赶出來的統一党徒們从此再也不敢踏進蛇島,成羣結隊既不敢進去,單独一个人更加不敢了。連警察闖進这地區抓人的那幾天他們也不敢進去。連約奥沁姆和十六个别的工人被架在一輛改装成囚車的卡車上帶走而警察相信住在蛇島的过激党人已經被淸洗掉的那些恐怖日子裏,統一党的党徒也不敢冒險走到这地區的街道上去。他們在城中心區開羣众大会的時候,每次都提起这个“英雄的日子”,据他們說,这一天,“一小隊愛國者被幾百个殺人犯襲擊。”有一天,納斯托本人也作了一次關於这件事的輝煌的演說,他既是熟悉巴西歷史的人,在演說中他就把这个日子和巴西民族的那些最光荣的日子相比。在蛇島裏面,为着紀念这个日子和这件事,人家把一件被紅色的泥漿弄汚的綠襯衫張掛在聖約翰節日的柱子①上,直到今天,这件襯衫已經变成一塊褪了色的破布,依然可以看見它在柱子上迎風飄盪。

被警察帶走的十七个人中,有幾个在巴義亚州的監獄裏坐牢还沒有期滿。約奥沁姆被送到里約熱內盧。可是大部份人都回到了蛇島,他們的背上还留着警棍毒打的伤痕。这地區的居民,都是最好的伊尔霍斯人,知道他們的被囚的同伴一个字也沒有招供,認为是值得驕傲的一件事;警局永远沒法子知道到底是誰有一天晚上使兩顆炸彈在統一党的總部裏爆炸。他們說被囚的伊尔霍斯

① 在聖約翰節日,在廣場上豎立一根光滑的長柱子,柱子近頂的地方掛着許多禮物,誰能够爬上这根光滑的柱子就可以拿到上面掛着的禮物。

人帶着微笑來忍受最惡毒的刑罰。

这些傳統給蛇島漆上一層長期存在的和有刺激性的神秘色彩。可是蛇島有一件最具体的傳統，經过多少年代仍然維持着的傳統，那就是它的街上的泥漿。这裏冬天雨下得很多，積起來的水多到这样的程度，使得最酷熱的夏天也沒法子把全部泥漿晒乾。始終剩下許多泥潭，使人不得不在爛泥中走过。有一次，“晚報”的一个記者經賽吉奧·慕拉不断的懇求，登載了轟動一時的關於蛇島的街道的新聞照片。他要求市長設法处理，可是“伊尔霍斯日報”反对这种意見，認为市政府需要做的不是去鋪那些“城裏的道路”，而是建築一些公路。它对蛇島居民的道德品質也表示有相当的怀疑，它說这个骯髒的區域是竊盜、流氓、騙子、搗乱分子和过激党人的巢穴。幾个工人的代表走到“晚報”館去对这些誹謗提出抗議。報上把他們的照片登了出來，还附着一篇短文。照片的最前排很清楚地看得出有黑人罗拍托；这一段剪報就釘在他的房間的牆上。“伊尔霍斯日報”也再度提起这个問題，刊登了一些由警局供給的統計數字，很大數目的竊賊和幾个过激分子的確是在蛇島逮捕的。黑人罗拍托本人恰巧就是被逮捕的过激分子之一。事情就發展到这裏为止，因为約奥沁姆——这地區最有威信的人——害怕这样發展下去可能引起一場更大規模的挑釁。因此这些小路始終沒有鋪上石板，泥漿繼續侵入一切地方，尤其是屋子裏。在这些泥漿中，在整个冬天不停地下着的雨中，男人們黎明就動身了，他們向巧克力廠走去，到港口上或者到公路上幹活去。女的也動身了，有幾个帶着她們在自己的小花園裏种植的胡椒到市場上出賣，也有帶着檸檬和蜜柑的。她們想靠这样來平衡她們的可憐的預算。有些在巧克力製造廠裏工作，可是大多數整天在可可倉庫裏面把男人們裝滿可可豆的袋子縫起來。这時候蛇島冷

凊凊的，只剩下一些頑童。他們數目很多，是些黑小孩和黑白混血小孩，第一眼望过去，他們和种植園的孩子很相像。可是也只不过是第一眼的印象罢了，因为事实上，他們彼此的悲慘境况是不相同的。种植園的孩子們皮膚是泥土色的，肚子很大。其他生理上的發育也很早。蛇島的孩子們皮膚也是黃色，可是黃得有點不同，更綠一點，他們的肚子並不大，生理上也不甚發育。这些頑童和狡猾的小流氓都是皮包着骨和臉色焦黃的。他們和种植園的孩子相同的一點是大家都非常容易死亡。在整个童年時代中，他們在蛇島的泥淖中走動，他們似乎認为这样还不够，还花上半天功夫到附近的沼澤裏捉小螃蟹。他們回來的時候兩隻脚都給泥漿弄黑了，幾隻小螃蟹吊在一条臨時用葛絞成的繩子上帶回來。有時这幾隻小螃蟹就是家裏的一頓晚飯。稍为長大一點，他們整天就在外面混，在海灘上踢足球，参加那些称为“比利巴諾斯”的集团到商店裏偸鯊魚肉和鹹肉。有時他們也偸錢，不过这种情形比較少。有幾个一直繼續作这种活動，这就是为什麼“伊尔霍斯日報”要說有些竊賊是在蛇島捉到的。不过，他們大多數剛滿十六歲就去当築路小工或者在港口上当小工了。

夏天，太陽能够發揮無上威力的時候，通到蛇島的道路还容易走的。从海上吹來的凉快的微風緩緩地吹过这地區，向小山方面消失。可是冬天日夜下雨的時候，在这种永远看不見太陽的伊尔霍斯的冬季裏，只有住在这地區的人們才肯冒險越过这些环繞着蛇島的泥濘。每年威脅着伊尔霍斯城的伤寒症總是在这裏起源的。病人从这裏被抬到医院去，一些破爛的棺材从这裏抬到維多利亞墳場的公共墓穴裏去。这時候市區的居民就避免走近蛇島；有些人还認为这塊低地的这麼容易傳染疾病的房子应該全部拆掉。有一天，一个市参議員提出这样一个議案，共產党發出了一

張傳單來作答覆，裏面質問市政府憑什麼理由要拆掉工人的房子，而不肯設法改善这个地區的衛生狀況？報紙对这問題展開討論，可是一切仍然保持原狀。医生們滿心不願意地到这裏來，汽車時常不能够駛过这些泥潭，医生們不得不互相攙扶着步行走完其餘的路程。他們到達病人家裏的時候，渾身泥汚，恨恨地咒駡着，可是說句实話，他們發不發脾气並不重要，因为病人仍然得到他們的悉心治療，虽然病人最後總是沒有錢來買那些貴重藥品的。

不过，在開始下第一次大雨的这天晚上，在蛇島的貧苦的小屋子裏就像在种植園裏一样，也像在上校們和出口商們的富麗的房子裏一样，人人臉上都透露出喜气。因为这場雨救了今年的收成；港口上不会找不到工作，一定有許許多多的輪船要裝貨，可可倉庫和巧克力製造廠也不会沒有活幹，修築公路的工程也不会中断了。因为蛇島——“南方的皇后”的最不潔的地方，納斯托在演講裏称为“本城的厠所”的——也是和可可联結在一起的。

5

僅僅下了一个鐘头的雨，通到蛇島的道路已經不容易走了。約奥沁姆心想，这時候水大概已經流進大多數房子，而且把汚泥冲進去了。約奥沁姆把雨衣緊緊裹住身体。在開会的晚上，他特別小心防备，他挑选那些行人稀少的小路走。他習慣於取道共基斯塔小山，彷彿他想去探望一个朋友或者去搞不正当的男女關係。通常他繞过小山走到蛇島另一端的空地上。然後他从种着胡椒樹和石榴樹的花園走進一所房子。可是今天下着这場雨，不必再小心防备了。街上十分荒凉，只有咖啡館裏挤滿了人。城裏愛尔多拉多酒店的樂隊奏的音樂伴送着約奥沁姆走路，那是一首適宜於跳舞的尖銳刺耳的爵士舞曲。約奥沁姆小心走着，他的鞋底是舊

車胎，非常容易滑倒。竪笛的尖銳的樂声在雨中消失了。約奧沁姆走过雪夫街——下等妓女居住的街道。一个妓女从窗口上叫喚他，他加緊了脚步。在街角上他滑了一下，他又恢復慢慢地走了。在半夜左右的这一點鐘內，許多人也正在像他一样越过这些水淹的街道和这些泥沼向爱迪生的家裏走去呢，大家都为的是要準時参加小組会。約奧沁姆心想，在世界上的許多城市裏，也許就在这同一時間內，别的許多人大概也在雨中或者在一个澄清的天空的星星底下走着，到他們的小組裏去，去設法改变世界的命运。每次想起他的党，他的心裏總激起一种快活的情感。約奧沁姆一生中熱爱幾件东西：他爱那个像一棵樹似的年老的蒂伊蒙達，整天在地上弯着腰种植和收穫可可。不管怎样他也爱那个把他赶出家庭的、什麽也不懂的黑白混血兒安东尼奥·維克多。他爱楊弟拉，她是一个嬌小的黑白混血姑娘，在外國人阿斯福拉家裏当女傭，每逢月夜就跟他一起在海灘上散步。他爱伊尔霍斯的海，他爱晚上搬运工人在港口上的談話。他爱長途汽車和卡車的馬達，他爱可可樹，这是他童年時代的景物。可是对於他的党，他是有另外一种爱法的。党就是他的家庭，他的学校，他的生存的目的。很少人知道約奧沁姆有一天曾經想过自殺。也許他这种激烈的敏銳感覚是从老巴達洛那裏遺傳下來的，因为据伊尔霍斯人說，巴達洛老头曾經和約奧沁姆的祖母睡过覚。也許是从更远的祖先遺傳下來的，是从那些在伯尔南布哥战敗以後侨居到塞尔吉普來的荷蘭人那裏傳下來的，这些荷蘭人的血和黑人以及其他混血种人的血混合起來，使得目前也有像黑白混血兒安东尼奥·維克多那种高大的人。也許是从某一个还怀念着非洲的、会創作歌曲的黑人那裏傳下來的……

約奧沁姆很早就从种植園裏逃走。曾經使維克多离開爱斯当

西亞港的伊娥妮的怀抱而且落在可可种植園裏拿起來復槍來的，是一种对於新的世界的憧憬，这种相同的憧憬也曾經吸引約奥沁姆走上伊尔霍斯的港口。他学会了駕駛長途汽車，修理卡車，他在蛇島結識了許多朋友。有一天，他在輪船上作了水手，曾到別的國家去旅行。他回來的時候，懂得了以前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东西，他獲得了解决世界命运的秘密。但他並不因此而顯得驕傲。

在他出國以前，有一天，一种極大的哀愁落到他身上。彷彿整个蛇島的貧苦都压着他。这种哀愁是無法治療的，他不知道哀愁从何而來，也不知道怎样把它赶走，於是大海一再地向他招手。正是这時候，他在浪花咖啡店遇見了那位会說葡萄牙話的瑞典水手。第二天早上，他从咖啡店裏走出來的時候，自殺的念头已經消失了。他当時的情形彷彿一个心灵被痛苦折磨得万念俱灰的人突然間遇見了爱情。彷彿經过最冷酷的冬天以後，一天早上春天忽然降臨。他当上水手乘船走了。当他找到一些朋友肯負起責任來教育他的時候，他的快樂眞是沒有法子形容。可是他的学識只是被監禁在里約熱內盧那幾个月裏才眞正地增長起來。他在蛇島被捕，他的登記卡片上寫着："危險分子"。人家把他解到里約熱內盧，那裏的監獄裏挤滿了犯人。他的求知慾非常旺盛，他在監獄裏不光是学習了政治学和經济学，他还学会了許多基本知識，像文法、地理和初級法文。他有灵敏的理解力，非常容易学会。他的同伴們明白这个青年將來对他們多麼有用，事实上他們並沒有在他身上白費气力。等到他回到蛇島以後，他依然是沈默而温和、熱情而謙遜的約奥沁姆，可是他同時也是一个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而且应該怎样去做的人。

現在，他正走上从鉄路通到蛇島的那条路。以前这裏还矗立着小丘，今天都变成兩旁矗立着華貴房屋的道路。其中最觸目的

是座落在伸進海裏的堤岸附近的拉美洛上校的私人大厦。眞正的泥濘地是从这些房子後面開始的。那裏的路上沒有鋪石板，全是天然的泥地，只要稍微下一點雨，馬上就变成一条泥淖的河。約奧沁姆慢慢走着，風推着他，泥漿很滑。

远远地來了一个男子。那个男子衣著很時髦，很小心地走着，避開水潭。約奧沁姆停下來。一盞路灯的亮光照出馬丁斯的熟悉的臉。約奧沁姆心想，他是从罗莎那裏回來。他避在一旁讓他走过。

“晚上好……”

馬丁斯不願意被人看見，他想把他和罗莎的關係儘可能地保持秘密。約奧沁姆笑了，又繼續赶他的路。可是突然間他想起他今天下午和賽吉奥·慕拉的那場談話，这不免使他担起心事來。馬丁斯使他想起了加尔洛斯·徐德；加尔洛斯·徐德又使他想起了漲風。怎样对等着他的那些同志解釋帝國主义進行这种陰謀活動的方法呢？約奧沁姆帶着柔情想念他的同志們。他們人數不多，都是些窮苦可憐的人，大部份是文盲，有幾个僅僅識字，可是他們都决心要改变世界的命运，就像剛奥托在監獄裏說的，要把世界弄一个天翻地覆。这是一种新的偉大的事業，需要他們每一个人为它無条件地献出整个生命。約奧沁姆的心內湧起一些驕傲的感覚，这使他的心跳得更快了。

可是他驀地看見前面离他十公尺那边有一个男子。約奧沁姆停下來，一顆心彷彿跳出了他的胸口。前面这个人非常可能是一个暗探。除了專門追踪一个窃賊或者一个革命家的警察，在这样傾盆大雨的夜裏，誰还冒險走过这些泥潭呢？在这种時候，除了剛才走过的馬丁斯，还有哪一个衣著時髦的人走到蛇島去呢？除非是一个警察……他是想偵探一个窃賊的行徑呢，还是偵探今晚

的会議？約奥沁姆尽力使自己冷靜下來。他远远地望着那个男子从一盞路灯下面走过。他分辨不出他的容貌。可是他注意到那男子穿着一件剪裁入時的嗶嘰雨衣，这是蛇島居民所沒有的东西。約奥沁姆沒有一分鐘想向後轉或者逃走。他只想在这个奸細到達以前赶到爱迪生家裏通知他的同伴們，使他們不致於被捕。从原路退回去，爬上共基斯塔小山，再从那边的斜坡下去，那是不可能的，他会到得太遲。唯一的办法是冒一次險，走快一點，向前面走，追过那个傢伙，先跨進蛇島地區的街道以後再設法搶先走。幸喜那个男子走得很慢，顯然他害怕滑跌。約奥沁姆脫下鞋子，捲起褲管，把雨衣的領口翻上去。他的样子像一个回家的工人。他把鞋子放在鉄路旁边，準备第二天再來拿。可是假使这个探警認識他呢？假使那傢伙是在釘他的梢呢？

假使眞的这样，約奥沁姆就向他撲过去，除非他開槍，約奥沁姆總能够佔上風，因为他活像一隻公牛，習慣揹六十公斤一袋的可可。那人走远了一點，約奥沁姆加緊脚步。他在路当中走着，踏着泥漿，紅色的水花低声濺起來。雨势猛烈，約奥沁姆的帽子的边沿都垂下去了。誰会出賣他們呢？他的腦子裏有好幾种不同的思想在波動，同時他迅速地向前走，非常坚决，幾乎達到鎮靜的程度。

那人慢慢地走着。他也捲起了褲脚管。約奥沁姆的赤裸的脚踏着水潭的声音有點像鴨子的叫声。这种声音使約奥沁姆想起了可可种植園。在这种時候，蕾伊蒙達大概已經睡覚，天朦朦亮她就動身到种植園裏幹活。她絕对想不到她的兒子这時正緊跟在一个警察的後面……。他也許会跟他打起來，也許会被捕，誰知道呢？

赶快。假使那傢伙認出他來，他就撲过去，不讓那傢伙有時間掏出手槍來。他不应該也不能够把他殺死，否則就会給敌人一

个無理的挑釁的藉口。恐怖手段是不能解决問題的。他記起了他在監獄裏所看到的东西，他曾經親歷其境的那些殘暴的景象。他們被拷打，指甲被拔下來，背上还留着香煙燒的痕跡。最好就是襲擊那傢伙，即使自己有被捕的危險，可是小組不致於被破獲，这次会議不会被發現，整个組織也不会有瓦解的危險。約奧沁姆加快地向前走，愈來愈走近那人。不管怎样，这傢伙敢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冒險到蛇島來，總算是有勇气的。伊尔霍斯並沒有暗藏的特务警察。所有警官和督察長都是这城裏的人，彼此都認識。政治警察是从首府調來的。約奧沁姆要向他撲过去……这是最好的办法。

脚底下小泥潭裏的水咯吱咯吱地飛濺。那傢伙很小心地走着，拉高他的濺滿污泥的褲子。帽子压住眼睛，雨衣的領口已倒下來了，約奧沁姆定下他的計劃。第一步，他向那傢伙的帽子打一拳，使他看不見。其次，把他推倒在地上，使他像一条軟綿綿的"傑加"蛇一样躺着。他走过去，他的脚把一潭潴水踏得很响。那人嚇了一跳，轉过身來。凑巧他們兩人站在一盞路灯附近，於是約奧沁姆認出了賽吉奧·慕拉。詩人顯然受了驚。走近來的人可能是一个工人，但也可能是一个賊。

"賽吉奧先生。"

詩人鬆了一口气，安心了。

"是你嗎，約奧沁姆，我剛才眞怕！"

在詩人和司机之間，有一种礼讓存在着，使他們不能做到親密無間。可是他們互相敬重互相佩服。不过總有些东西——他們不知道是什麼——使他們不能够互相推心置腹。約奧沁姆很尊敬賽吉奧，他很看重他的作品，可是很久以來他總不肯說出他对他的詩的看法。有一天，賽吉奧一再堅持要他說，他就問賽吉奧为

什麼要用一种沒有一个工人看得懂的形式來寫他的革命的詩歌。这个問題使賽吉奧苦惱了幾星期，就是这一句批評使他改变了他的文体，開始尋求通俗的形式。

他站在詩人前面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不管怎样，賽吉奧也可能到这地區來找女人吧，或者有一个其他的什麼約会吧，通常約奧沁姆總是避免提起这一類問題的。結果是詩人对他說：

“我來看你。”

“看我？”

“今天的会議，你知道嗎？出口商們……”

可是大雨使他們不能够在馬路中間談話。約奧沁姆內心最幽暗的深处对这些知識份子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反感。在爱廸生家裏同志們一定都到齐了。他們都是最能幹的人，他們都担負着最重大的責任。可是賽吉奧在叙述加尔洛斯的演說的時候，表現出这麼誠懇的熱情，使得約奧沁姆笑起來，而且对他說：

“跟我來吧！”

蛇島的一家房子裏傳过來吉他的樂声。幾盞路灯照亮了一潭一潭的豬水。在爱廸生的房子的裏層，一間土牆的小房間裏面，油灯的亮光照着幾个漢子的疲乏的臉。

賽吉奧的情緒異常地激動，彷彿一切事情都有了新的和更深刻的意义。幾个漢子用不信任的神情望着他，直到約奧沁姆說明以後为止：

“賽吉奧同志來給我們作一个報告。一个非常重要的報告。我們要注意听，以後再討論……”

於是主持会議的鞋匠爱廸生提高了嗓音，他的嗓音像一个孩子的声音那麼温柔，他說：

“同志，請你發言。”

賽吉奥繼續站着，那个黑种搬运工人在一張長椅子上讓開一个位置，而且对他微笑。於是詩人不再担心用語和态度了，他覚得很鎮靜，控制得住自己。他開始說了。

6

加尔洛斯·徐德站在他的房子的大門口望着汽車駛進車間。靜悄悄的林蔭道上闃無一人。只是不時有一对对的情侶偷偷地向海灘走去，海灘是野鴛鴦幽会的場所。加尔洛斯覚得自己眞像一个得勝的將軍。他的漲價的計劃已經得到全体出口商一致的贊成。即使其中有一个反对也沒有關係。有誰如果敢於反对这个經过精密的計算而且用科学的方法和帶着熱爱來組織好的計劃的話，卡尔朋克斯和他就要把这个人压得粉碎。下午將尽的時候，作为下雨先兆的烏雲已經積聚起來。当天晚上傾盆大雨就落下來了，站在門口的加尔洛斯·徐德望見亮閃閃的海堤。一对对情侶都加緊脚步走着，趁这風平浪靜的時刻到潮濕的海灘上去談恋爱。加尔洛斯·徐德帶着同情望着一切，林蔭道，房子，烏雲，情侶和海。他的心內泛起一种模糊的欲望，想走过去坐在林蔭道旁的長椅子上，跟一个过路的女人談些調情的話；或者簡直就跟她一同到海灘上去……。他覚得今天晚上沒有什麼能够抗拒他，沒有什麼东西他得不到，今天是記載在他的生命史上的一个偉大的日子。

对面就是海，海灘上的波浪不断地捲过來又退回去。加尔洛斯·徐德在夜裏筹謀計算和仔細研究生意經的時候，總听見大海的这种繼續的浪濤声，这种永远不停的波動。可是在这座城，这条河和这些小山以外的地方，还有可可种植園。加尔洛斯·徐德对这些种植園幾乎沒有什麼認識。只有上校們——或者是他的朋友或者是顧客——請他去参加婚禮或者洗禮的時候，他才到莊園

裏去过。那時候，他總以城裏人的眼睛凝視着一望無涯的可可种植園，掛滿了黃色的果子——这种創造了这地方的財富的黃金果——的种植園。在这些日子裏，加尔洛斯·徐德便不免覚得自己又渺小又脆弱，沒有深厚的根把他和土地联結起來，像懸在半空中，像一根任何風都能够吹走的草梗。在这个可可世界裏，他們出口商到底算什麼呢？他們只是些中間商，他們買進來再賣出去，除了取得一時的利潤外，沒有什麼維繫着他們，使他們留在这片土地上。他們的命运倚靠和上校們訂立的契約，只要稍为有一點漲價的消息，上校們馬上就撕毀这些契約。当然，利潤是很雄厚的，可是蝕本和破產的威脅始終在他們的头上飛翔。有時有些势力雄厚的上校們在法律上使用巧妙的手段，來解除出售可可契約，使一些小出口商們突然陷入窘境，完全成为上校們的俘獲物。他們在地下並沒有生根，他們是可可樹已經种在血泊裏、已經生長而且結成了黃金果以後才到这兒來的。他們是外來的，他們在这片肥沃的黑土上並沒有生根。加尔洛斯·徐德覚得对於他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獲得种植園的所有权。只有种植園才能够使他在这片可可地區上獲得公民的身份証，只有种植園才能够使他的生意獲得充份的保証。

在加尔洛斯还是一个少年，只对於女人和放蕩生活感到兴趣的時期，麥西米里亞諾·剛波斯把伊尔霍斯的使人胆战心驚的歷史告訴过他，他告訴他在本世紀初年那些上校們，霍拉蕭家族和巴達洛家族，为了爭夺不屬於任何人所有的森林來种植可可，發生过槍战、爭吵、暗殺和縱火等等故事。只有講这類故事的時候，才能够使他在商行呆下來。这些故事能够激動加尔洛斯正像他在童年時代所讀到的儒勒·維恩①的著作一样。被血染紅了的

① 儒勒·維恩（Jules Verne,1828—1905）：法國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說作家。

种植可可的黑土的景象很早就使他神往了。他知道現在再也不能倚靠手槍、馬槍、殺手和縱火匪徒來征服这些土地了。这些鬼影幢幢、从來沒有人到过的处女森林再也不是“不屬於任何人所有”的了。今天它們已經变成用有刺鉄絲圍起來的、所有权在公証人那裏登記过的种植園了。这些土地的主人是有錢的上校，伊尔霍斯的大樓中的貴族和主人；他們把政府官職、公路、名貴的汽車和选民的选票都擺在自己的权力底下。他們是伊尔霍斯的主人，因为他們是土地的主人……他們的脚深陷進种植園的泥漿裏，周圍是他們父母的屍首，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兄弟、他們的朋友和他們的走狗的屍首。这些土地的主人，他們在这裏生了根。加尔洛斯·徐德和出口商們是外來的人，他們是鬥爭終結以後最後才來的人，他們來拾取可可的一部份利潤。任何輕微的暴風都能把他們吹送得远远的，送到貧困、破產裏去，不管他們人數多少，他們在这些土地上是沒有根基的。

加尔洛斯·徐德微笑了，可是他並不是笑那一对因为雨又落下來才赶緊从海灘上奔回來的情侶。他笑的是麥西米里亞諾·剛波斯，笑他叙述过去的鬥爭時的那种过甚其詞的長篇大論。現在加尔洛斯·徐德率領着出口商們也開始了征服这些土地的鬥爭，同样的，这也是一場生死鬥爭。少年時代合上儒勒·維恩的著作來傾听伊尔霍斯的歷史的記憶还活在他的內心深处。加尔洛斯惋惜那英勇的战鬥，馬槍、暗殺、强盜的時代已經过去了。現在要進行的是办公室、交易所投机、漲價和跌價方面的鬥爭，性質完全不同的鬥爭。也許这种鬥爭未免太軟弱一點——加尔洛斯一想，驟然心情闇淡起來。彷彿詩人賽吉奧·慕拉又出現在他眼前，手裏拿着殘了的玫瑰，嘴唇上帶着微笑。不，这种鬥爭不是軟弱的。拿他——可可出口商加尔洛斯·徐德——的鬥爭方式來說，这样

已經算是英勇了。

雨像小河般流着，風把雨點吹到加尔洛斯的臉上。領導这場鬥爭需要智慧和筹謀，預見和机巧。即使詩人微笑，而且彷彿为了避免房間裏的疫性气味似的狂嗅那朵殘花，又有什麼關係呢？这个詩人，秘書处的一个普通職員，对这一切懂得什麼呢？这是一个預备用五个年头來完成的計劃，詩人对这个計劃裏面的龐大陰謀知道些什麼呢？当然，这不是公開的鬥爭，像麥西米里亞諾慣常称为"正当的战鬥"的那种鬥爭。那种战鬥正当嗎？在月夜裏埋伏着來狙擊别人又怎麼說呢？他自己的这場鬥爭簡直就是大規模的埋伏，加尔洛斯·徐德想，同時微笑起來。

雨落在他的肩膀上和臉上。荒凉的街上沒有一个人影。只有电灯的灯光反映在潮濕的瀝青上。加尔洛斯·徐德開了門，走進屋子。

在房間裏的朱麗葉塔又悶又煩，已經丢開書本，她的美麗的胸脯上被一种說不出的苦悶压着，那是对於一种未嘗試过的滿足的深沉的思念。加尔洛斯滿臉得意地对她微笑。

"这是一种埋伏……"

"什麼呀？"朱麗葉塔懶洋洋地問，根本不希望回答。

可是加尔洛斯在鋪着雪白被單的床上坐下來，解釋給她听。他从头說起，从最初的時候起，那時候土地还不屬於任何人所有，还是植滿百年老樹的未開墾过的处女森林。他敘述鬥爭，埋伏，爭吵，剝夺土地所有权和种滿了生產黃金果的可可樹的土地等等。朱麗葉塔睜大眼睛好奇地听着，这眞像是又驚險又動人的神話。

土地……沒有土地，什麼都沒有用，寬大的办公室也好，跟紐約和柏林的交易也好，都沒有用。那些出口商們和她——跟这

地區的女人們这麼不同的朱麗葉塔——到底算什麼呢？不过是些寄生虫罢了。他們沒有在可可土地上生根，不是不可動搖地种在土地上的。只有得到了土地，他們才確確实实成为“本地人”，伊尔霍斯的貴族和主人。他開始把自己的計劃告訴她，他需要把秘密告訴别人，需要用他所不常有的一种虛荣心來自誇一下，需要感覚一下他的理想的全部丰富內容和他本人的全部威力。朱麗葉塔，她，却像在夢中一般。她的丈夫从來沒有跟她談起生意經，生意上的一切对她是不存在的。她只知道商行賺了不少的錢，可以使她过豪華的生活，使她買得起珠宝、衣服，能够出外旅行。可是对於怎样做生意她一點也不懂。加尔洛斯把他想出來而且熱烈地反覆思索着的計劃告訴了她，使她对她的丈夫有了新的看法。他就在她旁边，在床上，样子很衰老，眼睛闇晦無光，額上佈滿皺紋。虽然他的身上好像有點不平凡的地方，朱麗葉塔已經感覚到；但只是感覚到而已，她並沒有如何深刻地佩服过。只是現在在这一場意料不到的談話中，她才逐漸对他崇拜起來，她从來沒有这样崇拜过任何人。可是另一方面她又覚得自己愈來愈和加尔洛斯疎远，愈來愈不關心他的一切了。彷彿她不得不在霍拉蕭上校和西紐·巴達洛，加尔洛斯·徐德和卡尔朋克斯兩方面之間选擇一方面似的。她想起了雷納尔多·巴斯多斯的那句話（她絲毫想不到这句話是加尔洛斯說的)：“他們眞像一些胆小的孩子”。这些拿慣手槍、習慣了武裝鬥爭的人，对着这些巧奸、这些商業上的曖昧陰謀，对着像加尔洛斯和卡尔朋克斯这一類人，他們要怎样办呢？朱麗葉塔覚得他們各有各的價值，彷彿她能够把上校們的價値放在一隻手上，把出口商們的價值放在另一隻手上來衡量一下似的。加尔洛斯閉着眼睛，詳詳細細地描述他的計劃。再过五年，土地就要換主人，新的貴族就出現了。她崇拜他。她丈夫

的脸上流露出精力、意志力，甚至还有一點英雄气概。不过这种感觉压迫着她，假使她的手上有一朵玫瑰花蕾，即使是殘了的玫瑰花蕾，她也要拿來聞一聞，她想聞一些田野香味，使她能从这种混濁而陰慘的气氛中逃出去。

加尔洛斯有一种熱情的嗓音，他用一种幾乎含有史詩意味的声調把他的商業陰謀叙述完畢以後，就像往常一样对她表白他的愛情，願把一切成就都献給她。朱麗葉塔感動起來了。

“那時候我們就可以住在里約熱內盧，可以到歐洲旅行。我們不必再怕什麼……你可以得到一切，要什麼有什麼……”

朱麗葉塔握住他的兩隻手。他疲倦了。他是一个偉人，她想。一个她所不愛的偉人，是的，他的偉大並沒有感動她。可是这个偉人是愛她的，这个偉人把自己的偉大献給她……。他疲倦了。

“你疲倦了……”

她摸了摸他的衣服：

“身上都濕了，我的可憐的孩子……”

她把綢睡衣拿給她的丈夫，走去倒了一杯開胃的葡萄酒給他。她走回來的時候，加尔洛斯隔着關上的玻璃窗凝視外面下着的雨。他小口小口地喝酒。

“这將是一次大丰收，朱麗葉塔，漲價以後的第一次丰收……終有一天，跌風一來，那麼，土地便一个錢也不值了，我們就要成为土地的主人了……”

雷納尔多·巴斯多斯的那句話又一次湧上朱麗葉塔的心头。她幾乎不自覺地說：

“那眞可怕……”

“可怕？”他問，可是他馬上就明白了。

短時間地沉默了一陣，兩个人都在思索。現在朱麗葉塔懂得

了为什麼她对她丈夫的天才这麼漠不關心。加尔洛斯在想这样做法眞不痛快，这一場鬥爭虽然規模宏大，但还得使用殘酷手段。不过过去上校們自己也使用过殘酷手段呀，那時候他們並沒有動慈悲之心。他說：

“人生沒有容易的事……人總是要踏在别人的身上才能前進。这样，眞可惜……但人生旣是这样，有什麼办法……”他重複了这一句，彷彿想借这句話來赶走愁悶的思想。他不光是疲倦，他也愁悶。

於是朱麗葉塔抓住他的臂膀，帶他向床那边走去。她把自己温暖的身体献給他，可是她这样做是为着憐憫，为着安慰他，使他忘記一切；这是友誼的行为，並不是愛情的表示。雨下了整整一夜，失眠也延續了整整一夜。

7

雨落在可可种植園裏，打落了被太陽烤焦了的樹葉；蛇向牠們藏身的地方爬去，不安定的“尤白拉”猴子在这裏那裏跳着，貓头鷹在黑夜裏叫。公路的紅泥上最初出現的一处处潴水是以後一連幾个月的泥潭的先兆。这些雨保証了丰收；保証可可樹開花，保証果子的生長。以後有太陽的日子來了，果子就变成金黃色。这是產生黃金果的土地，这些黃金果照耀着种植園，使人們的心裏充滿了夢想。

農閒的幾个月到來以後，在整个巴義亞州南部，男人的眼睛和女人的眼睛都帶着憂慮的疑問望着天空。或者这些为小收成和为六月的大收成所必需的雨，在这幾个炎熱的月份裏落下來；或者旱災落到这些樹上，燒焦一切，殺死花和幼果，只使可可樹的葉子变成金黃色。可是这裏一帶的旱災和西阿拉州的旱災並不相

间，西阿拉州的旱灾能够使水井枯涸，使牲口、人、草和野獸死亡。这地區的人們沒有經歷过这种旱災，只听說过，听一些为着破產而逃出遙远的家鄉到种植園來的西阿拉州人說过。可是只要在需要的時期沒有下雨，可可樹的花就能枯死，果子不能成熟，小收成就毁了，这样就能使收成受到很嚴重的損失。自从大森林的最後一部分土地被開墾和种上可可樹以後，伊尔霍斯地區的雨水就不像从前那麼有規律和充足了。人們望着蔚藍的天空，他們向地平線上探問；他們有百試百驗的方法能够看出下雨或者乾旱的徵兆。有些人連清澈蔚藍的天空上沒有半片雲彩的時候也能預言会有驟雨。吹來的風彷彿是先兆，他們能从風裏猜出驟雨，也能从草的香味上猜出來。人和田莊裏的牲口、鳥兒、猴子，在同一時間知道就要下雨。这時候，可可地區裏所有的人都快活起來了，他們心花怒放地微笑着，就像以後的日子裏种植園將開滿花朵一样。

最初的雨落下來的那天晚上，第一陣驟雨突然到來的時候，黑白混血兒安东尼奥·維克多走到他的小屋的門口，微笑着。蕾伊蒙達走过來，站在他身边。他們沒有說什麼，可是他們用感恩的眼光望着天空。每年在農閒的季節，他們總有一次这样激動。雨帶着沉重而莊嚴的声音落在种植園裏。这对夫妻很虔誠地凝視着从天上落下來的雨水。安东尼奥·維克多說：

"它耽誤了不少時間才來，可是它到底來了！应該讚美上帝！"

蕾伊蒙達沒有說什麼，可是她微笑了，这是难得的微笑。她向前走上一步，讓雨在她的臉上流着。

約翰·馬加也斯上尉非常激動。在他的心目中，雨和漲價的新聞是联系在一起的。他手舞足蹈地把这一點解釋給唐娜安娜听，在前廊的欄杆上帶着学者的神气走來走去的鸚鵡一再模仿他的响

亮的笑声。离这些受雨滋潤的种植園远一點的地方，还有一部分沒有開墾过的处女森林，他們一直沒能种植这片地，上尉和唐娜安娜的眼睛就是在那裏遙望着这片土地。在这片地上寄託着整个將來，寄託着發達和恢復过去的繁荣的希望。能够開墾和种植这部分森林，他們就会再一次地成为过去有錢有势的巴達洛家族。在一望無涯的可可地區中，無疑地只剩下雷伯地孟多森林的这一部分还沒有墾植了，对可可來說，这是优良無比的一片地。比得上塞凱伊洛·格朗台森林。

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傾听着从短工們的小屋裏傳过來的喧鬧声。这是为拉奴尔佛守灵之夜，工人們一定是在談着遊会和怎样排演，一定是在屍首周圍商量着种种計劃。佛烈德里科想請一个伊尔霍斯的技工來檢查一下电烘爐。上校是这裏一帶最有錢的人之一。約翰·馬加也斯或者安东尼奥·維克多都不能和他相比。他的財富在伊尔霍斯是最有名的，种植園連綿相接，土地不断增加，这些土地是上校征服的、開拓的和墾植的，或者是後來買進的，或者是用些巧妙的法律手段逐出了一些小种植園主然後从他們手中夺过來的。即使在收成坏的年头，上校也能收穫到一万五千亞洛伯。他屬於当地的"貴族階級"，这一類人是經常到交际俱樂部裏去，在酒吧間裏乱花錢，在裴伯·厄斯比那拉家裏賭撲克，在伊尔霍斯建造私人別墅的。很喜欢把头銜送給上校們的賽吉奥·慕拉嘲諷地給他們命名为"貴族階級"：他叫霍拉蕭为公爵，馬納加·唐塔斯为男爵。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就是屬於这一類种植園主，这一類大种植園主的。

他的老婆睡了。今天，他不得不滿足唐娜奥古斯塔的慾望，同時这也是平息她的醋勁的一种方法。現在他穿着睡衣，望着雨。他又能够買進新的土地了……他能够給罗拉·厄斯比那拉飾滿珠

宝，送衣服給她，送進口的法國香水給她。对於佛烈德里科上校來說，这場雨就是解放。旱災的威脅把他从这位金髮的阿根廷姑娘的富有魅力的臂膀裹拉出來，使他滿怀不安地回到种植園裏來監督加緊薙枝的工作。“也許这样可以救回一部份，即使有了旱災。”現在雨落下來了，他又可以回到伊尔霍斯睡在罗拉的臂膀裏，賞鑑她所擅長的恋爱藝術了。雨落着，咚咚的鼓声一直傳到前廊上來。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是神經質的。想起罗拉就使他產生一种不可抗拒的渴想女人的欲念。他眞想馬上動身，裝好馬鞍，快馬走过三法里路到達伊塔布納，在那裏改乘車子，到黎明時分他就可以到他的情妇家裏敲門。裴伯大概在酒吧間裏賭錢；他跟罗拉在一起一定很幸福。他熟悉他的情妇的身体上任何部分；他一处一处地回想。他的神經愈來愈緊張；現在他在房間裏四面踱來踱去。守灵那班人的喧鬧声彷彿是緊急的邀請。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走出房間，在睡衣上面再披上一件雨衣，拿起一頂舊帽子戴在头上，向工人們的屋子走去。这一天晚上，他睡不着覚。

霍拉蕭·達·西尔維拉上校被最初的驟雨声驚醒。他的睡覚是老年人很容易驚覚的那种睡覚。霍拉蕭起來的時候，那張破爛的舊床軋軋作响。他像过去一样穿着一件胸前繡着花的寢衣。只不过他的龐大的軀体現在已經彎下來，消瘦得只剩下骨头，是老族長的疲乏的身体。雨从窗口射進來，弄濕了被單，雨點滴在霍拉蕭身上。他的八十歲的眼睛已經看不見什麼。他摸索着找他的有金柄头（是刻着可可豆形像的）的手杖，拄着手杖，向風吹進來的方向走去，走到窗口附近。外面是黎明時的朦朧的曙光。在霍拉蕭·達·西尔維拉上校的眼中却只是一層模糊的霧。可是那雨，他覚着雨落在他的臉上，像撫摸一样温柔，他並不需要看見它。

静寂籠罩着种植園，只有沙沙的雨声和枯葉落下來的声音才勉强打破了这种静寂。正巧在房間的窗口前面是一片可可林。風在樹葉中間旋轉；上校感覺得出和分辨得出每一种声音，即使这些打破夜間的静寂的声音很模糊。他很高兴，像一隻被人撫摸的貓那麼高兴。他自言自語地低声說了幾句話，他微笑了，是他的那种無情的、輕視人的和可怕的微笑。雨把他淋濕；他覚得身上發癢，他的粗糙的手从胸膛上移到大腿；他的風濕症又跟着風和雨來了。他知道他是單独一个人；别的人都在睡覚，他喃喃地說着快樂的話的時候，正不妨低声地呻吟一下。他媽的这風濕症！它又跟着雨來了，它使霍拉蕭上校渾身感覚剧烈的痛苦。可是这一切又有什麼關係呢，既然雨落下來了，可可樹的幼果不会坏掉，果子又能染上金色了。今年一定丰收，比以前任何時期更其丰收。

在伊尔霍斯和伊塔布納有許多人可憐霍拉蕭·達·西尔維拉上校——可可地區最富有的人，政治上最有势力的人——單独一人索居在他的大厦裏。沒有人照顧他，身边沒有朋友，沒有老婆，沒有情妇，連他所看不起的他的親兒子也不在他身边。“啊！眞是晚境凄涼！”有人这麼嘆息。那些知道过去的歷史的迷信的老太婆們說上校正在贖他的罪，他的罪又多又嚴重。过去人們用斧子和鐮刀開拓森林的時代，他們在搶夺土地時殺死别人的時代，人家也曾偸偸數說过霍拉蕭。現在人們帶着憐憫的心情談論他，自然，这种憐憫的心情也並非完全不含有一點憎恨的意思。人們可憐他，可是一面也覚得他現在孤零零受苦是应該的。霍拉蕭知道人們怎麼說，正像三十年前他知道人們在酒吧間和教堂的更衣間裏竊竊談論的內容一样。不过他还知道一點，就是他並不孤單。他和他的可可樹，他的种植園和園裏的野獸在一起，包括还在种植園裏居住的蛇和美洲豹在內。在这个小天地裏他是中心，这个小

天地就是他自己的一部份；他並不孤單，晚境也不凄凉。恰恰相反，如果一旦把他放在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裏，放在無數的灯光照耀中，放在音樂声中，放在漂亮的女人和朋友們包圍着的舒適环境中，霍拉蕭上校才会覺得孤独和凄凉呢，因为那時候他离開他的可可种植園太远了。

風濕症跟着雨發作又有什麼關係呢！即使他身边沒有一个人！他傾听，了解而且認得出落着雨的种植園裏的任何細微的声音。他幸福地喃喃自語，雨冲掉了他臉上的一部份皺紋。他伸出手來讓雨點落在手中。清晨近了；上校的疲乏的眼睛分辨出衝破黎明的霧的那种亮光。他認出可可种植園裏一隻隻鳥兒欢迎雨水的歌声。

8

“喂，孩子們，下雨了！”加比說。

大家都搶着出來看。他們望着，这已經不是下午的陣头雨了；現在下的是他們渴望的要落好些日子的連綿雨了。先前的驟雨下一陣停一陣，要下不下的，並不能使工人們完全放下心來；这些雲是否会被風吹走呢，还是会積聚起來落下一場对丰收必需的雨呢？

雨落到可可樹上，落到草上，落到紅土上。这种雨表明是要落好些日子的。大厦裏射出一道亮光。

“上校醒了……”麗達說。

“他一定很高兴！”

在工人們的小屋裏，只剩下那具死屍。人們大概要把死屍葬在当地，葬在种植園裏；拉奴尔佛是短工中負債最多的人。他欠債的數目大得驚人；上校一定不会出錢把他葬到村子裏的。現在

雨已經開始下了，上校更不会給兩个工人一天假期，讓他們把死屍用吊床抬到村子裏去。假使今天是星期六晚上，他們也許能够找到一隻吊床，借一點錢來把拉奴尔佛抬到基督徒的墳場裏埋葬。可是在一个星期的中間，这样做是困难的……死屍單独留在那裏，渾身發青，眼睛也歪了。那瓶甘蔗酒已經喝了半瓶。第一个走進來的是麗達；她望了望死屍。这个拉奴尔佛是一个老实人。每次她从河裏或者地裏回來經过他前面的時候，他總用像狗一般馴良的眼睛凝視着她。在大厦裏人們暗中傳說拉奴尔佛和一头牝馬有關係，那是他所認識的唯一的異性。在麗達的眼中——这是一双迷人的水汪汪的眼睛，隨時引誘人們欣賞她那純眞的处女美的眼睛——使拉奴尔佛被人嘲笑的，是他被鞭打的那場回憶。事实上，自拉奴尔佛挨打以後，那位整天纒繞着她的總管，再也不能取得她的欢心了。她避開他，因为她看見他手裏拿着皮鞭鞭打拉奴尔佛。对於她，打人的和被打的都会失掉威信。一个被打，背上留下鞭打的痕跡；有點像是被人閹割过一样，那固然可恥；另一个打了一个被縛在木樁上不能自衛的人，也算不得什麽好漢！

那天晚上蒂畢西奥想强姦她，被她甩在草地上以後，事情就不成功了。總管開始迫害她的父親；於是她就轉向大厦尋求保護。可是唐娜奥古斯塔醋勁很大，上校又不注意她。麗達望着死屍。这个在她眼中絲毫不算什麽的拉奴尔佛这時倒使她的思想複雜起來……蠟燭照亮了死屍的兩隻大脚。因为温室裏很暖，那脚上的一層可可汁結成了一層硬塊，像一种簡陋的鞋子。麗達的脚上也有这麽深色的一層外皮，比她的皮膚的顏色更深。她在河裏沐浴，曾經有多少次試着用洗衣肥皂來洗掉这層膠啊！根本办不到。有許多到种植園裏做工的塞阿拉州人，他們每每听見下雨的消息便回到故鄉去耕田；但过不了幾年，旱災又迫使他們逃到伊尔霍

斯來了。於是他們說，踏过可可的脚是永远脫不掉軟可可的那層膠的。麗達在長椅子上坐下來。所有的人都說她漂亮；有幾个甚至說她是可可种植園裏最好看的姑娘。也許“漂亮”有點过份誇張。她的身体長得很好，很苗条，是一个黑白混血姑娘的軀体，可是她的臉並不好看；她的鼻子很大，她的眼睛很小。她的脚是从來沒有穿过時髦的女式鞋子的男人脚，手很粗糙，由於使用刀子而長滿了老繭，兩条腿因为走路走得太多，肌肉非常發達。可是她的胸脯很結实，她的肚子很平滑，她的大腿渾圓。她不像別的短工們的老婆一样沒出息。她也不像那些沒有出嫁或者沒有跟人姘居的很少數的年輕姑娘那样，是一头馱獸。她爱在頰上用紅紙当胭脂抹，她爱把鬈曲的头髮弄直。在这一帶周圍幾里地以內，人人都渴想得到她，慾念的魔鬼也附在她身上。可是她懂得守住自己的身体；因为她在种植園裏見得多了，而且懂得了女人在这裏多麼值錢。她防禦着男人們。她希望和一个總管結婚，和一个小种植園主結婚，或者——誰知道呢？——成为上校的情妇，这样对於她就是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在村子裏有一所房子，生活得好一點，不必劳動。

工人們也來了，都被雨淋濕了身体。麗達的父親是一个老農民，老婆死了很久，現在他是种植園的騾夫。長竿和加比張罗着招待每一个人。短工們是从鄰近地區來的；他們帶來了甘蔗酒，上校也送了一瓶來。

事实上死人不过是一种藉口；通宵守灵差不多就是一种節日。他們談論遊会；只有下雨才能打断这場这麼重要的談話。麗達要作些灯籠，她的父親帶牲口到伊塔布納的時候，要在那裏为她買些絲紙。有四个年輕姑娘已經肯定了要來；加上三个小女孩，就有了七个牧羊女。加比要扮作牛。有人肯出借一塊帆布；在鄉下

找些牛头骨是容易的。長竿要扮“卡亚波拉妖”。只要隨便拿一塊布——舊麵粉袋或是什麼的——披在他的消瘦的身体上就行了。

“可是詩歌呢？”有人問。

沒有人記得那些詩歌，这个問題使所有的眼睛都轉过來望着死屍。他是在烘房裏死掉的，充血死的。沒有人記得那些詩歌。加比零零碎碎的知道幾句；太少了。也沒有樂隊，僅僅只有兩隻吉他。可是長竿準备克服一切困难。他們可以利用舊水壺，实在沒有办法的時候，他們可以唱可可种植園的山歌。最重要的是遊会能够举行，能够遊行到鄰近的莊園裏去，离大厦愈远愈好。这样，長竿才能帶着黑人佛罗蘭多逃走。他們就可以永远从可可种植園裏解放出來。佛罗蘭多的神气有點心不在焉，他一方面忘不了死屍的令人產生幻覚的样子，另一方面也忘不了麗達的令人垂涎的肉体。他坐在她旁边，沒有人喝甘蔗酒能够像他那样多。他把酒瓶一翻，大口大口地喝下去；他覚得麗達在用欽佩的眼光望着他。可是死屍把他留在那裏；也許在这兩夜裏，只有这个黑人心裏害怕。他怕死屍的突出來的眼睛、害过瘧疾的青色的臉、被泥土沾污的黑色的指甲。談話环繞着遊会；那瓶甘蔗酒从一个个手中傳遞过去。剛開始守灵的時候，老大娘舍列斯狄娜还來唸了些特别的經文。後來她走了；她的年紀太大，不能够整夜守灵。在参加守灵的人裏面，沒有一个懂得为死者唸的那些祈禱文。当然，他們当中也有人，也許就是加比，能够把整段“天主經”背出來。那些为死人唸的美麗的祈禱文，只要能够用响亮的声音吟詠出來，守灵的人就会感到兴奋熱鬧；但这种祈禱文，除了老大娘舍列斯狄娜外，沒有人会唸。在她年紀比較輕的時候，守一夜灵真是一件快事。老大娘吟詠經文，指定喝甘蔗酒的時刻，使大家都必恭必敬。如果將來她死了，那就更糟糕，因为那時候沒有人

唸經就要把死屍埋葬了。現在她还能够來，她拄着手杖，披着黑披肩，在路上拖着脚步走來；她喃喃地唸着含糊不清的"聖母禱文"，她的神異的手經常能从死者的臉上赶走那些惡鬼。可是她什麼時候死呢？……

"下流的地方，"黑人佛罗蘭多想；就是为着这个原因他才要跟長竿一起逃走。这个地方一个人充血死掉，沒有人为他的灵魂而祈禱。蠟燭使佛罗蘭多眼前出現了無數鬼影；那瓶甘蔗酒使他忘掉了痛苦。麗達帶着濃厚的兴趣傾听關於遊会的談話。佛罗蘭多偷看她的大腿。

長竿激動而且有說服力地描述这一次的遊会："非常偉大，"他說，於是大家都忘掉了乾瘪和發青的死者拉奴尔佛；他們的思想都集中在遊会上。看見有这許多人聚集在一起，長竿有了一个念头："人數足够，可以排演了。"可是他閉住了嘴，他怕死者；这样做法可能被認为是不敬的举動。不过，这並不是不敬；这甚至还可以說是为拉奴尔佛在举行紀念。拉奴尔佛对遊会非常熱心，熱心到这样程度，像他那样从來不說話的人也整天談論着遊会，而且提供他的意見；他的沉默寡言是因为他当着众人挨了一頓打的緣故。为什麼不就在这兒，在他面前排演遊会呢？这样一來，这个可憐的人就不致於沒有見过遊会的舞蹈就被埋葬掉了。長竿打量他的同伴們。他們怎样想呢？

加比的吉他擱在他的小床的木板上。有了吉他他們就可以排演了。那瓶甘蔗酒从一个个人的手中傳过去；他們就在瓶裏喝酒。喝得最多的是黑人佛罗蘭多；只有他一个人望着死屍，望着死屍的害过瘧疾的發靑的臉。現在有女的，也有男的；排演起來一定很精彩。長竿有點尷尬的样子提出來：

"要是我們……"

大家都轉过來望着他。莊園裏人人都尊敬長竿；他是最会想出新花样來的人。

“怎麼样？”

黑人佛罗蘭多以为長竿想請求上校准兩个工人請假一天，把拉奴尔佛的屍首抬到村子裏去。

“我們來試演一下遊会吧！”

“現在嗎？”麗達的父親嚇了一跳。

沉默了一陣，大家都望着死屍；他們彷彿在等待死屍的意見。可是充血死掉的拉奴尔佛漠不關心，並沒有回答。

麗達非常贊成这个意見，她已經等不及了。加比認为这样对於死者是不敬，是不尊重他。通宵守灵是一件莊重的事情；上帝可能在以後处罰他們。佛罗蘭多也動了心，可是他怕。他以为長竿提議的是另一件事：在清晨把死屍抬到墳場，跟上校說一說，讓兩个工人請一天假。可是遊会是好的；排演是好玩的；他可以跟屁股渾圓的麗達跳舞了。拉奴尔佛却絲毫沒有变動：他对一切都不感兴趣；自从他被打以後他就不注意周圍的一切。長竿解釋：

“不过这也是为了他呀。既然沒有唸經的女人，沒有女人唸祈禱文，又有什麼办法？找不到呀，他只好怪模怪样地躺在那裏……他从來不說話，整天反覆想着他挨一頓打的那一件事。这一點，誰不知道呢？可是我跟他提起遊会这玩意兒，他樂了，他說起話來了，他变了一个样子……对嗎，加比？对嗎，佛罗蘭多？他簡直像換了一个人似的……他連話也跟人談了，也爭論了；他也想参加，一切都安排好了……。沒有祈禱的女人，那就是沒有祈禱；我們排演遊会，也是为了他；这样，他一定会很高兴看我們排演的……沒有祈禱；我們就为他排演；这是一样的，这有什麼關係呢？”

这个長竿是个出名会逗人笑的人……他是个狡猾的黑白混血兒，至少，他会說話，会說一套來使人信服……

“怎麼，你們沒有看見他正在微笑嗎？他說他贊成呢……”

这時候麗達站起來，伸出臂膀；她幾乎嚷了：

“那麼，我們來排演呀！”

“孩子們，我們來排演呀！”

“加比，去拿你的吉他！……”

加比低声罵了一句；像这样的守灵，他从來沒有見过。可是他仍然走去拿他的吉他，彈了彈琴弦，把音校正。大家都已經站了起來；只有黑人佛罗蘭多望着大家扔下的拉奴尔佛，望着他的大脚和嘴角流出來的醜惡的口涎。“下流的地方！”

排演開始了，就在房間裏，在死屍的前面開始。

“我們要唱什麼歌呢？”

沒有人懂得遊会的歌；加比懂得幾句，太少了。只有一个办法：唱种植園的歌，这种凄凉的劳動的哀歌。

“唱呀，佛罗蘭多！”

黑人開始唱了：

馬納加在烘房中死了，

在黃昏日落的時候……

麗達帶头；長竿作了解釋；舞蹈開始了。就在小屋裏面，当着死屍面前，死屍彷彿很感兴趣地在窺看。

“我不是說过他喜欢这样做嗎？”

加比的吉他在嗚咽；像这样的守灵，在西阿拉州是从來沒有的。他們全都跳舞，男的、女的都跳；突然間他們排成併列的兩行，他們跳着，面向着放死屍的那張破床。这彷彿是一种敬礼，一种为死者的祈禱——目前所缺少的祈禱，舍列斯狄娜沒有唸的

祈禱：

烘房殺死了一个人，
那是烘房的罪行；
馬納加死在烘房裏，
那是馬納加的命运！

像这样的守灵，加比从來沒有見过。長竿、佛罗蘭多、麗達也沒有見过。可是他們不再害怕了；他們是为死者唱歌，为死者跳舞，使拉奴尔佛很高兴地死去，使他忘掉那一頓打，使他只記得遊会。麗達手裏拿着本來放在死者脚上的那枝蠟燭。“灯籠，”她說，“在遊会裏總是要有灯籠的。”拉奴尔佛沒有人为他祈禱，可是現在有人为他唱歌；現在有人为他跳舞。“好一个守灵！从來沒有見过这种样子的守灵，”加比想。

听見了上校的脚步声。唱歌和舞蹈都停下來，蠟燭重新放在拉奴尔佛的脚上。一陣充滿敬意的沉默迎接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進來。他坐在長木椅上，讓開一些地方使麗達坐在他身边。他帶着好奇地問：

“舍列斯狄娜呢？”

“她已經走了好久了……”

“你們不是正在祈禱嗎？”

短工們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他們等長竿回答。只有長竿能够把事情解釋給上校听。

“因为，你曉得，沒有人祈禱。上校先生，他要像隻野獸似的埋葬掉，像隻森林裏的野獸。你知道，他不說話，自从……”

他低声地把話說完：

“……他挨了打以後……”

佛烈德里科等着下文。

“所以，我們决定，举行一个遊会……”

“遊会？”

“一个三王遊会……我們先試演一下，讓他看看，使他不致於帶着痛苦埋到地下去，只記着那一頓打……”

佛烈德里科注意着死屍。他曾經叫人鞭打过他來儆告别的人。現在佛烈德里科有一种後悔的感覚，他很想对大家解釋他过去为什麼要这样做。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好玩；他不是坏人。他这样做是为了拿他來作个榜样。

“为什麼他要逃走？”

他們都點头表示同意。

“对的，他为什麼要逃走？”

把他抓回來以後，除了叫蒂畢西奥鞭打他以外，还能有别的办法嗎？他命令这样做並不是为了好玩。何况在这些可可种植園裏，誰会为着好玩去做一件事情呢？假使每一次有工人为着逃避舖子裏的債务而逃走他都閉着眼睛不管，那就糟糕了！这样一來，一个工人也不会剩下，那就沒有一个种植園主能够維持下去。他必須使他們服从。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可是这条法律存在了多少年，早已为大家所熟知。違反这条法律的人要受罰，使别的人才不敢傚法他。这並不是佛烈德里科的錯。

他在長板凳的末端更舒服地坐着，把脚擱在上面，望着長竿。麗達把她的熱烘烘的处女的身体凑近他。

“他想逃走是他自己的主張。誰叫他这样做？”

長竿利用这机会：

“上校，我們，我們想……”

在这時候，隨便哪一种談話都能叫佛烈德里科高兴。

“什麼事？”

他以为他知道他們要求的是什麼，他已經準备答应他們的要求。他們一定是討些錢來把拉奴尔佛葬在村子裏，而且請求讓兩个工人請假把死屍放在吊床裏抬走。錢的數目並不多，可是种植園裏少不得工人，尤其是現在雨已經落下來的時候。不过即使这样他仍然肯答应；他这样做彷彿是向死者还清一筆債。

“是这样，我們想請求你……”

“我知道了，長竿；你們想把拉奴尔佛葬在村子裏……好像那边的地比这兒的地好一點似的！……的確，我很願意……”

佛罗蘭多笑了。黑人知道長竿想請求的並不是这件事。他想上校捐一點錢給三王遊会，是的，是这件事。他們呆在那裏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沒有人想起死者；他們想着的是遊会。只有上校和佛罗蘭多望着拉奴尔佛。麗達朝他那边更挨緊一點；佛烈德里科覚着她的軀体。長竿張開兩条臂膀；他的样子像一具嚇麻雀的稻草人。佛烈德里科弄不明白。他的神經質的手沿着麗達的軀体滑下去，摸到她的渾圓的屁股。这時候，長竿說：

“是这样的，我們想……”

一陣慾念湧上佛烈德里科心中。他摸到年輕姑娘的肉，他想起了罗拉·厄斯比那拉。佛罗蘭多看見这一切；他很生气，彷彿麗達是他的人似的。这天晚上有許多事情都叫黑人佛罗蘭多伤心。“下流的地方！”

“什麼事呀？”佛烈德里科微笑着間。他已經渾身貼住麗達了，他覚得年輕姑娘的臂膀擱在他的臂膀上面，她的渾圓的大腿挨着他的大腿。

“我們想有一點錢來办三王遊会……”

他們全都忘記了埋葬拉奴尔佛的事了；他們想利用上校的愉快的心情；他們紛紛解釋……麗達微笑着；佛烈德里科一边說話，

一边撫摸她的温暖的肉体。外面正下着雨。只有佛罗蘭多望着沒人理睬的死屍，望着他的兩隻大脚和逐漸熄滅的蠟燭。加比手上拿着吉他，靜靜地微笑着。佛罗蘭多恨不得自己也像長竿那麼会說話，使得自己也参加談話而且討論關於埋葬的事。

“很好，”佛烈德里科說。“我会送錢給你們……不过你們只能够在節日的夜裏出去，我不願意种植園裏有游手好閒的現象……”

麗達非常高兴，拍起手來。照着死者的蠟燭熄了。

“哪兒有火柴呀，孩子們？”

即使在黑暗中，加比也彈起手中的吉他來。誰說話？

“你們在排演嗎？”

“这是为了死者，給他看看，讓他高高兴兴地到地底下去……”

“可憐的，他多好啊！他要去的地方是天堂！……”

“不要談論死者，这是有罪的！……”

“我們要排演！你准許嗎，上校先生？”

佛烈德里科利用黑暗的机会緊緊抓住麗達的乳房，結实的处女乳房。火柴的微弱的亮光照亮了佛罗蘭多的臉：

“上校先生，我自己一个人把他扛到墳場裏去……我把他裝在布袋裏……只要給一點錢給墳場的那个傢伙……”

蠟燭又照亮了死者的兩隻脚。佛烈德里科放開麗達；他又想起了拉奴尔佛挨的那頓皮鞭。他不是已經答应讓他們举办遊会嗎？他不是答应过要給錢嗎？佛罗蘭多站着，並沒有微笑。他很伤心；沒有人还記得死者。佛烈德里科抬起眼睛，盯住黑人，用一种疲乏的声音說話，彷佛經过一場鬥爭似的：

“你可以扛他去……最好还是兩个人一起去……”

“这也是我的錯，”他想。为什麼他不在伊尔霍斯，在罗拉的床上，离開这一切討厭的东西呢？長竿害怕起來：

“还有遊会呢？”

上校用手做了一个同意的姿势。他站起來，把沒有脫下來的帽子的边沿放下，走了出去。大股的雨落在可可种植園上。到了道路轉弯的地方，麗達用笨拙的藉口赶上他，微笑着，露出她的白牙齒，想献身給他。佛烈德里科用手推開她，繼續走路。

9

第二天晚上，雨一直猛烈地落着。在这二十四小時中，太陽也照耀过幾次，有時也只落着微微細雨。可是那只是些很短的休息，馬上雨势又大起來。伊尔霍斯人望着天空，都肯定說这場雨要下很久；这是收穫初期的大雨之一，它要淹沒一切，会使道路难行，会把小山上和蛇島裏的房子冲倒，而且会把沙泥从共基斯塔和烏拉奥兩座小山上一直送到鉄路和港口的道路上去。可是这場雨也能够使在太陽底下開始凋謝的可可樹花兒結成果子。到处只听見感恩的声音。在每个人的嘴上，在伊尔霍斯、伊塔布納、伊塔比拉、培尔蒙特、加那偉業拉斯幾个城市裏，在瓜拉西、里約公塔兩个村子裏，在田莊和种植園裏，都是感恩的声音。

下雨的第二天晚上六點鐘，主教在聖乔治大教堂主持一場感恩祭祀。那是一个惡劣的黃昏，电灯光幾乎穿不透黑暗。祭台上點着蠟燭，聖佐治的脚上也點着蠟燭，这位战士的聖人①正是不久以前才結束爭夺的这片土地的最好的象徵；蠟燭是为了这場雨而燃點的。这場祭祀是由伊尔霍斯商会代表种植園主和出口商們發起的。他們感謝这位一方之主的聖人賜給他們这場使可可林開花和果子成熟的雨；就像过了不久他們又要感謝他把陽光賜給他

---

① 聖乔治是庇佑兵士的聖人。

們，使可可能够在大風乾槽裏晒乾一样。

主教用拉丁文祈禱，嬷嬷学校裏的年輕姑娘在教堂的唱經班裏唱歌，嬷嬷瑪莉亞·德里莎·特·耶穌彈着徐德兄弟公司送給大教堂的大風琴。男人的數目不十分多；教堂裏都是女人；上校們和出口商們認为只要出錢捐献这一場祭祀就够了。他們正在莊園裏或者商行裏進行交易，这場雨已經保証了今年的收成，交易已經可能了。

主教举手向天，祝福低着头的人們。然後，他为他的教民的幸福、为丰收、为提高伊尔霍斯人的性灵而祈禱。他的莊嚴的嗓音傳过教堂，一直到弓形的屋頂下才消失。大風琴又响起來了。老大娘們開始冒雨走出教堂。第二天，報紙在第一版上記載了这場祭祀。

不过，这場祭祀並不是这天晚上唯一的宗教礼節。上校們和出口商們使聖佐治祭台上的蠟燭點着的時候，港口上为輪船裝貨的黑人們、靠可可的殘渣吃飯的乞丐們、厨房裏的黑厨娘們和那些漁夫們正在举行对奥克梭西——黑人的聖佐治——的祭祀。这場祭祀在沃里望薩举行，是在蓬塔尔島上，島上住着沙呂聖父①。

雨把椰子樹打得弯下來。椰子被南方來的酷烈的風吹到地上，埋進沙裏。椰子樹圍繞着的一塊地就是沙呂聖父的迎神顯聖壇，換句話説，也就是沃里望薩地方的“岡东勃勒”②。沃里望薩是在一次爭夺战中幾乎全部被毁的整整一个村子所剩下來的一點地方。那次爭夺战是在可可繁荣的初期，塞凱伊洛·格朗台爭夺战以前，政党还在用馬槍來贏得选举的時期發生的。在这些已經遙远的年

① 沙呂聖父（Salu, père-de-saint），即黑人迎神顯聖壇上的祭師。——原註。

② “岡东勃勒”(Condomblé)，即黑人举行迎神顯聖的一种祭壇。有時即直接代表这种所謂“迎神顯聖”的儀式。——原註。

头裏，有些波希米亞人曾經把伊尔霍斯城佔領过三天。人家說，在小聖堂的坍毁的牆上，在已經被虫蛀坏的地板上，現在还可以看得出十八具死屍遺留下來的血跡，这些死屍是爭夺战結束的時候还躺在那裏的。整个沃里望薩村幾乎全部毁掉，一直沒有重建。伊尔霍斯代替了它。从那裏到蓬塔尔郊區坐車只要幾分鐘，走路半个鐘头就可以到達，坐汽車只要六分鐘。在这片到处都給人一种發達、進步和生气勃勃的印象的地方，沃里望薩是衰落、荒廢和死亡的象徵。只有漁夫在这裏居住，駕駛着他們的無畏的小舟和海搏鬥。也有兩三間破落的店面房子，風从这些房子的窗口和裂縫裏吹進來。过去在糖業時代，沃里望薩是这地區的商業中心，这些房子是这地區裏最漂亮的。那是可可時代以前，甘蔗是伊尔霍斯的綠色作物，簡陋的糖磨坊都能使人致富的時代。現在是漁夫們住在这些荒廢的房子裏了。从这裏他們看得見整个的沙灘，靠海那面，他們看得見巨浪衝擊着以椰子樹为边沿的海港。小船在雨下靠着休息，房子的前廊上張着漁網。村子的尽头就是沙呂的"岡东勃勒"，那就是欢迎奥克梭西顯聖的地方。

使沃里望薩不致於完全消滅的，就是奥克梭西的"岡东勃勒"。过節的日子（在四月裏每天都是），一到晚上，伊尔霍斯的黑人和黑白混血兒就到沃里望薩去朝聖。四月二十三是聖佐治的節日，人們就举行起"瑪孔巴"①來了；"瑪孔巴"吸引了最远的种植園裏的人，穿着節日衣服的黑女人、穿着紅鞋子和用澱粉漿过的白褲子的黑人都來了。作为唯一的出入道路的沙灘上印着無數朝聖者的脚印。羯鼓响了，在颳西北風的時候，連伊尔霍斯港那边也听得見鼓声。遇到有旱災威脅的年头，最初的雨一落下來，人們就

① 黑人举行的一种迷信的儀式；在儀式中他們請求諸神"顯聖"，祈求諸神从天上下凡來和他們住在一道。——原註。

在奥克梭西的祭壇上举行盛大的慶祝会。有錢人在伊尔霍斯大教堂祈求聖佐治，主教雪白的手举起來祝福今年的收成。窮人們在沙呂的祭壇上也举起他們的黑色的手來感謝他們的聖佐治——奥克梭西。

下雨的第二天晚上，羯鼓的咚咚声很早就响起來，召喚着黑人們來参加節日。數不清的小船从伊尔霍斯港出發，裝載着穿起節日衣服的黑白混血女人和黑女人、水手、港口的黑人、酒舘裏的流浪漢；他們全都在潮濕的沙灘上向沃里望薩那面走去。

有幾个受好奇心驅使的白人也來参加这个黑人的宗教節日。追求罗拉的李伊·唐塔斯把那一对对野蛮人音樂感覚兴趣的舞蹈家夫妇帶來了。律師把这些非洲的神秘儀式不清不楚地解釋給罗拉和裴伯听。

罗莎——馬丁斯的情妇和長竿恋恋不能忘情的愛人——也來了，她是顯聖壇上的"聖女"。她在壇中央跳舞，她的身体在盤旋，弯下來，她的屁股昇上去，昇上去，跳進观众的眼中，她不再是一个女人，只是一些屁股在滾動，在男人、女人、神、椰子樹和海上面滾動。黑人的歌、羯鼓和半圓形銅鼓的音樂非常深沉，彷彿是死和愛的呼声。沒有人喝过酒，可是他們全都在咚咚的鼓声中陶醉了，神已經降落到他們身上，他們現在用臂膀來跳舞，这些臂膀像蛇一样，跳着，舞着，从四面八方同時鑽出來，从地上、从屋頂上、牆上和人身上鑽出來。裴伯·厄斯比那拉產生了兴趣。他在想，假使把这些舞蹈改良一下，在大城市裏演出，一定会獲得成功。臂膀來來往往，伸过來又縮回去，臂膀上巴羲亞女人的手鐲也跟着作响。在这兩夜裏，黑人的聖佐治奥克梭西附着沙呂的身体在顯聖壇上作着騎馬的姿式走着。是奥克梭西叫雨落下來，使得他的黑人子孫不致於找不到工作。他們在向他謝恩。

借着沙呂的声音，奧克棱西宣佈今年会有很多的錢，連窮人也有。要生長出來的不再是可可，而是黃金。啊！奧克棱西是一个善良的神，他把黃金送給他們每一个人，連窮人也能到手！

他們在逐漸消逝的黑夜裏跳舞。李伊·唐塔斯为罗拉·厄斯比那拉創作了些恋歌。阿根廷姑娘覺得音樂正在她的內心召喚她。这种音樂並不像探戈音樂那样頹廢荒淫；这种音樂是一种原始的韻律，一种並不邪淫的慾念。在逐漸消逝的夜裏，罗莎也在跳舞，他們全都在跳舞。臂膀的舞蹈，屁股的舞蹈。李伊·唐塔斯对罗拉提出一些建議。裴伯对一切都漠不關心。罗莎如果上舞台表演，她一定会成功。雨猛烈地下着。

在沃里望薩，咚咚的鼓声慶祝着这一次的大雨，黑女人們为可可的窮人的神奧克棱西跳着舞，唱着歌。迎神顯聖的音樂一直傳到海上。

10

"現在，"加尔洛斯·徐德說，"讓我們听一隻'瑪孔巴'音樂罢，"他把唱片放在留声机上。

羯鼓的声音在徐德的公舘的灯火輝煌的客廳裏响起來。听見了这种宗教和野蛮的音樂，瑞典姑娘古尼露出一个愉快的微笑。唱片上紀錄着一支奧克棱西的歌曲，現在，"瑪孔巴"的咚咚声在豪華的房間裏响起來了。起先，脚開始騷動。連态度冷淡和憂鬱的英國人亞尔杜斯·白朗也覺得音樂在他內心召喚他。不錯，这种音樂是野蛮和原始的，可是多麼有魔力呀！古尼擺動她的消瘦而長得很好看的屁股，她開始很肉感地旋轉她的軀体，兩隻眼睛向上翻，她彷彿在誘惑男子。朱麗葉塔跟着她，她跳起黑人舞蹈更自然，可是她所跳的舞只是邀請人去拥抱她，而不是黑人向他們

的非洲的神致敬的那种姿态。白人已經搶去了黑人的一切，現在他們更把黑人的宗教音樂也搶过來刺激他們的情慾。男的和女的一个个加進在客廳裏跳着的行列，屁股在搖擺，乳房在顫動，大腿在抬起來。朱麗葉塔走过的時候一把抓住詩人賽吉奥·慕拉的手，把他拉到行列裏來。詩人的兩隻手抱着她，隨着大腿的動作而一上一下的顫動腰部。瑞典人發出一声尖叫。他以为黑人跳“瑪孔巴”的時候是这样叫喊的。咚咚的鼓声愈來愈緊，客廳裏身体在擺動，大家都儘可能和音樂的節奏配合。

这个集会裏的客人是經过“挑选”的。徐德夫妇这次慶祝生日只請了些熟朋友：瑞典人夫妇、白朗、鉄路上的兩个英國工程師、馬納加·唐塔斯上校，上校是当天从他的种植園裏到達的，加尔洛斯特别重視他的友誼；寡妇巴斯多斯，她还很年輕，丈夫是害熱病死的；可可試驗研究院的一个年輕的農業家，加尔洛斯的教子；波多医生，他的老婆（一个黑白混血姑娘，伊塔布納最有錢的一个种植園主的女兒）和他的兩个姊妹。

史瓦滋，拉舍尔和他的老婆，罗斯寧兄弟和他們的老婆。这一般人差不多全是外國人，女人們所說的下流的故事（她們毫不掩飾地用粗話說出事实真相）和充滿机智的談話使馬納加·唐塔斯睜大了眼睛。詩人也來了，而且把他答应过的蘭花也帶了來。朱麗葉塔把一朶别在胸前，别的幾朶插在牆上的花瓶裏。

賽吉奥·慕拉是帶着一些不安的心情來的。他不習慣参加这些上流社会的晚会，他从來沒有到过伊尔霍斯交际俱樂部参加大种植園主們的晚会，也沒有参加过出口商們的私人宴会。在出口商們的宴会裏狐步音樂一直响到天亮，使那些走去参加五點鐘彌撒的老太婆們大为不滿。因为賽吉奥·慕拉覚得受到了威脅，他就决定採取一种嘲諷和尖酸的态度。可是他並沒有保持着这种态

度，因为事实上他成了今天晚会上众人的目标。朱麗葉塔介紹他：

“这是我們的大詩人……”

幾乎所有的男子都認識他，女人們非常和气。賽吉奥很驚訝地發覚古尼是他的一个熱烈的崇拜者，她唸过他的通俗詩，晚会剛開始的一段時間她一直沒有放鬆过他。後來朱麗葉塔过來找他去喝雞尾酒，她才恋恋不捨地和他分离。起先，大家的談話不很熱烈，加尔洛斯和罗斯寧、史瓦滋討論關於收穫和漲價問題。别的人分散在客廳各处，很冷淡地閒談着。古尼請求賽吉奥把黑人的歷史、巫術、“瑪孔巴”的故事講給她听。她發出一些神經質的短促的笑声，熱烈地拍手，兩隻眼睛好像要把詩人吞下去。别的女人走了过來，她們很兴奋，眼光像陶醉似的，傾听賽吉奥的解釋。他故意把故事說得富有刺激：他自己也覚得这个新环境使他特别兴奋。在另一堆人中，年青的農学家替女人們看手相，推算將來、現在和过去，倒也獲得相当成功。他替朱麗葉塔看手相，管朱麗葉塔叫“教母”，並不隱瞞他自己对她很感兴趣。可是加尔洛斯·徐德並不把他当作是个可怕的情敌。他太年輕而且太天眞，不可能使一个像自己的老婆那样的女人欢喜他。他清楚地看出朱麗葉塔对他的殷勤並不重視，她很不耐煩地噘着嘴唇。農学家用一种使馬納加·唐塔斯吃驚的無恥态度預言朱麗葉塔要交桃花运。

“啊！教母，我眞可憐我的教父！”

波多医生的老婆是一个鄉下人，一下子跳進这个环境裏，很快就学会了所有的坏事，而且只学会了那些坏事，她坚持着說：

“都說出來，一點不要隱瞞，博士！”

農学家徵求朱麗葉塔的同意：

“我可以都說出來嗎，教母？”

“說呀！”

馬納加·唐塔斯豎起耳朵。農学家低声裝腔作勢地說：

“我看見一件偉大的恋愛……”

他們周圍的客人都哈哈大笑。波多医生的老婆追問詳細情形。

“他呢，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年輕，衣着漂亮，聰明，人才出众……”

農学家以为在描寫自己，朱麗葉塔却認为是賽吉奧·慕拉的画像。

“可憐的敎父！”農学家重複了一句。

然後他为别的人看手相。朱麗葉塔走開去找賽吉奥。僕人拿酒進來。这是徐德夫婦的考究的做法：他們的僕人像英國的侍僕一样穿着一种背心。喝完雞尾酒以後，晚会突然兴奋起來。就在这時候賽吉奥看見了已婚婦女的狡詐的行動。拉舍尔和波多医生的老婆偸偸地眉來眼去，他暗中握住她的手。加尔洛斯把唱片放在留声机上面的時候，古尼走到賽吉奥身边：

“你不跳舞嗎？”

他請她一起跳。古尼緊緊挨着他，她的胸部輕輕擦着他的上身，她的臉頰貼住他的臉頰。經过朱麗葉塔前面，賽吉奥注意到她的妬忌的眼光，他很快活。跳完了一支狐步舞，他就向她走去。可是他發覚她的态度这麼冷淡，他不得不說些笑話而且大獻殷勤來博取她的一个微笑。又奏起一隻狐步音樂的時候，他請她一起跳舞。農学家望着他們，而且彷彿懂得了其中奥妙。因此他决定轉向古尼進攻。可是在進行以前，他喃喃地对亞尔杜斯·白朗說：“敎母对这个著名的打油詩人的态度是可恥的。”跳舞使賽吉奥進入飄飄然的境界，他沒有說話，朱麗葉塔的头髮不時觸着他的臉頰。在这种時候，他眞希望能够吻她。

客廳裏談話、調情、爭論繼續進行。沒有跳舞的史瓦滋和拉舍尔談着可可和政治。拉舍尔是个猶太人，是比薩拉比亞[1]的移民的兒子，他攻擊納粹主义，史瓦滋却熱烈地为納粹主义辯護。農学家像隻蝴蝶似的从一个女人那裏飛到另一个女人那裏，最後在罗斯寧大哥的肥胖的老婆身边停下來，她听見他的淡而無味的笑話就笑起來，她的笑也是淡而無味的。她的又短又肥的手指上戴着鑲鑽石的粗大的戒指。亞尔杜斯对着寡妇巴斯多斯打呵欠，城裏傳說他是她的情人。馬納加·唐塔斯很憤慨地喝着酒。他的白头髮又盖住了他的前額，他在想念目前大概在酒吧間裏或者在裴伯·厄斯比那拉家裏賭錢的兒子。馬納加覺得孤独，覺得自己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很不合適。他張開嘴來只为的是把塞凱伊洛·格朗台爭夺战的經过告訴古尼。这个瑞典姑娘听見詳細情形時幾乎昏了过去。

加尔洛斯把“瑪孔巴”音樂唱片放上留声机的時候，他們每个人都有了七八分酒意。这時候簡直可以說一屋子都是瘋子。只有站在留声机旁边的加尔洛斯和睜大着眼睛的馬納加·唐塔斯沒有参加这种上流人士的“瑪孔巴”，这些上流人士藉口說跳一种宗教舞，事实上是放縱他們的压抑住的情慾。他們一个跟在另一个後面，把手放在前面的人的身軀上。有時賽吉奥的手在朱麗葉塔的腰上擦着、摸着。有時行列夾緊起來，朱麗葉塔挨近賽吉奥，緊緊貼住他。驟然間大家都散開來，一对对單独地跳着。朱麗葉塔盯住他，咬緊嘴唇，流露出無限的慾火。他們像野蛮人一样用力頓脚，農学家跳來跳去，亞尔杜斯也一样。加尔洛斯·徐德用沒有表情的眼光望着他們，馬納加·唐塔斯从來沒有見过这种事情。

---

① 比薩拉比亞是罗馬尼亞的一个省份。

过了不久，波多的老婆問他們会不会玩“未婚夫妇”遊戲。他們假意說不会，其实最低限度朱麗葉塔和農学家兩个人都在說謊。他們决定玩这种遊戲。波多太太教他們。馬納加·唐塔斯想拒絕参加，她提出猛烈的抗議。所有的客人都走到另一間房間裏去，只剩下医生的老婆、加尔洛斯和罗斯寧弟弟的老婆留在客廳裏。她对他們解釋：“我們在一所房子裏，家裏的人都出去了，父親、母親、兄弟、姊妹、佣人，都出去了。只剩下年輕的姑娘和她的未婚夫。他們坐在沙發上面。”她叫他們坐下來。然後她問他們：

“你們要他們採取什麼姿势呀？”

加尔洛斯握住他的“未婚妻”的手。波多太太叫另外一个女的進來。她又解釋一番。新進來的女人叫他們兩个头靠头的互相挨近。然後輪到她代替罗斯寧太太坐在加尔洛斯身边。另一个男的走進來，听了解釋，叫加尔洛斯吻女人的头髮。然後他代替了加尔洛斯。就这样他們一个个輪流進來。輪到馬納加·唐塔斯的時候，他要讓微笑着的古尼坐在他的膝上。等到他站起來讓賽吉奥代替他的時候，他的兩条腿軟癱而且流着汗。賽吉奥扶着古尼坐在他的膝上，他很兴奋。然後輪到朱麗葉塔命令古尼把手摟住賽吉奥的脖子，臉頰貼住臉頰，因为她知道自己就要代替古尼。等到她代替了古尼，他們等待着拉舍尔進來叫他們变換姿势的時候，她用手輕輕地撫摸着賽吉奥的脖子。賽吉奥的嘴唇碰着朱麗葉塔的臉頰。其餘的人圍在他們旁边笑着，認为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遊戲。加尔洛斯的眼光現在变得憂鬱了，他提議跳舞。他認为这种遊戲很愚笨。

晚会一直開到黎明時分。在四面都裝上了不透明的玻璃的客廳裏，人們是根本听不見外面的雨声的。古尼撩起裙子跳着一种淫猥的舞蹈。亞尔杜斯的臉上有一塊紅印，巴斯多斯寡妇的嘴唇

上却少了一塊。加尔洛斯在挑选唱片，農学家重複說着那些枯燥無味的笑話，他在罗斯寧老婆身边很成功。朱麗葉塔和賽吉奥坐在沙發上說話。她答应第二天打电話給他。

賽吉奥和馬納加·唐塔斯一起走出來。参加这一次上流社会的晚会使馬納加·唐塔斯的固有的家庭观念都動搖了。他有一天曾經不知在什麼地方讀到过關於敗坏家庭的危險的文章。他也听过主教關於这个問題的講道，非常動听的一次講道。可是今天，他親眼看見了。他驚呆了，他用一句話來表達他吃驚的程度：

“这是世界末日，賽吉奥先生，这是世界末日！……”

“一定是再來一次洪水把世界淹沒，上校！只要看这場雨就知道了……”

可是馬納加·唐塔斯一本正經地說着，他的嗓音也变了，他的眼睛还因为剛才看見过的一切而睜得大大的：

“这是世界末日……”

漲　價

1

可可的價錢繼續上漲了三年之久。漲風是从最初的幾場大雨之後突然開始的。人們可以說，遮盖着城市和种植園天空的烏雲，从它們的雲圈中給人們帶來了这一次的漲風。三年之內，伊尔霍斯和可可种植區的人們，都在黃金中打滚。"鈔票都不值錢了！"馬納加·唐塔斯上校屢次这样說。伊尔霍斯和可可地區的居民在黃金中打滚，尽情的喝香檳酒，同里約熱內盧來的法國姑娘們睡覺。特里亞農是这城裏最漂亮的大酒店，馬納加·唐塔斯上校在那裏用值五百密耳瑞斯的鈔票來點香烟抽，这种举動完全是模倣从前巴西那些种植園老闆在漲價時的举動，也就是說，在咖啡、橡膠、棉花、糖漲價時，他們是拿过鈔票來點香烟的。妓女們，即使容顏已十分衰老，都可以賺到許多項鍊和戒指；在伊尔霍斯，在伊塔布納，在伊塔比拉，在加納維爱拉港，在培尔蒙特，在里約公塔，輪船載來了千奇百怪的东西，其中有：爵士樂隊、名貴香水、理髮師、按摩專家、騙子、華貴汽車、園丁、農業專家、歐洲的果樹接种匠。这眞是洋洋大观，簡直可以說是狂欢節的遊行隊伍。

漲風是和最初的幾場大雨同時開始的。这些雨救了那年的小收成。約翰·馬加也斯簡直成了一个預言家，因为，根据同他一

道坐过公共汽車的許多人的說法，他是第一个預見到可可要漲價的人。好幾年以來，就像今天那些令人發愁的日子一样，每一亞洛伯可可的牌價，一直都維持在十四和十五密耳瑞斯之間，價錢好的年头，最高也只能達到十九密耳瑞斯。不过無論如何，可可總算是一种最有價值的种植物，它可以獲得很可观的利潤，使上校們大發橫財。何况現在，可可的價錢突然開始瘋狂的上漲。在最初的時候，誰也不想去理解这种意外的漲價的原因。共產党揭露可可出口商陰謀的最初幾份傳單，也是在漲價以後幾个月才發出來的。開头幾个星期的驚訝，很迅速地被貪利的瘋狂慾望代替了。一个月之內，上等可可每一亞洛伯的價錢，便由十九密耳瑞斯漲到二十八密耳瑞斯五百瑞斯。兩个月以後，價錢更上升到三十密耳瑞斯了。每一个人的眼光中，都露出一种想賺錢想得發瘋的表情。輪船開始运了許多新奇貨品到伊尔霍斯來，連担任起卸貨物的人手都不够了。在这一年中，可可的價錢还重新跳了一跳，到了秋收以後，每一亞洛伯可可竟可以賣到三十五密耳瑞斯了。"錢太多了！"李伊·唐塔斯在酒吧間裏拿着他那杯燒酒这样說。他的生活和本地所有其他居民的生活一样，都因为漲價而突然被打乱了。当每一亞洛伯可可漲到三十五密耳瑞斯的時候，所有的人都以为这已經漲到了最高峯，是不可能再漲了。只有約奥沁姆和他的幾个同志才知道这不过是一种經济上的風波的開始，这不僅会改变少數人的生活，而且会改变整个可可地區的一切。下一年的收成時期，又出現了驚人的事情：可可的價錢達到了四十二密耳瑞斯。接着不久，它竟升到五十，最高的價錢到过五十二。这時候正是漲價的第三个年头的年初，誰也不再感到有什麼驚奇了。在这个充滿了奇蹟的地方，什麼怪事都是可能出現的。在这最後的一年，可可的牌價从來沒有落到过四十八密耳瑞斯以下。人們覚得價錢

从此以後絕不会再下跌了。但後來，一切事情轉变得很快，不久就到了詩人賽吉奥·慕拉称为“百万富翁当乞丐”的時期。

这裏有一張伊尔霍斯港的照片，直到今天首都的報紙登載有關“南方的皇后”的重要新聞時，还再次刊登出來。这張照片是在漲價時期从共基斯塔小山的高处拍的。在照片上可以看見港口裏有八隻不同類型和不同噸位的輪船，塞滿了那个港灣，幾乎堆砌在一起，还有三架陸上飛机、木船、游艇、帆船等。人們也看得見在碼头以及附近的街道上麕集着像螞蟻那样多的人。这也許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但是漲價本身就是特殊的，彷彿是一个奇怪的、沒有个完的節日。正在这幾年中，市政府連那多年沒有解决的碼头問題也認眞地注意到了，它打算在市區臨海的那一部份建造一条新堤，使那狹窄的港口不致过份拥挤，使輪船可以躲过那个难以航行的危險的沙洲。

“伊塔加赫号”客船的遇难事件，也是在可可漲價的这一段時期發生的。这隻船在一天有暴風的早晨駛進沙洲時不幸沉沒，淹死了很多的人。这隻船和所有其他在可可已漲到五十密耳瑞斯的非凡時期駛進这个神祕海港的船隻一样，載重都过了量。船上有爵士樂隊，有許多妓女，有許多上校、学生和医生。同時还有一些难民。船沉的時候，船上还在奏爵士音樂。人們对这件不幸的事，作了一些短歌，其中有一首这样說：

早上九點鐘的時候，
八月二十三日那一天，
有那麼样一段新聞，
向四面八方流傳，
这新聞傳來了惡耗，
說起來也眞悲慘。

据說从巴羲亞開來的“伊塔加赫号”客船，

不幸在靠岸時演了沉沒的慘案！

这事件驚動了伊尔霍斯城。但是事情明明白白地擺在那裏，誰也不能否認，这場大災禍另一方面也是伊尔霍斯城的居民的一种驕傲，他們開始看出伊尔霍斯的偉大來了，他們看出伊尔霍斯的財產是偉大的，伤風敗俗的事也是偉大的，建設市區、强夺土地、最後連慘案也在內，全是偉大的。在那時期，这种轟動一時的新聞很缺乏，因此巴羲亞、里約熱內盧、聖保罗幾个城市的報紙，都把这件大事作为头条新聞。有一家報舘还派了一个記者坐飛机來訪問那些脫險的乘客，替他們照相。有一首短歌竟說沉船的这一天是伊尔霍斯的一个“節日”。

那位記者为幾張報紙所寫的文章中，特別着重寫出整个可可地區的商業的繁荣和瘋狂的熱鬧景象。甚至於連“伊塔加赫号”的沉沒也不能驅散居民的那种神經質的愉快，这种愉快有如一种特殊的寒熱病刺激着城中的居民。總之，在漲價期間，無論“伊塔加赫号”沉沒也好，無論許多伤風敗俗的行为到处出現也好，都不能叫伊尔霍斯城的居民感到不安。

幾年以後，当工商業恢復正常狀态，可可的價錢穩定下來的時候，当大漲大跌全都成为过去的事件的時候，有一位外國專科学校的教授对巴西东北部的經济作了一次調查（隨後他在本國出版了一本書），他曾經在可可地區住过幾天，研究这地方的特點。他的一位聖保罗的朋友介紹他認識了伊尔霍斯城的一个商人。那時候那种令人吃驚的跌價所造成的創伤，正在勉强開始結疤。但大家並不埋怨跌價，却埋怨漲價。

戴着圓眼鏡的外國教授，神气好像一个發育得太快的大孩子，轉身望着这位商人。这个商人作了他的嚮導，因为教授覺得他知

道的东西很多（他們兩人当時是在一个酒吧間裏）。教授拿出了一个記事本和一枝鉛筆，他急於需要的是統計材料、經济上的細節以及數字。他問：

“在这裏可以象徵可可漲價的事情是什麼？”

他的葡萄牙文説的好像鋼鉄一般生硬，是他在出發以前拿着一本文法書学出來的，这和他孩子般天眞的面貌成为一种相反的对照。

商人想了一会，迅速地回答道：

“就是那些伤風敗俗的行为！啊，先生，这裏有的是伤風敗俗的行为！是的。有的是。我們从來沒有看見过这麼多！簡直是接二連三的出現。男人們昏了头，妇女們也一样。家庭、責任，什麼都完了。父親同兒子發生糾紛，丈夫和妻子發生糾紛，媳妇和公公發生糾紛……我們还看見女人赤裸裸地在城裏面走——眞是一絲不掛，是的，先生，你可以相信我的話。許多可敬的男子离開了他們的家庭去追逐那些娼妇婊子……。还有，結了婚的妇女有情夫成为時髦的風气……。”

政治經济学教授听得張開大口，表現出有一點兒發痴的样子。这位報告消息的人把手臂举向天空，彷彿这些年代的回憶使他非常激動。

“我从來沒有想到会看見这样多的怪事。如果別人向我講这些話，我会以为他是在説謊。但是我看見，我親眼看見……許多卑鄙的事情，先生，許多卑鄙的事情！……”

他使用了一个名詞來總括这一切現象，这个名詞他好容易才找出來，但意义实在很丰富，他企圖以这个名詞向外國教授表示一下他並不像他想像的那麼愚蠢。

“陰曹地府，先生，簡直是一个陰曹地府！……”

教授的戴着眼鏡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样子好似一个嚇坏了的小孩。他从商人这裏並沒有得到精確的數字，但在这个喝着威士忌的漫長的夜裏，他却听見了一个經济学教授所能听到的許多最可怕的故事。

在漲價的期間，不僅是伊尔霍斯的人們瘋狂地在那裏从事建築，而且連伊塔布納、比郎基、巴勒斯但那、瓜拉西，乃至各城各村，都染上了这种狂熱病。最小的一塊地皮都成了一筆財產，全巴西只有里約熱內盧的地皮才比这裏稍稍貴一點。唐塔斯上校在伊尔霍斯葬送了五百康托來建築一所大厦，这是贈送給他太太奧莉西地亞养老的禮物，这座大厦後來在跌價的期間，他忍痛以一百二十康托的低價出賣了。还有許多新的街道也規劃起來了。在伊塔布納，人們还設立了一个小小的廣播电台，在每一个廣場都裝設了擴音器。不久，伊尔霍斯也設立了一个电台。这兩个城市之間的競爭越來越厲害，这种競爭在報紙上，在足球的比賽上，在新年元旦的節日上，都表現出來。

上校們突然發現口袋中充滿了一捲一捲的鈔票，他們眞不知道怎麼办才好。他們用了畢生的精力來開墾土地，在土地上种植果木，採摘可可，收買种植園，把每年的收穫花在种植園上、家庭開支上和兒子們的教育上。但是現在，金錢像潮水一般流了來，再沒有土地需要征服，更沒有土地可以收買……那麼，上校們就不知道如何使用他們的財產了。他們在酒店裏賭錢，賭輪盤賭，打撲克牌，賭鉄路股票，这还不够，他們甚至賭起交易所來了。交易所倒是一种很有刺激力的賭，他們每每尽力在交易所中表示出極豪放的态度。同時自然也表示出了極端的愚蠢。其实他們对交易所的賭法完全外行，但他們覺得这种賭極適合他們的身份，也適合他們所处的時代的要求。

种植園的價值現在远超过罗斯寧大哥的想像以外了。种植園的股票不僅如他所預料的一样已漲了四倍，而是漲了十倍。凡是有土地的人，都不願意听人家說到一个賣字。但想買的声浪却四面八方都可以听到。从南方和北方來了大批的買主，他們都想弄到一些可可种植園。波多医生同他的太太鬧了一場笑話。他的太太半裸着身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充滿了行人的街上追逐她的情夫。这种笑話鬧出以後，医生不得不擺脫他的田莊到南边去謀生，那時候向他提議要買他田莊的人眞多得可怕。每一方公尺种着可可的土地就可以賣一筆財產，而这份田莊还是漲價期間出賣的唯一的一所田莊。可可，那就是黃金，那是人們可能夢想到的最好的种植物，最好的投資的对象。伊尔霍斯的居民們每每帶着驕傲的态度这样說。

倘若从前我們在伊尔霍斯的街上碰見的陌生的面孔已經可以叫作很多的話，那麼，現在的數目更是增加了十倍。四面八方來的人羣都向着可可區前進。找工作的人、謀生的人、决心想利用時机發橫財的冒險家全有。阿拉加儒、巴義亞、累西腓的妓女區在这一時期也走空了。輪船和帆船把那些貪圖錢財的女人載了來——白种人、混血种人、外國女人、本國女人全有——她們剛一下船就無恥地向人微笑，晚上就在酒店中喝香檳酒，同時帮助上校們賭輪盤賭。

伊尔霍斯有五个酒店是一直鬧到天亮的。在海边的特里亞農飯店，那簡直是一个極時髦的“夜總会”，那裏是可以尽兴地玩的，但只有上校們和出口商們才有資格進去。那裏充滿了價錢很貴的上等妓女，她們都是从里約熱內盧來的法國女人或波蘭女人，她們準备讓那些慷慨的种植園主人享受到最美妙的樂趣。巴達克郎咖啡廳比較平民化一點。但是即使在这裏，上校們仍然要佔上

風，而且賭場中總是充滿了上校。这个咖啡廳在烏拉奥街，面对着碼头。不錯，在舞廳中人們可以看見在假期中的学生，初次做可可生意的商人，寫字間和百貨公司的職員。这是一个最老的酒店，也是唯一能够在跌價的時期不倒閉，而且繼續繁荣下去的酒店。不过，当那些店員想吃得好一點的時候，他們却願意在爱尔多拉多酒舘会面了。这是一个最愉快而又最不浪費的地方，幾乎可以說是在自己的家裏一样，顧客們只能喝到一點啤酒，享受伊尔霍斯本地的女人。克拉波街的远西酒舘是特别吸引种植園的總管、小地主、碼头工人、海員的一个所在。酒舘主人自己在後面的屋子作莊推撲克牌九，使用膠黏的紙牌來騙下家的錢。有時不免要發生毆打，弄得警察出面干涉。有一次，甚至於弄到關門大吉，但不久又重開了。在远西酒舘，那个名字叫作麗達·雅拉吉拉的大屁股姑娘便是中心人物，她唱桑巴舞曲，在桌子上跳舞。酒舘裏一个瘦得有點像女人的職員逢人介紹，說她是唱桑巴舞曲的大歌星，侭管她一生都沒有以唱歌作过職業。她到伊尔霍斯來原是要为一家有錢人家作厨娘的。有一天，一个喝醉了的、多情的總管竟向这隻他所渴望的大屁股開了一槍！在巴達克郎咖啡廳最出風头的是那位著名的亞格利比娜。这个女人瘦而風騷，跳探戈舞跳个不停，那些有浪漫气質的学生爱她爱得發瘋。人家替她取了一个外号叫作“吸血娘”，原因是她的目光有一种吸引力，引起了一个学生作了一首熱情的十四行体詩來送她。最可憐的人只有進隱居舘了，这是碼头上一个很骯髒的酒舘，在这裏，喝喝啤酒便算是一种奢侈。它的顧客都是工人、流氓、游手好閒的痞子、騙子、偶然進城來一次的种植園工人。有一个瞎子在隱居舘中吹笛子，有時也有一个喝酒的人在那裏彈吉他。在某一些時期，在假期中的有錢学生和那些喜欢追求時髦的裝腔作势的青年也到隱居舘來。

認眞說來，这就是被馬丁斯抛棄的罗莎開始在这裏作女招待的時期。他們是完全为她而來的，她在这个可憐的酒舘的骯髒环境中，彷彿有一种驚人的美貌。

在"狂醉"大節日的那幾天，正是卡尔朋克斯來到这城市使大家極其兴奋的那幾天，伊克萊克式的遊会便是从特里亞農飯店出發的，这是可可漲價期間人們在伊尔霍斯城所能看到的最荒唐的一种举動：在天色微明全城的人都熟睡的時候，那些喝醉了的男人女人都离開酒店出發到那些下流的街道上去，他們女的脫下了裙子，男的脫下了褲子，半裸着身子胡乱唱着遊会的歌調：

我不到你的家去，
因为是你不肯来我的家；
旣然你有一張大的嘴巴，
就請你咬我的大尾巴！

他們把老姑娘們的难得的熟睡也攪醒了，他們有時甚至於使那些去作早五點彌撒的女信徒也感到害羞。她們把这种下流的歌詞都帶到教士的耳朶裏去。主教和教士於是在講經台上反对伊尔霍斯人的这种不規矩的生活，他們用的言詞都是充滿了地獄之火的猛烈的言詞，可是这些伤風敗俗的人，却甘願受地獄之火燒死。但是自从漲價以來，教士們也不說話了，原因是未來的禮拜堂的工程，已有一种飛躍的進展了；你看教堂的尖塔伸向天空，多麼醜陋的建築物！伊尔霍斯人肯定說这將是本州南部最大的一个教堂。

漲風出現以後，那些召魂壇也和雨後春笋一样到处出現了。搞这种勾当的人离開了文化落後的偏僻地區跑到城市中心來，繼續不断地举行了一次次的召神会。輪船載來的人中有"通鬼專家"，有"能看見死去多年的祖先的人"，有"神医"。如果你在酒店中找

不着上校們的時候，你很有把握可以在召魂壇上找着他們。他們要求鬼魂指導他們怎样賭交易所。那些統一党員，也就是說那些法西斯党徒，曾發起一次大規模的捐款运動，他們的势力这時也大大地增加了。他們怪头怪腦地穿一件綠色襯衫結隊遊行，宣佈說自由派的民主已經完蛋。

市長叫人修了一个大运動場。伊塔布納的足球隊到这場上來進行过幾場熱烈的足球比賽。報紙称讚这个运動場和称讚那个專科学校一样，說它是巴西北部最好的一个。市政府開闢了好幾条新路，而且还鋪上了石板，一面把沿海边还殘留的椰子樹全部砍光。好些知識份子从里約熱內盧到这裏來發表演說。有人向这些知識份子之一打了招呼後便替他們取了一个外号叫"文化旅行掮客"。这句話是暗射那時到伊尔霍斯來的許多兜銷各种各样產品的、數目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代理人。每一隻船上都載有这样的人，他們帶來了一切，也賣完了一切。錢是掙得不少了，問題是如何把这些錢花掉。飛机飛出時總裝滿了乘客，飛回來時也總是裝滿了乘客。輪船的情况也一样。医生們和律師們像潮水般湧來，分散到最偏僻的鄉村裏去。寬大的公路越延越長，一直延長到遙远的地方。行駛迅速的長途汽車坐滿了乘客。这些車上的乘客中有好些是背上揹着手提大皮包的叙利亞人，还有遊方的貨郎——未來的鄉村商人。在財產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上校們不覚浪費起金錢來。他們早在三十年前，換句話說，早在那掠夺土地時代所种下的樹木，現在突然收穫它們的果子了。过去的犧牲、劳碌、死亡和流血是完全值得的。被征服的土地出產了黃金的果子了。

到後來，詩人賽吉奥·慕拉要給漲價的这些年辰下一个定义的時候，他使用的是这样的詞句：

“这件事是那样叫人不可思議，乃至於人們看見在伊尔霍斯城新開了兩家書店。”

2

那位商人曾經在外國教授面前提到过的所謂伤風敗俗的行为，第一樁要算是在漲價初期裴伯·厄斯比那拉对佛烈德里科·賓托使用的仙人跳。裴伯夢想搞一下酒店生意，組織一个公司來創立一个名为特里亞農的飯店。他需要金錢。他認为这样做就可以使他在後半生的日子中口袋裏裝滿金錢。事情很怪，他越來越夢想有一个安靜的房子，他想像中的房子是和他父母的房子一样的，建築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偏僻的郊區，或者就建築在沙加利達斯也未嘗不可。總之，他所需要的是一所老独身漢的房子，在銀行中有經常的存款，回到他有時相信与他早已絕緣的城市去。那裏的探戈舞、戲院、酒店、街道的灯光——一切他本來早已放在腦後的东西，現在好像都在招呼他了。依靠这样一所時髦而且貴族化的大飯店，依靠賭博和出售香檳酒，再加上从里約熱內盧弄來的那些女人，他結果或者就可能实現他的夢；这場夢因为不容易实現，他还往往羞於說出口呢。

这一件事葬送了佛烈德里科·賓托二十个康托。他把这筆錢交給裴伯，作为裴伯回到阿根廷去的路費。这件事使得全城的人都感到高兴。

事情的經过是这样的：在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裴伯就把李伊·唐塔斯一个人丢在巴達克郎咖啡廳，自己回到家裏去了。但这一天吃晚飯時，他却告訴过罗拉說他要玩到天亮才回家。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也在他家裏同他們一道吃晚飯，上校一面讚美那盤魚燒得好，一面預先欣賞夜裏睡在罗拉手臂中的那种快樂。

他深知道裴伯的確有夜遊的習慣。在这場喜剧的最初時期，罗拉还曾經裝出因为她丈夫的深夜不歸而抱怨終天的神情，甚至於放声大哭地說：“他只要一到咖啡館，就要等到天亮才回來。而且他也不需要事前告訴一下別人！”裴伯走後，上校太平無事地溜上他的情妇的床上去了。他甚至於沒有注意到罗拉有一种含愁的激動，沒有注意到某种程度的羞恥心使她不得不掉轉眼睛不敢看人。当裴伯突然回來的時候，上校变得十分不能自主了。这並不是他怕。佛烈德里科是一个慣於在最危险的槍林彈雨中活動的人，在每次的鬥毆事件中都可以証明这一點。他根本連想也沒有想到这件事可能是一場笑剧。他只是看見裴伯的失望和忿怒，就陷入一种可憐的神經不正常的狀态中。裴伯也知道这並不是出於恐怖。这是感到出賣了朋友後的一种羞恥，一种良心上的責备，同時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憂愁。裴伯也知道如果这時設法威脅上校，那可能什麼好处也得不到。反之，甚至还可能前功尽棄，因为佛烈德里科可能向他反攻。所以他决定採用悲痛的态度，他曾經細心研究过採取这种悲痛的态度，他曾經細心研究过怎样演出这种動人的場面。他打開房門，兩隻手蒙着面叫起來了。

“别人已經告訴过我，但我死也不肯相信……我始終不相信有这样的事……。”

这是一种令人心碎的叫声。他的鳴咽的声音充滿了整个房間，以致上校也受到感動。他很慚愧。裴伯一下倒在椅子上，很痛苦，很悲哀，他試着說葡萄牙話：

“上校，我真想不到你会作这样的事；我信任你和信任我自己的母親一样……我永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我以为無論是你，無論是她都不会作这样的事……”

佛烈德里科望着他，裴伯的眼角上真有眼淚。他已成了一个

絕望的人了。上校充滿了羞愧，他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想安慰裴伯，他覺得对他还有一种友誼。阿根廷人繼續說：

“我过去以为她是爱我的……而你呢，你又是我的一个朋友……我絕对，絕对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

他的声音中帶來了一种突然的忿慨，他轉身向着罗拉說：

“下賤的女人！”

这以後便只有上校一个人說話了。他的目的是想替罗拉辯護，說她並沒有罪过。他从床上站起來；他身材矮小，神經十分緊張。他这样裸着身子站在房間中央为一个女人辯護，样子是很可笑的。至於裴伯呢，他虽然一方面讓他的眼淚从眼睛中流出來，但一方面却眞想放声大笑。罗拉鑽進被單裏去了。裴伯以为她忍住笑忍了許久，現在必定是在那裏笑，所以她的胸部的被單才会一起一落地動着。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感動得哆嗦起來。裴伯哭了，虽然他非常想笑。

他們很容易就妥协下來了。上校送裴伯二十康托以便他回到阿根廷去（照裴伯的解釋，这种在外國的旅行費用是很大的），重新过他的舊生活。尤其要緊的是叫他不得因此而丢掉罗拉，他剛才还这样威脅过她的。

“上校，其实我应当作的就是丢掉她……如果我不这样作，完全是为了你的原故。……”

“在我們这方面，也可以說有一點兒瘋狂……”佛烈德里科解釋說。

裴伯明天就可以拿到这筆款子。上校在裴伯面前重新穿上衣服，他很难为情。他約好第二天在一个咖啡舘裏見面。最後他还道了一次歉。裴伯想：“他大概是昏了头啦。”裴伯揩了揩眼睛。罗拉在被單下气都喘不过來了，赤裸的大腿有一部份露在外面。上

校在房門口还看了一眼，还看見那一片雪白的肌肉。他含愁地搖了一下头，出去了。臨街的那扇門响了一下，他的脚步就在很远的地方消逝了。裴伯躺在床上，伸了一下手臂。

“我疲倦了……”

但是他又站了起來。因为現在罗拉高声哭出來了。只是她的面孔还藏在被單下面。裴伯揭開被單。

“你有什麼事？你……？”

罗拉勉强压下嗚咽：

“这个男子是爱我的，他是爱我的……”

“瘋婆子，他們全是爱你的……”

“不，这个是眞正爱我的。这个可憐人，他眞叫我同情他。他是那麼地好……眞像一个小孩……”

她把她那潤濕的眼睛轉向她的男人說：

“裴伯，我不知道我怎麼能够忍受这样的生活。这生活眞是骯髒，下賤……如果我不爱你的話，我不知道……我相信我会自殺的……我覚得我自己骯髒，骯髒到了灵魂，裴伯……。这样的髒事……”

裴伯握着他的女人的手。他想起那位拆白党头子來了。他伸出另一隻手來，尋找罗拉的金色的头髮。他溫柔地慢慢地撫摸着那些头髮，帶着無限柔情。

“必須有坚强的意志……”

被單堵住了她的哭声。

3

擺脫了佛烈德里科上校的粗野的，然而有情感的手以後，罗拉又落到詩人律師李伊·唐塔斯的溫和的手中了。裴伯已開設了

那家大飯店，跑到南边去僱用了一些女人來。除了賭場和舞廳以外，外國妓院也是他最大的一樁生意。直到这時候，伊尔霍斯人才知道裴伯的眞正職業原來是这一行。在他“供养”妓女的那一座妓院裏，經常往來的客人是出口商和富足的上校。因此，要觸犯伊尔霍斯的任何东西都很容易，要觸犯这个“爱窩”却有些艰难了。“爱窩”是卡尔朋克斯給这种半公開半秘密的妓院所取的名字。因此，虽然佛烈德里科·賓托想說服市長和警察局長把裴伯驅逐出境，但是終於沒有办到。

“並沒有人强迫他去上裴伯的当呀！”伊尔霍斯的人批評到这次上校遭遇的仙人跳事件時總是这样說。全城的人都公開地譏笑这件事。甚至於有人拿这件事寫成了一首諷刺詩。那詩的開头的兩句是：

罗拉是結了婚的女人，
賓托当然相信这件事。

有人向上校說这首諷刺詩是出自賽吉奥·慕拉的手筆。不过，別人往往把許多詩人不該負責的事情都推在詩人的身上。过了一些時候，佛烈德里科自己也發現这首諷刺詩是吉多·費勒拉作的。因为上了仙人跳的圈套的那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曾經把他的失望心情向吉多和盤托出；而当時，他的確自認为是一个破坏了人家家庭幸福的人。

在發生了这件不名譽的事件以後，上校回到自己的莊園去住了幾个星期。但是他沒有多久又回到酒吧間來了，他在酒吧間裏把他和那些混血种姑娘鬧的風流故事講給人家听。这就是他在自己的种植園裏的成績。这些姑娘中間有一个叫作麗達的，他还在鄉下租了一間房子給她住呢。但他却不能忍受任何一句影射到他同罗拉的關係的話，这种話会叫他气得暴跳如雷的。在这种場合，

他常常宣佈說他非向这位“外國强盗”報復不可。但是，当上校从莊園回到城中時，人家幾乎再也不談他的故事了。現在人們樂於談到的新鮮事，正如为嫉妬心所苦惱的雷納尔多·巴斯多斯所說“今天的時菜”，却是朱麗葉塔和詩人賽吉奥·慕拉的那种伤風敗俗的行为了。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在相信那首諷刺詩是出自慕拉之手的期間，为了報復起見，他竟跑到一个一个的俱樂部、一个一个的酒吧間，去散佈这段極富有刺激性的佳話。每一个人都渴望知道这一類惡毒的話，所以也就很樂於听这一類的叙述。不喜欢賽吉奥·慕拉的人是很多的。至於朱麗葉塔呢，她一向很傲慢，不喜欢和人家親近，因此人家也就不同情她，更進一步甚至於不相信她。尤其是那些已經結婚的女人，那些專在教堂的更衣室往來的老处女，甚至於那些想結婚的年輕姑娘，她們都輕視朱麗葉塔，但內心裏，她們还是羡慕她的。她好像一个外國女子，和她們毫無共同之點。她們直覺地把她当作罗拉一流人看待；她們之所以極端客气地和她打招呼，那無非因为她是最富有的可可出口商之一加尔洛斯·徐德的妻子罢了。朱麗葉塔抽烟，穿着短运動褲在沙灘上跑，早上穿着男人褲子在大街上散步，自由自在地和男人說話，和本地的上流妇女只有極其稀疏的往來。在伊尔霍斯的交际俱樂部跳舞的時候，人家總是評論她的态度和衣服。她老是招惹出很多的是非。在加尔洛斯·徐德家裏私人宴会中產生的傳說，一到咖啡舘的桌子上，一到每一个人的家中，就不免会加油加醬地講開了。經常参加这种宴会的有英國人、瑞典人、德國人和瑞士人。雷納尔多·巴斯多斯自从同朱麗葉塔說过一次話以後，就默默含愁地等待她賜他一个目光，等待她請他上她的床上去睡觉，但自从他看見她狂熱地爱上詩人以後，他就不免为憂憤所苦了。他曾講过，他有一次突然看見她在城裏一个書店裏

買佛洛伊德①的著作。有些人問他这位大名鼎鼎的佛洛伊德到底是何許人物，他帶着神秘的样子悄悄地說：

"是一个下流的小說家……。"

这一來倒引起吉多·費勒拉替他講了一課心理学。講完以後，費勒拉又向他借了五十密耳瑞斯。当朱麗葉塔穿过那些商業的街道，僅僅以一种冷淡的、短促的點头來回答徐德兄弟公司顧客們的極小心的敬礼時，人們在甜蜜的微笑後不免要講一些惡毒的閒話了。某些人竟以計算她到商会來的次數，賽吉奧到窗口來的次數，以及他們的微笑的次數來取樂。

"多麼地無恥呀！"他們說。

但是用最高價錢收買可可的到底还是徐德兄弟公司，每一个人都願意賣可可給它。他們在朱麗葉塔前弯着身子表示万分恭敬。她呢，对羣众的忿怒是完全不知道的，她常常出現在街头，帶着她那西班牙女人的面孔，憔悴的眼睛，黑色的头髮，顯得美貌而又莊重。有時她表示出快樂的無所顧慮的态度走進商会，这使那位女書記和那位出納員都大为驚訝。

据說，她在商会的長沙發上和詩人睡覚已經有好幾次了。李伊·唐塔斯和賽吉奧·慕拉兩个人从前是打过筆墨官司的。因此李伊·唐塔斯現在竟故意用"商会"二字代替"約会"，或者用本地土話所說的"幽会"來代替"商会"。当他要到妓院去的時候，他總告訴他的同伴說：

"我要到'商会'去……"

在伊尔霍斯的各咖啡館中，这个新名詞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大家一直使用了很久。不过後來發生的其他的伤風敗俗的行为，

---

①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奥地利反動心理分析学家。

漸漸地把慕拉和朱麗葉塔在这城中所引起的兴趣冲淡了。

的確，賽吉奥·慕拉第一次佔有加尔洛斯·徐德的妻子是在商会裏發生的。那一天，她覚得十分煩悶。因此在黃昏的時候，她不顧一切的閑言閑語，竟跑來看賽吉奥，这有如一个对医生感到絕望的病人，不顧任何批評跑去求教於巫師一样。

他們在会議室中交換了他們第一次的接吻後，朱麗葉塔便委身於他了。她希望在此人身上，在一次新的男女關係上，治療好她的突然發作的病症。“我从此以後絕不再見他，”她想。可是他呢，慢騰騰地吻她，先吻她的眼睛，然後又吻她的臉頰，然後又輕輕地咬了一下她的耳朵。詩人这時是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也就是加尔洛斯向各出口商發表他的意見的那个位子上。朱麗葉塔則坐在他的膝头上。詩人像田裏的牲畜一样，拚命嗅朱麗葉塔後腦勺發出來的气味。他竟把鼻子鑽進了她的黑头髮，他在那裏面嗅出無限美妙的香味。那是一种洗得很乾凈的肌肉再抹上名貴香水的气味。她緊緊抱着他，在一种純粹的肉体的刺激和男性的需要中，她忘怀了一切。她閉上了眼睛。她的憂愁、苦悶、对人生的乏味从此也許还会更深、更可怕呢！但此時此刻，那种毫無目的的飢渴，那种毫無原因的痛苦，那种会悶死她的整个的空虛，在这黃昏的時節，却完全消滅了。

黑夜降臨到了这个城市，房間很迅速地黑下去了。賽吉奥沒有點灯，他只拉開她的衣服，吻她的肩头。她因官能的滿足而微微战慄了。他們相互間的第一次拥抱很猛烈，彷彿一个黑人在沙灘上推倒一位混血种姑娘，幹那極野蛮極倉卒的勾当一样。他把她拉到長沙發上去！拉起她的衣服，她連气都不敢喘就服从了。隨後，朱麗葉塔握着賽吉奥的双手。她以为她不得不这样說一句：

“你愛我麼？”

她想，这是一句不可缺少的話。既然她的煩悶这時已完全消滅，她該酬劳他的就是这一句話。她本來打算，發生这样一次恋爱關係後就輕鬆地、平靜地跑掉，跑去賞鑑落日和黃昏的美；因为她並不差人家的什麼債，也就用不着非說什麼不可。

但她此時却覚得这样到底不行。她不得不演一演戲：

“你愛我麼？”

賽吉奧呢，他是为了驕傲才需求她的。他知道，这是他应当征服的一个女人。他因为在某方面的感覚十分銳敏，因此他了解如果他回答說他愛她，必定会墮入她的圈套；他了解朱麗葉塔今後大約是不会再來的了。

他談到了很多的問題。談到藝術和詩歌，講到許多有關小鳥和花的天眞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他研究民俗学時从農民那裏收集來的。他讓他丰富而瘋狂的想像力儘量地發揮，發揮到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的程度，这倒把朱麗葉塔完全降伏了。他佔据了这位年輕、美麗、为人所渴求的女子，心裏很感到驕傲，他想繼續佔有她。無疑地，要徹底了解朱麗葉塔的为人还得要相当長的時間。但他也可以猜出她的为人，彷彿透过樹林，我們也可以隱約看見太陽的光輝一样。

無疑地在第一次的緊緊擁抱以前，在沒有这番荒唐的談話以前，他对这位富有的、神經質的青年妇人虽然有一种引誘力，虽然他使她覚得他是这城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子，虽然这种引誘力推動她來找他，但無疑地，時間絕不能維持很久，这和她对於其他的情人也絕不能維持很久是一样的。对渥達維奧如此，对傑克也如此。她委身於他們，無非是想忘怀一下佔据在她心上的煩悶，塡補一下那令人發愁的空虛。恋愛对神經的刺激要比絕望的煩悶强得多；这刺激会使她忘怀一切，会平息她，会給她帶來一种安

静。不过这种刺激的誘惑並不能持久。一个男子很快就不能叫她满足。一个男子總不免和加尔洛斯一样，有同样的惡習，完全不能医治她的可怕的煩悶。什麼都不能使她留恋。

但是，当他們实行了第一次粗野的、原始人的緊緊拥抱以後，当他帶着微笑瘋狂地開始談話，用了一大堆生動的字眼接觸到無數的令她悅服的題材以後，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对朱麗葉塔說來，似乎展開了一个新的天地，一个她过去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的宇宙。那是一个她向來不知道它的價值的事物組織成的壯麗的世界。在这以前，朱麗葉塔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是：金錢、奢侈品、商業、雞尾酒，現在这些东西在賽吉奥·慕拉的輕視下完全暗淡無光了；他所誇奬的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在伊尔霍斯的黃昏時刻，在可可開始漲價的一个夜裏，朱麗葉塔突然認識了这些东西的價值。小鳥、書、花、詩歌、人、情感……这些名詞都从他的愉快的、奇怪的、或者帶諷刺性的言詞中湧出來了。她稍稍有點驚異，但却是無限的快樂。於是她問他。她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問題，他对每一問題都与以回答。她好像剛才还在大霧裏走路，最後大霧散開，忽然看見那些綠色的草坪、亮晶晶的河水、五顏六色的愉快的景緻和在面前展開的生命。

賽吉奥这样無拘無束地說話是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他是羞怯的，甚至於往往因为这种羞怯而叫人有點难堪。同男人們在一起他老感到拘束。有一天他曾經說过，男人彼此間說話，簡直是一場永远不变的鬥爭，在这种鬥爭中，每一个字背後都藏了一种意圖，而且幾乎永远是一种極坏的意圖。这是一場每个人都想得勝的所謂舌战。他生平只有一次沒有感到这种拘束，那就是他偶然有一次臨時参加的共產党的小組会。但是同女人在一道，他把遮掩自己的羞怯的大部分假面具都揭開了。这時他和他的詩——

他的温和而有反抗性的、幾乎可以說是为小孩子寫的詩——結合起來了。他变成了愉快的、無憂無慮的人，他再沒有那种使他在男人面前令人不堪的羞怯了。这种羞怯又往往促使他穿怪模怪样的顏色的衣服，叫伊尔霍斯的人感到恥辱的衣服。

这天晚上，他对朱麗葉塔所感到的只是肉慾。他需要一个美麗的、色情的、有銳敏感覺的女子，他需要出口商加尔洛斯·徐德的妻子，因为徐德就是賽吉奥所憎恨的一切的象徵。此外，他特別需要的，很簡單，只是一个女子，是能够比男子更其了解他的女子。他需要恢復他自己的本來面目，哪怕是幾分鐘也好。他需要战勝她，使她非再來不可，以便再一次佔有她，再一次地向她講这些話。朱麗葉塔笑了：

“你眞是一个大傻瓜！”

她望着他的眼睛，他的那麼孩子气的眼睛。她看出他的眼睛中充滿了愛情。她相信这就是他愛她的表示。这一來，使她原有的滿足与快樂更大了。这种愉快發展成为新的不可克制的情慾。这一次她並不是希望在緊緊的拥抱中，在男性的熱力中忘怀自己的苦悶，而是希望把自己整个地交付給她所愛的男子，因为这个男子已是她自己的血肉的一部分了。这就是快樂，純粹的快樂。朱麗葉塔覺得她受到一种从來沒有体驗过的东西的推動。她以未婚妻似的温柔抱着詩人。賽吉奥解開她的衣服，撫摸她的胸部，貪婪地吻着她。对朱麗葉塔說來，这是一种非常的温柔。当她把衣服完全脫了以後，他就去找了一些蘭花來，紅的，白的，紫的，帶斑點的蘭花。这些花都是在商会的花園中野仙人掌之間，不久以前才開的。他把花全扔在她的鮮潔的身上。

这种肉体上的幾乎是有點孩子气的遊戲，賽吉奥·慕拉曾在他的最美的一首詩中这样幻想过；而在今天夜晚，当性的神秘变

为朱麗葉塔从未体驗过的那种和平舒適的心境的時候，竟成了現实的景象！他有一句詩曾經提到这样的話："你那罵人的舌头，將变成一朵一朵的蘭花。"还有另外一句是这样說的："蘭花生在雪白的臀部的边沿。"他們就以这种小孩子的遊戲來消磨这一个黃昏；这遊戲是那麼美妙，那麼瘋狂，以致他們兩人都忘乎其形了。当他用"黎明"來代替"黃昏"的時候，朱麗葉塔很了解他的用意，因为她也有同样的感覺呀！当黑夜來到，星光从海灣那面射过來照在这个女人的裸体上的時候，他們的長時間的，幾乎可以說是帶有苦痛的拥抱，使朱麗葉塔感到她所期待的，她应当感謝的这个男子，有一种尊嚴的形象。他是一个魔術家呢，还是一尊神？她的小小的头腦中充滿了思想。她在愛情滿足後的疲乏中微笑起來。賽吉奧·慕拉曾在他的詩中講过"像蘭花的毒蒂一样的舌头"，又說过"懂得整个恋愛藝術的聰明的舌头"；这天晚上，朱麗葉塔第一次認識到舌头在創造一个語言世界的時候，眞可以完成若干奇蹟。而这語言的世界是比她生活在其中的有錢人的愁苦而可憐的世界还要眞实的。这一點，她在後來讀了賽吉奧寫的一首詩後向他承認了。这一首像催眠曲一样的詩的題目叫作"蘭花生長於可可的地上"。那時候，他才完全了解了朱麗葉塔。

这第二次的拥抱時間是很長的，到了享樂的終極，幾乎有一种痛苦的情緒；鳥兒在外面歌唱，与鳥兒歌声相輝映的是房間裏的愛情上的訴苦声。

在黑夜中，当他們帶着疲乏的身子，並排地躺着的時候，她便渴望走入詩人善於創造的神秘境界，於是她請求他說：

"你說話罷，……你說話罷，我願意听你說話！"

4

漲價的第一年，安东尼奥·維克多只想着蕾伊蒙達的幸福。既然現在再也無法買到土地，蕾伊蒙達就要求她的丈夫把錢存在銀行裏。她是在整个可可地區裏，漲風一來時就抱着不信任的心情的少數人之一。如果人家問她为什麽，她可能回答不出來。她的兒子最近已有好幾个月沒有來看她了，足見这种看法並不是約奥沁姆告訴她的。她的陰沉的气色，老是越來越甚，这与安东尼奥·維克多的喜形於色的态度恰成一个对比。安东尼奥立刻想到兩件事：第一，在种植園建築一所新房子，（他現在常常不用“种植園”而用“大莊園”字样了，他的土地在漲價中所獲得的利潤眞使他感動。）其次就是在秋收以後回到故鄉愛斯当西亞去一次。此外他还有一些次要的計劃：僱用更多的人手來工作，以後關於摘可可和在風乾槽裏用脚踏可可的艰苦工作，他和蕾伊蒙達都可以不參加了。

他絕沒有想到蕾伊蒙達会反对他的計劃。始終無法叫她了解“一个有錢人的”、“一个种植園老闆的”妻子，和一个短工的老婆一样去摘可可，和一个黑人一样到可可風乾槽去用脚踏可可，“那未免太不体面”了。蕾伊蒙達搖了搖头，盯着她丈夫，彷彿她怕他会因为漲風而發瘋似的。漲風打乱了他們的日常生活。自从他們結婚以後，生活都十分艰苦，他們作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漲風來了，他們的生活再不会入不敷出了；他們已可以生活了。他們的土地都种上了可可，他們的可可的收成都很好。漲風擾乱了一切，使可可有了新的價值，蕾伊蒙達有些怕。她望着这位正在轉着許多狂妄的念头的丈夫，她幾乎不再認識他了。現在他的意見更屬荒唐可笑了，他竟說她不应当去摘可可，他竟說他們該多僱幾个工

人！她簡直不屑对他說：“不行！”第二天，她把刀子掛在腰間，还是到田裏去了。維克多看見她走了，毫無办法，自己也只好到田裏去，鐮刀扛在肩头，依然打着赤脚。他本來想穿着靴子去的，以免打着赤脚在那裏走。所有种植園主人都是不打赤脚下田的。他搖了搖头，表示不贊成“蕾伊蒙達的落後的思想”。他很樂意看見她能够休息，坐收土地的出息；像这一年，可可樹的果子比金条还值錢呢！在伊尔霍斯，可可的價錢瘋狂地上升。

他開始建造他的新房子了。他總想弄間好的房子。蕾伊蒙達反对这些事，但他絕不讓步，他們發生了一場小小的口角，他生气出了門。她从此不再開口了。她住在她的土牆房子裏望着那另一所房子新建起來，看見那些泥水匠作砌磚、敷石灰、鋪沙等等工作。他們首先挖了一条深溝，然後作起石脚牆根，然後牆就開始建築起來了。蕾伊蒙達对这种新房子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厭恨(也許是出於恐懼吧)。有一天，全新的紅瓦运到了。維克多高声大气地叫蕾伊蒙達：

“蒙達，啊，蒙達！”

她在厨房裏回答：

“什麼？”

“請你來看一看新房子的瓦！”

蕾伊蒙達不願意看这些瓦。只是到了晚上她作完了所有的日常工作以後，她才对这“法國式的”瓦瞟了一眼。这和别的瓦是不相同的，小而發亮，它的價錢一定貴得厲害。她搖了搖头表示不同意。她就在她的舊房子裏唧唧咕咕地發牢騷。

在安裝屋頂的那一天，安东尼奥開了一个慶祝会。但在蕾伊蒙達看來，这一次的派風眞攪乱了安东尼奥的头腦。現在，他簡直沒有头腦了，的確，他的整个的头腦全完了。怎麼？正当收成

的季節，他却准許工人們半天休假來参加慶祝会！屋頂上的大横樑都用紙花裝飾起來了。房子的敞口的那一边，也就是將來裝門和窗的那一边，都塞滿了棕櫚葉。这一天，每个人都会分到許多燒酒。只有蕾伊蒙達不肯露面。費尔摩也來了。还有一些小莊主和短工也來了。

安东尼奥·維克多高兴極了。但在这時候，蕾伊蒙達却独自一人在种植園裏用她的尖刀在剝早上工人們摘下來的可可莢。

維克多在伊尔霍斯買了許多傢具，客廳中用的椅子、一条軟綿綿的褥子和一張彈簧床、一隻裝刀叉盤子和玻璃杯的食具櫃，这些傢具中最奢侈的一件就是一具乾电收音机，这眞是一件“鬼东西”，蕾伊蒙達曾在奥莉西地亞处看見过。当这些东西从伊尔霍斯送到的時候，情势就越加惡化了。安东尼奥·維克多已經瘋了，誰都看得出來，只有不願意看他的人才看不出來。一切全是瘋子的把戲！漲風連維克多的判断力都夺走了。蕾伊蒙達当場看着開箱取出那些油漆木器來的時候，心裏是这样想的。

搬家的日子到了。新房子很漂亮，周圍都有前廊。內部粉刷了石灰，外面塗的是藍色。維克多一向認为唐塔斯上校的房子很漂亮，現在他的房子便和唐塔斯的一样了。地下一条縫都沒有，地板全是新的。沒有一間屋子沒有傢具。他們把將來还可使用的东西全从舊房子裏搬过來了。从此以後，舊房子就給工人和驢伕住了。他們已經等在院子裏，只等蕾伊蒙達收拾好她的东西後就搬進去。但是蕾伊蒙達却遲遲地不肯走。她在这裏面已生活了三十年，在这裏生下她的幾个孩子，每天夜裏都同她的男人睡在一道，她捨不得馬上就离開这个住处。她从这一間走到那一間，心裏充滿了悲哀，覺得胸前有一股空虛，有一种連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焦慮：这眞是一种不好的預兆。

工人們帶着他們的行李在院子中等待蕾伊蒙達出來。他們很高兴能够住進这所房子。其实这房子一共只有兩間房間，还有一間厨房。但無論如何，这比起那些只有一間房間的木棚房來，到底算得是一个適当的住所。在那些木棚房內，在地上臨時搭起四塊石头就算是爐灶了！蕾伊蒙達还遲遲不肯出來。她还在巡視这房子的每一角落。如果安东尼奥听她的話，他不会建造另一座房子的。大批的金錢埋葬在裏面，有什麼用处？他們一生都在泥棚屋裏生活；現在忽然發这一下神經，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安东尼奥·維克多跑來找他的女人了：

"出來，蒙達。工人們等着你出來呢！"

"立刻就來，安东尼奥！"

她把这一切再看了一次。她搖了搖头，臉色更陰沉了。她向着門走去。安东尼奥·維克多在外面等她，準备帶她到新房子裏面去。她看見他那麼高兴，以致她也从心底發出微笑。至於他呢，他正熱心地讚嘆：

"收音机很行，蒙達，有一个傢伙在講話，这眞厲害，簡直像是巫師的魔法！"

"你很高兴嗎？"她問。

他笑了。她又說：

"那麼，我們進去罢……"

但是她对於新房子老是不習慣。她也不習慣使用这种鉄灶，这和它舊房子中的土灶是多麼不同啊！这些很方便的傢具，这些他們一个不留神就会打破的精緻的玻璃杯，她也使用不慣。她彷彿一个陌生人一样在各个房間中走來走去。她坐在椅子的边上，以不信任的姿态望着那架收音机。她總覺得坐在前廊裏从老房子中搬來的長木板凳上自在得多。她的女兒來同她住了幾天，女兒

对新房子倒表示熱心。蕾伊蒙達对於床也不習慣。她睡在这太軟的褥子上總是要睡好久才睡着。她每每还整夜地不能入睡，於是，第二天她到种植園去時，就感到格外疲倦。她越來越老了，面部的皺紋越來越多了。只是現在在她的醜陋的面龐上，还加上了一种憂愁，一种表示惡兆的無声的憂愁。她的女兒未回到她的丈夫那裏去以前曾把这件事告訴了她：

“媽媽，你这种样子，你会招來不幸的……”

“願上帝叫这种不幸不要來吧！”蕾伊蒙達回答。

5

賽吉奥和朱麗葉塔兩人的伤風敗俗的行为，已成为司空見慣，因此流言蜚語也逐漸少了。但这時，伊尔霍斯却为霍拉蕭上校和他的兒子西維漢拉律師間發動的鬥爭所驚動了。这父子倆的醜行才眞是鬧得滿城風雨。霍拉蕭这人的形像，青年的一代也可以說是不認識的；但是他却是这城中傳奇性的人物。人家談到他，彷彿是談到很遠的一个人物一样。可是，此人的活動不但影响了幾乎所有伊尔霍斯的大小事件，而且还影响隣近的伊塔布納、比郎基、瓜拉西、巴勒斯坦那、費拉達斯等城市以及整个的可可區。他是巨大的財產、市政、警政、选举、选民和殺手的支配者和老闆。人家提到他的名字時都表示尊敬；还有人一提到他時就会感到恐懼。

西維漢拉在伊尔霍斯的街头是誰也認識的。他穿着綠襯衫在街上經过；对人既不親熱，也不說話，面貌十分倔强。每天下午人家總是看見他在一家咖啡館裏和谷美散多·貝薩边擲着骰子边討論政治問題。後來，人家又看見他同史瓦滋走在一道。霍拉蕭上校早已同史瓦滋断絕了關係，因为他認为他兒子採取这样的态度，

史瓦滋虽不是唯一的負責人，至少他要負很大的責任。整整幾个月人人都在談論他們父子倆的糾紛。兩个城市的居民，都以熱烈的兴趣密切地注意着他們的官司。有的人拿他們的官司來打賭，有的人甚至还因为拥護父親或拥護兒子在大街上爭吵起來。律師們都捞到很多的錢，大家講的都是如何玩弄手段。霍拉蕭最後之所以憎恨那些統一党分子，就是因为这一次的糾紛。在这一時期，他是站在政府一方的，伊塔布納州長是他手下的人，他就利用这點關係來禁止統一党的好幾次公開集会，並且叫人打了幾个“綠襯衫”。但这却招致了那个同情法西斯党徒的当地法官的反感，因此在清理愛絲特財產目錄問題上，給他帶來許多麻煩。

由於資助西維漢拉打官司的史瓦滋的暗中活動，出口商們也藉此攻擊起老霍拉蕭來了。他是上校中最强有力的一个，攻擊他也就是攻擊了可可地區的封建貴族的活的代表。但是除了和約奧沁姆討論过这問題的賽吉奧·慕拉以外，幾乎沒有人了解这場鬥爭的眞正的含义。大部分的人把这事件只当作是一件司法上的很有趣的問題，这不禁令人想起征服这塊土地時代的那些舊時的官司。当他們弄明白这問題的時候，那已經太晚了，跌風再一次地擾乱可可地區的生活了。

当西維漢拉繼一个商船船長担任統一党伊尔霍斯支部的首領以後，这場鬥爭就展開了。該党熱烈地（虽然还不是一致地）选举青年律師作党魁的事是任何人也不会驚奇的；大家都認为他的当选应歸功於他父親的財產。在可可空前上漲的期間，除了最重要的一个种植園主的兒子外，还有誰可以担任領導法西斯党的呢？有的人以为党的上層人物在背後还在那裏譏笑西維漢拉，但事实上他当了选，人家还給了他四个統一党健兒作他的隨身侍衛呢。这四个人衣袋裏裝滿了錢，从不离開酒店。当“綠襯衫們”發動捐款

运動的時候，西維漢拉在捐册上作了第一名示範的捐款人，捐献五十康托。但他的手头並沒有这筆現款。爱絲特的財産清單还沒有作出來（爱絲特的財産即霍拉蕭的財産的二分之一）。現時整个的莊園都由上校一个人管理。他很容易就說服了他的兒子：

“所有一切將來都要遺傳給你，現在你为什麼要浪費錢去找律師來搞一張財産清單呢？”

本來西維漢拉是不需要財産清單、不需要金錢、也不需要种植園的。他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有了。自然，霍拉蕭对於他那种胡乱花錢的方式是不免要嘀咕幾句，但嘀咕的結果还是把支票签給他。西維漢拉不時也到巴羲亞的馬尔他大酒店去，那完全是發瘋。

西維漢拉捐了五十康托後便跑去看霍拉蕭，叫他拿出这筆款子。这是漲價的第一年，可可值二十八密耳瑞斯。西維漢拉走向伊塔布納的時候，心裏就想他这一次一定会遇到許多困难。他是違反自己的心願去的。

他的父親和他只交換了很少的幾句話。西維漢拉始終是怕上校的，尤其是自从他知道他母親的故事的那一天以後。那時他在巴羲亞法学院当新学生，有一个年輕的伊尔霍斯人把他母親爱絲特和維尔吉里奥律師的恋爱故事告訴了他，並且向他指出，說他並不是霍拉蕭的親生子。这使西維漢拉更羞怯更苦痛了。他成了沒有理性的人，身上醞釀着一种無声的忿恨。这件事他始終鬧不明白，他也不想再提到这件事。其实他是霍拉蕭眞正的兒子，因为爱絲特未認識維尔吉里奥以前他已經生下來了，但这事他絕对不知道。他始終認为自己是私生子。他知道他虽然在生理上很相同於少年時代的霍拉蕭（那時的霍拉蕭時常在新開墾的可可園內打獵），但他並沒有他父親的任何优點。他也沒有他的勇敢，也不像他那样敢冒險、那样敢实行一切大胆的事。因为他以为霍拉蕭会

以粗暴态度对待他，於是怕他父親怕得更厲害了。他怕到恐怖的程度，他以为霍拉蕭總有一天会說他养育他唯一的原因只是出於憐憫，說他根本是一个私生子。然後，在盛怒之下，把他赶走。

当西維漢拉想到他的母親時，他感到各种矛盾的情感。他一想到霍拉蕭，他就贊成他的母親，他認为她欺騙丈夫的行为作得对。他把他母親的不貞当作是对霍拉蕭施於他身上的粗暴行为的一种預先的報復。他的母親已經替他把仇報了！这時候，他感到有點同情爱絲特（其实他对爱絲特一點兒也記不起來了），他原諒她。他幾乎肯定地認为是他父親派人暗殺了她，說她病死純然是一种虛構。但另一方面，当他脫离開霍拉蕭單独想到她的時候，他还是恨她的。他覚得她是一个大胆妄为的女人。他之所以墮入这种境地，完全要由她負責。他所欠缺的勇气，他的怯懦，他和他父親之間的不能諒解，完全要由她負責。無疑地他恨霍拉蕭；但实际上，他还是佩服他的。他打算学他那个样子，但他又相信他絕不如上校，因为爱絲特不尽妇道，替她的兒子找了另外一个父親！

这样，仇恨很早就在他身上生了根。他是被人丢在莊園的大房子中長大的孩子，他只喜爱黑女費莉西亞。她是世界上唯一以善心待他的人。霍拉蕭也很少注意他。唐塔斯上校有時到莊園裏來，把他抱在膝头上，但这是一种毫不親爱的举動。如果傑塞医生不死的話，他或者有一个朋友；因为他病了的時候，医生对他是很温存的，而且也很放縱他。但医生已經死了多年了，小孩子处於完全得不到爱憐的狀态。寄宿在学校的時候，他沒有認識任何朋友。到了法律專科学校，当他母親的坏品行公開暴露了以後，他就远离了一切人。在他身上活着的只有仇恨，一种不能發洩的、暗藏的、只能在細小的惡毒行为上透露出來的仇恨。他的仇恨中是

包含了恐怖的，因为爱絲特把她在那可怕的森林中生活時內心的恐怖遺傳給了他。据說，有一天，西維漢拉曾經打过一个老头子的耳光。这老头子在霍拉蕭和人鬥爭的時期有一条腿曾受了伤。他成了殘廢，不能工作，自从塞凱伊洛—格朗台森林爭夺战結束以來，就在种植園裏無所事事地生活着。西維漢拉要命令他作一件事，老头子不听他的命令，他就打了他，把他扔在地上。霍拉蕭这時正向回家的路上走，看見了，他就匆匆地跑过來。虽然他那時已經七十歲（西維漢拉当時只十九歲），可是他的手还有力量。上校的指头的痕跡便印在他兒子的臉上了。

西維漢拉之所以信仰法西斯主义，並不是他有很深的政治信念，或者对統一党所宣傳的思想有一种眞正的同情，而是因为統一党一旦掌握了政权，据說他們或者就可以大肆屠殺的緣故。賽吉奧·慕拉說西維漢拉自己拟了一張黑名單，把法西斯党成功後要槍斃的人的姓名都擺上去了。当他被举为可可區的領導人以後，他在这名單上还加上他本党的那些不同情他的同志的名字。这些話也許是含血噴人的詩人的臆測，但这种說法却与西維漢拉的性格那麼符合，以致大家都樂於相信而且一再地傳說。

西維漢拉在吃早飯的時候到達种植園。霍拉蕭事前並不知道他会來。他嘀咕了一陣之後，就開始吃他的飯。西維漢拉坐下了。費莉西亚去替这位"小博士"拿了一个盤子來。她还是很關心他，因为她是看見他生下來的；在爱絲特死後，是她照顧孩子並且把他养大的。在她的眼睛中，西維漢拉並沒有缺點。为了替他辯護，她不惜同上校本人爭吵。西維漢拉也爱她，但像爱一条狗一样，總是有距离的。

他們靜靜地吃早飯。上校只簡單地詢問可可的價錢和馬納加·唐塔斯的消息。吃完飯後，上校在前廊上晒太陽，这天天气很好，

从前廊上就可以望見可可在那風乾槽中晒乾的情况，还可以看見那些短工在火熱的顆粒上乱跳乱蹦的情形。他們的怨声若断若續地傳到坐在一張凳子的兩端上的父親和兒子的耳朵裏。霍拉蕭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只用一条乾石榴枝刮着地面，一面根据他听到的消息估計他兒子到这兒來的目的。西維漢拉却正在想到底用什麼方式開始他們的談話。他們始終坐在太陽裏，像兩个準备向对方撲去的敌人一样。最後西維漢拉說了：

“父親，你知道麼？我們全國的領袖將到伊尔霍斯來呢！”

在这時期，霍拉蕭对統一党还有相当的同情。这种同情部分是由於他兒子新近的当选。因此他帶着相当的兴趣回答：

“什麼時候來？据說他很会說話……”

“或者下一个月。他是为了捐款运動來的。”

霍拉蕭对他为捐款运動而來的事不感覚兴趣。統一党已經敲了他不少竹槓了！

“但是，这般人是永远不滿足的，他們的錢永远沒有个够。他們把这許多錢用在什麼地方去了呀？唉？”

“但是，为了捐款运動……”

“运動？……布拉茲老伯告訴我，說他們把錢都拿去养一羣流氓……可能是这样……”他埋怨說。

根据声音，霍拉蕭知道他的兒子站起來了。

“这位布拉茲是一个共產党呀！”

西維漢拉的声音很激動。霍拉蕭覚得他的兒子已走近了他，青年人的影子射到了他的身上。上校望着地。他模糊地看見西維漢拉举起來的拳头的影子。“难道这个狗东西要用拳头來威脅我麼？”他自己問自己。他把眼睛轉向他的兒子所在的地方。

“布拉茲老伯是一个朋友，你說他是一个共產党，我不相信。

共產党，据說他們是要夺取我們的土地的。布拉兹老伯怎麼肯把土地拿出來呢？你是一个傻瓜，你始終是一个傻瓜……”

由於他相信他的兒子在用拳头威脅他，所以他辱駡他。他搔了搔自己的喉管，吐了一口痰來加强他的語气。西維漢拉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他的影子射到霍拉蕭的身上了。現在上校敢於断定他的兒子的拳头已經举起來了。他於是站了起來。

“他可能是一个殺人犯。但是他殺人，他是同我一道殺的。你今天之所以能够有錢，也可以說因为我和布拉兹老伯，我們殺了人。是的，他是一个殺人犯，我也是一个殺人犯……但是这兩个殺人犯却賺了錢來給你花！”

他坐下了。撫着他正在作痛的腰。

“你知道，在我們家裏任何人也不說布拉兹老伯的坏話的。（他突然忿怒起來。）你快把那威脅我的拳头拿開吧！要不然，我会叫你尊敬我的。”

西維漢拉同時也坐下了。事情越來越坏了。

“我並沒有用拳头威脅你……”

“这倒还好！”

他使得老头子發了脾气，事情坏了。他要提出他的要求越加不容易了。但是他又很急，他想当天就要回到伊塔布納去（他討厭在莊園裏睡觉）。他沒有手段平息霍拉蕭的怒气。

“我需要一點點錢……”

“你的五个康托已經花光了嗎？”

“不是这个問題。党裏面發動一次捐款运動，我必須捐一筆款子。我是地方的首腦，捐册上我是第一名……”

“那麼，要捐多少？”

"五十康托……"

霍拉蕭幾乎昏了过去。对於統一党，他已經給过錢了。不時人家總跑來敲他一點竹槓；但是那不过是五十密耳瑞斯。他給錢給得最多的一次也沒有超过兩个康托，而且是經再三請求後才給的。他又問：

"你說的多少呀？"

"五十康托……我是地方上的首領……"

霍拉蕭重新又站起來了。他的腰很痛，肩膀也痛。他用眼睛找尋他的兒子。他大約吐出了这样的語句：

"你以为我在鑄錢麼？或者你以为我会和你一样地傻麼？你以为我会把五十康托給这一堆流氓麼？請你告訴我一下：你是瘋了，或者只是喝醉了？"

西維漢拉不回答。这時他只有一种慾望，就是殺死这老傢伙。但是他在这个正揮舞着双手的八十歲的老人之前却嚇得打抖。老人这時正在用眼睛盯他，一面还吐出这样的字句：

"你是为这件事到我这裏來的麼？那麼，你可以駕上你的馬赶快跑吧。五十康托！……"

他好像一个人講到什麼荒謬事情時的态度一样，用一种諷刺的声調又說：

"五十康托！只有像你这样蠢的人才說这样的話！"

他扶着他的拐杖進去了。他还是睡在三十年前同爱絲特一起睡过的床上。西維漢拉看見他走路都已經有些不穩了，而且時時用拐杖探索路徑。他帶着仇恨的心情从齒縫中細声地說：

"烏龜！"

这个名詞使他得到突然的滿意。他还嘀咕了兩三次：

"烏龜！……烏龜！……烏龜！……"这样，他感到十分痛快。

但是他这种痛快为時並不長久。他立刻又想到統一党員了。他們將怎麼講呢？西維漢拉並沒存任何幻想，他深知道他之所以当选完全是为了他的錢。他知道某些党員还是瞧不起他的，說他不会演說；他知道在选举的期間納斯托曾經說过：

“他是一条奶牛……”

但是他也知道，使他總有一天能够發洩他的仇恨的还是只有統一党。他的心中充滿了仇恨，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要活着的理由。現在，他們將說些什麼呢？啊，只要他能够像霍拉蕭一样，能够消滅和暗殺所有妨害他的計劃的人，他什麼东西不可以給人呢？这又使他想到爱絲特來了。犯罪的还是她，还是这位作了一个律師的情妇的母親。他不是霍拉蕭的親生子（他始終这样相信）是她的过錯。如果他是他的兒子，他現在就可以和老头子解决这个問題，强迫他給錢。他在前廊上呆了很久，沉沒在由仇恨所引起的种种思緒之中。他把走來同他閒談的老黑人推開了，費莉西亞跑來問他需不需要什麼东西，也被他打發走了。隨後，他進屋子去了。霍拉蕭躺在床上睡着了。他沒有勇气攪醒他，他回伊塔布納去了。

6

卡尔朋克斯給了錢，但他不願意把名字寫在捐册上。他同所有的人做生意，虽然他称讚青年統一党員的爱國主义（他向谷美散多·貝薩說他們的思想正確），但他絕对不願被人認为是这次巴羲亞南部統一党的捐款运動中的大戶。大部分的可可出口商的态度都是这样。大家都捐錢。但認眞加入了統一党的只有安东尼奧·李比洛一个人，只有他才穿了一件綠襯衫，而且把他的職員都拉進这个运動中；也只有他才肯把他的商号的名字寫在捐册上，

他捐了五个康托，而且已經交了款。他是先寫下"已收"字样然後才在他保險櫃裏去取錢的。别的人，除了拉舍尔是猶太人拒絕捐款外，都付了錢，但都不肯署名。谷美散多·貝薩是党裏一个能幹的外交家，是对党最有益的分子，他对这些出口商說，他完全了解他們，說他們的态度很正常。他对加尔洛斯·徐德的冒昧态度，还是一笑置之。徐德在給了他一張支票以後，却对自由民主讚揚了一番：

"谷美散多先生，你可以說你願意說的話，但是沒有任何制度比得上民主自由。……你看一看英國，那是多麼偉大的帝國！……"

說完，他以那种同情的微笑对青年人笑了一下。谷美散多也笑了。

"加尔洛斯先生，請你允許我說一句，如果沒有这許多貪污腐化的事情的話，你說的話是对的。但是自由民主会把世界領導到共產主义去呢！"

加尔洛斯举起手來說：

"这是可能的……对我來說，我是喜欢自由空气的。我是在自由空气裏長大的。谷美散多先生，我曾經听过塞阿布拉的偉大的演說。……他是何等样的演說家呀！但是你說的也不錯。我們是太自由了一點。……"

上校們不像出口商那样懂事。的確，漲風和水一样流的金錢是進行捐款运動的一种有利的条件。但有時，也得採取威脅的手段……。谷美散多把足以表示統一党發展的巨大數字指給上校們看，証明該党最近一定会掌握政权。隨後他又說：

"我們有我們的光榮榜，但我們也有我們的黑名單！"

統一党中央的領袖將到此地來訪問的消息（实际上他並沒有來），也是使运動成功的一个因素。但是，駕乎一切之上的，比党

員人數、全國大人物对"綠色信条"的意見和全國性領袖即將來訪問所造成的感覚更有力量的，还是共產党正在加强組織，並且即將取得政权的流言。这流言也是促成这一次成功的有利条件。对上校們來說，"共產党"三字有一种悲剧性的意义。他們彷彿立刻看見他們的女兒被强姦，他們的土地被扫蕩，还有一大堆可怕的事情。統一党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心理，因而散佈一些更駭人听聞的消息："共產党將把土地毫無例外地一律沒收，他們在俄國就是这样幹的；他們要叫上校們自己也去拿一拿鋤头。路易斯·卡尔洛斯·普列斯特斯將軍①現時已藏在巴西某地，醞釀共產主义革命。"尽管这些謠言是如何荒唐，但上校們是不怀疑的。他們对共產党有一种泛泛的認識，那些替工人們要求更高工資的傳單他們有時也讀到过。他們知道在蛇島住有什麼都幹得出來的人。一想到这一點，他們覚得自己的血都凝結了。他們捐錢給統一党，尽管他們好久以來已加入了傳統的政府党或反对党。因为，在这一點上，种植園主、出口商、傳教士和商人的意見都是一致的：必須打倒共產主义。在漲價的第一年，伊尔霍斯已变成了神話中的黃金島，可可已变成了本州的最好的耕作物。上校們唯一害怕的东西，就是共產主义。

在統一党發動捐款运動的時候，共產党正在進行替种植園的短工爭取增加工資的运動。城中和鄉下都散了傳單。这运動的收效虽然遲緩，但誰也感覚到它是有效果的。这些傳單揭露了工人們的"比从前的奴隸还不如"的悲慘生活。傳單上指出，"当伊尔霍斯的居民在黃金中打滾的時候，可可种植園的工人却过着最悲慘的等死的生活。"

---

① 路易斯·卡尔洛斯·普列斯特斯（Luis Carlos Prestes），現任巴西共產党總書記。

谷美散多·貝薩用手巾包了許多份傳單，当他把这些傳單指給上校們看的時候（上校們一看見这东西眞比看見任何其他証件还要恐懼），他們就不得不承認有帮助統一党的必要了。

使西維漢拉和他的父親处於敌对狀况的那一幕慘剧演过後大約三个月，这位律師和谷美散多十二點左右在一家咖啡館中閒談起來。谷美散多向他報告这一次捐款运動的成績：

"成功！偉大的成功！……我們捐到了一千康托以上！有的人，昨天还在攻擊我們，現在却給我們錢了……"

他們兩人都穿着那風头十足的綠襯衫。谷美散多正在設法弄到西維漢拉在捐册上首先認捐的五十康托。西維漢拉对谷美散多·貝薩有一种特別的敬重，或者說，他对統一党裏面的任何一个同志都沒有像对史瓦滋公司的这位青年職員那麼敬重。竭力支持他当选的就是他；当時的潮流是要选知識分子納斯托，但谷美散多却和这潮流作了鬥爭。因此西維漢拉对他比对任何人都要信任。他們每天都在彭多·雪克咖啡館擲骰子，討論党內的事务。谷美散多有一种巧妙的手段，慣於把自己的意見移植到西維漢拉身上，然後使他把这些意見發表出來，好像就是西維漢拉自己的意見一样。这样就不免使西維漢拉存在一种幻想，以为自己会出主張，会决定一切。这种巧妙手段的確是不尋常的。每次西維漢拉把谷美散多替他裝在头腦中的意見發表出來的時候，谷美散多總是熱烈地鼓掌欢迎。

"眞行，我的朋友！……意見是好極了！完全对。無論在哪一方面，我都贊成你的意見……"

捐款运動快結束了。捐款从伊塔布納、伊塔比拉、比郎基、費拉達斯各方面送來了。最後只差西維漢拉的五十康托了。谷美散多委婉地提到了这件事：

"我認为不出一个月，我們就可以把錢寄出去了。我們应当筹备一个偉大的紀念会。举行一种隆重的儀式。"

他們作出了一些計劃。谷美散多彷彿很偶然地說：

"那時，你可以莊嚴地拿出你的捐款來嗎？……首領的捐款，是最重要的捐款，对嗎？……而且这也很適合身份，你說是不是？"

西維漢拉想了一会。他把他的心腹事也向他的同志說出來了。老头子不願意給錢。他已經年老昏聵了，比任何時候更要慳吝，簡直沒有办法和他和解。一切只能使他更生气。谷美散多已經听見各方面講过这段故事，因为霍拉蕭已把他同兒子的糾紛告訴了馬納加·唐塔斯。谷美散多問到这件事情的詳細情形，西維漢拉把这場糾紛的一部分場面告訴了他，他在他朋友面前感到羞愧，因此眼睛都不敢抬起來。但谷美散多立刻表示同情他，把一般老头子都駡了一番，說他們是"不能了解青年人的偉大的理想的一代"。

"現在我們該怎麼办？"西維漢拉問。

这時候，谷美散多也沒有办法。这是一件相当麻煩的事情，似乎找不出任何出路。他們談話的結果達到了一种泛泛的希望，那就是上校的死亡是晚不了的。这希望首先是由西維漢拉提出來的，在谷美散多听起來多少还有點刺耳。

"總之，他快完蛋了……他活不多久了。"

他看見谷美散多有點不自在，他認为必須解釋一下：

"他从來沒有像父親对兒子一样对待过我。如果我說我对他有點同情，那我就是撒謊。他死，我是絕不伤心的……"

而且他說这些充滿了憎恨的話時是咬緊了牙關的。谷美散多想了一下，最後也把这样的想法看作平常了。

“当然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們的糾紛或者倒可以解决了，”他喃喃地說。“眞的，上校不会活得很久了。他已經八十歲了，是嗎？”

“八十三歲了！”

“他媽的！”

他們彼此分手了。可是当天下午谷美散多又跑來找西維漢拉。他在一个咖啡館中找着了他。西維漢拉正在一羣統一党員中誇誇其談。谷美散多帶着神秘的样子把他帶到另一張偏僻的桌子上去，他把他的头靠緊他的領袖的头說：

“請你告訴我一件事：愛絲特女士的財產目錄从來沒有製作过，是嗎？”

“从來沒有做过。”

“为什麼呢？”

“老头子不願意。”

谷美散多勝利地笑起來。

“你瞧，你像叫化子一样向你父親要錢，你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而实际上这筆錢是屬於你的。你自己名下該有一筆財產，那是你母親的遺產……”

这段話並不能使西維漢拉高兴，因为他早已背熟了。

“这有什麼用？老头子絕对不同意……你不了解他的为人！”

“但是，他沒有同意或不同意的自由。你有权利，主要就是这一點。在这一點上他必須服从法律……我甚至於相信他不得不这样作。他已經超过了法律的限期了……”

他想起西維漢拉本人就是法学博士來。

“再說，關於这一點，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你是律師呀！”

西維漢拉作了一个手势，意思彷彿說他不同意使用法律手段。

他要求谷美散多詳細解釋一下。但是谷美散多再也不知道多一點东西了。他想了幾分鐘後才下結論說：

"你为什麼不去同史瓦滋先生談一談？他虽是外國人，对这裏的法律是有一點兒精通的。他眞是一个很能幹的傢伙……"

西維漢拉好像受了侮辱，反駁起來：

"你曾經向他說过这件事麼？"

"是的，你不要生气，我向他講过。你知道他为我們出过不少力。現在你既是地方的首領，你应当知道：史瓦滋是我們的党在这裏的支柱。我把这件事向他說了。他很了解你的父親，既然他常常買他的可可。他是準备帮助你的。他甚至於說，如果你願意，他可以借五十康托給你。"

最後一句話使西維漢拉不再游移了。他所需要的，就是不在别的統一党分子的面前失掉威信。史瓦滋能够借这筆錢給他，他覺得是最好的一种解决办法；等到霍拉蕭死了以後，他可以連本帶利地还他。这比開列什麼財產目錄簡單多了！

但是史瓦滋始終还是要談財產目錄。再說，他彷彿正在等他們到來的样子，因为他在办公室已經預备了酒。西維漢拉到这裏來过很多次，但都是談生意，交可可，結賬。現在，關係更深一步以後，他看出这个德國人是和他所認識的商人不同的。他有說、有笑，是一个富於同情心的人物。他十分關心西維漢拉的問題。

"这是愛独攬大权的老头子們的一种癖性……但是你有你的权利！"

於是全部問題又重新討論了一遍。西維漢拉順便就提到抵押借款的問題。但史瓦滋貢献給他的还要多：

"你可以使你的財產增加四倍！"

他在西維漢拉面前展開了一个商業上偉大的远景。有野心的

然而墮落了的青年人觉得机会來了，觉得对方向他提供的一切行動，一切廣大的前途都有实現的可能。那麼最後他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物，幹出一些事情來了。史瓦滋可以資助他和霍拉蕭打官司，要求製定財產目錄。这場官司花的錢可能很少，因为上校並沒有反駁的可能。西維漢拉在法律上有理由，这是無可置疑的。其次，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就可以成为史瓦滋出口商行的合夥股东，可作的事情还多着呢！可可出口事業是一部大机器，对在土地上生了根的人來說，也就是对据有土地的人來說，更是这样。

德國人一面說話，一面拿出了威士忌來。他的沙嗄的口音在描述商業情况方面，却有一种溫和的声調。谷美散多，佩服得出了神，始終張着嘴巴在那裏听。西維漢拉也有一點兒感動了。

他們甚至連細節問題也談到了。史瓦滋劝西維漢拉回到种植園去。要求上校把土地分開，把屬於西維漢拉一部分土地交出來。西維漢拉听了这一劝告後却驚惶起來：

“不能这样！絕不能到那裏去！你們不知道，老头子是什麼坏事都幹得出來的！他作过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將变成一个野獸，他可能叫人把我暗殺掉的！……”

史瓦滋对青年人的驚惶微微笑了。他打断他的話說：

“那麼只有用法律解决。你找一个律師去……除非你自己願意担任打这場官司，因为你也是律師呀……”

“不。最好是找另外一个律師。老头子会成为我的敌人，他什麼坏事都幹得出來的……”

他們分手了。史瓦滋借了很大一筆錢給西維漢拉。当後者出門的時候，他熱烈地握着他的手，这是一种諒解和同情的表示。但当西維漢拉剛一出去，办公室的門隨即關上以後，史瓦滋的面上却充滿了輕視，他用德文不清不楚地說了幾句話。他說的好像

是一首古典詩的詩句。

7

訴訟開始了。律師們看出这場官司是丰富的律師公費的泉源！伊尔霍斯全城的人听見这消息也很驚訝。好些人集合在街头巷尾探听消息。在咖啡舘中大家都不談別的問題了。甚至於可可的漲風，令人难以相信的上升的價錢，与西維漢拉的律師所拟的控訴狀比起來都成为次要的話題了。控訴狀要求製定霍拉蕭上校的已故妻子唐娜爱絲特的財產目錄。那時報紙上滿是觸目驚心的事件，各欄都登載了：國际間的衝突、在國际联盟發表的演說、差不多在全世界各地都在發生的大規模罢工、中國的革命、印度的不合作运動，關於这場官司却一字不提。但是在伊尔霍斯以及整个可可區，早忘了報紙上的記載，只注意爱絲特的財產目錄了。舊的歷史也翻出來了，早經忘掉的名字又活躍起來了：維尔吉里奥、馬各特、傑塞医生、雷伊律師。……晚上，在谷美散多再也不踏進去的一个咖啡舘中、聖多斯、費勒拉、巴斯多斯總是提到过去的時代。費勒拉高举着兩隻手說：

“那簡直可以寫成一部小說……”

当那位跑去把消息告訴霍拉蕭上校的馬納加·唐塔斯回到伊尔霍斯來的時候，在街上，大家都跑过去包圍他。他不得不在一个一个的酒吧間裏，一个一个的俱樂部裏把他和霍拉蕭見面的那一幕，一再重複地背誦出來。听过的人更是誇大其詞加鹽加醬地轉告別人，說什麼霍拉蕭指天画地發誓要殺死西維漢拉。因此西維漢拉認为在他訴訟進行的期間，最謹愼的办法是跑到巴羲亞去躲一躲。虽然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訴訟为期很久，一直鬧到幾年以後案件才了結，虽然在漲價期間各种伤風敗俗的事在伊尔霍斯不

断地發生，但人們对霍拉蕭和他的兒子發生的爭执所表示的兴趣，任何時候都沒有低落。大約因为霍拉蕭是一个傳奇性人物罢，所以四面八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案件上。要不然，也許就是因为这一案件，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足以表現种植園主和出口商之間的鬥爭越來越明朗化。誰不知道史瓦滋和他的商行在西維漢拉後面牽線？誰不知道这一次訴訟的初步程序所必需的費用是史瓦滋墊出來的？

馬納加·唐塔斯一听見消息以後，他就跑去看霍拉蕭。他懂得这件事对於霍拉蕭是如何地嚴重，霍拉蕭是爱自己的土地爱到五臟六腑的深处的人，分割他的土地比要他的命还厲害。他要去告訴他这段消息，但他正向莊園進發的時候，却感到为难，好像一个人正負責去告訴一个妻子說她的丈夫暴死了一样。在未出發以前，他同他的兒子談起这件官司在法律方面的問題。李伊表示悲观：

"父親，这一場官司要打敗的。西維漢拉有理由，上校無法反駁这些理由。如果他想拒絕兒子的要求，把官司拖延很久，那麼，唯一的結果就是損失金錢。"

但是馬納加·唐塔斯很了解霍拉蕭的为人。"我深知道他，"他每每喜欢这样說。他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

"老头子絕不肯分割他的种植園的。我了解他……他已經吞吞吐吐地說过一些威脅西維漢拉的話了。"

"啊，父親，"李伊說，"靠槍尖子來解决問題的時代已經过去了。这样的事，从前是可能的……。在美洲豹还在出現的時代……"

馬納加·唐塔斯抱怨說这些过去的時代是一些良好的時代，那時的兒子不会反抗父親。只有現在大家才会看見这類的事……一个兒子反抗他的父親！这真是世界的末日！老上校为这件事很伤

心。他曾經看見过霍拉蕭拿着武器進行鬥爭，而且他还帮助过他；他們開拓了森林，砍伐了樹木，而这一切所为何來？他望着李伊，彷彿他也犯了不孝之罪一样，彷彿这个青年法律博士也想要他的土地一样。李伊听見他父親的忿怒的言詞，不免聳了一下肩头。

“这一切於我毫無關係……我也很少同西維漢拉往來。但是你要我說他錯，那可不行，我办不到。法典上寫得明白，父親！”

馬納加·唐塔斯的心軟下來了。他愛他的兒子勝於一切。他看見他不能够顯要，不能够成为一个大律師，不能够在政治上有一个名字，心裏很發愁。李伊呢，却把時間拿去追逐女性，浪費金錢，偶然一次出庭辯護，也不是很重要的官司。但是，不論如何，他總是他的兒子，他的希望还是在他的身上。再說，他也不是一个坏兒子，至少，他並不反抗他的父親。馬納加·唐塔斯向李伊微笑了一下以後，便穿上馬靴出去坐長途汽車到伊塔布納去了。

霍拉蕭像平常一样坐在前廊上的一張凳子上，一隻脚踏在地下，下巴靠在膝头上，正設法辨別他周圍的工作的声音。他們就呆在那裏。稍远一點，男人們正在結滿了果子的种植園中摘可可莢。这時可可正在上漲，已達到聞所未聞的價錢。霍拉蕭兴奋得到了不正常的程度。

“何等样的漲風呀，老伯，何等样的漲風呀！”

馬納加·唐塔斯把官司的事情一一講出來了。霍拉蕭靜靜地听着。他的眼睛幾乎完全沒有光了。他望着他面前的景色，那面，大約是他若干年前种植的可可林子。費莉西亞給唐塔斯上校送酒來。她也送了一杯咖啡給霍拉蕭，他边攪着咖啡边听唐塔斯說話。唐塔斯的声音是單調的。他把这場官司的經过以及李伊的意見再說了一遍。

隨後，兩个老人又沉默了。“可可是一种最好的莊稼，”有一

个短工一面摘着黄色的果子一面这样唱。最後霍拉蕭說話了。他的声音中有一种腔調，是一种充滿了忿怒的老人們顫抖的腔調。

"你是明白的，馬納加老伯。我已經老了，一切都完了。我就要在这些日子裏死了，我也活不久了。我过去的生活都在为土地進行鬥爭，你知道，你还帮助我打过仗。你和布拉兹，你們都記得。这到底还算得是一件事！……我徹底肅清了巴達洛一家子。这裏的一切，整个的可可區都是我創造出來的……"

他忽然停止說下去，以便提出这样一句問話：

"至於她，她作了什麼呢？"

"为什麼他不提爱絲特孀子的名字呢？"馬納加·唐塔斯自己問自己。他知道霍拉蕭对於亡妻的仇恨是比对西維漢拉还深的。

"老伯，請你告訴我，她有什麼权利？什麼权利？你的兒子說西維漢拉有权利，說他有他的法律根据。但是，老伯，請你告訴我，她有什麼权利？她种植过什麼东西？哪一片森林是她開墾的？哪一顆槍彈是她放出來的？她有什麼权利？她只給我戴上了綠头巾，她沒有帮助我掙过一文錢。如果我听她的話，我还不会种可可，我还不会燒樹林呢。她整天只是躲在屋角裏乾哭，抱怨这裏的生活。我呢，我進行战鬥，我的生命受到威脅。这件事你也知道。在那時候，她却和别的男人一道双宿双飛了，……現在他們竟說我应当把我的土地分開，把屬於她的一部分交出來！哪一部分呢，馬納加老伯？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她种的可可和她開墾的森林指給我看！只要人家能够指給我看，我就給他！老伯，你說这算得公正嗎？"

馬納加·唐塔斯認为这算不得公正。

"但是，老伯，这是一种司法問題。法律到底是法律。你的兒子会打贏官司的。財產目錄大約非搞出來不可。"

霍拉蕭举起他的暗淡的眼睛在尋找馬納加·唐塔斯的影子。

“老伯，關於法律那一套，我是向來不理会的。你深知道这一點。也許他們以为我已經不中用了罢？老伯，我麼，我要向你說一件事情：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沒有任何人能够分我的土地。無論是法官，無論是律師，我都不允許他們这样幹。”

唐塔斯企圖向霍拉蕭解釋那些使他非作出財產目錄不可的法律上的理由，但上校不願意听人家講法律、权利这样的話。对他來說，法律和权利，法官和律師，都是可以任意支配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專为他的計劃服务的。

“因为時代已經变了，老伯！”

“時代变了！時代变了！但是我呢，馬納加老伯，我沒有变！你讓我自己处理这一切問題吧！……”

这是和从前一样一种不近人情的决定，一种降伏馬納加·唐塔斯的力量。既然霍拉蕭这样說，那就沒有錯。

沉默了好一会，霍拉蕭又問：

“他哪裏來錢付律師的公費呢？”

“好像是史瓦滋商行借給他的。”

“史瓦滋？”

“是的……”

“外國鬼婊子养的！”

又沉默了一会，霍拉蕭在思索。

“老伯，請你叫你的兒子到这裏來看我。我想向他說幾句話。我想聘請他作我的律師……。”

“他已經說过这場官司你要失敗……”

“你倶管还是叫他來罢，我自己对他說！老伯，我們知道的事情，一个孩子是不会知道的。他輕視我們是因为我們老了，但我

一定可以叫他知道……"

突然，他想到維尔吉里奥。如果維尔吉里奥还活着，他就可以好好地替他辯護了。他是一个狡猾的律師，善於在司法上舞弊，打贏官司，使对方受到种种欺騙。關於霸佔塞凱伊洛·格朗台森林的那場官司，維尔吉里奥眞打得好……但是他在一个月明之夜在路上給人一槍打死了，而且不是別人，正是霍拉蕭自己派人打死他的，因为是他給霍拉蕭戴上了綠头巾。馬納加的兒子要來替这案件辯護恐怕不適当……他把時間消磨在寫詩和追逐娼妓上去了……

"一个律師，就只有維尔吉里奥才可以說是一个眞正的律師，老伯，你說是麼?"

"还有魯伊律師!"唐塔斯帶着微笑提醒他說，"他眞会說！你曾这样說过，你还記得麼?"

他們繼續回憶起过去的時代，一直到總管跑來听吩咐的時候止。当他听見霍拉蕭命令他騎馬到伊塔布納去買來復槍的時候，他很驚訝。

8

在因可可的漲價而引起的兴奋和熱狂中，也有兩方面發出呼声來譴責这一次的漲風。在这充滿了大宗的交易和大批的醜行中間，这算得是唯一的呼声了。第一种呼声是共產党方面發出來的。因为有約奥沁姆，因为有在可可區各条路線行駛的公共汽車与卡車的其他許多司机，所以共產党發出的傳單能够一家一家地送到。傳單向大家解釋这次漲價的眞正原因。許多人不讀这种傳單，有的人讀了也不認为他有什麼重要。但也有一些人对傳單上所說的話在加以考慮。傳單告訴他們这次漲價的後果，預言不久必定会

來一次跌風，跌風的後果就是大変動，正如某一張傳單所指出，就是"可可的土地將由本國資本家之手轉到外國資本家之手"。

还有一張傳單要求立刻增加种植園工人的工資。因为这些工人，尽管可可漲價，还是只能拿到五密耳瑞斯一天。共產党所進行的地下活動，——發傳單、發小册子，再加上与莊園的短工秘密談話等——後來变成了一种合法的行为，伊尔霍斯有一家報紙也支持这种运動。

这是因为州政府希望獲得下一屆的选票，因此官方的党就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这种运動。工人的工資最初加到五密耳瑞斯五百瑞斯，隨後更加到了六密耳瑞斯。共產党还为碼头工人以及可可倉庫工人組織了一个大規模的运動。这运動是針对出口商而發的。許多用語尖銳的傳單也發出來了，傳單說卡尔朋克斯是"國际金融界的鯊魚"，加尔洛斯·徐德是"美國鬼子的奴才"。史瓦滋被揭發是"納粹的代理人，是商人兼特务，是統一党在当地的眞正領袖"。

早上，伊尔霍斯、伊塔布納、比郎基城的牆上都發現用粉筆寫的一些标語，每个字母都寫得很大。在鉄路上，在碼头倉庫的牆上，在有公路通过的高山的懸岩絕壁上，一再發現这样的幾个大字：

麵包！ 土地！ 自由！

共產党同時还向小地主發出号召，要求他們起來反对出口商和大地主的貪得無饜。这一張傳單發得很好，但小地主也昏了头。他們从來沒有看見过这許多錢。共產党希望种植園主能够团結起來成立一个合作社，以便自己輸出他們的可可，但是这个号召遭到無數困难。只有到了後來跌風出現時，这些种植園主們才了解共產党的計劃也許可能拯救他們。当他們想实行这一計劃的時候，

已經太晚了。

除了共產党的呼声以外，唯一的反对漲風的呼声就是主教那方面發出來的。驚惶不安的主教經常在罵那些妓女，那些職業賭徒，那些大酒店的老闆，那些賣麻醉剂的傢伙，他們簡直像一枝軍隊，向伊尔霍斯、伊塔布納、伊塔比拉猛撲过來，佈滿了他整个的教區。他發了誓，他把这次漲風叫作“敌人的誘惑”，他說“这是一个魔鬼在用黃金腐蝕他的宗教信徒們的灵魂”。

伊尔霍斯有人在講，卡尔朋克斯獲悉了这些情况以後，便採取了措施來反对共產党和主教。州政府允許他派一个專員來搜捕共產党，这位專員帶了半打警探來住在伊尔霍斯。另一方面，卡尔朋克斯还在出口商的集会上進行了一次募捐，捐了四十康托。这筆錢他交給了主教，叫他拿去做教堂的費用，同時还以出口商的名义向他保証，說“如果可可的價錢始終不坏”的話，他們願意給他以金錢上的帮助，使他能在伊尔霍斯建立一个修道院。

9

在代替霍拉蕭焚燒了的巴達洛兄弟的大廈的那座平房中，約翰·馬加也斯作出他的計劃。唐娜安娜點头表示贊成他。上尉很驕傲，因为他是首先預見到漲風的一个人。他並沒有犯錯誤把可可賤價賣了出去。那一次他到伊尔霍斯去本來是打算出賣他的收成的，但他疑心到可可会漲，因此一點也沒有賣就回到莊園裏來了。

“我在空气中就感到有漲風，”他对唐娜安娜說。

在分割田莊以後，他們得到了一小塊沒有開墾的森林。別的繼承人不大喜欢土地，比較喜欢可可樹。馬加也斯和安娜好久以來就在夢想种植这塊可以使他們的可可出產增加一倍的土地。但

他們始終沒有達到目的。他們的利潤總是葬送在其他的迫切需要中去了。孩子們要花費很多的錢，西紐和裘加死時留下了一大堆債务，唐娜安娜为了維持体面，願意將这些債务償付得一錢不差。即使如此，但在舊的可可樹出產日漸減少的情况下，馬加也斯也不得不開墾一部分森林，砍伐樹木，种植可可，因为最初的那些上校們种植可可是毫無方法的，所以可可樹的出產才日漸減少了。在整个可可區，馬加也斯莊園內的这片森林可以說是唯一的未開墾的处女地。有人出了頗能引誘人的價錢想買这片土地，馬加也斯向唐娜安娜講到了这件事，他們一致同意拒絕出賣。現在既有这样的漲風(这漲風好像会一直維持下去的样子)，他們就决定開墾全部森林，建立新的种植園。馬加也斯相信可可的價錢始終可以維持到四十密耳瑞斯一亞洛伯。如果他把这片森林种植起來，他現在的每年一千五百亞洛伯的生產量，就可以变为三千以上了。

在可可上漲期間的第一季收成的利潤都埋葬在森林裏了。他們開始砍伐樹木，他們開闢了林中空地，他們又放火燒掉那些荆棘。这項工作不禁使唐娜安娜回想起过去的時代來。那時，他們也曾經開闢过塞凱伊洛·格朗台和雷伯地孟多的森林。巴達洛兩弟兄，也就是說她的父親和叔父那样工作，是想建立一份伊尔霍斯最大的產業。他們在这方面並沒有成功。最後还欠下很多的債务，甚至於因这件事而犧牲了生命。奧尔珈和商人对於土地不感兴趣。那麼，在莊園內只有上尉和她自己了。对他們倆說來，伊尔霍斯的快樂時代，有錢人的生活，全都完了。他們現在只是馬馬虎虎地活着。在伊尔霍斯，人家不像从前一样和唐娜安娜打招呼了，这使她很伤心，但她对这件事是一字不提的。在奪取这塊土地的時代，西紐·巴達洛是这裏的領主，她呢，像一个公主一样生活，她的婚禮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盛会。隨後，西紐因羞愧而死了，巴

達洛一家子成了窮人；現在，人家甚至連他們的名字都不提了。只有約翰还同她在一起生活。唐娜安娜知道他時常想走，想把她帶到別的地方去过一种適合於他的嗜好的生活。好久以前她已經知道上尉到伊尔霍斯來以前不过是一个職業賭徒。她是不願意走的，她不可能离開她的土地过活。馬加也斯始終迷恋着她的漂亮的眼睛，他只好全心全意地搞可可，也和別的人一样成了一个种植園主，只是地位小一點，負債更多一點罢了。現在，漲風來了；唐娜安娜認为重新恢復巴達洛一家子舊時產業的机会到了。如果他們把所有剩下的森林都种植起來，如果他們每年能够收穫三千亞洛伯的可可，照目前的價錢計算，他們很可能在伊尔霍斯弄一所房子，帮助他們的医生女婿过一种足以令人想起巴達洛光荣時代的生活。唐娜安娜大力鼓舞馬加也斯上尉就是抱了这种目的。她以一种熱烈的好奇心注意着森林開發工作的進程，晚上提出种种問題，一再詢問到底什麼時候燒第一个林中空地，寫信給可可試驗研究院詢問樹秧的價錢。如果这一年他們能把剩下的森林都開墾掉，他們下一年就可以試种新樹秧，四年以後生產就可以增加，六七年後，就可以成为一个大种植園了。那時的收入定可以使他們擺脫目前这种卑賤的艰苦的生活；这种生活比子彈还厲害，西紐·巴達洛就是被它殺死的！

馬加也斯也很熱心。他对一切东西和一切人都以笑面欢迎。他逢人就講故事，談漲價問題。他以A加B的公式証明这一次的漲風絕不是一下就过去的，可可的價錢絕不会下跌。对他來說，一切都是愉快的。一个外孫出生了，一个職員結婚了，維克多与蕾伊蒙達为他們建築的新房子而爭吵的事情，他都感到有趣。当他从森林裏監督工人工作回來以後，他坐在唐娜安娜旁边的吊床上想他的計劃。

有一天在伊尔霍斯，他曾經進巴達克朗咖啡廳去过一次。今天他还在为这件事發笑。人家請他到一張賭桌上去。桌上的幾个賭友他都認識，只有一个样子很漂亮、新近才到伊尔霍斯來的時髦青年他不認識。他們開始玩紙牌。馬加也斯立刻看出來那青年人是一个職業賭徒。这情况使他感到十分有趣。他鄭重其事地打；偸牌，換張子，他好久不幹这一套了。但这一天他又全部使用了一下，因此那位輸得一文不剩的職業賭徒对他不能不佩服。馬加也斯笑着回到种植園來，把这故事告訴唐娜安娜，她略帶驚惶的态度說：

“我希望，你不会又賭起來吧？”

“賭？你想想看，我又不是瘋子……”

他所想的就是開墾森林，种植可可樹，收穫幾千亞洛伯可可，賺很多的錢。他常常講到这些事，当他算起賬來的時候，他並不是根据他目前收入的一千五百亞洛伯來計算的，而是根据六七年後可能收穫的四千亞洛伯來計算的。

有一天，馬加也斯上尉从森林中回來，这時正是開始作燒林工作的前一天。唐娜安娜詢問一切詳情，準备第二天早上同他一道去。吃过晚飯後，他們就到前廊去。馬加也斯坐在吊床上脫皮靴。唐娜安娜出去了，因为她有了一个意見。她在她睡房的破箱子中找东西。当她轉來的時候，她手裏拿着一本“聖經”。那是征服这塊土地的期間西紐·巴達洛每天晚上都叫她念給他听的那本“聖經”。她坐在她丈夫的旁边。他握着她的手，吻着她的臉頰說：

“你將再变成唐娜安娜·巴達洛了……当你在路上走的時候，人們一定又要用手指头指你了……”

她打開那本“聖經”。她讀到“先知書”那一章時，她的声音再

一次宏亮起來了。馬加也斯閉着眼睛，他彷彿看見西紐·巴達洛坐在那張实际上已不存在的維也納高椅子上。他在心底裏微笑了。

“讓我振作起來吧！”

唐娜安娜的声音流進了他的美夢。

10

加比想，那一次他曾經参加过的遊会和这一次的是大大不同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在他的遙远的家鄉，在美好的雨季裏举行的。在这可可地區，現在也是雨季，樹木茂盛，果子飽滿，價錢还在不断地上漲，但这一次的遊会却不同了。甚至於和他在年輕時参加表演过爱罗德王的那一次牧女遊会也不相同。

現在長竿遊会開始了。这一次的遊会本來可以取一个更漂亮的名字的，但大家却不約而同地都叫它作“長竿遊会”。因为長竿是这个会的鼓動者，在賓托上校那裏要求到開会費用的是他，在家長面前費了許多唇舌弄到四个姑娘三个小女孩子來参加遊会的也是他。他还到鎮上去買絲紙，还向唐娜奥古斯塔要了許多蠟燭头。他費了好幾个整夜來排演这次遊会。在这些夜裏，大家傳遞着酒瓶喝酒。他們組成了一个樂隊：有一隻吉他，有一只加瓦甘不笨，有一管村笛，有一个八音鼓。这个樂隊奏起來有點兒不諧和，但这有什麼關係？只要有一个樂隊，只要这樂隊还能够奏出跳巴蕾舞的調子，就行了；况且他們跳的巴蕾舞，不过是他們在風乾槽裏赤脚踏着可可豆時的那种舞蹈。長竿之所以要組織这一次遊会，那是为了找机会逃跑。短工的生活，是世界上最下賤的生活；他曾經作过很多种職業，但沒有比这更艰苦的了。怎麼逃走呢？上校們是要追捕逃跑的工人的，並且要鞭打他們來警告其他的工人。这就叫作“示範”。莊園中作过“示範”的工人就是面帶黃

色、肌肉浮腫的拉奴尔佛。当他企圖逃跑的時候，他就受了鞭打。沒有一个人知道当時他想逃到什麼地方去。但是隨後他在烘房中“暴死”了，屍体簡直連一點肉都沒有。他死的日期，正是長竿想出了藉遊会实行逃跑的主意的時候。第一次排演遊会是在最初下雨的一个夜晚当着拉奴尔佛的屍首面前举行的。上校也参加了这一次的排演。麗達伏伏貼貼地讓上校撫摸，長竿是親眼看見的。其他的幾次排演都很愉快，也更有生气。漸漸地，消息傳到鄰近的莊園去了，很多角色都來了，樂隊也比較健全了。眞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長竿想出遊行的主意完全是为了逃跑。他們打算一家一家人家遊去，他們可以越走越远，这样就容易逃跑了，就容易逃出这个小天地，向林原進發，然後再回到伊尔霍斯港來。在長竿的腦海中，对罗莎的甜美的回憶始終是活躍的。这姑娘眞是美得出奇，他曾同她在城裏睡过一个時期，可是她後來一声不响地走掉了。他一定要再見罗莎一次，哪怕只是为了打她一頓，告訴她同一个眞正的男子漢往來是不能開玩笑的。有了遊会，逃跑可能更容易。但漸漸地，由於筹备、組織和排演这次遊会，長竿竟留恋起遊会來了。他愛上了遊会。黑人佛罗蘭多也想逃跑，想回去看一看家鄉；長竿可以帶着他一道逃跑。在開始的時候，他們作了很多逃跑的計劃，他們花了整天的光陰來討論这一問題。他們互相詢問到底哪一个地方是丢掉遊会逃到森林去的最適当的地方。但是漸漸地，長竿留恋起遊会來了。他越來越少談到逃跑的問題了。黑人佛罗蘭多有時提起这个問題：

“喂，我們怎麼办？我們到底逃跑还是不逃跑？”

“当然我們要逃跑啦！”

但是他說这話並沒有熱忱，也沒有信念，只是为了使黑人不失望罢了。他再沒有勇气丢掉遊会了。这是他的事，这是他一手

造成的，这是一件美麗的东西。

可是加比認为並不美麗。他曾經看見过牧羊女的跳舞，也在西阿拉州看見过班巴美波舞。那眞偉大，那才是值得一看的东西。他並且在牧羊女們的遊会中裝扮过爱罗德王。她們唱讚美爱罗德王的歌，他就和她們唱和；唱的都是些專为遊会寫的歌；完全不像現在他們在跳舞時唱的对可可而發的悲哀的怨声：

馬納加在烘房中死了，

在日落黃昏的時候……

在一个國王遊会裏誰听見唱过这样的东西？國王遊会上是不唱这个的。國王遊会中应当有一种專門的音樂，有專門的人講述耶穌的誕生，講述彼拉多①、聖瑪麗亞和聖約瑟夫；这是一段故事，一段美麗的故事。这一次簡直說不上是一种遊会，侭管大家也發明一种音樂，但是歌詞裏講的只是可可風乾槽，只是烘房，只是可可。这是不值得一幹的事……。加比曾經用相当輕視的态度把这件事向長竿說了。这使得这位黑白混血兒生起气來，想和他打一架，想拿出匕首來了。黑白混血兒說：

“喂，你是怎麼想的？你自以为是教皇嗎？說來說去無非是你在你村子中曾經参加过一次遊会！但我不相信你的遊会会比我的遊会更漂亮。如果你不滿意，你滾你的罢；因为我，我是不怕一个開玩笑的小子的，尤其不怕从西阿拉州來的……”

但加比並不想爭吵。只是这次的遊会如果要把它叫作國王的遊会的話，那眞叫他怪不舒服。國王遊会該是什麼样子他是知道的。那是一种可以叫人快樂的美麗的事物……。这次的遊会，侭管还不那麼坏，但对國王遊会來說，那簡直是一种嘲弄……

---

① 猶太國的巡撫，親手將耶穌交給釘十字架的人。

“我不是想和人爭吵。我無非講講罢了……”

“好的。那麼你頂好还是閉着你的嘴巴不要講。並沒有人强迫你参加我們的遊会……”

但管这一次的遊会不同於他裝扮过爱罗德王的那一次遊会，(他現在彷彿还听見那“爱罗德王呀！”的歌声呢！)但在这年初整个的可可种植區毫無任何娛樂的条件下，又如何能够不参加呢？“長竿遊会”是这地區的一件大事。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从最偏僻的莊園一直走到賓托上校的田莊裏來，唯一就是为了看遊会。長竿甚至再也想不起他該逃跑的事了，想不起他之所以提議遊会完全是为了逃跑的事了。再說，旣有遊会又怎麼能逃跑呢？怎麼能丢掉它呢？怎麼能够半途而廢呢？怎麼能叫这个有穿絲紙衣服的年輕姑娘（但管其中有三个还是小女孩子也不碍事）参加的、有加比裝扮成牛的、有點着的灯籠的、有樂隊伴奏的遊会沒有人領導呢？怎麼可以逃跑呢？

在三王來朝節的期間，“長竿遊会”在可可區的大路上點亮了新的星星灯，不过是一些可憐的星星灯罢了。在節期的前一天，他們用樂隊開路，他們从加比、長竿、佛罗蘭多住的房子出發。音樂師們奏起樂來。在音樂師的後面有七个牧羊女，臉上都用紅紙当胭脂抹过的，她們都提了一隻臨時紮成的灯籠。胡乱穿着各种衣服的男子們分作兩行，走在牧羊女的後面；他們一共是十五个人。加比利用在田野裏找着的一个水牛腦盖和總管借給他的一塊印度花布裝扮成一条牛走在隊伍的中間。長竿扮魔鬼。麗達的父親揮舞着赶驢的鞭子，裝扮成一个牧牛人，發出一种林原裏的赶牲口人叫喊的悠長而憂鬱的叫声。麗達走在整个隊伍的前面，誰也不知道这是为什麼。或者因为她是大家渴求的最美麗的女人罢。

他們就这样走進大厦來了。賓托上校正和奥古斯塔以及他的

孩子們一道坐在客廳裏。他們家裏还有客人，都是跑來参加遊会的鄰居和親戚，也都是种植園主。隊伍在大厦前面的院子中唱了起來：

請你允許我們進來，

請你允許大家跳舞！

最初，在这非常光亮的客廳中他們覚得有一點兒难为情。但是上校請每个人都喝酒，樂隊於是坐在凳子上，大家就開始跳起舞來。剛進門時，長竿就把灯籠吹熄了，为了是節省點蠟燭头，以便能够支持到天亮。他們跳他們的可憐的舞，唱他們的可憐的歌。上校巧妙地躲開了唐娜奥古斯塔的經常的監視，用貪婪的目光盯着麗達的屁股；因为这時她正跳着在風乾槽裏跳的那种舞，屁股一上一下地動着。長竿在領導一切，樂隊在他的忿怒的目光下奏得完全不和諧了。加比脫了他的笨重的扮牛的衣服，在房裏大踏步地走着。麗達的父親發出他牧牛人的叫声：这就是他对於遊会的成功所能貢献的力量。

这一遊会是可憐得叫人發慈悲心的；真是可憐，無限的可憐。但無論如何它还是很快活的。長竿爱上了他的遊会，爱上了这些歌曲、音樂和牧牛人的叫声。他並沒有看見麗達的肥胖的、誘惑人的屁股，他甚至於沒有看見那四个年青姑娘和那三个小女孩子。他只看見遊会、灯籠、樂隊和在大厦裏客廳中的跳舞。他們再喝了一次酒，再跳了一次舞。隨後，他們要求离開大厦：

請允許我們去吧，

請允許我們和你別离！

長竿點上灯籠中的蠟燭，整理一下牧羊女們的衣服；因为其中有一个的絲紙衣服已經撕破了。他們把樂隊排成一行；因为应該跳着舞走出大門。在前廊上，賓托上校正在那裏設法摸弄麗達

的結实的肌肉。長竿甚至於連罗莎都不想了。隊伍这時正向總管的房子出發，隨後他們又到工人們的小屋裏去，到末了才走上大路。每一次停頓時他們都要喝一點燒酒。黑人佛罗蘭多喝得太多了，跳舞也跳得太多了，但他却並沒有忘掉他們要逃跑的事。

在荒野的路上走着，靠近馬加也斯上尉莊園的森林地區的時候，他把長竿拉在一旁說：

“喂，我們怎麼办？我們还不逃跑嗎？”

長竿推說遲一點再逃跑。

“我告訴你，以後……”

“但是，要逃跑，这裏是最好的地方了；这是森林，誰也看不見我們……”

在这佈滿星星的夜裏，長竿用懇求的目光望着黑人。

“但是，搞了这样一个遊会，我們怎麼能够逃跑呢？我們怎麼能够扔下遊会讓它去听天安排呢？如果我們不在，誰照顧这一切？”

他追上已經走远了的遊会，遊会帶着搖曳着的、从可憐的灯籠裏發出來的亮光漸漸走远了。

11

馬連諾·聖多斯很喜欢約奥沁姆。人家已經不止一次地向他說他的司机是个共產党。馬連諾也知道約奥沁姆曾經被逮捕过，曾經因政治上的關係坐过兩年牢。無疑地他是一个好技工，一个能幹的工人；因此，俘管朋友們一再給他警告，他並沒有開除他；同時他对約奥沁姆甚至於还有一种偏爱，他真不知道这是什麼原因；只是，他覺得約奥沁姆近來似乎已經放棄他的那种太新的思想了。再說馬連諾·聖多斯自己在開始独立生活的青年時代也同情过左派的主張。他甚至还捐过錢來贊助地下活動。在这時期，

他自己也是一个出租汽車的司机。隨後他成功了，他賒購了一部長途汽車，他的生意很好；現在他有十五部長途汽車和五部卡車了。固然，他負了不少的債务，他每个月都要付給銀行許多利息，而且这件事也使他經常担心，但生意始終很好，他如果一旦償清了他的債务，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活了。最糟糕的是經常要修理那使汽車抛錨的馬達。在这一方面，約奥沁姆可大顯身手了。像他这样一个技工实在难得。一輛在别人手裏要關在車房裏一星期不能使用的長途汽車，約奥沁姆只消兩天就可以把它修好。馬連諾·聖多斯很願意叫他担任这个職务，虽然他在行裏的職位是司机，而他本人也爱駕駛汽車。馬連諾·聖多斯絕对想不到約奥沁姆就在長途汽車的座位下运送許多宣言、傳單和宣傳小册子。

馬連諾·聖多斯从前也是司机，他最爱在他的職工們面前談到他的卑賤出身，以便鼓勵他們更加努力地工作：

"我也一样，開头只是一个司机……無論誰，都可以成功一个人物的……"

他和他僱用的各个司机和職工相处得很好，尤其是和約奥沁姆更相得。馬連諾·聖多斯的癖好，就是冒充知識分子；尽管他自己幾乎是文盲，但却表示懂得書本和文学。吉多·費勒拉、雷納尔多·巴斯多斯、馬丁斯、谷美散多·貝薩組成了一个文藝团体，常常捐款給他們的就是他，他很高兴付这筆款子，原因是他喜欢听他們的爭論。因此，他也很喜欢同这位有丰富知識的，而且有時挾着書本出去散步的約奥沁姆說話。約奥沁姆並不把內心的事全告訴他，但有時他也对他講一些事情，講一些遙远的國家，尤其是講俄國。聖多斯着了迷似地听他講。他買了許多他並不看的書，結果这些書全墮入貪心的費勒拉的手裏去了。当約奥沁姆兴致很高的時候（約奥沁姆这种時候並不多，这是馬連諾深为惋

惜的)，他也講到那一个遙远的國家的詳細情况。馬連諾每每会把話說到題外，常常把前一天在咖啡館中听來的文学上的意見提出來。但是他尊重这位司机，無論任何代價他也不願意打發他走。只是在每次談話以後，他總是劝告約奥沁姆說：

"約奥沁姆，頂好是把你腦子中这种思想擺脫掉。你要这样下去，沒有什麼好处的。人人都說这些东西不算什麼……即使你的这种思想很有價值，但是又怎样能够实現呢？"

約奥沁姆笑了，他那种短促的笑令人想起蕾伊蒙達的笑：

"我告訴你的事情，其实是任何一本地理教科書上都找得到的……"

於是馬連諾·聖多斯㥦了一下眼睛，意思彷彿說他並不是一个容易上当的人；以後，他就离開了。这样一种友誼使約奥沁姆在工作中獲得了一定的自由，使他能够抽出更多的時間來为党工作。每次他想走出去的時候，馬連諾總不反对：

"你可以去，但不要呆得太久。"

有一天，馬連諾到汽車間來了，样子似乎在發愁。約奥沁姆覺得他有什麼心腹事極想告訴他，而又在那裏遲疑不决。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呢？整个的早上，馬連諾一方面在那裏監督公共汽車進進出出，一方面却不断地在約奥沁姆修理本行舊車子的破馬達的地方走來走去，他不能决定是否要說。最後，到了中午，約奥沁姆拿出飯盒來吃飯的時候，馬連諾走上前來坐在公共汽車的踏板上：

"喂，約奥沁姆……"

"怎麼样，馬連諾先生？"

"你是司机；我呢，我是老闆。我有十五部公共汽車和五部卡車。但是我也曾經作过出租汽車的司机；感謝上帝，我並不因为

我过去当过司机就感到惭愧……。这件事，我可以說出來，这是实情。”

“劳動永远不会降低一个人的身份……”

“因为……我麼，你看得出來，我有點心事……我可以和你談談，因为与其說你是我的一个職員，不如說你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再也不能忍受；我应当談談，我再不能把这件事悶在自己的心中了……”

約奧沁姆停止了吃东西，以便注意傾听他的說話。馬連諾說：

“不过，这也許不算什麼。但昨天徐德公司的襄理馬丁斯……你知道麼，就是那个在蛇島上包了一个妓女的瘦鬼？”

“我認識那个女人，她的名字叫罗莎……”

“眞是一个美極了的妓女！”馬連諾又說。

“是的，很美。馬丁斯我也認識的……”

“好極了。你瞧，就是昨天，他告訴我說，他在加尔洛斯·徐德的办公室裏听見人家提到了我的名字。他們，他和那个美國人卡尔朋克斯先生正在討論什麼問題，馬丁斯進去的時候，他們正提到我的名字……”

他等待約奧沁姆对这事的反应，但約奧沁姆並沒有任何反应。他於是繼續說：

“这使我很焦心……馬丁斯說当他進去的時候，他們就停止了說話。我整夜都在想这件事。我反覆地問自己，这是什麼事呢？說眞話，我簡直就沒有睡好。你知道，我在这裏不过是一个司机。为什麼这些有錢人，这些可可出口商口中会提到我的名字呢？好！今天，我一到達办公室就看見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这封信……”

他把信給約奧沁姆看。这是徐德寫的一封最短的信，他請馬連諾下午三點到他的办公室去。“最有利益的事。”他还在这幾个字

旁边加了重點。

“这可能是什麼事呢？我打了电話給馬丁斯。他还是不知道。今天早上我費煞了腦筋想，但也想不出。这裏，他們說：（他念信，很有點吃力）‘商討一件於你有關的最有利益的事。’那麼，到底是什麼事呢？”

照約奧沁姆的猜想，大約是他們想和馬連諾訂立一个特別合同，保証馬連諾的五部卡車專用來运輸徐德公司的可可。馬連諾認为不会是这样；他幾乎还生了气。

“訂一个合同，多麼奇怪的想法！倘若为这样一點手續，他們只要打發馬丁斯來就行了。……为什麼要把这件事拿來和卡尔朋克斯討論呢？不是这件事，約奧沁姆。不。他們玩的一定是別的把戲……”

約奧沁姆承認的確他也鬧不明白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馬連諾走的時候比來的時候神經更緊張。他說他要去換衣服後馬上去赴約会。

“我想打扮得漂亮一點，穿上我星期天穿的衣服。……”

約奧沁姆虽然和这件事沒有什麼關係，但他却被引起了好奇心。他很不耐煩地等待馬連諾·聖多斯轉來。馬連諾在未到徐德的办公室去以前还到汽車間來了一趟。他的臉刮得很乾凈，穿了一套開士米的新衣服，上衣的口袋裏还放了一条綢手絹，皮鞋也擦得很亮。他好像去参加紀念会的店員一样。他問約奧沁姆：

“你以为如何？”

“好極了！”司机讚了他一句。

“好上帝，到底是什麼事呢？”他又不安地問了一句，然後走了。

他們的会談時間很久，因为汽車間的鐘已指着四點了，馬連

諾还沒有回來。約奥沁姆很驚奇，心裏想，这到底是一件什麼鬼把戲？現在，他每五分鐘都要不安地望一下那架掛鐘的時針，最後，快到五點的時候，馬連諾出現了。他的面上充滿了光彩。一向知道他的習慣的約奥沁姆心裏想："他又喝了酒！"馬連諾回來以後，就躲在他的車行的小办公室裏不出來。不久以後，車行的書記敲門進去了，約奥沁姆听見鑰匙在鎖孔中轉動的声音。

"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当那个青年人出來以後，馬連諾从那半開的門洞中伸出头來，望了汽車間一眼。車間裏的司机們和職員們，帶着他們的沾滿油污的面孔在閒談。一部公共汽車剛才到了，街上还有一些騷動。約奥沁姆已作完了他的工作，正在水龍头下洗他的手和臉。馬連諾叫他：

"約奥沁姆！約奥沁姆！"

"有什麼吩咐，馬連諾先生？"

"到这裏來罢！"

"我就來……"

他擦乾了手和臉。馬連諾在办公室門前等他。

"請進來。"

他站着，很奇怪馬連諾为什麼会这样小心。馬連諾去把門關上，而且上了兩重鎖。隨後他坐在他的老式的轉椅上，一面搬一把坐墊已經凹下去的椅子給約奥沁姆坐。

"怎麼一回事，你猜猜看！"

他的面容神采奕奕，全身都顯得充滿光輝。他稍稍有一點醉，他还開了一瓶燒酒請約奥沁姆喝。

"謝謝，我不喝酒。"

"傻瓜！不喝酒有什麼好处？难道你比別的人好麼？你拿我

來作个例子：过去我是个什麼人？我跟你一样，跟在这裏的好些人一样，只是一个司机。我總要喝一小口酒，这也並不妨害我工作。我買了我的公共汽車，我这边借款來还那边的債。我拚命掙扎……而現在……”

“成了富翁了？……”

他停止了一会，喝了一口酒，又說：

“……現在，我有錢了，約奧沁姆先生。”

“那些傢伙，他們想幹什麼，你知道罢？”

他講起來。首先，他宣佈这是一个嚴重的秘密，在事情还未成功以前，什麼人也不应当知道。他之所以向約奧沁姆講这件事，据他的解釋是，他並不把他当作一个職員看待，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朋友看待。徐德和卡尔朋克斯向他提議的，只是要同他合夥經营这个車行，沒有别的。或者另外建立一个新的机構。他們負責償还馬連諾所有的債务，供給他買新的公共汽車和新的卡車的資本，而且要買很多輛公共汽車和卡車。馬連諾当新公司的經理。这是一樁很大的生意。

約奧沁姆在考慮。他希望發現事情的眞实內容。他開始提出一些問題。他弄明白了这公司是一个不記名的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出口商都参加了股份。他們曾經向馬連諾解釋，他們所希望的，無非是使可可區有充份的运輸工具，尤其是卡車。他們本來打算成立一个新公司，但他們覚得利用現存的、而且还在發達的馬連諾的車行，總比較好一點。他們準备叫别的車行破產，使馬連諾的車行日益壯大。

“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当然是的。”

“你的股份怎麼样？”

“公共汽車、卡車、汽車間和我的劳動，这便是我的股份。”

“你佔百分之幾？”

“大多數……”

“大多數？”

“是的，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並不是大多數呀！”

“怎麼？这还不是大多數？”第一次听見这類的話，馬連諾很激動，“我佔了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他們却佔了百分之六十！”

“但是他們是八个人，而我是独自一人呀！……”

“不是这样說，馬連諾先生，他們是出口商，而你是馬連諾·聖多斯呀！”

“这話是什麼意思？”

馬連諾眞的生气了，眼睛被酒醉眯了。

約奥沁姆想作一番解釋，但对方却打断了他的話：

“約奥沁姆，这一切全是廢話，一點趣味也沒有。共產主义这一套，在俄國或者很好，但在这裏，不行……”

“但是，誰跟你講共產主义呀？”

“啊，你認为我不会立刻辨别出來这些談話的用意麼？出口商……等等，諸如此類……總之，这件事是一件很有利益的事，我一定要照办。”

“祝你一切都成功，馬連諾先生！”約奥沁姆站起來表示他的願望。

馬連諾·聖多斯平靜下來了；他重新以和悦的态度对待約奥沁姆，他開始有一點醉意了，这更加强了他的和悦态度：

“你不要生气，約奥沁姆，我總是这样容易衝動。你不必在

意。你不了解生意，所以你会这样說。我希望你一直和我在一道。我当時立刻就向徐德和卡尔朋克斯先生說了：如果能够保証不開除我的職工，我就簽字。他們沒有爭論。他們是有錢人，可是也是一些老实人。”

“你可以放心，馬連諾先生；我一定可以照你的希望始終和你在一道的……”

馬連諾重新給他斟了一杯酒。

“啊，眞的，你不喝酒……我的孩子，你眞是傻瓜！我呢，我常常要喝一兩口，但我的身体也並不坏……阻碍我成功的並不是酒……”

12

在伊尔霍斯商会的大廳中，約奥沁姆一下子就站在賽吉奥·慕拉的前面。他甚至於向他問好的時間都沒有。

“賽吉奥先生，他們想把一切都吞下去！”

他張開兩隻胳膊。

詩人看見外面黃昏的暗影已籠罩在廣場上。他很高兴，但是，当他的內心这样快樂時，黑夜的陰影之中却驀見了司机的兴奋的手势，这使他有些不安起來。在房間裏，朱麗葉塔正在匆忙地穿衣服，約奥沁姆不事先通知就跑了來这还是第一次；而且每次來都是因为詩人需要同他談話時才叫人去請他來的。詩人之所以發生这种需要，是因为他想澄清他的思想，想把他的思想和一个战士的經驗比較比較。他同这位司机談过話以後，他的思想每每会更丰富起來。有一次他把这个經驗告訴了他；約奥沁姆也承認自己在談話中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同人交換意見總是好的，尤其是同你这样一个無所不知的人交換意見。”他曾經这样解釋过。賽

吉奥·慕拉微微地笑了，一方面表示感謝，同時也有點难为情。每一个月，在一定的日期，約奧沁姆總來向賽吉奥收取以同情人的名义捐給党的款子。但是这天晚上正当朱麗葉塔在詩人的怀抱中時，他的到來的確出人意料。賽吉奥听見敲門的時候原本不打算開門的。但是約奧沁姆知道詩人有古怪癖气——办完一天公後自己關在房間裏寫东西——所以他說出了自己的名字：

"賽吉奥先生，是我，約奧沁姆。我有話要同你說。"

約奧沁姆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用熟人的称呼和賽吉奥說話。在这种情况下，他叫他作"同志"，賽吉奥觉得同志兩字抬高了他的地位，是一件最使他快樂的事情。这兩个人虽然不断地接觸，但他們之間似乎还存在某种距离，这种距离也許是由於彼此都怕陌生人而產生的。但賽吉奥·慕拉在伊尔霍斯最敬重的、最看得起的一个人就是这位司机。这位司机是另一時代的人，是未來時代的人；因此詩人每次看見約奧沁姆時，就覚得自己跨進了未來的時代。約奧沁姆給他的印象是無限的信心和力量。他的無上純潔使詩人佩服，虽然这种純潔有時不免使人感到拘束。他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欽佩，和他所敬爱的著作家如波特萊尔、惠特曼等对他所引起的那种欽佩完全相同。他們彼此气味很相投，但賽吉奥觉得他們之間總存在着某些东西，使他們不可能完全推心置腹，做到親密無間。他們談政治，談經济，有時还談詩。約奧沁姆喜欢念賽吉奥的作品。他批評过他的好幾首有革命意义然而形式古奥的詩以後，对他的藝術甚至於有一定的影响：

"一个工人絕对不懂这样的东西！"

"但是拿詩來說……"接着賽吉奥大大地解釋了一番。

"很好，同志，"約奧沁姆鄭重地說。"你所說的也可能是正確的。詩中的道理我不懂得，这也許对，我不和你辯論，因为你才

是詩人。但請你听我說：詩是寫出來幹什麼用的？难道不是帮助革命麼？”

“是的，当然啦。”

“革命，是誰幹的呢？工人、人民、窮苦的人，是不是？如果將要去幹革命事業的人都不懂它說的是什麼，这种詩又怎麼能够帮助革命呢？我麼，我念列寧同志的著作的時候，他所說的一切我都懂；我念斯大林同志的著作時也一样。我是一个工人，但列寧、斯大林的著作都非常清楚，我懂得。我認为我們所需要的詩，就是这類很清楚的詩……”

詩人不願意承認自己理屈，他还在那裏力爭。但不久以後，他却在那裏設法尋求大众化的形式了。从这次的辯論中，產生出了他的新的作風。再过了一个時期，当賽吉奥把他的一首新詩念給他听的時候，約奥沁姆变得和一个小孩子一样高兴：

“啊，是的，这很美。什麼人都懂得……这是我們所需要的东西。”

賽吉奥覚得他受的批評現在已得了補償。

他們又討論起政治問題、經济問題、甚至詩歌問題來了。在他們空閒的夜裏，總是作这样長時間的討論的。但是他們对於私生活，却从來沒有交談过。虽然賽吉奥强烈地希望把他自己的私生活問題告訴約奥沁姆，但他却从來沒有实行。这並不是他要在这位司机面前裝成一个好人。有一天，在熱烈的討論中，約奥沁姆曾經向他說：

“你永远只是一个小資產階級！”

賽吉奥笑起來，並且補充說：

“約奥沁姆，我比小資產階級还坏！我的毛病要歸咎於我的資產階級出身，再加上知識分子的缺點！这是一件令人絕望的

事。"

約奥沁姆也笑了，他的笑短促而親切：

"賽吉奧同志，你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这样認真。要緊的是作一个忠誠的知識分子。關於詩的問題我懂得不多。但是你的詩我很喜欢。我把你的詩念給一些人听，他們也都喜欢。我們知道你是站在我們这一面的。这就已經不錯了……"

他們的談話就停在这裏，他們从此就再沒有談过这个問題。可是賽吉奧却很願意向約奥沁姆談談他这一類的問題，例如朱麗葉塔的問題。

在这幾个月的过程中，朱麗葉塔大大地变了。她發現了一个新的世界，她沉湎在这世界中去了，她像一个渴求獲得許多新的、充滿了神秘宝藏的土地的征服者一样。这个世界就是書的世界，过去她对於这世界只是略窺門徑，乱七八糟地讀了一些隨便買來的小說。現在賽吉奧替她展開了一个新的远景，一个詩的宇宙。她彷彿在空中行走，輕飄飄的，像風很容易就可以吹動的浮雲一般。当賽吉奧了解到她身上已起了这种变化以後，他高兴極了，决心要隨自己的願望去改造她。这和他寫詩一样，是出於一种自私自利的心理，是对加尔洛斯·徐德報復的方式之一。他不僅窃取了他的妻子的身体，他也窃取了她的心灵，他要把她改造成另一个朱麗葉塔。这時候，她在房間裏穿衣服，稍稍有一點驚慌。賽吉奧叫她不要怕。他曾經略略地向她談到过約奥沁姆，她也曾經表示过願意認識这个人。

在大廳中，約奥沁姆想叙述他的事情。可是这時朱麗葉塔从房間裏出來了，正準备走。賽吉奧听見她的脚步声稍稍有點不安——約奥沁姆將怎麼說呢？

"对不起，"她說。

她在两个男子的面前停下來，差不多正和他們面对面。司机低了头。賽吉奧突然下了决心：

“朱麗葉塔，我想給你介紹我的朋友約奧沁姆。”

他又对約奧沁姆說：

“你瞧，这位就是朱麗葉塔……”

約奧沁姆伸出手去，但差不多不假思索地就說出这样的話：

“加尔洛斯·徐德的太太麼？……”

“是的，这又有什麼關係呢？”朱麗葉塔說，“賽吉奧曾經对我講过：‘我們朋友約奧沁姆一定了解的，他是一个能够了解一切事情的人。’……加尔洛斯·徐德的太太？不是，約奧沁姆先生；我現在是賽吉奧·慕拉的太太了。”

“好。我並沒有想得罪你。”司机說，“剛才那句話是不假思索就說出來的……”

賽吉奧微笑了。廣場上的灯光亮起來了。

“我們進去罢。我們在房間裏談話更好一點……”

“这个賽吉奧真是何等样的人！”約奧沁姆向会議廳走去時这样想。朱麗葉塔感到有些窘，她後悔剛才說話說得太多，她怕得罪了这位青年人。賽吉奧覚得这局面又有趣又为难。但是現在他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事情全部暴露了罢。

他們坐了下來。約奧沁姆把帽子拿在手中。桌子上擺了一个鳥籠，裏面有一隻黑色的美麗的小鳥兒；牠像被人俘擄的王子一样，冷冷地望着这幾个人。賽吉奧開始說：

“你們看見这隻鳥罢，牠就不虛伪，牠。我們呢，我們就時時虛伪，彷彿在演戲一样。我們甚至於在不談話的時候，不說什麼的時候，也在虛伪……我們簡直是戴着假面具生活……”

“为什麼他要說这一套話？”約奧沁姆心想，“他的目的是想說

明什麼？"賽吉奧繼續說：

"既然我們是朋友，为什麼还要戴假面具？你瞧，朱麗葉塔在这裏。我們彼此还不能眞正地了解。她是一个出口商的妻子，她有一个情人。無疑地你已經知道她的情人是誰了，約奥沁姆。但是，我們却从來沒有談起过这件事。这就是我們的虛伪……"

"我看不出來这其間有什麼道理。这件事对我並沒有關係呀！我为什麼要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好的，我們在这裏講話，我們在这裏交換意見，你在我不大知道而你知道的事情上帮助了我。我在这裏是学習。有時，我說了一些事情，因为我想到这些事情可能有益於人。但是你的生活，这並不關我的事……"

於是賽吉奥的声音变了，他再不是一个拿目前的局面尋開心的文学家了。他覚得又憂愁，又气惱。約奥沁姆还在繼續說：

"任何人都不是一部机器……革命也一样，革命也不是一部机器。……"

說着，約奥沁姆先看了一看賽吉奥，然後又看了一看朱麗葉塔，在他的目光中，有點不贊成他們的表示。

"这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在朱麗葉塔面前講的。"賽吉奥解釋說，"她是一个我們可以信任的人。你或者还不知道，但你可以在她的面前講的。"

約奥沁姆覚得詩人很憂愁，也了解他的用意。

"对我們來說，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價值。賽吉奥同志，每一个人都有比别人更好的地方。資本家們有錢，他們可以買到一切：司法、警察、教士、政府，一切！我們呢，我們只有一个資本：那就是我們的同志。"

"那麼？"

"那麼？如果你是一个同志，我可以对你說：'賽吉奥同志，

这是不对的。这並不能因为她是一个出口商的妻子你的行为就对。如果你們彼此相愛，为什麼不实行同居？为什麼你們要欺騙一个丈夫？'这就是我在这种情况下要說的話……"

朱麗葉塔目不轉睛地望着約奧沁姆，这种如此不客气的坦白态度，她是从來沒有看見过的。但是这位來賓確能引起她的同情，因此她不感到任何忿怒。約奧沁姆注意到她的眼光中有一种贊成的表示。

"請原諒我，唐娜。因为，如果賽吉奧先生是一个同志，他的行为对於革命，对於他自己都会有妨害的，我就可能要这样說。但是，同志，你只是一个党的同情者，你沒有这种义务。我們不能要求多过於你所能給的东西。因为你給我們的东西已經不少了。你的教訓，你的捐款，你的优秀的詩……"

朱麗葉塔抬起眼睛：

"如果我了解得不錯，你的意思是說，最好我該离開加尔洛斯來同賽吉奧住在一道，是麼？"

"是的，这才是一种好的办法。"

"好極了，"賽吉奧說，"沒有人可以否認。總的來說，这样是最簡捷的解决方法。但是也有一些枝節問題。朱麗葉塔是習慣於奢侈、金錢和一切舒適生活的。你說这些都是不要緊的事情嗎？你可以想想看，实际上不是这样。我是靠薪水生活的，而且我的薪水还可能靠不住。約奧沁姆，我們是另外一种泥土造的，这和製造你們共產党員的泥土完全不同。我們的泥土質量很坏，很容易就可以变为爛泥。……的確，很容易！"

突然他变得很誠懇了，絕对地誠懇，他神經緊張地說：

"党在我們的心目中代表什麼！……我們，我們是知識份子，圍繞着党生活，但从來不參加党；你一定以为我們並不愛護党。

其实不然。我們是爱護它的，而且爱得很厲害。对我們來說，党是新世界的保証。新世界就是我們在藝術中所夢想的世界，就是我們寫作時所追求的世界。这个世界正在建設中那是絲毫沒有問題的。我們站在党的門口，虽然我們对它有情感，但我們却不進去。我們不肯進去，我們站在門外，我們在党的四周逡巡。我們像蠢才一般……的確完全相同……为什麼，因为我們不是同样的泥土造的……我們是爛泥作的。你应当相信我的話，的確是爛泥作的。我們在这爛泥中生活，簡直連头髮根子都粘上了爛泥。有許多很小的事情便可以吞噬我們、阻碍我們、改变了我們的形体並且致我們於死命……”

“每一个人都在設法把自己变得更好一點……党是会帮助这些人的。沒有一个人是生來就十全十美的。我們生來絕不完全是好人，也不完全是坏人。党会帮助人，創造人，改造他，使他站起來……”

賽吉奧有他的一套說法：

“一个好的党的同情者比一个坏的党員更有價值，是不是？”

約奧沁姆作了一个空洞的手势，也許是表示同意罢。朱麗葉塔对於他們的談話感到極大的兴趣。这些都是她每一天都在逐漸發現的神妙世界的一部分。賽吉奧的話令人感到像鉛一样沉重。

“你們，你們常常談到流氓無產階級……。有一次我們也談到过这一問題。你还記得麼？流浪人，波希米亞人，跑江湖的人，妓女，碼头的小偷，那是流氓無產階級。至於我們，我們是流氓小資產階級。我能够同朱麗葉塔一道逃跑麼？难道我能够真的这样办麼？我們在这裏，很愜意。再沒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她爱我，我爱她。我們深深地爱，全心地爱，約奧沁姆，請你相信罢。但是，如果我們走掉，她离開她的丈夫，我因为这件不名譽的事

而失掉我的位置，如果我們跑去倚靠很低的薪水生活（比方說，我在某某編輯部乞討到一項工作），那麼，我們这样美好的幸福將变成什麼东西呀？而且，这能够支持多久？”

“这一切說來是很複雜的。”覚得疲倦了的約奥沁姆說。“如果有一个同志跑來向我說話，而他所說的又是一个具体的問題，我能够答覆他。‘約奥沁姆，不行了，工資不够吃了，怎麼办？’我就說：‘罢工吧！’这是一个問題，我們看得很清楚，我們幾乎可以捉住这个問題。現在，你对我說：‘有一个別的男人的妻子，她爱我，我也爱她。我們只能偸偸摸摸地相会，这非常不好；但我們不能够双双地跑掉，因为我們不能够忍受艰苦的生活。’这样，我能說什麼？我無法答覆你。我認为这样不行，但我只能說到这裏……”

这時沉默了一会。朱麗葉塔本來想說幾句話，但她却忍住了。約奥沁姆又說：

“这很複雜。有一次罗柏托在唐克勒多的女人的左右周旋，那个女人又年輕又漂亮。我知道他們在海灘上会面，我就对他說：‘罗柏托，你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一个党員不应当作这件事。如果你爱这个女人，你就去和她同居。’罗柏托，这个黑人，搔了一下头，他很冒失，他就跑去和她同居了。唐克勒多脾气很坏，他冒了火，他想和罗柏托打一架，但結果，事情倒弄好了。就是这样……。但另外有一次，事情就不簡單了。这是貝澤拉的事。你不認識貝澤拉是誰罢，他已經离開这裏了。他爱洛洛的女人爱尔莎爱得發狂。貝澤拉倒是一个很守規矩的人，他並沒有吊爱尔莎的膀子。他只是立刻和洛洛講这件事，他向他解釋这件事的經过。他同爱尔莎逃跑後，洛洛也自殺了。貝澤拉並不是一个無用的人，但这件事实在給了他一个打擊……。这一切，实在是很麻煩的……”

朱麗葉塔說：

“眞奇怪。你們正在討論，我却想到一件傻事。我听見人家講共產党講过好多次。我以为他們在爱情上一定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我現在看見你們也是一样有道德，甚至於比別人更有道德……”

“自由是一件事，墮落是另外一件事……”

約奥沁姆本來想不用“墮落”这个名詞的，但現在已經說出口，收不回來了。

“請原諒我，我不善於同上等社会的人講話。”

“不必这样說，你可以自由自在地說你的……你不了解：实际上我还很滿意你是这个样子。（她微笑了。）你也可以不相信。我也一样，倘若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也不相信的……”

賽吉奥·慕拉想結束这場辯論：

“我們已經討論过很多次。朱麗葉塔和我，我們要这样子繼續下去。以後我們再看……。未來的事誰知道，一切都可能發生的。只是，我要問問你：难道这会妨害我們作好朋友麼？妨害我們三个人作好朋友麼？”

約奥沁姆笑了：

“我並不是清教徒……”

他們三个人都微微笑了。約奥沁姆望着这一对男女，觉得他們很值得同情。他喜欢賽吉奥，他是一个神怪的傢伙。实际說來，他也很正直。这个女人，——我的天，她眞美！——她也一样，好像还很善良。这个女人就是加尔洛斯·徐德的老婆！……誰相信？賽吉奥說：

“你跑來是想告訴我一段新聞……我們簡直沒有讓你有說話的机会！……”

“这沒有什麼……”

"不能說这沒有什麼，你說罢！"

"你还記得我們有一天說过的一些話麼？關於漲風問題的……"

"記得。"

"你看，他們要把一切都吞下去！（他轉身向着朱麗葉塔說）請原諒我，唐娜，我要說到你的丈夫了。"

她笑了。

"你知道，他們想由徐德和卡尔朋克斯帶头，把馬連諾的車行改組为一个股份公司嗎？他們据有大部份的股份。"

賽吉奧輕輕吹了一下口哨。朱麗葉塔正設法了解这种談話的意义。

"他們这样做目的是想作什麼呢？"賽吉奧問。

"想壟断公路上的运輸！"

"壟断了以後又怎样呢？"

"如果种植園主們的合作社一旦成功，出口商們就可以使运輸陷於停頓。至於鉄路，你知道……"

他們又沉默了。朱麗葉塔很想得到一种解釋，但她又怕自己过於冒昧。賽吉奧对她說：

"我的小乖乖，你的丈夫使我們倆不能过正常的生活，他还会使大家的生活陷於困难。他想在这地方製造出一种大災禍。……"

她帶着不安的心情想："他幹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为了能够把我所要求的东西全給我，把我不再想要的那一切东西給我。"但她沒有說什麼。約奧沁姆站了起來。

"請原諒我，唐娜，如果我得罪了你的話。我是一个工人，我不会說話。"

"你並沒有得罪我。我認識了你倒使我感到非常愉快。"

賽吉奧一直走到關閉着的窗子那裏去，他把窗帘拉開，透过玻璃望那光亮的廣場。他心裏想，这些出口商眞厲害，一声不响地实行了他們的計劃，一如軍隊执行任务一样。朱麗葉塔走近約奧沁姆，熱心地問他：

“你相信这堆爛泥，这塊腐敗的泥巴有一天会变好一點麼？会变得和别的人一样好麼？”

約奧沁姆很快地說：

“对於願意作工的人來說，沒有一件工作是作不到的。任何泥巴都是好的，只是有時它需要一點肥料罢了。不要怕，”他最後又加上这一句。

她微笑了。小鳥兒在桌子上偵察他們。朱麗葉塔認为賽吉奧·慕拉很像这一隻小鳥。詩人似乎也是一个不自由的囚犯。

13

漲價的第一年过去以後，淡季來了。这時候，在整个可可區，从伊尔霍斯的碼头起，到瓜拉西的偏僻的小鎮和巴科來山止，流行着一个問題：價錢能够維持下去麼？刺激这次漲風的表面原因——厄瓜多尔共和國的收成被毁，非洲黃金海岸的可可減產——絕不被人重現了。据報紙報導，非洲方面今年有丰富的收成，厄瓜多尔已經消滅了害虫。那麼，可可会不会跌價呢？这便是大家帶着不安的心情提出來的問題。在漲價的第一年，侭管有大酒店中的揮霍，侭管有大價錢的妓女，侭管有輪盤賭，侭管有樸克牌九，上校們还是賺了很多的錢，虽然並沒有像他們理想中那麼多。破天荒的揮霍还沒有眞正地開始。因为他們对这次漲風能够支持多久还沒有把握，所以他們对於浪費还小心翼翼。只有到了第二年，到了價錢已穩定在四十密耳瑞斯以上的時候，揮霍浪費才達到了

最高峯。正是这時候，他們才明白在交易所投机、賭各种商品的多头或空头是最令人兴奋不过的了。这些商品的名称，多半不同於可可的名称，听起來也十分奇怪。从第二年起，相信可可再不会下跌的已不止馬加也斯一个人了：一切种植園主和小地主都抱了这样的信念。

漲風使那些循規蹈矩生活的人也走上了邪道。唐塔斯上校在伊尔霍斯建築了一座漂亮的大樓，連房子帶木器，他葬送了五百康托。不过他葬送到交易所去的錢比这还要多。上校們一旦賭交易所上了癮以後，他們就不願意接受别的生活了。在交易所中輸錢和贏錢都一样容易。这些为佔据土地而進行过鬥爭的人，这些在森林中生活过的人，这些从不知道有其他消遣的人，現在突然沉醉在这种新的刺激中了。大部分的上校都和唐塔斯一样，既修房子也賭交易所。只有霍拉蕭是例外，他專心致意和他的兒子在法律上進行鬥爭。

漲風把他們的生活都改变了。那些大种植園主在大酒店中把鈔票拿來撕着玩。小地主从來沒有看見这許多錢和这許多存款。可是許多徵兆証明这城市中的許多事物不知不覺地在变了。霍拉蕭在他的莊園中親自指揮这場久而不决的官司的時候，生平第一次遇見障碍、遇見反对他的人和坏心腸的人了。在各种鬥爭中他慣常使用他在政治上的权勢，但現在他看見这种权勢也从他手边溜掉了。州長組織了一个新的政党，这个政党团結了兩个傳統的政党的党員。新党在可可區的首領是加尔洛斯·徐德。他們請霍拉蕭作党的主要的領導人之一，但他覺得受了侮辱，拒絕了。当他决定開列一張在政治上追隨他的人的名單時，他發現他幾乎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了。統一党拉走了不少他过去的老同事。其他的人，如布拉茲之流，已加入了全國解放同盟；这个同盟被認为是

共產党組織，立即就被宣佈为非法的团体。他最大部份的老同事却加入了政府党。加尔洛斯·徐德是“光芒四射的政治上的新的太陽”。有一張地方報紙給过他这样的考語。霍拉蕭集合了反对派的殘餘，成了一个殘餘的党，力量很大，但要和政府鬥爭却沒法取得勝利。反对派对霍拉蕭加入了他們的隊伍感到万分光荣，但上校自己並不滿意。因为他有足够的經驗，知道一旦加入了反对派，他是很难在官司上取得勝利的。

霍拉蕭上校覺得他的权力日漸沒落了，但他不知道为什麼。時代不是他的時代了，鬥爭也不像是从前那样的鬥爭了。他把全部精力都使用在这場官司上面。他每个星期都要派人去把李伊·唐塔斯請來，以便当面給他一些指示。他買手槍，僱兇手。他抱怨的是再沒有像从前那样的人了。从前是他佔領森林，和巴達洛一家子進行战鬥的時代。他希望打贏官司，但为了更安全起見，他準备用武力抵抗，不使他的土地受到分割。“即使我要死，我也要手拿着武器死。”他向唐塔斯上校这样說，这句話不久就在伊尔霍斯傳開了。

在訴訟的期間，他做了一个富於戲剧意味的举動。当悲观的李伊·唐塔斯律師肯定說事情沒有办法，說上校会無可挽救地失敗的時候，上校叫人去請他來。这位青年律師在路上就遇見伊塔布納的公証人。公証人也是受到霍拉蕭的請求到种植園去的。他們一面閒談着，一面就到了。霍拉蕭这時正在房間裏的一个木盆中洗澡。黑女費莉西亞正用冷水冲他的弯曲的背。这种洗澡方式只能加重他的風濕病。但这是一种老習慣，霍拉蕭上校是不能戒掉他的冷水浴的。他們在前廊上等他。上校出來了，用拐杖头摸索着道路。公証人不了解上校請他來的原因。

“費莉西亞，替我們拿點酒來。”

他轉身向着李伊·唐塔斯律師說：

“李伊律師，請你替我寫一張遺囑……”

他們倆睜大了眼睛，不了解上校的用意。

“这張遺囑要寫得好一點。要寫來好像三十年前人家已經寫好的东西。就是說，要寫一張我那死了的女人的遺囑……她說她的兒子只能繼承她的財產的使用收益权，在我未死以前，他不能出售土地。他只有使用收益权！”

現在他們倆懂得了。李伊·唐塔斯在上校的这种狡猾手段之前驚訝得張開了嘴巴。他想起从前那种著名逐出狀的种种故事來了。

“房間裏有一支鋼筆管，一瓶墨水，还有一支新鋼筆尖。”

律師進屋子去了。霍拉蕭和公証人留在前廊上。

“梅納斯，事情已經过了好久了！你的事务所那時还不是你的，巴達洛派泰多罗·巴諾納把你們的事务所燒了。我的塞凱伊洛·格朗台的土地所有权証便是在那个事务所中登記的。以後公証人死了。是我設法把这个事务所弄給你的，对麼？”

“是的，的確，老太爺，……我应当感謝你……”

“只要你还記得起來就好了。……那些差不多燒掉了的登記簿还在麼？”

“还在，上校。”

“你要好好地替我作一項工作。你去把愛絲特的遺囑登記在这登記簿裏。隨後你把麵粉撒在上面，使那字跡像是很久以來就寫好的一样。这本登記簿自从那次以後沒有人動过，空白頁很多。……那裏有傑塞医生和馬納加·唐塔斯老伯簽的字。你就把遺囑登記在那裏面。”

“但是上校，这太危險了！……”

“我不是問你有沒有危險！我是叫你去作。我会給你錢的。”

“这並不是錢的問題，上校。因为，如果人家發現……”

“别的假証件你沒有作过麼？比方說，彼得洛·喀斯特罗的假扣押証，試問是誰作的？还有，巴義亞的假扣押証又是誰作的？梅納斯，你眞是个老滑头。你作去罢。这項工作，也可以說是这項危險，我可以付你二十康托的代價。这值得一幹罢？”

“但是，上校……”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梅納斯。我認識你的父親，他是一个正直無私的人。他是我的朋友，我也是他的朋友。我之所以要把那个事务所安排好，而且把它給你，就是为了和你父親的这點友情關係。其实那時我很可以把事务所交給别人的。如果你不願意作我要求你作的事，我会把你忘掉，說你不是老梅納斯的兒子……”

他叫總管來。在風乾槽裏作着工的工人一个接一个地把他叫人的命令傳到种植園裏去。總管匆匆忙忙地跑了來。霍拉蕭命令他：

“叫熱·柯莫到这裏來。”

公証人驚恐的望着他。他怕伪造証件——这是一种冒險——他又怕拒絕上校的要求。一个黑人从路上鑽了出來，來復槍扛在肩头上。

“你好，上校。”

“我叫你來只是为了叫你看清楚一下梅納斯先生。你好好地記清楚他的面孔。將來可能我会叫你到伊塔布納去送信給他……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天，很可能……”

黑人笑了。梅納斯臉色都嚇靑了。

“事情就这样决定罢，上校。請你把李伊律師的原稿送來。誰替唐娜爱絲特簽名呢？”

“你不用管，我会处理好的。”

李伊律師轉來了，把他伪造的遺囑念了一遍，霍拉蕭作了一些不重要的修改後說：

“李伊律師，你在伊尔霍斯包了一个妓女，是麼？”

李伊·唐塔斯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从小孩子時期起他就尊敬上校，他真不了解他除了談遺囑問題外再提这一妓女問題，到底動机何在。霍拉蕭又說：

“你不要怕难为情。对一个青年人來說，这是很平常的。你的那个妓女很美，好像是一个外國姑娘……像这样一類的女人一定是要錢的。你把这封信拿去。（他从口袋裏取出了一封紙已經变黃了的舊信。）你叫她去学習一下我那前妻的字体……这裏有她的簽字。叫你的姑娘好好地模仿，一直模仿到很像为止。这样，你把她帶了出來，帶到伊塔布納的律師事务所去，叫她簽字。……”

“懂得了，上校。但是用不着付她的錢呀！”

“頂好是付錢，李伊·唐塔斯律師。作这類的事，頂好是不要叫任何人白尽义务，無論是朋友，無論是妻子……給这位姑娘兩个康托罢，既然她也要冒很大的危險。”

李伊·唐塔斯和梅納斯一起回到伊塔布納去了，他們兩个人的头腦都有點發昏。但在李伊方面，職業上的利益，他所預見到这一項大胆的舞弊所取得的勝利，是比恐怖还來得有力的。这給了他一种滿足野心的快樂。如果这一場官司打勝，他將獲得大律師的名譽，至於上校，还要大大地酬劳他那更不必說了。霍拉蕭对这場官司上的浪費是滿不在乎的。他的日常生活的淡泊，他对人刻薄所積蓄下來的錢，在这場官司中他全都忘了。在这上面，老上校浪費多少金錢都在所不惜。对他說來，最重要的是不要把土地分成碎塊，再給兒子一个嚴厲的教訓。

梅納斯对这問題提出了意見。这样的作弊未免太明顯！……但是無可怀疑，上校是可以慷慨地拿出錢來的。二十康托到底不应当小視。他們就談起多少年前人家放火燒律師事务所的那件事情來了……那也是霍拉蕭引出來的一場災禍！巴諾納帶領人來，放火燒那所泥棚屋。这一次又將發生什麼事呢？

“律師，我們可能弄出禍事來的。”

李伊·唐塔斯是相信命运的人，他說：

“梅納斯先生，沒有危險，我們就得不到成功的……”

幾星期以後，西維漢拉的律師們大大地吃驚了，他們竟看見唐娜愛絲特的老遺囑出現了。遺囑上說明她的兒子除了使用种植園的收益外，沒有其他的任何权利。“老头子倒眞是一个男子漢！”擁護霍拉蕭的人这样說。

李伊·唐塔斯在伊尔霍斯的街头上裝出洋洋得意的样子。

14

李伊·唐塔斯在伊尔霍斯的街头上裝出洋洋得意的样子，但是，在馬納加·唐塔斯的新居內的办公室裏，他却为了尋找一个艰难的韻脚而流汗了。李伊的生活也一样因漲風而有所改变。他原是一个無所事事的有錢人的大少爺，酒吧間裏的台柱，但現在他变为一个能够替这地方最重要的案件作辯護人的名律師了。他挺着胸膛走路，把霍拉蕭和馬納加·唐塔斯給他的錢——他在父親那裏拿錢是更容易的，他要多少父親就可以給多少——尽情地浪費。他把錢拚命花在罗拉的身上，他用最美的服裝把她裝扮起來，他送給她珠宝，他帶她到巴羲亞去作短期旅行。裴伯所經营的曖昧事業越來越擴大，因此經常向李伊借錢。現在裴伯竟開办起彩票局來了。罗拉以冷淡的态度对待这一切。自从裴伯对賓托

上校使用了仙人跳而且開办了一个秘密賭窟以後，她对一切都淡然了。裴伯幾乎不關心她，除了要錢以外很少來找她。他數着她的珠宝。收起落在他手上的那些大捆鈔票，向罗拉說一些温情的話，有時也同她睡覺。

罗拉到底用了什麼方法開始買到哥加因①的呢？这很难知道。事实是她已經發現了这东西，經常在服用了。李伊·唐塔斯發現哥加因的時候，眞是惶惶不安；他在这方面的經驗可以說小到極點。在首府的妓院中他也曾經吸过兩三次毒品。他很想責备罗拉，但这位阿根廷女子向他睜着一对含愁的眼睛对他說，这是唯一使她幸福的东西。他对这个女人的熱情实在强烈，他竟不敢再提这件事了，只同她一道上床陪她吸食。結果他有時也吸起哥加因來了。在这个時代，在假期中的学生以及有錢的公子哥兒都在大酒店中吸食毒品；与其說他們有癮，不如說他們有这种時髦的癖好。漲風除了把大量的金錢帶來外，还把各大城市的好事和坏事一齐都帶來了。李伊更其留恋罗拉了。他为她寫十四行体的詩，希望她拋掉裴伯單和他一个人同居。在他对於罗拉的漂亮的肉体發狂的愛慕中，他總摻和一點兒浪漫主义的情調（自然是廉價的浪漫主义），但虽是廉價，有時却也打動了罗拉的職業妓女的心，於是使得她越發哀愁起來。在她的長期的上等妓女的生涯中，李伊向她說的話，其实也是很多男子向她說过的。不过这位浪漫的詩人說話是在夜裏，兩个人共同吸了哥加因、喝了香檳酒以後罢了。

“你並不是生來幹这項生涯的……”

这一句話竟使她起意自殺。她認为男子們都好，都会体貼人。

---

① 哥加因是从名为“可口”（coca）（類似可可、咖啡这類的植物）的那种原料中提煉出來的一种像嗎啡一样的麻醉剂。

她所認識的一切男子，同她在床上睡过覚的一切男子——自然睡覚以後他們会遭到極卑劣的敲詐——对她都很好，都很温柔，都与以無限的照顧。賓托上校是那麼爱她，以致她都感動起來。李伊也是甜蜜蜜的，有時做作得使人肉麻，不过他也是爱她的。他時時寫充滿了情感的东西送她，与其說他像一个滿身是錢的情人，不如說他像一个温柔的丈夫。

但罗拉实际上还是只屬於一个男子，那就是裴伯。她知道他並不爱她；她对他只是一棵可靠的搖錢樹。不过她还是爱他的。她眞正感到幸福的時候，还是裴伯在的時候，是裴伯撫摸她的头的時候，裴伯隨便向她說些什麼話的時候。裴伯一走以後，罗拉只有靠毒品了。她之所以沒有自殺，唯一的原因就是她知道裴伯这个烏龜搞的那些曖昧生意都可能失敗的。那時候，他又需要她了。

她忍耐地——忍耐已成了她的職業的一部分——听李伊向她叙述霍拉蕭上校的官司的經过，他的叙述眞是冗長得叫人發愁！她对於霍拉蕭上校和对於馬納加·唐塔斯上校一样，也有一种泛泛的同情，虽然她深知道馬納加上校是恨她的。馬納加曾經向她提議，如果她肯离開他的兒子，他可以給她十康托。“应当叫他付更多的錢才行。”裴伯說。但罗拉可以一个錢不要也行的，假如她能够这样做的話。在那張假遺囑中，摹倣爱絲特的簽字的就是她。裴伯在这件事情上敲了五康托。李伊在火車上把霍拉蕭的女人的事情告訴了她。罗拉想到这个女人有勇气反抗自己的命运，有勇气斬断使她离不開可可區的那些禍根時，不免非常感動。罗拉呢，她是沒有这种勇气的。她的命运就掌握在裴伯的手裏，怎麼样丢掉他呢？李伊每每向她說，“你不是生來幹这項生涯的。”有時她感到她有點怨恨李伊。当他不給她帶哥加因來的時候，她

很粗暴地对待他。但後來，她又後悔起來了，这个可憐人並沒有过錯……他为了使她幸福什麼事都作：从送貴重的禮品起直到一再推敲的十四行体詩止。他甚至於作到这样：他吸食毒品，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使她快樂。

对李伊說來，这位阿根廷的金髮女郎是他的絕对的苦难，本來这位青年早已和伊尔霍斯街头的一切下流的墮落女子往來了，現在这个外國來的文明的女郎对他更有一种非常的誘惑力。她使他習慣於喝香檳酒，吸哥加因，作一切爱情上的下流举動。他不能沒有她，他为了据有她，任何事情都肯幹。当馬納加·唐塔斯上校向他建議，劝他同本地上流社会的姑娘們往來，以便能够和一个有錢的女子結婚的時候，他乾脆拒絕去看她們。伊尔霍斯交际俱樂部有什麼節会時他也不參加，而且对他同罗拉的關係也絕不保持秘密。他把她帶到特里亞農飯店去，帶到假期中的大学生以及路过伊尔霍斯的文人也參加的大宴会中去。

除了这些以外，他就忠於他作丈夫、作未婚夫、作恋人的職守。他从來也不像一个嫖客。为了忠於職守，他曾經流尽血汗为他寫給罗拉的爱情詩推敲响亮的韻脚。在床上，他同罗拉作出了最荒唐的举動。他們倆都喝酒喝到在地上打滚的程度，他們都沉湎在毒品的神秘作用中。在他的十四行体的短詩中所表現的是最浪漫、最純潔、最天眞的爱情。

他右手拿着他的自來水筆，左手作出一种朗誦者的手势，希望这样使他詩中所需要的字句更容易一下就產生出來。“有人竟以为寫詩是一种懶鬼的工作！其实寫一篇辯訴狀倒容易得多！……”說寫詩容易的人实在不了解要找一个適合於詩的意义的好韻脚是一件多麼艰难的事！李伊·唐塔斯脫去了他的上裝，捲起襯衫的袖子，态度好像要和人進行搏鬥一样。在他的手臂的

毛上，在他的平滑的額头上，冒出了一滴滴的汗水。

寫十四行体短詩，尤其是寫押韻的四言短詩，眞是一項艰巨的工作，只为了罗拉是值得犧牲一切的。至於發表後的成功，城內青年文藝爱好者的頌揚，朋友們的評價，那更不必說了：

“很好，律師；多麼美的詩呀！”

浪漫派的女小学教員的評價是：

“啊，这是多麼富有情感呀！”

还有，从前那些上校对他都表示不屑，他們說他最好是不寫十四行体短詩，多寫點法院的訴狀，多出幾次庭，他之所以爭取博得法学博士的头銜，目的也就在此，並不是要發表那种甜蜜蜜的詩呀！可是現在，他們也不敢開口了。自从他作了霍拉蕭上校的律師以後，自从他以發現爱絲特的遺囑而叫上校們吃驚以後，他們都对他表示起敬意來了。“好工作，”这是上校們对他的頌詞。不过，無論如何，上校們的意見是不値得重視的。李伊和城中別的爱好文藝的人一样，提到上校時總是說：“他們是一些紳士！”“紳士”二字在这裏虽然是从惡意方面去解釋，但並不包含階級意識，只是說明在審美方面紳士們和青年人有些距离罢了。

对於李伊·唐塔斯來說，最重要的还是吉多·費勒拉的意見，虽然此人的意見完全是敲竹槓專家的意見。李伊每次發表了一首十四行体詩時，就要替此人付一次啤酒費。李伊貪婪地听着他的称讚。他們每每兩人共同念那首詩，或者李伊一个人在酒吧間朗誦給那些喝酒的人听，那些人都感到肉麻。他也在紀念会上講他自己的詩，那些讀过戴里和亞尔德的著作的姑娘們也偷偷地看了他一眼。最近他計劃把他的作品收集起來出一个單行本。“伊尔霍斯日報”上居然發出了預告：“本報之著名作家、法院律師李伊·唐塔斯先生之十四行体短詩，不久即將以單行本問世，題名为

'孤独的金刚鑽'。"賽吉奥·裏拉替这書取了一个外号："假金剛鑽"。为了这件事，李伊一直在恨賽吉奥。他逢人便問他們是否懂得詩人賽吉奥的詩，那簡直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只有精通索隱学的人才能了解其中的意义。最不幸的是南方的作家对賽吉奥的詩却有好評。当"伊尔霍斯日報"轉載了一篇这類批評文章的時候，李伊·唐塔斯少不了也要对賽吉奥說一些恭維的話。但他心底裏却是忿怒極了。他每每以駡詩人，駡他的習慣，駡他对於鳥与花的癖好來報復。当全城的人開始說賽吉奥和朱麗葉塔的閒話的時候，他就幸災樂禍地作了这种閒話的回声虫，到处散佈醜惡的消息，說当加尔洛斯·徐德在里約熱內盧旅居的期間，有一天晚上有人在海边碰見朱麗葉塔和賽吉奥躺在沙灘上。他說第二天人們拾到一条他們遺忘了的、上面綉了一个朱字的內褲。这条內褲据他說还在伊尔霍斯的各咖啡舘陈列过，有兩天之內，大家只談这一个問題。

实际上，李伊在各方面都是賽吉奥的死对头。在詩方面他們的作風和派别是对立的；在生活方式上，在他对於全城的人以及全城的生活的观點立場上也是不同的。

在他的办公室中，在他的堆了大本法律書的書架的前面，在放在桌子上的魯伊·巴波薩① 的像片的前面，李伊·唐塔斯努力寫他的富有韻律的十四行体短詩。吉多·費勒拉在一个俱樂部裏喝咖啡時曾經說过，李伊是一个"富裕的韻人"。的確，有人听了这話在微笑，因为他認为这是一句帶諷刺性的、語义双關的話②。

---

① 魯伊·巴波薩（Ruy Barbosa)，是十九世紀巴西的一个著名的演說家、語言学家、律師、新聞記者和外交家。

② 按"韻人"亦可解釋作詩人，亦可解釋作只会押韻的人；"富裕的"可以解釋作有錢的人，也可以解釋作作詩時非常講究音韻的人。

但李伊並沒有注意到这一點。在这時候，他費了很長的時間來尋找那些响亮的和不常用的形容詞。汗在他的臉上和他的胳臂上流。他流的汗幾乎像碼头上的搬运夫流的一样多。

在外表上，他有一般知識分子的平凡的野心，但是实际上他还有某种純樸的本性，因此他对於賽吉奥的仇恨並沒有保持很久，但对於罗拉，倒扮演了一个熱情青年的角色。她是一个妓女，墮落而且不容易对付，但从李伊的眼光中看來，她幾乎可算得是一个賢妻。这一點是在他的殷勤的十四行体短詩中表現出來的。

馬納加·唐塔斯慢騰騰的脚步声在隔壁房間裏出現了。他回了家，正在叫他的妻子：

"奥莉西地亞！奥莉西地亞！"

他又听見李伊办公室裏的声音。

"啊，李伊，我的孩子，你在麼？"

"在，父親。"

馬納加·唐塔斯進來，坐下，並且脫下帽子。在他年老的面容上露出了微笑。他每看見他的兒子，總是容光煥發的。

"你在幹什麼？"

李伊望着他的未完成的十四行体詩。在他已經寫成的那些詩句中，罗拉彷彿穿着長袍，帶着一双媚眼，穿过那空中樓閣裏的明亮的庭院。馬納加·唐塔斯根本不懂得。

"父親，我在这裏为上校寫一篇辯訴狀……"

"那麼，我讓你工作吧……"

他站起來，向門那方走去，然後轉过身來說：

"我的孩子，我祝福你。"

李伊又埋头搞他的十四行体詩了。

15

在漲價的第一年收成剛完的時候，安东尼奥·維克多要到他出生的城市爱斯当西亞去。蕾伊蒙達留在种植園監督薙枝以及日常的工作。安东尼奥·維克多在手提包中裝滿了在伊尔霍斯的那些阿刺伯人手中買來的禮物，然後上船。他不在海上旅行已經三十年了。他覺得心头有一陣感動，他不知道这就是所謂“得意”。三十年前他到这裏來的時候，就是坐的一隻巴義亞公司的船，而且是三等艙。那時他还是一个青年人，什麽也不知道，在月明之夜，心裏充滿了懊喪，感到前途有很多的危險。在船上，裘加·巴達洛就僱用了他。他在种植園裏工作，这是一种艰苦的職業。隨後，他殺了一些人，自己也受了伤，别人才給了他一塊土地。他和蕾伊蒙達倆人砍伐了森林，耕种了苦薯和玉蜀黍，隨後才种了可可。現在，他坐着头等艙回故鄉了。穿的是他一向夢想的軋軋發响的皮靴，手指上戴了一个戒指，帽子戴在头上，身上穿的是漂亮的開士米衣服。他以种植園主的身份，幾乎还是以上校的身份还鄉了。他已在这片土地上發了財了！

在船上，他突然想到伊娥妮。好些年來他已經沒有想她了。就是一个人跑到森林的边沿——当森林还存在的時期——去思念她的時期也过去很久了。隨後他遇見了蕾伊蒙達，他忘了伊娥妮。他曾經留下一个孩子在她的肚子裏。一定是一个兒子。这孩子会成为什麽样的人呢？他比約奥沁姆会好一點麽？約奥沁姆不願意在土地上工作，他作了公共汽車的司机，他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安东尼奥希望能找着伊娥妮生的兒子，然後把他帶到种植園來。这孩子应当有三十歲了，或者已經結了婚了，可能还生了一些孩子……總之，他要把他帶來，帮忙他搞种植園；約奥沁

姆所不能給他的，这孩子可能給他。約奥沁姆很像蕾伊蒙達，他也和他母親一样頑固，她在新房子面前反而表示瞧不起，她住在新房子裏好像受到强迫一样。她永不改变她的性情，要叫她改变可以說毫無办法。她將來可能在种植園中工作而死，她死時一定还穿着她的破衣服，滿身溅着可可漿汁，面容憔悴不堪。

船在浪头上顚簸，安东尼奥·維克多連晚餐都犧牲不吃了。他在一張長椅子上躺着，把一条被單盖在大腿上。在一張椅子上打盹的一个上校醒了，他們就談起話來。他們討論到可可的價錢，討論到漲風和將來的收成。安东尼奥从來沒有覺得这般幸福！

回家以後，他看見蕾伊蒙達好幾个鐘头內也很幸福。在爱斯当西亞他並沒有找到伊娥妮，因为她已經死了很久了。他也沒有找着他的兒子，因为他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到聖保罗州的咖啡區去了。但是他却弄到一把人家已經不作兴使用了的西班牙插头梳子，这倒是蕾伊蒙達很羡慕的东西。好多年來，在她的弯曲的短髮中總插了这样一把梳子，这还是唐娜安娜的东西，不过已經缺了一个齒了。这把西班牙梳子的禮物使蕾伊蒙達十分高兴。当她把这把鑲嵌了顏色小宝石的西班牙梳子插在她斑白的头髮中的時候，她的生气的样子完全从她的面容上消失了。她为这件事感到那样的幸福，以致她顯得不再那麼老而醜了，那些不好的預兆也从她的黑白混血种的面孔、矮而塌的鼻子、粗而壯的嘴唇上消失了；她幾乎变美了。

16

在漲價的第二年的年初，新的收成非常好，所有这些人的生活全改变了。安东尼奥·維克多已列入有錢人的行列中了，他拥有一切大地主才有的奢侈品。約翰·馬加也斯則把錢花在開墾森

林方面去了。馬納加·唐塔斯建築了一所大厦。霍拉蕭还是在那裹玩弄打官司的种种手段。佛烈德里科·賓托引誘他种植園裏的混血种姑娘，同時也賭輪盤賭。他們都覚得他們已作了“土地的主人”了。

在各出口商行裏，生意的成交都很簡單。比方一个上校送了一千亞洛伯的可可到商行去。

“今天的價錢是四十二密耳瑞斯。”

这就可以在上校的名下記上四十二康托的存款。他們交了可可後，把他們必需的款項提了出去。这些錢拿去是为了吃，为了賭，为了家庭，为了情妇，为了孩子的学校，为了車子，为了种植園的費用，为了交易所中有刺激性的買空賣空使用的。

在漲風的第一年年終的時候，很多上校都跑到出口商行去結帳。

“徐德先生，我的帳怎麼样？”

“很好，上校，很好。你还有存款。你可以取錢……”

大部分的上校都取了錢。有些上校一再要求結帳。使他們驚訝的是他們發現自己已經沒有存款了，有的甚至於还支过头了。

“不要動气，上校！……”

但是漲風还在繼續。当他們賣了五千亞洛伯可可的時候，他們總感到这样一件無可辯駁的事实：就是他們手中又有幾百康托了。眞是“土地的主人”。

加尔洛斯·徐德微笑了。好一个“土地的主人”！有一天他曾經对朱麗葉塔講过，他們，就是說，卡尔朋克斯和他，罗斯寧兩弟兄和史瓦滋，拉舍尔和李比洛，以及所有的出口商人，在最近的將來，才会变成眞正的“土地的主人”呢。一旦他們佔有了土地、田莊以後，他們就再不作上校們的附庸了。在徐德兄弟公司以及

其他出口商行的巨大帳册上，上校們的透支隨着可可價錢的上漲，反而日益增加了。加尔洛斯·徐德像一个在總結战鬥經驗的得勝者一样微笑了，他証实了他們的一切都很順利。这是計劃得十分週到的一种謀略。这种謀略是虧他想出來的。自然，如果卡尔朋克斯和史瓦滋——尤其是卡尔朋克斯——不支持他，他也不可能实行他的計劃的。自从他走下飛机、在商会裏召集出口商開会至今才不过一年！那時賽吉奥·慕拉故意嗅着玫瑰花，彷彿在那裏譏笑他們。“好个可憐的小子！”徐德心裏想。美，並不一定完全在詩裏，在他所進行的勝利的鬥爭中也有它呢！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一點。上校們更是想都沒有想到。惟有共產党在散發傳單，但警察却在追捕他們；当警察逮捕到一个共產党人的時候，就把他丢進監牢，放逐到別的地方去。沒有人会疑心他——加尔洛斯·徐德，可可出口商——竟是一个战鬥員，一場兇猛的战鬥的英雄。但是朱麗葉塔是知道的。这样就够了。

加尔洛斯·徐德在他的办公室裏沉思。这是漲風到來的第二年的年初。朱麗葉塔知道这一切情况麼？有一天晚上，在雨季開始時的一个令人焦慮的晚上，他把这件事向她解釋过。从此以後，他覚得他的妻子的臉上，更顯得愉快了。她再不埋怨伊尔霍斯的生活了。她也再不要求到里約熱內盧去了。使朱麗葉塔的憂鬱的眼睛在伊尔霍斯的黃昏中晦暗起來的思鄉病也消失了。加尔洛斯知道这一點以後非常滿意。的確，他並沒有足够的時間來注意他的妻子在性情上的变化，他連最少一點時間貢献給他的妻子都沒有。不过，他始終是为她工作的。他之所以沒有足够的時間，那是他沒有办法。加尔洛斯現在覚得更其自負了。他的生意迫得他不得不作这种犧牲，即是說，不能給他的妻子以她应得的照顧。这証明他是多麼地需要战鬥，需要犧牲自己來爭取勝利！

有的晚上，当他算完了零星的帳，作好了計劃，感到疲倦而离開他的工作室時，朱麗葉塔已經睡了。这样，他只滿足於能够吻抱她一下。但也有这样的夜晚，他把她抱在怀中，想在她身上獲得全天辛苦的報酬。但是他自己也覚得近一年以來，他也沒有前些年那样地对她熱爱了。他也注意到朱麗葉塔对她从前生活中所必需的大部分东西不感兴趣了。她不但不跟他一起到他經常要去的巴義亞去，而且她同她最親密的一些英國朋友、瑞典朋友幾乎都不往來了。再說，古尼的丈夫也走了，新的副領事还沒有成为她的朋友。甚至於那鉄路公司的白朗先生和英國人也不在她的周圍了，虽然他們並沒有离開伊尔霍斯。加尔洛斯很忙，沒有時間注意这些事情。当他想到这些家庭瑣事時，他總是達观、愉快，很滿意於自己隨便想起來的理由：

“她看見我很忙，她知道我的工作多……因此她不得不作一些小小的犧牲……”

他很想向她說叫她自己去找娛樂，不要顧慮到他，不要过一种修道女的生活。她已經养成了爱看書的習慣，她周圍都充滿了書。她甚至於要時時同賽吉奥·慕拉往來。这是一个怪人，裝着高傲的神气，实际是一个可憐的小子。在朱麗葉塔生日的那一天，就只有他一人和众人格格不入，彷彿他从來沒有到过这种場所。不久又是朱麗葉塔的生日了……不应当忘了送她礼物。去年他給她帶來一条珍珠項鍊，他親手替她掛在裸露的胸膛上。今年送她什麼东西好呢？現在，他不僅是可可出口商，而且是一个偉大的政党的地方領袖了。他应当在他家裏办一个盛大的招待会，請很多的客人……不要跟去年一样，僅僅請一些熟朋友來慶祝一下就完事。对加尔洛斯·徐德說來也一样，時代已經变了；这一點应当說服朱麗葉塔，应当叫她了解她有新的責任。她的温柔的小腦

袋，应当想到她丈夫的新的地位。他打算把这話向她說，他需要她的帮助。朱麗葉塔应当改变她对城裏的人的态度；她应当更客气一點，应当接待他們，应当在交际場中結識一些朋友。他準备向她說。他想起上校們的故事。他們和任何人都合得上來，他們是眞正的土地的主人。有些事情是需要向他們学習的。他打算把这一點也向朱麗葉塔說。

可憐的朱麗葉塔，她在这城中簡直像流落他鄉的人一样。她是为盛大的宴会而生的，她習慣於过另一种生活。但是完全沒有其他的办法……这不可能延長很久的。以後，他在战鬥中一旦取得勝利，他們就可以出去旅行，寄居在各大城市中，甚至於在别的地方去生活。那样，加尔洛斯可能經常到伊尔霍斯來，但用不着住在这裏，用不着强迫朱麗葉塔忍受这个城市的生活。她目前的犧牲他可以百倍地酬劳她。那時，他們可以到美國去，到歐洲去。在伊尔霍斯，他还会有他的出口公司，可能还有种植園。是的，因为新的"土地的主人"，再不像过去的那些"土地的主人"一样生活了，絕不像上校們一样只限於住在可可林子中自己的產業裏了。

有人敲办公室的門。加尔洛斯从夢幻中醒过來：

"請進來！"

巴斯多斯的头伸進來說：

"約翰·馬加也斯上尉來了。"

"請他進來吧！"

上尉出現了，他穿着一双靴子，帽子拿在手上，鬍鬚並沒有修剪，唇边掛着那种害羞的微笑：

"你好，加尔洛斯先生。"

加尔洛斯站起來伸出手和他握手，並且搬了一把椅子請他坐：

"你好嗎？家裏的人也好嗎？"

"都好，加尔洛斯先生……"說時上尉很窘。

加尔洛斯是熟悉这些可可种植園主的。他知道怎样对付他們。他首先讓他們的談話不太集中，無精打采，接觸到各式各样的事情。一刻鐘以後他才問：

"喂，上尉，什麼風把你吹來的呢？"

於是馬加也斯也恢復了他的正常的儀态，解釋說：

"加尔洛斯先生，我賣可可給你們已經好久了！就是在我的岳父在世的時候，我們已經在和馬克西米里亞諾先生打交道了……"

"你的岳父是西紐·巴達諾麼？眞是一个偉人！馬克西米里亞諾常常向我談到他……是死於槍彈的，是麼？"

"正確一點說，不是死於槍彈，而是死於槍彈的影响……"

"好的，上尉，我听你吩咐！"

"这是關於我的小小种植園的問題……事情是这样：我还剩有一片相当大的森林。如果都拿來种上可可樹，我的种植園可以增加一倍的生產。或者还可以增加更多一點。我正在砍伐这林子的樹木。我去年已經開始了。不过这是一件很費錢的事。今年年辰好，我也可以繼續幹下去。不過，你知道，一个种植園的費用是不少的，砍伐森林尤其費錢。工人，工具……那簡直是一筆財產……所以一切虽然起了头，我看我又不得不放下了……"

"为什麼要放下呢，上尉？"

"去年的收成賣的錢都完全用光了……因此我來找你。我今年大約可以收兩千亞洛伯的可可。我当然和过去一样把我的收成都賣給你。但是……"

"上尉，用不着往下說了。你想預支一點錢，是麼？"

"正是这样。"

“那麽，看上帝面上，上尉，你用不着繞这許多弯子說話呀！你是我們的一个老主顧，又是一个好主顧。你在我們公司拿錢是有权利的。你只消吩咐一下就行了……我給你開一个期貨透支戶头……。照通常的条件办理。你把你需要的錢先提去。可可到交貨的日期才作價。这行麽？”

“十分謝謝，加尔洛斯先生。”

“請你不要客气，上尉！你想想看，我能不能讓你的工作停頓？看上帝的面上！你用不着謝我！”

他按了一下办公室內的鈴，叫馬丁斯來。在这時候，他隨便同約翰·馬加也斯上尉閒談。

“在我小的時候，馬克西米里亞諾時常对我談到你的岳父。他的鬍子很長，是麽？他还有一个兄弟，也是十分勇敢，是麽？”

“你說的就是裘加，是的，他才是給人家一槍打死的。是的，他眞勇敢！”

馬丁斯進來了。

“加尔洛斯先生，有什麽吩咐？”

“馬丁斯，你替上尉開一个透支戶头，將來他交可可來还帳。他要你付的錢都可以付給他。只消他照習慣開一張收据就是了。”

馬丁斯还問了一句：

“那麽，加尔洛斯先生，透支到什麽限度为止呢？”

加尔洛斯向馬加也斯上尉微笑了一下說：

“沒有限度。”

17

麗達不在，遊会的快樂也不在了。麗達在村子裏作了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的俘獲物了。她現在自己有一間屋子，有一个女

傭人，有木器，有綢衣服。唐娜奥古斯塔知道这件事，和她丈夫吵架；其实吵架已經变成家常便飯了。

在种植園中，長竿每天晚上都当着黑人佛罗蘭多罵女人。罗莎一声不响地甩了他。这个鬼到底漂蕩到哪裏去了呢？

如果他有一天找到她，他一定要揍她一頓，以便她懂得欺負一个男子漢該得到怎样的報酬！麗達为了要跟上校一道走，便离開了遊会。她的父親始終还在田莊中当驢伕。当他要运可可到村子裏去的時候，總在女兒家裏过一夜。長竿總对新僱來不久的短工介紹：

“他就是上校的岳父！”

黑人佛罗蘭多想逃走。这原是受了長竿的影响他才有这样的打算。長竿曾經計劃逃跑，並且說服了佛罗蘭多和他一道逃跑。但到了有机会逃跑的時候，他却沒有勇气在半途拋棄那个熱鬧的遊会。又过了一年了，短工們依然在那裏摘可可，在風乾槽中跳舞，走進那可以搞死人的烘房裏去烘可可。遊会的期間又到了。排演又開始了。佛罗蘭多又提到逃跑的話。長竿向他說得天花乱墜，他說伊尔霍斯有一个名字叫作罗莎的女孩子曾經作过他的愛人。他一夜一夜地向黑人描繪这个女人的美，描繪她的声音、她的笑、她的眼睛、她的手、她的牙齒。在她的回憶中他脫光了她的衣服。黑人佛罗蘭多想看一看她。但是誰知道她漂蕩到哪兒去了呢？

“这一次，我們可一定逃跑了。”

長竿作了一个用意不明的手势，也可以說是贊成，也可以說是反对，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們的工錢加了一个密耳瑞斯，現在人家給他們六密耳瑞斯一天了。上校們反对增加工資，他說这完全是共產党的策動。其实，这點工資增加了也沒有多大的好处，

因为种植園的商店的貨品的價錢也抬高了：鹹肉、大豆、花布、藍布褲全都漲了價。这样，他們的負債並沒有減少，他們眞沒有办法。一向都是这样，这是他們的命运。“上天早把你的命註定了，”那些相信命运的老太婆每每指着天这样說。对她們說來，只有一种遙远的希望：那就是“來世”，到了天上，最窮的人会成为最富有的人。至於增加工資，那沒有什麼好处。佛罗蘭多想的就是逃跑，他忘了他的命早已在天上註定了。總之，因为可可漲了價，上校可能預支一點錢出來办遊会；他又再一次作了遊会的後台老闆，而且这一次出的錢多得多。如果他肯讓麗達來参加，那就再好不过了。長竿正準备一枝今年用的旗子。如果麗達不來，誰拿这枝旗子？那是一枝白布綉紅花的美麗的旗子。旗子上綉的是一个大可可莢，这是娜·維克多利亞綉得好的唯一的东西。加比想綉的是兒童時代的耶穌，但老太婆不会綉。她綉了可可莢。加比提出了抗議。不过旗子到底很美；就算是可可莢吧，也叫人感到愉快。如果麗達能够來……只是上校不会讓她來，唐娜奥古斯塔不准她到种植園來。她当面駡麗達的父親，彷彿这个可憐人也犯了罪一样：

“老王八！”

妻子偸人的丈夫才叫作“王八”。一个被別人把他的唯一的女兒夺去了的父親，怎麼能够这样駡他呢？但是唐娜奥古斯塔一定要叫他作王八。当她看見这个老驢伕跑了老远的路程回來的時候，她咒駡他的样子眞好笑：

“老王八！”

她完全不像一个上校的太太，她居然跟种植園裏的一个年輕姑娘吃醋。她胖得像一只皮球一样。上校很有理由去搞另外一个女人；他趁机会享受享受。

即使上校准許麗達來，唐娜奧古斯塔也要加以阻止的。有着大而圓的臀部的麗達，像一隻海上的船，像長竿在伊尔霍斯的碼头上看过的船。她还像有太陽的下午被風吹成浪形的可可樹的樹梢。麗達要不來，遊会的快樂也就完了。

佛罗蘭多所想的事就是逃跑，跑去見見世面，去看看伊尔霍斯的碼头，去找任何人都不知道下落的罗莎。

“这一次，我們一定逃跑了！”

但是怎麽逃跑呢？既然今年佛罗蘭多要在遊会中扮牛。今年加比不願意担任这个角色了；他說扮牛非常乏味，而且扮了牛就妨害跳舞，加比，他想的就是跳舞。去年他已經抱怨了，他認为那次的遊会毫無價值，完全比不上西阿拉的遊会。在西阿拉的一次遊会中，他曾經裝扮成爱罗德王。可是後來，他仍然在去年的遊会中跳舞，比任何人跳得更多，他回家時醉得像一条猪一般。今年，他已經說过了，他只想跳舞。牛由佛罗蘭多來裝扮。但佛罗蘭多是想逃跑的。

他們正站在泥棚屋的对面等待伙伴們來排演遊会。伙伴們都是从很远的地方來的，是从其他的种植園來的，是从各个田莊的各个角落來的。今年的樂隊也比去年强了：有兩隻羊皮鼓，有兩隻吉他。黑夜一声不响地來了，只有樹枝間的一些微風攪動了夜的寂靜。人們可以說噴火公牛① 已經走進森林裏來，所以才使得樹枝这样輕輕地搖動。雨季也快來了。在路上，在很远的地方，有一隻灯籠發出了亮光。

“有人來了……”

小路上还發現另一隻灯籠。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又有一隻勉强

---

① 噴火公牛(Boi-tata)，巴西神話中的一种動物，据說它的鼻孔中能噴出火焰。

可以望見的灯籠。他們都是來排演遊会的。我們簡直可以說他們是从远方結隊前來的祇聖的信徒。

“有人來了，……”

但佛罗蘭多想的还是逃跑……

“不过，我們能不能找到罗莎姑娘呢？”

“我有把握，我們一定可以找到她！”

那种冗長的描繪佛罗蘭多是听不厭的。他願意知道：

“她是怎样的人？她眞正美麼？”

“她的美还用說！她簡直是一个神妙的女人！神妙到要人的命！……”

“比麗達还美麼？”

“麗達！她哪能和她比！”

“是的，但我總得看看才知道……这一次我們一定逃跑了！”

許多灯籠的光使黑夜充满了紅色的點子。沒有麗達，遊会是沒有快樂的。

18

西維漢拉的律師們在法院裏忿怒地叫了起來：

“这是一种卑劣的手段！”

他們要設法証明众人皆知的一件事：爱絲特的遺囑是假的。但怎样証明呢？这遺囑已寫在那一本紙張已經乾碎了的登記簿子上，而且字跡也模糊得竟像年代久远的东西。簽字又的確是唐娜爱絲特·西維拉那种中学生的恭楷的簽字。这簽字除了老公証人的保証外，还有許多見証人：如已死去的傑塞医生，目前还活着的馬納加·唐塔斯上校；唐塔斯肯定了这遺囑的有效和可靠。怎麼辯駁呢？这是这時代伊尔霍斯城和可可區的一次最完善的司法上的

舞弊。居民一致佩服李伊律師的工作。最有經驗的人知道这是霍拉蕭上校的手段，但大部分的人却認为是青年律師的才幹；因此，現在律師的办公室裏，眞是生意兴隆了。

西維漢拉的律師們对於遺囑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他們要求核对字跡。專家們从巴爇亞來了。但也毫無結果。据說李伊·唐塔斯用重價收買了这些人。或者是梅納斯的工作作得那样好以致專家們也看不出破綻。沒有人能知道其中的詳情，但是到今天还有人說那些專家之一，在巴爇亞的郊區建築了一所小房子給他人數众多的家人居住，这房子的建築費便是从霍拉蕭上校那裏來的。拥護西維漢拉的人並不灰心；当他們在州法院中对伊塔布納的法官的判决提起上訴的時候，他們要求重新檢驗那本寫上遺囑的登記簿上的筆跡。

在他們等待上訴法院的裁定的期間——在巴爇亞要裁定一个案件是十分遲緩的，双方在各个法官之間展開了一場可怕的鬥爭，兩造的律師甚至於跑去住在上訴法院裏進行活動——他們根据伊塔布納法官的判决，要求霍拉蕭上校付給西維漢拉有权利獲得的款項，即是說莊園的全部收入中西維漢拉名下的部分，一万二千亞洛伯可可。霍拉蕭打發人把李伊·唐塔斯請了去，叫他不必辯論，付給他們所要求的那筆款項，以免另生枝節。上校很快就付了这筆款子；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不願意眼見他的土地分散。西維漢拉的律師們一面在史瓦滋的办公室裏計算那筆錢；一面还使用一切想像得到的方法來爭取他們的上訴案在法院中取得勝利。

西維漢拉得到了四百康托，但是这筆錢拿过手就花光了。他在史瓦滋方面負了巨額的債务，而且他还欠律師們的公費。这場官司是一个無底洞。不过無論如何，从此以後在他的名下他總有每年一万二千亞洛伯可可的收入。如果沒有大为忿怒的史瓦滋，

西維漢拉打算忍耐下去，等待更好的机会，等到他父親死後再說，因为他認为那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史瓦滋自己認为上校的手段成功，是对他私人的一种伤害。怎麼，像他这样一个在德國大学念过書、讀过歌德和尼采的著作、研究过政治經济学、將來可以作納粹党領袖的知識分子，竟跑到这个世界的角落的一个野蛮而可恨的城市來，受一个上校的愚弄！何况这个上校还是一个老笨蛋，幾乎一字不識，过去僅僅是个驢伕，是一个庸俗不堪的舊時的殺人兇犯！他覺得十分受到侮辱，甚至於覺得是他的一种失敗。因此，他不能放鬆西維漢拉了，他派谷美散多去找他，組織种种陰謀。現在他公開地擁護統一党了。这样，共產党在他們地下發行的公報中不得不对此人攻擊了。在聖加達麗納地方，人們發現宣过誓的統一党分子手中都拿了一把刻有卐字的刺刀，因此共產党不能不發起一个运動來揭發当地統一党的醜惡的眞面目。共產党指出史瓦滋是当地統一党和納粹的联絡員，也是当地統一党的創始人。不过这一切仍然不能制止統一党擴張他們的势力。大家都早已知道在下一屆的市政府的选举中，西維漢拉將与加尔洛斯·徐德对抗競选市長。其实这兩个政党並沒有完全分開。統一党提到自由民主派時常常使用一些辛辣的詞句，但也沒有鬧到全面决裂的程度。加尔洛斯·徐德避免这种决裂。他或多或少地不断支持“綠襯衫們”的行動。

史瓦滋向西維漢拉使用压力。但这位德國人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問題，他对上訴的勝利也沒有把握。他後來同灰心的谷美散多談了一次話，这次談話倒使他突然想到一个解决方法。谷美散多把西維漢拉那种容易軟化的性情告訴了他。

“他說他沒有办法了，……他說現在只好等他父親死了。他說这一定等不了許久，因为老头子年紀那麼大了……。他对他的父

親恨得很厲害。有的時候叫我都有些生气。”

“你这是感情用事！”史瓦滋突然感到兴趣，因此打断了他的話。

谷美散多接着講下去：

“或者我有感情用事。但看見一个人說他的父親过不多久了就会死，說他願意他即刻死去，这是非常醜惡的……”

“那麼，他恨老头子？”

“那还用說！”

“那好極了！”

他的臉上露出了光彩，是一个人發現了一种解决难題的方法時的光彩。

这天下午，在史瓦滋的办公室內，他和西維漢拉作了一次長時間的秘密談話，連谷美散多都沒准参加，因为他不能信任谷美散多的“感情用事”。幾天以後，西維漢拉的律師向法院提出一种反对霍拉蕭的控訴。他們要求宣佈霍拉蕭喪失管理能力，要求把他送進神經病院，取消他的管理產業的权利，並指派西維漢拉为財產管理人。

在伊尔霍斯說來，这簡直是一种可怕的、褻瀆神聖的行为。甚至於加尔洛斯·徐德都这样說：

“鬧到这样！他們太过份了！……这不是办法……”

19

但是全城这時又沒有工夫長久地談論霍拉蕭父子倆的官司了。因为不久以後就發生了佛烈德里科·賓托和裴伯·厄斯比那拉的案件了。無疑地，这是伊尔霍斯漲風到來的第二年的一件最突出的事件。

上校对於这个烏龜一向是怨恨在心的。他曾經給过裴伯二十康托。当時他相信他是一个失敗的藝人，是一个誠实的傢伙，旣經受了妻子和朋友的欺騙以後，便决計默默地忍受着恥辱回到故鄉去重整舊時的生活。在上校的內心裏对於这段關係还保存了一种甜美的回憶。他在麗達这類姑娘的身上以及在伊尔霍斯妓女們的身上，每每还重温起这段回憶。当他在这些女子的身上偶然發現像罗拉一样的举動時，他便有一种温柔的感覺。

但当他看見裴伯無限地延長他的行期時，他才開始怀疑起來。隨後他又打听到他開設了特里亞農飯店，開設了秘密賭窟，最糟糕的是他發現罗拉和李伊·唐塔斯的關係。这一發現对他是一种猛烈的打擊。他从來沒有想到罗拉会墮落到这个程度！从这整个的事件中，在这些卑劣的行为裏面，他的思想上一直保留着一件高貴的、未受伤害的东西，那就是他確信罗拉曾經爱过他。現在，这一段回憶却在朋友們向他揭穿的眞象之前消失了。有一个旅行推銷員把他剪下來的不久以前里約熱內盧報紙上的一段新聞給他看，这更使他明白了一切眞象。報紙上登載着裴伯的一張像片，可是胸前掛着一个号數①，旁边是头髮披散着的罗拉，像片下有一段新聞，記載他們使用仙人跳的經过。新聞还記載了这对夫妻的被捕，記者幽默地把他們叫作“一对阿根廷旅行家”。賓托上校大为忿怒了：

“母狗！”

这忿怒一直保留在他的心中。最初的時候，朋友們的談論把他刺激得很厲害。他一再宣称他要給裴伯一个教訓，使他有所畏懼。当他在裴伯旁边經过的時候，他故意吐痰在地下，口中嘰嘰

① 按一般罪犯照像留作憑証時，胸前必掛一个号數。

咕咕地咒罵，他希望裴伯有什麼反应。但裴伯却友爱地和他打了个招呼，还是各自走他的路。賓托又故意到特里亞農飯店去下大注的賭，想找机会來罵裴伯。但当他一走到裴伯作莊的那張賭桌時，这个烏龜就把莊家讓給一个伙計，然後溜之大吉。賓托恨得咬牙切齒。

在漲價的第二年，有一天这件醜事就爆發了。事情是發生在特里亞農飯店的賭場裏面。裴伯正作着撲克牌九的莊，而且贏了錢。賓托照例在輪盤賭方面輸了錢後就跑过來。他站在裴伯的背後監督他，看他是否作弊。其实他也並沒有証明裴伯眞正作了弊，即使後來在訴訟中他也無法証明。只是参加賭的人都听見賓托發出的叫声：

“你偷牌！”

大家都看見他在那裏抓扯裴伯手裏面的牌。这位阿根廷人站了起來，臉色也变青了。上校把从裴伯手裏夺过來的牌攤給大家看，一面叫道：

“外國偷兒，婊子养的！你以为人家是傻瓜麼？”

裴伯伸出手去想抓那幾張牌。上校举起双手就推開了他。从跳舞場跑过來許多人，有人提議把这个烏龜拿去吊死。

“我們还要揍他一頓！”

裴伯又重新猛撲賓托。上校開槍了。子彈打到牆上。当賓托正想開第二槍的時候，裴伯也取出了白朗寧手槍來。他開了一槍，上校倒在地上。裴伯手裏拿着武器，从人羣中闖開一条路，出了門下樓梯走了。第二天，人家在一个賭窟裏逮捕到他。

在伊尔霍斯起訴的裴伯的官司（賓托肩头上受了伤，但後來也慢慢地好了），使全城的人分为兩派。一派說裴伯有理由，因为是賓托先開的槍。李伊·唐塔斯作了阿根廷人的律師，他竭力想

使裴伯獲得釋放。罗拉每次到監牢裏去看了裴伯回來以後，哭得很伤心。她沉湎於哥加因，希望在裏面找到安慰和忘怀一切。她在等候接見的時候，總是像一个瘋婆子一样在監牢的四週轉來轉去。她跟裴伯送水果和雞蛋糕去，但裴伯瘦了，变得不多說話了。他認為他自己犯了錯誤，作了一件他不应当作的事。他对罗拉說：

“一个当烏龜的人是沒有什麼荣譽感的。我最好是一句話不說，忍受到底。”

李伊拚命找尋那些能証明賓托先開槍的見証人，但沒有人願意替烏龜作証來反对上校。就是裴伯的一个合夥人也不替他說話，这位合夥人正糾纏着卡尔朋克斯和拉舍尔想恢復被警察封閉了的特里亞農飯店。律師在大賣力气。罗拉用哀求和眼淚强迫他，他在各方面活動。但从裴伯一案的宣判，証明上校們还是法院的主人。出口商們企圖帮助阿根廷人。卡尔朋克斯对他也表示同情。罗拉曾經哭着去找过卡尔朋克斯，人家都說她同他睡过覺。因为美國人大約使她明白，只有在这一条件之下他才打算採取行動。至於加尔洛斯・徐德之所以干預这件事，完全是因为朱麗葉塔的請求。加尔洛斯向卡尔朋克斯提到这件事時，後者却說：

“可憐的裴伯！歸根結蒂，他到底使我們这荒凉地方的生活產生了一些情趣！”

他們也还馬馬虎虎地關心裴伯。当他們有適当的机会時，他們也打算和那些可能作陪審官的人談一談。只是他們也並不把这件事如何放在心上，法院站在受侮辱的上校那方面說話。裴伯以兇毆伤害罪被判处六年的監禁。起訴書控告裴伯的罪名是殺人未遂犯。李伊・唐塔斯活動的結果就是達到改变了控訴的罪名。

開庭時非常熱鬧，法庭的佈置很考究，令人想起爭夺土地時

代的那些舊時的官司來。伊尔霍斯和伊塔布納的報紙在头一版上用了很多的篇幅來描寫这个法庭，並且派了許多攝影記者到庭上去；在法庭上出現的罗拉成了最有價值的景物。

裴伯面色蒼白，用一条綢手巾包着他的發亮的禿腦盖。首席檢察官在他的起訴書中大声疾呼，反对这些“把伊尔霍斯当作他們的樂園的墮落分子和寄生虫”。他誇獎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認为他是“光荣的、有資格的市民的模範，标準的家庭的父親，伊尔霍斯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支柱”。他說这件事情之所以發生，是“因为上校在一天的劳苦工作之後，需要休息，所以例外地到特里亞農飯店去参观参观，不意他在那裏竟發現裴伯在賭場上偸牌……”在这一份起訴書中，上校彷彿是一个保障伊尔霍斯家庭的父親們的財產的加百列① 天使，同時也可以說是上天派來阻止裴伯的罪惡行動的使者。他也提到罗拉和裴伯从前的曖昧行为，說他們是“染污文明城市的生活的社会垃圾”。

李伊·唐塔斯的答辯是富有情感的、動人的。他提起所謂正当的防禦，理由是佛烈德里科上校先開了槍。首席檢察官於是起立發言，他籲請各陪審官注意，就是李伊·唐塔斯这种辯護，缺乏足以証明的事实。李伊的答辯被人这样打斷以後，不免失掉了原定的方針。他只設法用情感來說服别人。他把裴伯的不安定的生活粗枝大葉地述說了一番，他說他是一个戲院的演員，只是生活朝不保夕，名望也不大，因此在各城市过着流浪生活。吉多·費勒拉後來对於这一部分的辯訴狀，大大地誇獎了一番，这是这次訴訟期間李伊·唐塔斯唯一的快樂。李伊結尾時还說，惡劣的命运使裴伯流落在伊尔霍斯的街头。他和他的美麗的妻子，簡直

① “聖經”“新約”“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六節，預告瑪麗亞將作救世主的母親的天使。

是残酷的命运的犧牲者。在这一情况之下，佛烈德里科忽然恋爱上裴伯的妻子，由於他遭受了她的拒絕，所以他怀恨他的丈夫。这便是这一次發生糾紛甚至於互相使用手槍的眞正原因。首席檢察官把佛烈德里科上校奉为家庭的好父親那一种神話，李伊完全把它粉碎了。他形容上校追逐罗拉時的种种可笑姿态（听众都笑了），他怎样奉献禮物給罗拉，怎样企圖損汚这家庭的声譽。这个家庭“尽管是一个貧窮的藝人之家，可是照样是值得尊敬的”。他在結尾時要求赦免这个兩次受到別人妄用权力的伤害的人的罪。一次是上校想損汚他的家庭的名譽，一次是上校想破坏他在職業上的信用。

現在該輪到公訴人方面答辯了。首席檢察官本來不願意把这件案件的若干下流的細節說出來，但李伊既然提起，他也就決計說一个痛快。於是罗拉、裴伯、佛烈德里科和李伊的故事和盤托出來了。首席檢察官把他所知道的和別人所述說的，痛痛快快地說了出來，而且說得十分詳尽。賽吉奧·慕拉在朱麗葉塔的請求下也出庭旁听，他後來肯定地說，他从來沒看見有人会在伊尔霍斯的大众之前洗过这样多的髒衣服的。首席檢察官開始就提到裴伯从前的事件，他念人家剪下來的里約熱內盧的報紙，把那張可恥的舊照片攤在大众的面前。旁听的人伸長脖子，企圖看清楚这張照片。这時候，陪審官們正在傳閱那張剪報上的記載。隨後，首席檢察官对於罗拉如何勾引上校，如何假借卑鄙的藉口敲他的竹槓，她同裴伯如何在背後譏笑上校……都描述了一番。“上校，”这位發言人鄭重地說，“是以慈悲心腸，毫無私人動机地來帮助这对夫妻的。”他嘲笑李伊是“仙人跳的年輕的未來候補人”。本來在法庭上的馬納加·唐塔斯因羞愧而走開了。等到後來再度輪到他的兒子答辯時，他才溜了轉來。

首席檢察官繼續說：裴伯帶着从上校那裏借來的錢，就在輪盤賭和撲克牌九上騙錢。佛烈德里科不幸發現这对窮得可憐的藝人只不过是一对大胆的冒險家。上校想使别人不致於受到敲詐，因此他在酒店中把証据拿在手裏揭露了裴伯的陰謀。这一來，他就作了这一次卑劣的罪行的犧牲者了。至於他之所以開槍，完全是受伤後的事；而且他是朝天開，無非是为了威脅那个烏龜罢了。

他的起訴狀裏劝告陪審官判处裴伯的罪，作为那些冒險家的儆戒，因为这些冒險家想把伊尔霍斯变为充滿了强盗、賭徒、烏龜的不堪居住的城市。他說裴伯打出來的那一槍不只伤害了上校一人，而是伤害了伊尔霍斯整个的社会。

李伊·唐塔斯的答辯，簡直成了漫罵了。他用的是那种使羣众大笑的詩人的誇大之詞。他說罗拉是一朶“青白之花”，他大罵首席檢察官；这使得法庭庭長不得不要求他在措詞上客气一點。李伊塗了佛烈德里科上校一身泥。他說他是吊美貌女人的膀子的老蕩子。他總是給女人的錢，企圖以此收買她的丈夫。隨後，他的下流的陰謀一旦失敗，他就大为忿怒。听众都笑了，但李伊却越來越兴奋。他已經不从司法观點去看这一問題了。我們甚至可以說他是在進行私人的報復。他使用的詞句都是粗暴的形容詞。他結尾時，甚至於以後代的裁判來威脅陪審官們。“法院是为众人而設的。”他說，“如果你們判了这个無辜的犧牲者裴伯·厄斯比那拉的罪，那就完全等於向羣众声明：伊尔霍斯城和各文明城市比起來是更其落後的，这地方的上校們是絕对的主人，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一切，他們甚至於是法院的主人。”

当天晚上十一點鐘，裴伯被判了六年的徒刑。人家帶走了哭成淚人兒似的罗拉。李伊·唐塔斯在法庭上也演了一場戲，他想猛撲到首席檢察官的身上去。在看客中也起了很大的騷動。只有

裴伯由兩个法警押着安靜地出了大門。人們都跑过來看他，用手指头指他。

三天以後，当裴伯由一些警察押着，上巴羲亞公司的船到首府去坐牢的時候，羣众又聚攏來看他。伊尔霍斯的人麕集在碼头上。簡直像一个節日。青年女子穿上節日的服裝，男人們因为下了一點微雨也都張開了雨傘。这是一个明朗的下午，雨細微已極。裴伯通过的時候，不得不在人羣中開闢道路。他綁着兩隻手走了过去。有一个十六歲的、面貌像洋娃娃的青年姑娘動了憐憫的心腸：

"可憐的人……"

但別的人都不可憐他。大家用指头指着他，伸長脖子想把他看得更清楚一點。那些站在後面的人只好踮着脚尖看。彷彿只是現在他們才能够自由自在地看他，彷彿他虽在伊尔霍斯住了三年，人們也並不認識他，並沒有看見过他。当他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帽子低压着眼睛，嘴裏含了一枝紙烟从那裏經过的時候，人羣中响起一陣騷動的声音。

他走到堤岸的尽头，那眞可以說是一个非常動人的時刻。当他走上通輪船的跳板時，罗拉猛一下倒在他的怀裏。裴伯举起被綁着的手拥抱着她。他吻她的头髮，对着她的耳朵裏一再重複拆白头兒的那句話：

"必須有堅强的意志……"

20

罗拉去找朱麗葉塔，希望朱麗葉塔帮助裴伯的那一天，正是官司正在進行还有一線希望的時候。人家告訴她，佛烈德里科的利益就是所有上校們的利益。因此要去哀求任何一个种植園主都

是沒有益处的。但出口商們对她的情夫可能有點帮助。於是她去看过卡尔朋克斯。此人好久以來就渴想她了。因此他用酒來款待她，撫摸她的胳臂，答应出面干涉这个案件。但是他却坦白地向她說，他看不出來有什麼方法可以救裴伯。他只含糊地叫她知道他可能給她一个更好的前途。總之，裴伯是什麼人，还不是一个早或晚總有一天会拋棄她的妓院老闆麼？如果她願意，她的前途就不会那麼悲慘。

罗拉希望獲得帮助，因此什麼都肯接受。卡尔朋克斯是本地有势力人物之一，他的一句話就可以解除困难。她把可能作陪審官的人的名字都告訴他，約好下一天去听他的回話。第二天，卡尔朋克斯送了一封信給她，請她晚上來看他。罗拉知道他的用意，但她仍然去了。罗拉就睡在他那裏，她所得到的也只是一种泛泛的希望。卡尔朋克斯曾向兩个可能作陪審官的人說了，他們答应尽量寬大。

“絕不至於超过最低限度的刑期……”

劝她去找朱麗葉塔的还是同李伊一道來看她的吉多·費勒拉。加尔洛斯·徐德是政治上的領袖、大出口商，他很可能不費什麼力量就可以使裴伯免除罪刑。特別是他可以左右那些上校們。第二天早上，罗拉穿好衣服就去按徐德的面臨大海的別墅的門鈴了。

朱麗葉塔立刻接待了她。罗拉在朱麗葉塔面前呆住了，还是朱麗葉塔先伸手給她：

“坐下吧，我請你……”

她以同情的态度望着罗拉，她是知道她的歷史的，賽吉奥曾經向她講过。在朱麗葉塔和賽吉奥兩人的神奇的世界中，流氓、乞丐、藝人以及妓女一類的可憐虫，都是以犧牲者面貌出場的。

賽吉奥对这般人有無限的柔情，他常常对朱麗葉塔說，詩人和这些人是有共同之點的。“我們是同一种材料造的。”

罗拉不知从何說起。外面是深藍色的海，淸晨的光線也略帶了一點藍色；这是一个適宜於作体育活動或其他娛樂的光輝燦爛的好日子。朱麗葉塔先開口：

“你的丈夫好麼？人家怎样待他？”

罗拉哭起來了。这並不是她經常演出的喜剧的假眼淚。这是一种温柔的嗚咽；她像一个受了伤的野獸一样在椅子上縮成一团。

“太太，我們並沒有結婚，……我們始終並不是夫妻……我看見他，我爱上他，我离開了我原來的丈夫和他一起生活。这就是我幹的事。後來……”

朱麗葉塔想起約奥沁姆來了。这位共產党人曾經說过：“你們一起走掉吧！”罗拉就是这样作的。換句話說，她就作了一件对的事情。这种事眞不簡單，現在朱麗葉塔才懂得他們在商会見面的那天晚上这位司机的嚴厲的态度。

“不过当時我並不知道他过去作过什麼，他那時是在作什麼。等到我知道的時候……”

她準备撒謊，打算說她想跑掉……。但是她覺得她沒有能力撒謊了，她想到撒謊就等於出賣裴伯，这是比別人对他的虐待更甚的虐待。

“当我知道他是什麼样的一个人以後，我留下來了。他曾經叫我走，但是我依然留下。我爱他，你了解我麼？”

眼淚慢慢地流着。朱麗葉塔遞一条小手絹給她。

“我爱他……是的，我爱他……如果我不爱他，我可能自殺的。因为我不爱生命，不爱男人和女人，不爱白天和黑夜，……總之，我不爱任何人或任何东西，但我却爱他爱得發瘋！”

在外面，天色是明亮的、蔚藍的，彷彿是从賽吉奥的詩裏創造出來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中出現的是另一世界，是充滿了幸福、小鳥的歌声、盛開着的花、春天和愉快的妇女的世界。这是这样的天色，它不透進这間屋子來，它在窗門口突然停下不肯進來。朱麗葉塔很發愁，希望罗拉快一點說完。

“这对你也許沒有什麼關係……你有什麼必要知道我的生活？但是人家告訴我……‘徐德夫人或者会向她丈夫說一說，帮忙裴伯……她是一个好人……’”

“哦，不，我並不是好人！”

“我本來不应該來的，我知道。你是一个結过婚的女人，你是一个貴夫人。我，我是什麼人？一个过着下流生活的女人。你好心接待我。但是有一件事情在那裏指引我，使我不得不到这裏來求你的情，那就是因为我爱他。如果人家判了他的罪，我一定会自殺的……”

“可憐的姑娘……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替你作一點事……。但是我所能作的，我向你保証我一定作！我要要求我的丈夫，我要設法叫他干預这件事。你应当相信我是了解你的……”

“你是一个好人，人家曾經告訴我，……我吃过很多苦头……”但是她已停止哭泣了。

現在，白天的光亮漸漸从窗口透進來了。它照着罗拉的头，她的金髮發出閃閃的紅光。朱麗葉塔觸動了各种情感。她也在痛苦。“罗拉作得对，但她所付的代價未免太大了！”

“我不知道你对我是怎样的看法。或者你只是要我替你做这一件事。我也不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眞話。我們說过很多的假話……（她想起賽吉奥的話來）我們活着只是在这裏演喜剧。但是我，我覺得我可以作你的一个朋友，……”

朱麗葉塔本來打算了解罗拉的生活的詳細情況，但是她羞於啓齒。她怕对方認为这是出於一种無用的、殘酷的好奇心。

“不，我們並不是朋友。你，你是过着另一方面的生活的人；我呢，我是过着坏的一面，骯髒的一面的生活的人。你有你的丈夫，你的大厦，你有比一間大厦更重要的东西——家庭。你的生活是好的。我呢，我有許多男人。我的男人这个去了那个來，他还有别的女人，我們沒有家庭，我們的房子不管是誰只要能够出得起錢的都可以進來……”

她降低了她的声音。朱麗葉塔幾乎听不見她說的話了：

“只要能够出得起錢同我过夜的人就可以進來……所以这是另一面的生活，是骯髒的一面……”

罗拉幾乎平靜下來了。她不帶怨恨也不帶忿慨地說出了一切，好像一个医生說明一个病人的不治之症一样。朱麗葉塔听着她說。她想如果賽吉奧和約奥沁姆在这裏，那才好呢。他們可能帮助她把各种情感安排好。这時她的思緒撩乱，她覚得焦躁不安，覚得愁悶。

“我这一面的生活是这样的骯髒……可是裴伯需要我，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是什麼。我敢說他要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对我說來，也許……。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麼东西。我只要能够知道就好了……”

“为什麼你不抛下一切走掉？如果你認为这种生活骯髒，为什麼你还要繼續生活下去？”

“夫人，我已經告訴过你，夫人，我爱他呀！”

“請原諒我。你是抛棄了一切跟他的麼？”

罗拉含愁地望着这位似乎还能諒解别人的女子。这女子也一样，也要她叙述她的歷史！这是她可能替裴伯謀到利益的一种代

價。她願意付出这項代價，一如她給了卡尔朋克斯所要求的代價一样。

“我还要对你講一講……”

朱麗葉塔明白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你不要同我講吧！你或者以为我是一个好奇的女子，以为我想知道許多事情。不！这一切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你的想法不对，世界上並沒有兩方面不同的生活。生活只有一方面，始終是骯髒的一方面。在你那方面和在我这方面，全都是骯髒的东西。同样的……”

她看見了約奧沁姆的面孔，彷彿这時候他就在这間屋子裏一样。

她微笑了：

“或者有乾凈的一面。正如我所認識的一个人說的，那是另外一种泥巴作的……。其他的都是腐朽的东西……”她每一个字都說得很慢。

現在不懂得的倒是罗拉了。这是什麼意思？

“我的朋友，我要对你說一件事情……如果我有你那样的勇气丟掉一切，和你一样走出去挨飢受苦，过一种困难的生活，但是能够同他在一道……”她沒有說完，突然害起羞來。

她匆匆地結束了談話。

“我一定把你的事情告訴加尔洛斯。我要求他，我們可以有些作用的。不用怀疑，我所能够作的一切我一定作……”

她送罗拉到門口。

“拿出勇气來吧！”

“我是有勇气的！”

藍的天色籠罩在罗拉的愁苦的臉上。她的兩頰有一条条淚痕。

陽光照射着她的下垂的美麗的腦袋。她的手也垂下了，她不敢仰望过路的人。朱麗葉塔站在門口很羡慕她的勇气、她的能耐、她的实現了的爱情。她是好的泥巴捏成的，即使在最骯髒的事物中生活，她也沒有变成爛泥。

“啊，如果我能使她的丈夫釋放出來多好呀！……”

她又想起罗拉說的“我們还沒有結过婚”的話來。这就是賽吉奧叫作“尊嚴”的东西在作怪。

21

安东尼奥·維克多和蕾伊蒙達發生的第一次最嚴重的衝突，並不是因为吸血娘。安东尼奥·維克多还沒有同她發生關係。他們彼此間的爭执是因为田園裏的工作問題。他們互相大駡。新的收穫工作開始時，維克多一再坚持蕾伊蒙達不必再和从前一样自己去摘可可莢。他自己当然也不去。这是該放下鐮刀和小刀的時候了；“那有什麼好处！”蕾伊蒙達不同意。可可漲了價，有了新房子、新式皮鞋、綢衣服……这於她有什麼關係？安东尼奥·維克多結果咆哮起來：

“如果你要去，去你的；我呢，我是不去了！”

蕾伊蒙達忿怒地望着他。她的男人变了。她到种植園去以後，他在家裏度过这一天，在屋子裏踱着方步，不知道作什麼才好。他也想去工作，但他又不願意在他的女人面前表示讓步。

幾天以後，他想佔有她。照例他一个星期要來一兩次的。但是她疲倦了，一被弄醒就很不高兴。当她了解他的企圖後，她就要求他：

“明天來吧……”

維克多把这件事作为一种藉口：“这倒好。她在种植園中工作

得太多，她已經成了一个叫化婆；这一來，她甚至連幹这件事都不行了！如果这样繼續下去，必須在街上去找一个女人……”这些話，他故意高声說出來气蕾伊蒙達；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威脅，他也並不想認真实行。这倒並不是因为他一生都忠实於他的女人。有時，他到伊塔布納去过夜時，他也同妓女睡覚。但他从來不和別的小地主一样，和妓女中的一个結成更深的關係。

只是有一天夜裏他在伊塔布納賭了錢喝了酒同吸血娘睡了覚以後，他才開始認真地注意到蕾伊蒙達是多麼地老醜和無用了。吸血娘拚命蠱惑他。当他回到种植園後，他已經着了她的迷了。这一天，当他一再堅持不許蕾伊蒙達到可可林子工作的時候，他們就爭吵得很兇。

但最大的不幸还是發生在第二个星期六他再和吸血娘見面的時候。他經常要到伊塔布納去賣乾可可，買粮食回來。吸血娘在菲菲酒店逛來逛去。她一看見安东尼奥·維克多的時候，就立刻跑过來拉他到一張桌子上去。他也就叫啤酒來喝。

“喂，我們今天再結一次婚麼？”

維克多笑了。她替他取了一个外号，我的“虱子”。她会說温柔的話，也会作出温柔的举動，總之，她会叫男人們喜欢。維克多甚至於沒有注意到她不時还在向隣座的那位長有一头蓬乱的黑头髮的学生丢眼風。那学生在那裏抽煙，面前擺着一个空酒杯。在可可漲價的期間，那些在假期中的大学生都学時髦，想來臨時串演一下拆白党的角色。維克多这天夜裏就同吸血娘睡覚，星期天都沒有回种植園去。第二天晚上他还是住在伊塔布納，在酒店裏叫香檳酒喝。自从唐娜安娜結婚那一天以後（他和蕾伊蒙達也是同一天結婚的），他就沒有喝过香檳酒了。

当他回家的時候，他的头腦有些異样了。他和吸血娘約定，

幾天以後再回伊塔布納來，吸血娘於是吻抱他，对他說：

“我等着你，我的虱子！”

当他到家以後，蕾伊蒙達还在田裏工作。他一个人在家裏閒逛，沒有事作，突然他感到羞恥了。他突然脫了靴子，拿着鐮刀去摘可可。短工們看見他也來工作，比蕾伊蒙達看見他还要驚異。吃午飯的時候，他也只吃一點麵团和鹹肉，他一直工作到下午六點。第二天他照样下田工作。但第三天，他收到吸血娘一封信。是一个小黑人从伊塔布納帶來的。吸血娘病了，請他去。維克多騎着驢又進城去了。他向蕾伊蒙達說是加尔洛斯·徐德公司的襄理叫他去。吸血娘很愉快地接待着他。他看見她並沒有睡倒在床上，覚得很驚訝。

“你不是病了嗎？”

“沒有病。只是沒有你我过不下去，我親爱的虱子！”

自从这一次过後，当他想到伊塔布納去过兩三夜的時候，他甚至於乾脆不向蕾伊蒙達告辞了。他替吸血娘買了傢具，他在徐德公司支了錢來应付那高度的浪費，在菲菲酒店和百貨店都差起帳來。百貨店差帳的原因是吸血娘要買衣料，買皮鞋，買香水——尤其使維克多生气的是她要買最時新的領帶去送給她的学生。

在可可區，所有的消息是傳播得非常之快的。蕾伊蒙達不久就知道一切了。但她所知道的又未免过於誇張，人家竟告訴她說維克多在伊塔布納包了一个法國女人，住的是宮殿式的樓房，过的是奢侈生活。她虽然从來不向維克多提起这件事，但每个人現在都看得見她臉上的淚痕，她在維克多不在的夜裏，在她始終不習慣的那張床睡不着的時候，是常常流淚的。但一到早上，当她出發到种植園去工作的時候，她还是維持她的老样子；她總是第一个到風乾槽工作的人，同時又是放下剝可可莢的刀子的最後一

个人。在菲菲酒店裏，維克多正在学跳狐步舞和桑巴舞，他同時也还在設法了解那輪盤賭的奧妙呢。

22

漲價的第二年，徐德兄弟公司的襄理馬丁斯坐飛机逃跑了。在帳上發現他虧欠了八十康托。可是，当馬丁斯在里約熱內盧被捕的時候，他身上却只剩了七康托，他發誓並沒有把錢藏在別的地方。他向警察局承認其餘的錢都浪費了，他說这件事的總的負責人是一个名字叫作罗莎的女人。这个女人原是公司中的一个包裝可可的女工，後來作了他的情妇。她是一个奇怪的、不可思議的女人，她來無踪、去無影，但是她長得眞美，誰見了她都要掉过头來看她。最初遇見她的時候，她彷彿还很謙遜，她还住在蛇島。但当可可開始漲價時，这位罗莎——馬丁斯和長竿一样，都叫她作美人——就不肯再住在蛇島了。馬丁斯在城裏替她弄了一間房子，替她請了用人，使她过着奢侈的生活。但馬丁斯的薪水是不够維持这一切的。虽然他沒有結婚，但他还要維持一个人數很多的家庭的生活。他的母親是一个寡妇，他有幾个妹妹要出嫁，幾个兄弟在中学念書。他們一共是八口人，穿、吃和学費都要靠他。罗莎也要他的錢，房租比里約熱內盧还貴，这一切眞是一筆大開支。馬丁斯的薪水是不够的。有一天，他在巴達克郎咖啡廳裏偶然賭起錢來。这样，他每个月都得在櫃上偷出幾个康托來应付他的种种浪費。後來，他企圖在賭博上把他盗窃的公款全部贏回來。当他看見結帳期已近而他的一切希望都断絕了的時候，他就决計逃跑。他曾經想过自殺，但他很可憐他的母親，她可能为他的自殺而痛苦死的。他对警察局長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叫他母親知道这件事。

但是母親还是知道了。她跑去向朱麗葉塔求情，哀求她帮助她的兒子；她是帶着她的一羣孩子一道去的。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都在那裏細看那些木器，看房子的佈置和朱麗葉塔的衣服。这些孩子們，不說話，站得直直的，他們这种态度是經过長久教育出來的。加尔洛斯正在这時候回來了。他对於老妇人放声大哭的情景很感動。老妇人肯定地認为过錯都在那个过着下流生活的女人身上。她的兒子是个老实人，上帝可作見証！

不久以後，加尔洛斯向朱麗葉塔說，八十康托是無可挽救地損失了，再把那个青年人關在監牢裏又有什麼用？他已撤回了控訴狀。只是馬丁斯还留在里約熱內盧。幾年以後，馬丁斯回伊尔霍斯來看望他的家了。他在聖保罗城搞得还不坏，他回來時穿得十分考究，說話時帶了極重的南方口音。他对於过去的事件，好像完全忘了一样。对他的朋友們，他表示能够在南边帮他們的忙。他很惋惜隨着跌價而來的那幾年內伊尔霍斯的慘象。

“这裏，什麼人都沒有前途的。”

罗莎被警察局傳去問过幾次以後（有人說她在局裏甚至还挨了打），也就墮入本城最下流的酒館——隱居館了。但她因为有过去的那段醜名声，所以一開始進隱居館，就招徠了許多新的顧客。罗莎在隱居館不久，又不見了。她或者同某一个男人同居，或者是照她的老習慣，只在各个碼头上流浪。自从她父親在一个漁船上死去使她成为一个流落街头的孤女以後，她就有了流浪的習慣。有一天，有一个画家，一个使用令人不堪的彩色的時髦画家經过伊尔霍斯，碰見罗莎在碼头上流浪。画家本來同賽吉奧·慕拉在一道，他对罗莎感到兴趣。詩人叫她去，替画家作了幾天模特兒。後來这幅画在官家的画展中还得了金質獎章。画家給这幅画取了一个奇怪的名字：“海的女郎”。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名字

的意义，只是他的眼光中的罗莎便是这样。

“伊尔霍斯日報”上有一段消息，報導馬丁斯的詐欺取財的案件，同時还把罗莎在警察局裏的照片也登了出來。这一段消息，經过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的手傳到田莊裏來了。这時，長竿正在安慰黑人佛罗蘭多，因为黑人逃走的計劃又一次錯过了机会。長竿把这段消息念給佛罗蘭多和加比听，一面也把罗莎的照片指給他們看。佛罗蘭多把这張報紙釘在泥棚屋的牆上，他的臥床的上面。他对着这張報紙望了很久，然後向長竿說：

“她像什麼？”

長竿想了一会。他想起她的举動、她的語言、她的令人难忘的身体上的一切細節以及她的莫名其妙的失踪……

“她像……她只有像海！……”

佛罗蘭多从來沒有看見过海。

“海是怎麼个样子？……”

23

最近幾个月，霍拉蕭·達·西尔維拉上校老多了！他老了，眼睛也幾乎瞎了，在未和兒子打官司以前他已經病了，現在他更像一个站在墳墓边沿的老祖父。彷彿这位八十多歲老人的最後精力都消耗在和他兒子的鬥爭中了。爱絲特遺囑的舞弊事件使得他精疲力竭。他浪費了很多的錢，大約二百康托。只是他的种植園完全沒有受到損害，他繼續作他的可可世界的主宰，是他在下命令；是他在支配一切。他的土地甚至於还沒有劃定疆界，只是那收入应分給西維漢拉的可可的數量才有了規定。这一點霍拉蕭上校倒滿不在乎。对他說來，要緊的是他的土地——他的土地異常之大，竟佔到两个市區的地面；他所創立的种植園，約有五万亞洛伯可

可的收成——，絲毫不受分割；最小一片土地也不准人拿去。从前这森林是沒有固定的主人的，他为了佔有这座森林，曾經手执武器進行过战鬥。他指揮殺人兇手和上校。还有那些小地主，他可以規規矩矩地把他們的地買过來，也可以使用逐出狀，使用埋伏，使用手上的來復槍用武力夺取过來。霍拉蕭上校的莊園从伊塔布納的市區伸長到伊尔霍斯的市區，一个种植園接另一个种植園，这样便構成全世界的最大的可可种植園。

他已經八十四歲了。他从前的那种魁梧的身体，現在是坏了，瘦了，背也弯了，眼睛也瞎了，而且还有風濕病，他全天只有在前廊上走來走去。因为他有慢性的重感冒，所以他只能用低沉的、疲乏的声音下命令了。在財產目錄的官司進行得最熱鬧的日子，他自己还有些接送客人的活動：李伊·唐塔斯屢次來拜訪他，馬納加·唐塔斯繼續不断地來看他，梅納斯時常出現在他的面前……鬥爭達到激烈的階段時，上校的身体更有青春气了，彷彿他要为了追隨他那並不因年紀而有所動搖的精神而努力。但現在，一切都完結了，他打贏了官司，償付了各种费用，也把兒子应得的一份收成給了兒子。他動用了銀行的存款。風潮平息以後，精神和身体兩方面都老了的上校自覺無能再統治他的可可世界了。現在，他讓他的總管以他的名义管理一切。他用單字來回答商店職員的問話。經过那一段虛伪的返老还童時期以後，彷彿他突然甘願走向衰老了。他的唯一的享受是从大厦的前廊上听風乾槽裏或烘房裏的工人們唱歌的声音。当人家强迫他增加工資的時候，他甚至於不加反抗了。这是一个複雜的時代，他实在不了解。他的党这時正站在反对派的立場熱烈地進行选举运動，但他对於党的政治上的决議都不提出任何意見。他曾經給党以財政上的援助，在鬥爭進行到最高峯時，他曾經叫人在伊塔布納鞭打过統一党人；但現

在，他不願意干涉这些事情了。他只要求馬納加·唐塔斯把候选人的名單念給他听。从前他那双巨大的手，現在也乾枯了，只剩下皮包骨头。他把他的手拿到他快瞎的眼睛前面去，試試看是否可以分辨得出指头的形象；他也試圖分辨出那茂盛的种植園和結在樹枝上的黃金果；这些都是他所喜愛的形象，但是他已經看不清楚了。即使他靠着黑人罗克的胳臂在最近的种植園林子中穿过的時候，他仍然什麽也看不見。只有他的手，他的骨瘦如柴的手代替了他的眼睛，去撫摸那樹幹上和樹枝上的可可莢。

“可以摘了……”

黑人罗克表示同意。

“是的，老爺……”

这裏是塞凱伊洛·格朗台的土地，是世界上种植可可最好的土地。上校脚踏着黑土，手摸着樹身，彷彿撫摸着一个女性的溫柔的肌肉一样。从他越來越少的散步回來的時候，他總是帶上一顆已成熟的可可莢，他把它一直拿在手上，他自己便坐在前廊的硬板凳上，脚踏着踏板，下巴靠着膝头。这样他会坐很久很久。他望着他的前面，这只是一片雲霧。但他也知道这雲霧只在他的眼中，知道隔他很近还是可可种植園，他所開闢的可可种植園。这对他的風燭殘年的單調生活說來，也就够滿足了。他也不再想那遙远的世界，不再想那有載着可可的船隻出口的伊尔霍斯港、他帮助建成的伊塔布納城、他的采地之一的費拉達斯鎮。他的世界現在只限於他的莊園了；在他的世界中，他还是唯一的主宰，唯一的下命令的人，只有他的声音才有权决定一切。这世界是華麗的。对霍拉蕭上校說來，这是最美的一个世界：可可种植園的世界。在他的不信仰宗教的迷信中（他向禮拜堂献禮，与其說是为了信仰，不如說是为了政治；他信仰工人們那些謊謬的傳說），

他从來不想到天堂和地獄。如果万一有人問到他天堂是什麼样子，他一定会回答你說，天堂应当是和可可种植園一样，永远結着黃色的果子，这些果子使樹林發出金光，以致陽光都透不進來。

正当这样的風燭殘年，突然傳來他的兒子西維漢拉第二次控告了他的消息。这一次是馬納加·唐塔斯同他的兒子李伊律師一道來告訴他的。律師認眞地生了气，他認为西維漢拉犯了誹謗的罪。他自己覚得在这件事情上也要負一點責任。因为自从裴伯演了那幕悲剧以後，他未免有點忽略上校的权益。因“年老精神喪失”的控訴案正在進行中，法官已經指派了幾个医生負責去檢查霍拉蕭的健康。

雨打着可可樹。他們閒談着。霍拉蕭好像在想別的事情。他的态度完全不同於前次唐塔斯告訴他有關財產目錄的那場官司時的态度。那一次他很激忿，他立刻採取了措施，並且指揮一切。現在呢，在这下着雨的午後，他听对方講話，但並不如何注意，耳朵在注意傾听那打在可可樹上的雨声。他好像脫离一切了。馬納加·唐塔斯不得不提醒他，把他拉回到現实的問題上來：

“好像医生們这个星期就要來……”

“上校，医生們中間有一个是由我选定的；第二个是西維漢拉选的；第三个是由法官选的。此人是从巴義亞來的一个青年，是一个專家……”李伊也在一旁解釋說。

霍拉蕭很不願意地回答：

“我的孩子，讓他們來吧！老伯，讓他們來吧！这些强盗，我要一个一个地開槍把他們打死，我不准任何一个人走進我莊園的大門！”

“但是，上校，”李伊提出他的意見，“这是不行的！你不能拒絕人家檢查你的体格。你完全沒有瘋，医生們正可以証明这一點。

你是一个正常的人，你就可以打赢官司。只要医生肯給診断書，說明你並非無能力管理你的產業，这就够了。”

“我的孩子，只要有一个医生走進我的莊園的門，我就要向他開槍。”

霍拉蕭冷冷地听着他們講話，他所听見的是打在可可樹上的雨声。李伊望着他的父親搖了一下头，表示不贊成上校的态度。最後霍拉蕭向馬納加說：

“老伯，你眞算得一个男子漢！你了解生活……請你給那些医生一个忠告，叫他們不要來，……來，我要向他們開槍的！”

他重新离開这一段話題，彷彿事情已經無可討論了一样。对他說來，这是一件已經决定了的事情，用不着再花費時間去談它。黑女費莉西亞从房子裏出來，說牛奶咖啡已經擺在桌子上了；另外还預备了苦薯和烤香蕉。費莉西亞也老了，她的头髮也白了，她走路也有些困难了。李伊·唐塔斯想，这都是些人類中的廢物，尽管他反对霍拉蕭的兒子西維漢拉使用的手段，但他还是覚得西維漢拉有理由。

在桌子上，馬納加和李伊都企圖再談一談那个官司問題。霍拉蕭在那裏压碎他的烤香蕉，以便於吞下去，因为他已經沒有牙齒了。

“上校，如果你坚持你的这种态度，一切事情都可能弄坏的。他們可以利用你这一點來說你眞正瘋了。”

“我的孩子，我並沒有瘋……只是不管哪一个倒楣的医生要到这裏來的話，我就要向他開槍！你們無論如何總不願意我扮演小丑給医生檢查吧？你們难道不懂麼？……”

現在，他忽然又有了某一种精力。

“我是快死的人了。我不願意作戲給人家看……我是霍拉蕭·

達·西尔維拉上校，我不是馬戲班的小丑……我一定要向他們開槍！”

他又墮入冷淡的、四肢無力的狀况中去了，他連他杯子裏的咖啡也沒有喝。馬納加和李伊只得向他告辞。霍拉蕭慢慢地走到前廊上去听他們走的声音。当他和馬納加·唐塔斯握手告別的時候，他向他說：

“老伯，我們也許不能再見面了。在这整个的事件中，只有一个人是罪人，只有她，我那个死去的女人。造成这一切不幸的还是她！請你告訴那些医生，叫他們不要來，我一定要向他們開槍的。别了，老伯……”

馬納加·唐塔斯覚得自己的眼睛中充滿了眼淚，他轉眼望着那些种植園，他再也說不出話來了。李伊已經上了馬，催促他的父親說：

“父親，天色不早了！”

馬納加把上校抱在怀中；他覚得他一定不能再見他了，他覚得彷彿維持他的生命的最深的根都被人家拔掉了。这似乎就是一个時代的結束，另一个時代的開始。

在路上，在那还足以打濕馬屁股的殘雨中，李伊含愁而又略帶激忿地說：

“父親，他完全老昏聵了……我在想，这件事不知道会鬧成什麼样子。”

馬納加望着他的兒子，他讓他的眼淚流在他的佈滿了皺紋的臉上。这件事的結果如何他是知道的。

24

罗拉等了好幾个月的信並沒有到來。她只得到巴羲亞去了。

她買了一些水果、雞蛋糕、內衣等等，給裴伯送到監牢中去。但是他却拒絕見她，拒絕和她說話。她只好附上一張紙条把那包东西留給他走了。她回到旅館，一直哭到李伊·唐塔斯來找她的時候。律師是容忍她的任性的，但她对裴伯忠实到这种程度，未免伤害了他。他觉得她每天都在背叛他。現在，倒反而是他沉湎於嗎啡和哥加因了。霍拉蕭的案件，他的律師办公室，他的抒情的十四行体詩，他一概放棄了。

罗拉等了好幾个月的信，希望裴伯回答她寫的那張絕望的紙条的信，永远沒有到來。有一个新近从伊尔霍斯監牢釋放出來的囚犯把裴伯的情况告訴了她。这眞是一些悲慘的消息。这个烏龜在監牢中瘦了，衰弱了，不說話了，脾气坏透了……。别的犯人都不敢侵犯他。他过着最孤單的生活，整天陰沉地沉思。

她又寫了一封信給他，並且还寄了錢給他，但还是沒有回信。於是她給他寫了最後的一封信，那是一張告别的紙条，紙条上只寫着四个表示爱情的字。

她在黎明時關在房間裏自殺了。裝着那致命的針藥的玻璃管，丢在地板上，已經碎了。她的美麗的白手長伸着。李伊拚命地放声大哭。在她自殺的前一天晚上，罗拉还寫了一封信給朱麗葉塔。当她已决定要自殺的時候为什麼她还要寫这一封信呢？因为她对於那次和朱麗葉塔的会談，始終保存了感激不忘的情緒。她知道这位出口商的妻子为了营救裴伯，也作了很大的努力。裴伯之所以能减輕刑罰，大部分要歸功於她。朱麗葉塔和賽吉奧的關係她也弄淸楚了。当她寫信給裴伯的時候，她認为她也应該給朱麗葉塔一些东西，因此她寫了一封信丢在郵筒裏。她决定这天下午就自殺。但她又想她还欠了某一个人的債。这一个人就是李伊·唐塔斯。無疑的，他是会使人疲倦的，她得忍着痛苦才能接

待他。但是他到底对她好，她喜欢什麼他都設法滿足她。他也为裴伯進行了鬥爭。罗拉了解他看見她始終恋恋不忘裴伯時是感到痛苦的。的確，就是在裴伯的名譽地位已經一落千丈的時候，她对他还是恋恋不忘的。總之，她还欠了李伊一些东西，因此她把她的自殺放在第二天早晨。这天晚上是屬於李伊的。

她以这样一种温柔姿态委身於李伊，这还是第一次。他不願意吸哥加因；她也不願意喝酒。她要作他的女人，作他的正式的妻子（李伊是始終渴望她成为他的妻子的）。在这冬夜的幾小時之內，这房子变作一个家庭了。天亮，他走了，充滿了快樂。他想罗拉从此要过新生活了。但是正是这時罗拉自殺了。她坚信她自己並不欠任何人的債了。她是用生命來償淸了她的一切債务的。她的头倒在枕头上，她的打散了的头髮使那張床發出金光。

25

在維多利亞公墓的一角，朱麗葉塔参加了那沒有儀仗的葬禮。工人們从車子上把棺材抬下來。只有李伊从一部汽車上下來。他拿着一个大花圈，那可以說是伊尔霍斯可能找到的最大的花圈了。他服的哥加因还在發生作用，所以他一面跟着棺材走，一面还在打战。掘墓人站在那墓穴的边沿。沒有一个牧師肯來替这位自殺的女子祈禱。沒有朋友，沒有音樂，甚至於沒有人說話，只有棺材落土時一些人的呼叫声：

“慢一點，当心！請注意这条繩子，那边……”

工人們匆匆忙忙地把泥土堆在棺材上，他們一心只望早一點結束。李伊把花圈擺在那裏，神情很恍惚。朱麗葉塔以为他喝了酒，她完全不知道他服哥加因这件事。她看見他一進汽車就倒在座位上了。喪車跟着这部正在走坡路的汽車回去。

朱麗葉塔直向墳墓走去，泥土还是軟的。一个牌子上用粉筆寫着这样的字：

朱莉雅·海蘭岱之墓

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

死於伊尔霍斯

願大家为死者祈禱！

朱麗葉塔帶來了許多花，都是商会裏的花，也都是很稀有的花：蘭花、茶玫瑰、石竹花、紫罗蘭。这是她請賽吉奥替她摘的。她並沒有告訴他为什麼要这些花。她把这些花撒滿了整个的墳台。墳上的泥巴是好土，罗拉就是好土作的。朱麗葉塔沒有哭，因为她並沒有感到悲伤。她向罗拉告别，好像和一个行將出远門的好朋友告别一样。这个朋友將不断地在她的記憶中出現：友情是永远不会死亡的。她生平只見过罗拉一次，但她生平只有罗拉这样一个女朋友。

她望了一下墳場內四周的景象，她發覺在她的世界中，在她的新的、巨大的、神奇的世界中只住着賽吉奥、約奥沁姆和罗拉。“罗拉·厄斯比那拉，即朱莉雅·海蘭岱。”她絕不是朱莉雅·海蘭岱，那墓碑在撒謊。她永远是罗拉·厄斯比那拉，裴伯的妻子。她是一个能够追隨她的命运、追隨她所爱的男子勇往前進的女子！一直前進……沒有人会了解这一點……賽吉奥在搖着头；他像一隻鳥，一个俘虜，有一千件細小的事情絆着他。但是他有他的詩。因为有詩，他才能够逃到另一个世界；因为有詩，他才能够接觸到最英勇的、最純潔的、最有價值的事物；譬如花，譬如鳥，譬如約奥沁姆所講的革命。約奥沁姆会懂得的，他什麼都懂得；这世界他已把它負在自己的肩头上。朱麗葉塔虽然說不出理由，但是她覚到約奥沁姆正在建設这样一个世界。痛苦、鬥爭、

犧牲、隱姓埋名、地下活動……这一切全是为了替众人一天一天地把一个新世界建設起來。她自己呢，她並沒有把世界担負在她自己的身上，她，不像賽吉奧一样有他的詩可以做，有自己逃亡的門路；她又不像約奧沁姆一样有一双强有力的、聖潔的創造者的手能够建造世界。她不善於和賽吉奥一样用藝術家的神妙而柔和的手把这一切表示出來。她完了，她为污泥所吞沒了。可是約奧沁姆呢，却要在这污泥之上打下他的世界的基礎。賽吉奥呢，却使用他的看不見的翅膀在这污泥上飛翔。的確，有很多的束縛使他不能够脫离这个世界；他的翅膀也折断了，但他还在垃圾堆上飛來飛去。可是她呢，污泥淹沒到了她的脖子。她在圍繞着她的腐朽物中腐朽了。然而罗拉倒絲毫沒有受到伤害就擺脫了这些腐朽的东西。难道約奧沁姆眞了解这一點麼？賽吉奥是有諷刺的目光、神秘的微笑、天眞無邪的純潔的心的一隻大鳥。但他的脚却陷入了污泥。朱麗葉塔看見有千百万条的線，一条条都很軟弱，但集合在一起却成了强有力的鍊子，絆住了詩人的脚。約奧沁姆在前進。朱麗葉塔想着世界上还有别的約奧沁姆，男的和女的。

第一次在商会会見过後的若干次談話中，这位党員同志約奧沁姆那种羞怯的态度和不信任人的心理完全消失了。他向她講到他的政治理想，講到那个友爱的、平等的、人人相爱的未來的世界。他說他夢想的就是这个世界，他也正为实現他的夢想而战鬥。賽吉奥也夢想这样一个世界，但是他所貢献給这个世界的就是詩。他始終不肯把整个的人都交付給这个世界。其实他的生命並不屬於他，他的脚已給人綁起來了。朱麗葉塔是一个可可出口商的妻子，是一个和神經衰弱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女人，她曾經在許多情人的怀抱中生活过。她的丈夫还教过她肉体上的下流举動，但这

一切全不能使她滿足。当約奧沁姆向她說到这个正在建設中的世界，說傳奇性的俄罗斯已部分的实現了这个世界，說別的國家已在逐步地爭取实現这个世界的時候，她就預感到有的地方的確出現了黎明，出現了她不能享受到的黎明；虽然这時她正跟着詩人的毫無羈絆的幻想飛翔，她正在慢慢地擺脫她的憂愁的世界，而且不知道該飛到哪一方去。因为她在这一段艰难的旅程中只有賽吉奧·慕拉是她的伴侶，而賽吉奧·慕拉的脚已經陷到泥沼中去了，也因为他是透过他的詩走進这个世界，而朱麗葉塔却要像一个士兵一样，像一个正在建設什麽事物的人一样前進。在朱麗葉塔陷入絕望的煩悶中的時候，如果有一个朋友帶她進音樂会中去，成为眞正音樂的崇拜者，那麽，她或者会蛻变成为另外的一个人，或者会有別的願望。但在伊尔霍斯，在这个可可正在漲價的城市裏，音樂会是很少的，不時只有一个技術欠高明的鋼琴家到这城市來乞討幾个錢維持生活。对政治抱欣賞态度的詩人和坚强的实际战鬥者的司机，他們兩人所談的就是政治，也就是同志們理想的未來的世界。約奧沁姆是用的何等熱情、何等坚强的愛來談这一世界呀！他再也不像不說話的蕾伊蒙達那个沉默寡言的兒子了。由於他的信仰，特别是由於他的鬥爭經驗，使他能够滔滔不絕地講話。朱麗葉塔本來打算这样說：

"賽吉奧，这是我的胳膊，拉着我，我們一同擺脫这些污泥走罢！別的事有什麽關係！"

但是她並沒有說。她始終过着这个冒險的恋愛生活；虽然有徐德，虽然每天都还要見徐德的面，虽然約奧沁姆彷彿在等着她採取决定，但她覺得她的生活还是值得一过的。不过，实际上約奧沁姆並沒有向她这样說。

現在，罗拉的信在她的手提包裏，这是她的女朋友最後的贈

言。她只見过罗拉一次，但她只有她这样一个女朋友。黃昏的暗影籠罩着那被人遺棄的墳場了。

“如果你爱他的話你就跟着你的爱人走！追隨着你的命运前進。不管你的痛苦如何，你始終是幸福的。我虽处於艰难困苦之中，我也是幸福的。追隨你的命运前進，这是行將要死的我向你說的話。你不要怕！……

“明天，唐娜朱麗葉塔，世界一定会更好一點。像你这样的人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們能够作的唯一的好事，就是促使这个世界早日到來。那个世界到來時，才眞值得慶祝！”这是罗拉的信的內容。

“……我將要跟你談談鳥兒；牠們的生命是美麗的。如果你知道……同時我还要跟你談談花。你知道茶玫瑰麼？你的肚臍是玫瑰色的，茶玫瑰就可以从那裏生長出來。这种玫瑰是最美麗的一种玫瑰了。我們將要把一切都忘怀掉；最好是我們倆能够一起在这裏，我能够佔有你，你也能够佔有我。这就是唯一要緊的事。我向你講你願意听的話，为了使你明天能够再到这裏來……”这就是賽吉奥的声音。

他的脚被泥濘膠住了。弄断那些束縛住他的無數的線条是那麼容易……但要打破羈絆他的鎖鍊又是那麼样艰难……。那麼容易又那麼艰难……“你不要怕！”

26

在漲風出現的第二年，共產党不顧別人对它的幹部的迫害，有一天仍然在港口的廣場上組織了一个大規模的露天羣众大会。共產党人想在人民面前揭發这次漲價的眞正意义，向人民說明可可的这一种不尽人情的價格到底是什麼道理。現在共產党握有更

多材料足以說服那些小地主、上校和一般民众了。第一是史瓦滋和霍拉蕭之間的鬥爭（德國人在这件案件上有極明顯的影响，所以人們不把这場鬥爭叫作“西維漢拉和霍拉蕭之間的鬥爭”）；其次是公共汽車公司的問題。自从新的股份公司成立以後，所有別的汽車企業全都走上了倒閉的道路。这自然是馬連諾·聖多斯很高兴的一件事。但也有一件使他不大高兴的事，就是他看出來他在公司中的权力只不过完全是名义上的罢了。他从前同人家訂立的运輸可可的合同，全都被出口商們設法解除了。他們把他的全部卡車專用來运輸卡尔朋克斯、徐德、史瓦滋和罗斯寧兩兄弟的貨物。

选举期到了，共產党的幹部們想組織一个宣傳运動，以便指導羣众在这次选举中活動的方向。三个人被提名为伊尔霍斯市長候选人：一个是代表官方的党的加尔洛斯·徐德，一个是代表統一党的西維漢拉，一个是代表反对派的馬納加·唐塔斯。共產党決定不提候选人，它只籲請种植園主、小地主、工人团結在一个候选人的周圍，就是团結在馬納加·唐塔斯或其他足以打倒加尔洛斯·徐德和西維漢拉的候选人的周圍。在共產党散發的傳單上指出，加尔洛斯·徐德和西維漢拉兩人都是“替外國帝國主义服务的，是替違反民族利益的美、德資本主义服务的”。共產党人決定組織一个露天羣众大会，提出羣众的抗議，反对漲風中所掩飾的陰謀，这一抗議也許会在选举中起一些作用。但由於警察採取了阻攔的手段，党簡直不可能把这集会宣佈出去，因此党決定在大家下班的時候，在工人离開可可堆棧和巧克力製造廠的時候，举行羣众大会。在碼头上，在鉄路上，在海船上工作的幹部，在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就把同志們集合在廣場上了。

这地方差不多是在徐德兄弟公司以及出口公司的大樓的正对

面。約奧沁姆前一天就对朱麗葉塔說了：

“如果你想看見一些美麗的場面，你下午五點鐘到港口來。”

她斜靠在她丈夫的办公室的窗門上，观察着廣場上那种異乎尋常的騷動，那种在行人中突然兴起的熱狂。事情猛一下就開始了。朱麗葉塔离開了窗戶穿过丈夫的办公室。

“你到哪兒去？”加尔洛斯問。

“那边去，我立刻就回來。”她回答，甚至連头也不回就走了。

一切發展得很快。一輛汽車在街角上停了下來，載來了很多的人，汽車的馬達还在隆隆作响。他們把汽車上帶來的那一枝紅旗插在停在廣場上的一部出租汽車的車头上。有一个黑人搬运工人立刻開始演說。当朱麗葉塔走近正在高声喊“万歲！”和“打倒……！”的密集的人羣的時候，黑人已經開始講話了。他攻擊大出口商和統一党，說他們是“帝國主义的奴才”。隨後羣众更驚異地听見他喊出卡尔朋克斯的名字。“他是帝國主义最大的一个代理人。”幹部們都鼓起掌來。当他把史瓦滋叫作“卑鄙的外國佬，德國秘密警察的特务”的時候，很多人都鼓起掌來了，因为他在暗中操縱霍拉蕭的案件这件事，使这位德國人大大地不得民心。黑人在繼續講演，他說現在共產党不僅在保衛工人的利益，而且在保衛本區不願意看見巴西土地墮入外國人之手的各進步人士的利益。共產党連上校也保衛，但同時它却替种植園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待遇。

朱麗葉塔对当前的景象着了迷。她不大听得清楚那黑人的話，至少她还不大懂得他的話中的意义，但是这景象很使她感動。多麼奇異的時刻！在这种時刻內竟有許多人願意冒着生命的危險來改造世界！她看見这些人正在行動中。她認为那黑人搬运夫很了不起；她覚得那些喊“万歲！”和“打倒……！”的人是能够完成許多

最偉大的事業的。紅旗給这整个場面一种偉大的色彩。这一团結的、强有力的、声势浩大的、純潔的羣众，使朱麗葉塔深深地受到了影响。在她的身边，一个缺牙齒的黑白混血种人咕噜着，他一面表示贊成，一面还加上一句帶威脅性的話：

“好極了，这样。这些外國佬，滾他媽的吧！”

朱麗葉塔向他微笑。虽然他的态度粗野，鬍子很長，嘴巴中只有紅色的牙根而沒有牙齒，但她覺得他是值得同情的。加尔洛斯·徐德也靠着大樓的窗子往下望，他不知道朱麗葉塔在什麼地方；他怕她遭遇到什麼事情。人們已在他的办公室打电話告訴警察局了。

有許多人圍成一圈保護那个發言的搬运工人。警察和統一党人很快就会來到的。負責保衛的人們，用眼睛尋找那些可能的挑釁者。这裏有各个階級的代表，有巧克力製造廠的工人，有港口工人，有可可堆棧工人，有上校，有店員，有附近的兩个咖啡舘的侍女，有穿馬靴的小地主。罗莎也在裏面。她叫的声音比别的人还高。她不知道为什麼喊叫，她只知道喊叫、喝采和咒罵是一件好事。

第二个演說的人也開始講起來了。这時候朱麗葉塔才看見約奥沁姆站在一部汽車的後面。他向她微笑，还是他那种短促而親切的微笑。演說的人是一个教員，他要向大家解釋必須組成一个选举集团的理由，这个集团可以团結上校、小地主、商人等等一切受出口商威脅的人，以便進行一种政治的和經济的鬥爭。他要談合作社和选举的問題。但这時候警察來了，警察開始驅散密集的人羣；还有一个警長帶着許多武裝巡警突然出現了，他們向空開槍。工人突擊隊和巡警以及伴着警察一道的統一党份子發生了衝突。侭管下面發生了糾紛，侭管沒有任何人可以听清楚他的講

話，但这位演説的人仍然在繼續演説。朱麗葉塔注意到約奥沁姆正在那裏指揮。

逮捕開始了。人數最多的那一夥人坐上汽車逃跑。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黑人搬运夫——在最後的時刻把出租汽車車头上的紅旗取了下來繞在他的胳膊上，然後一拳头把一个警察打倒在地下，向汽車撳着喇叭的那条街消失了。發表演説的那个教員被逮捕了。朱麗葉塔这時正在找尋約奥沁姆。突然間她听見他在後面叫她：

“快过來同我講話，裝作我們和这一切絲毫沒有關係的样子。……”

她轉过身來，用帶點驚惶的羞怯态度向他微笑。他們一齐向徐德兄弟公司那一方走去。一个警察跑过來赶上了他們，他本來打算用手抓住約奥沁姆的領子了，但是他認出了朱麗葉塔，就停下來望着他們。朱麗葉塔和約奥沁姆閒談，並且笑得很起勁，只是她的手在顫抖。

到了出口商行的轉角处，約奥沁姆突然偷偷地离開了她，向着灯光明亮的碼头那边去了。走到远的地方，他和朱麗葉塔作了一个告別的手势。第二天賽吉奥告訴她，約奥沁姆已經躲在一个朋友家裏了。

她看見加尔洛斯还在窗口上。她是那样地激動，以致她向她丈夫微笑起來，並且举起手和他打招呼。加尔洛斯正以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她。

“为什麼要幹这种傻事？”

“我想看一看……”

她微笑起來，笑得那样神秘，連一向不想过問太複雜的問題的加尔洛斯也驚詫了：

“你有什麼事？”

“我沒有什麼事……。但是，像你这样子有人会說你害怕共產党的，是不是？”

“害怕？你眞發瘋……我們要粉碎他們；他們都是些可憐的傢伙！”

“可憐的傢伙？”她再一次帶着微笑說。

加尔洛斯不安地問：

“同你一起走的那个男人是誰？”

“那个男人？我不知道……在發生衝突的時候，是他把我救出來的……一定是你的一个熟人。”

“你沒有遇着什麼事情，眞僥倖！”

現在，他又放下心了。他又回到他的商業活動上去了。警長走進他的办公室來，來向他報告剛才發生的事实。

“我們逮捕了三个人。一个發表演說的和另外的兩个。其餘的都逃跑了，但我們現在正在追捕他們。对於这些人，只有用短棒來对付……。絕不憐憫！”他肯定地作出这样的結論。

加尔洛斯·徐德要求採取嚴厲的措施。警長保証說他絕不讓伊尔霍斯有一个共產党存在。但僅僅在第二天，人們在史瓦滋出口商行的对面的一面牆上，就用粉筆寫滿了这样的一句話：“打倒納粹主义和帝國主义！”

使加尔洛斯·徐德最驚訝的事，是他幾乎每天都發現他的寫字台上有許多共產党的傳單。他对每个職員都發生了怀疑。朱麗葉塔一閉上眼睛彷彿就看見那位了不起的黑人搬运夫，看見他跳下汽車，拿走紅旗，一拳打翻一个警察，胳膊上挽着那面紅旗，旗子的一角布遮住他的胸口。

27

这件事过後不久，加尔洛斯·徐德就到巴義亞去和州政府進行談判。後來他是同卡尔朋克斯一道回來的。城中的一半居民都跑到水上机場去迎接这兩位出口商。伊尔霍斯的報紙把他們叫作“本區的、現代的進步的基石”。对於可可區說來，这可是光荣的一週，因为可可的價錢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達到五十二密耳瑞斯一亞洛伯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牌價。这一現实充满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其他一切都被人遺忘了。人們忘了裴伯和他的下流官司的審判。人們忘了霍拉蕭和他兒子西維漢拉所進行的不愉快的官司。人們忘了朱麗葉塔和賽吉奥，忘了不時要發瘋的李伊·唐塔斯。据医生說，李伊的瘋病是吸食毒品的結果。可可到五十二密耳瑞斯，人們把别的一切都忘了。人們从來沒有看見过这現象。甚至於金子都沒有可可豆那麼值錢。人們看見出口商的大堆棧中有着以百万計的可可豆。

大家只想賺到一堆堆的銀山。約翰·馬加也斯上尉把第一年收成的錢全部用光了，第二年的收成也用了一大半；但他在水上机場和加尔洛斯敬礼的時候，他是帶着微笑的。他到伊尔霍斯來是为了買可可樹的幼苗去种植在他新近燒出來的最初幾塊林中空地上。他利用机会去欢迎一下很多人叫作“本區的恩人”的这个人。馬納加·唐塔斯虽然因为兒子的病以及使霍拉蕭受罪的那些官司而十分憂愁，但也來等飛机了。他是本地最富有的人之一，是市長的候选人之一。医生保証說只要李伊戒掉哥加因，他还是可以好起來的。但是，这位青年人只要毛病發作过後，他又要服这种毒品了，这是罗拉遺留下來的紀念。幾乎这城市中所有的“上等”人都到水上机場來了。加尔洛斯·徐德下飛机時感到十分滿足。卡尔朋克

斯和他和欢迎的人一一握手、和他們認識的人一一打过招呼以後，就走了。人太多，馬納加只有等加尔洛斯走向汽車時才能够同他握手。这時，卡尔朋克斯已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墊子上了。加尔洛斯坐下來的時候，向卡尔朋克斯再說一遍暗指那些上校們的話：

"他們都像一些胆小的小孩子……"

吉多·費勒拉也跑來欢迎他們——他是來開闢一个將來借錢的地盤——当時他站在汽車旁边，听見了这句話，就对他的朋友們說：

"他在抄襲巴斯多斯的一句話！"

28

"伊尔霍斯日報"登出了一条新聞："霍拉蕭上校逝世。"報紙对他的死並沒有詳細的記載。只是後來大家才打听到这位偉大的可可种植園主是在什麼一种情况下死去的。他們都挤着來看告白，要求知道有關这件大事的許多細節。但是他們只有等到警察們从伊塔布納回來後才知道全部的經过。後來这件事輾轉傳述，便不免有一些兒誇大了。所有戲剧才能創造出來的情節、語言、動作，都賦与这件故事了。因此，对於霍拉蕭本來只据有半傳奇性的材料的人，現在倒補充成一幅难忘的形象了。在市政府中掛了一幅上校在五十歲時的照片，那是当他正是本區最偉大的政治領袖時攝的。这是在內地拍的照片拿到聖保罗去放大的，在这類照片上，人的面孔總是玫瑰色的，眼睛總是藍色的。不过，以回憶上校來說，誰也不需要跑去看这張照片。因为住在可可區最远的市鎮的居民腦海中早已有这位塞凱伊洛·格朗台森林的領主霍拉蕭的形象了。

他眞的用槍招待了那些医生。法官指定的委員会到達伊塔布納時簡直是处於一种極端的恐怖狀态。固然，上校的子彈並沒有

打中任何人，但这已足够使任何医生都不敢再担任这項費力不討好的工作了。法官在西維漢拉律師的压迫下，接二連三地把傳票送給霍拉蕭。律師們申請法院宣佈上校为“無能力人”。照他們的意見，这样不尊重法律，这样向医生們開槍，十足可以証明霍拉蕭的神經系統已經完全失掉了性能。他們弄到巴義亞一个大学敎授兼神經病医生的一張診斷書。法院給霍拉蕭的最後一次警告說，他如果不到伊塔布納去，那就要被宣佈为“無能力”管理財產的人。这样，法官就可以另外指派一个財產管理人。

对於霍拉蕭，一切全等於零。他只是把他的手下人佈置在他的產業的边界上，手中拿着武器，禁止一切不認識的人進來。所有給霍拉蕭的法院傳票都是殺手們先收到再轉給霍拉蕭的。上校把这些傳票交給他的總管，叫他念給他听以後，就把傳票撕成許多小片，然後吹一口气使这些紙片在空中飛舞。有時，这些紙片落到他的臉上來，他就用他顫抖的手把它拂開。現在他幾乎完全不出房門了，只有總管和費莉西亞兩人才能一直走到他的身边。

伊塔布納的法官看見自己的最後一次傳票对霍拉蕭仍然不生效力以後，就把西維漢拉的律師和李伊·唐塔斯（在他的神經病不發作的時候）請了來。他準备正式宣佈上校为“無能力人”，並指定西維漢拉为監護人。但是李伊提出了異議，他說上校之所以不來，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不能够旅行；如果法官和他一同帶着医生到种植園去，霍拉蕭一定会接待他們，会讓他們檢驗身体的。另一方面，人人都感覺驚訝的是西維漢拉拒絕在他父親还活着的時候去佔有那些土地。他始終还是怕霍拉蕭的。法官不知道应該怎样解决这样複雜的事件，只能搖头。他不能接受李伊的建議：首先，沒有一个医生願意接受这項困难的任务；其次，在霍拉蕭还住在莊園裏的時候，西維漢拉拒絕到那裏去执行管業。

“安置一个瘋子最好的地方就是瘋人院……”

“但是，負責把他送淮瘋人院的人却不是我呀。請你照顧你的房地財產，也照顧一下你的老父親；留心他……”

幾天以後，判决書公佈了。这一次霍拉蕭可明白了。他把法警找來。这位法警帶了兩名兵士，拿着法官宣佈霍拉蕭無能力管理他畢生經营的產業的判决書。当他們走進了大厦的時候，上校正在他的舊的双人床上打鼾。他們只得站在門檻上。霍拉蕭觉得來了陌生人，就張開了他的眼睛。

“費莉西亞，誰在那裏？”

回答的是總管：

“是你叫來的人，……就是警察局的人。”

“啊！”

他从床上爬起來了，一面用脚尖找他的便鞋。法警走上前去：

“你不必驚動，上校老爺。我們只是要通知你……”

但霍拉蕭已經站起來了：

“通知我說土地已經是他的了，是麼？我已經知道了，青年人。叫他來吧，我等着他……”

他的力量完了，他又倒在床上。但是他的話还沒有說完。

“請你替我做一件事。跑去告訴他，告訴我的兒子，叫他來，說我在等他。我沒有殺他的母親；因为我只是在她死了以後才知道她是一个一無好处的人。但是他呢，我老早就知道……。請你去告訴他，叫他來，說我在等他……叫他立刻來！”

他轉身向着總管。这一次，又是霍拉蕭自己親自指揮战鬥：

“替我做事的孩子你多付他一點錢。多多的，多多的付他一點錢！”

他重新躺在床上。他的头靠在沒有枕套的硬枕头上，兩脚还

穿着便鞋，“他像一隻小鳥兒一样死了。”費莉西亞向她認識的人这样說。

29

長竿遊会再一次照亮了可可區的大路；約翰·馬加也斯上尉開墾了森林、种上了可可樹苗；在霍拉蕭下葬時，馬納加·唐塔斯把西維漢拉駡了一頓；佛烈德里科·賓托在賭交易所；朱麗葉塔还是在商会中和賽吉奧講恋爱，並且夢想一种新的生活；裴伯在監牢中一天一天地瘦下去；吉多·費勒拉時時向裝腔作势的馬連諾·聖多斯借錢；安东尼奥·維克多把蕾伊蒙達丢在种植園裏來同吸血娘睡在一張床上；約奥沁姆在他躲藏的地方秘密地工作；谷美散多·貝薩已成了史瓦滋—西維漢拉合夥經营的出口商行的經理；麗達被賓托上校遺棄以後抱着一个孩子住在妓女街上；雷納尔多·巴斯多斯在徐德公司裏夢想升級，並且時時在背後說朱麗葉塔的坏話。由於可可在巴羲亞的南部空前的上漲，所有这些人的生活全受到影响。伤風敗俗的行为在不断地發生。但沒有一件事情能使伊尔霍斯城的人發愁。在墮落的夜生活裏，酒店中灯火輝煌，妓女們笑声滿嘴。这裏有大家一提到它時總帶着情爱的兩个字：可可。

只有那位永远保存美貌的罗莎始終在港口漂蕩，晚上睡在木船上，对於漲風，对於可可的價錢，对於社会事件，对於人完全漠不關心。罗莎向着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微笑，誰給她的錢就同誰睡覺，在她所認識的打魚人家裏吃飯，在“瑪孔巴”的敬神舞蹈中跳舞，老是在海边上走來走去，她的头髮中有鹽的气息，她的嘴唇上有海潮的味道。这位誰也無法知道究竟是个什麽样的人的罗莎，却是任何人一見都不能忘怀的女子。長竿、为了她而盜窃公款的馬

丁斯、裴伯、到隱居咖啡館喝咖啡的学生、碼头上的搬运伕、船上的水手、替她画像的画家、詩人賽吉奧·慕拉、听警長命令用皮条打她的警察……全忘不了她。对於她，只有对於她一个人，可可的價錢才不起作用。这時正是漲風來到伊尔霍斯城的第三年的年初。不过罗莎却知道一件事：她知道海的一切变化。的確，海的一切变化才是她關心的。

30

在漲價的第三年收成期開始的時候，聖佐治的節日眞是空前的熱鬧。新教堂差不多快要落成了。大家应当在教堂中作一次盛大的彌撒；彌撒过後開始遊行。从种植園、从伊塔布納、从伊塔比拉、从各村鎮來了很多的人。旅館都住滿了人。連吸血娘也來了。安东尼奥·維克多在徐德的办公室裏簽出了一張十三康托的收据。他留了十康托來作种植園的開消，三康托和吸血娘一道使用。在他未走以前，徐德对他說：

“發生了一件關於你的很不愉快的事情……”

安东尼奥·維克多以为出口商要向他說的一定是有關吸血娘的問題。他的耳根子都紅透了。他正在想托詞來解釋的時候，徐德却說：

“安东尼奥先生，是關於你的兒子約奧沁姆的事情。因为他是共產党，人家現在要抓他。人家說他是一个危險的人物……他怎麼会这样走錯了門路？这比作强盜还坏……”

安东尼奥·維克多解釋說約奧沁姆一向就是这样，一向就有一种怪性子。他和他的兒子甚至於彼此不說話的。如果他遭到逮捕，那倒是好事。誰叫他表示得这样頑固？只是他如果被捕了，他母親一定会很难过的，她是那样地愛她的兒子……

加尔洛斯·徐德很抱歉地說他不能帮助这位青年人。如果關於别的案件，他可以出面交涉。但帮助共產党，那不行，絕对不行。

遊行隊伍在早上五點鐘就組織好了。城內所有重要人物都跟着隊伍走。主教在市長、徐德、李比洛、馬納加四人抬着的聖篷下前進。鐘声在这愉快的下午响起來了。雅緻的服裝，富麗的車子，浪費在聖像上的黃金，一切都說明可可的力量的强大。嬷嬷中学的学生以一种尖銳的声音唱祈恩的聖詩。在祈恩的時間，主教感謝聖佐治降給伊尔霍斯城的財富。隨後，主教又祈求降福給所有的信徒。鐘声又响起來。市政府有跳舞会，特里亞農飯店要開慶祝会。

在沃里望薩地方，在伯納底諾的神壇上，奥克梭西宣佈最近的將來即有禍事降臨。罗莎为了欢迎聖人跳起舞來。風吹動了椰子樹。

当遊行隊伍走到伊尔霍斯的街头的時候，朱麗葉塔正在商会中和賽吉奥大講恋爱。在黃昏時候，遊行隊伍穿过商会和市政府所在地的塞阿布拉廣場。朱麗葉塔和賽吉奥手挽手、肩並肩地站在窗帘背後望着羣众和聖像。列隊在才點上不久的光亮下緩步前進。感謝上帝的歌声衝上了天空。賽吉奥想起了一首詩。

第二天早上，安东尼奥·維克多走進了加尔洛斯的办公室。他需要一百密耳瑞斯作回种植園的旅費。出口商很驚訝：

“安东尼奥先生，你昨晚才拿了十三康托呀！对麽？”

安东尼奥·維克多低下头：

“一點也不錯，加尔洛斯先生。原來事情是这样：我到特亞里農飯店去了一趟，隨後我还去参加了伊克萊克式的遊会……”

加尔洛斯·徐德微笑了，叫他在一張五百密耳瑞斯的收据上

簽了字後，（“你立刻就可以取五百密耳瑞斯，你可能需要这样多。”）就把鈔票交給他。在种植園中，蕾伊蒙達在剝可可莢。

31

聖佐治紀念日之夜，詩人賽吉奥·慕拉坐在維多利亞小山上面臨公墓的地方向約奥沁姆背誦他的詩。司机这時期躲在郊區的一所房子裏，賽吉奥算是能够去看他的少數的幾个人之一。这一天晚上，他給他送錢去。他向約奥沁姆講到遊行以後当天下午寫成的那首詩，約奥沁姆表示願意听他念这首詩。这時小山下的城市正是灯火熒熒，賽吉奥於是朗誦起來：

在俯瞰城市的，
小山的頂上。
………………
在深夜裏，
伊尔霍斯發出光亮，
像一隻放光的野牛，
墮入紅色的陷阱中一样；
这是獵人們獵取到的宝藏。
………………
这是摩尔人的傳說中的幻境：
深夜中的和風，
似乎在低低地歌吟；
伊尔霍斯像一隻巨大的野牛，
被許多騎手們追尋，
为的是牠有一对鑽石的眼睛。
牠的到來比和風的吹來更为迅速，

喘着气牠企圖逃跑，
不幸牠，逃到小山上騎手們那裏去了！
………………
在深夜中伊尔霍斯發出光亮，
像一隻發火的野牛一样！

当賽吉奧念完了他的詩的時候，約奧沁姆站了起來：

“鑽石眼睛，同志……。正是这个样子！騎手們感到厭倦，不願意再养这隻野牛了。現在他們要吃牠的肉、挖牠的鑽石眼睛了。”

賽吉奧問：

“难道这就毫無办法了麼？”

“我們为了使上校們明白这問題，作了一切工作。但是他們不相信我們的話。他們說我們是坏蛋，是殺人兇犯，他們把我們送進監牢裏去。”

他望着小山下的城市。

“但这也不是使我們停止鬥爭的理由。我們还要繼續幹下去，直到把这些帝國主义的走狗完全消滅为止。賽吉奧先生，鬥爭是艰苦的，但这並不要緊。我們就是为了鬥爭才到这兒來的呀！”

他像慣常一样謙和地笑了。

“同志，現在要開始另外一个時代。屬於土地征服者的時代已經过去了，現在的時代是屬於出口商的了。將來的時代呢，那就是屬於我們的。而且我們的時代就要開始了。……”

他們这時正站在小山的边沿。他們可以看見下面的城市，看見这一隻以可可鑽石作眼睛的火牛。在这半夜的時刻，一切都靜默了。兩个人肩並肩地走着，都听見一股風給他們送來一些声音；这是一种不諧和的樂声和歌声。約奧沁姆停了下來。

“这是什麼？”

賽吉奥解釋說：

“这是伊克莱克式遊会出發了……。照过去習慣，帶头的人就是卡尔朋克斯。”

“他們把酒給野牛喝了；这样，就更容易挖出牠的眼睛啊！”

樂声和歌声在那些住妓女的小巷子中消失了。城市的光在黑夜中閃閃發亮。兩个人走上了共基斯塔小山。

土地换了主人

跌 價

1

漲風到來的第四年，实际上也就是跌風開始的第一年的年初，伊克萊克式的遊会於一月一日的夜晚最後一次穿过了伊尔霍斯城的街头。而且在这一个時期，伊克萊克式的遊会还不止一个，而是三个；它們分別地从特里亞農飯店、巴達克朗咖啡廳、爱尔多拉多酒館三个地方出發。只是这一年的一月一日，三个遊会已經联合起來，組成了一个行列，在黎明最寂靜的時刻出現在伊尔霍斯的街头了。参加这一个行列的，都是喝醉了的男男女女；卡尔朋克斯帶头，手中拿着一条当旗子使用的女人的短褲。

走到半路，有人建議把卡尔朋克斯——这位伊尔霍斯的目前的繁荣的主要推動人——举起來。但另外一个人認为这还沒有多大的意思，他建議应当由女人們抬着他走。大家立刻实行这項建議。女人們聚攏來，卡尔朋克斯的巨大的身体压在她們的肩头上了。他們一同走到聖亞伯斯地恩街，就是價錢最貴的妓女住的一条街。

从这次以後，伊尔霍斯街头便再沒有出現过伊克萊克式的遊会了。

2

一月二日，"晚報"上登出了从紐約拍來的報告可可價錢大跌的一通电報。十二月三十一日中等貨的價錢还維持着四十七密耳瑞斯，現在一下子垮到三十了。上校們和小地主們在这一天还不怎麼驚惶。元旦節喝的酒还在他們身上發生作用，大部分的人都因为一号晚上喝醉了酒睡着还沒有醒來。第二天，牌價更跌到二十九了。种植園主開始驚惶起來。好久以來，每一亞洛伯的價錢从來沒有落到四十二密耳瑞斯以下过。有人解釋說这大概是因为淡季的關係，價錢的跌落無疑地是因为市場上根本沒有可可。很多的人很滿意这种解釋，但也有一些人表示怀疑：为什麼在前幾年的淡季可可都沒有跌價呢？反之，產品不多，更会使淡季的價錢格外上漲才对呀！在堆棧的角落上，在挤滿了人的咖啡館中，開始討論起这个問題來，討論得非常熱烈。这种討論後來竟变成最尖銳的、最認真的爭論了。在四号那一天，城內的兩家報紙都登出了同样的一通电報：

美联社紐約三日电　本日可可牌價，上等标準貨二十五密耳瑞斯，甲等貨二十三，中等貨二十一。但並無買主。

"伊尔霍斯日報"在第一版上以兩欄的篇幅來登載这条电報，並且用头号黑体字作标題："这是不是跌風？"但也並沒有加任何評語。"晚報"則闢了一个專欄來登載一篇文章，一面評論这条电報，一面並將非洲黃金海岸和厄瓜多尔共和國可可收成的詳細情況都報告出來，同時还把漲風開始三年以來的可可價格波動統計數字也列举出來。这篇文章的結尾作了絕不能說明問題的一些庸俗的估計。它既不悲观，也不樂观，可是，它倒是一种預兆，大家都認为它不啻在那裏宣佈跌風的到來。大家都了解跌風已經悲

慘地、無法挽救地來了。所有可可种植園主人，無論大的或小的，他們的面貌上都蒙上了一層暗影，有如一向对着太陽開的窗子突然把窗帘拉下來了一样。

往下的幾天內，可可的價錢繼續下跌。倘若說漲風是來得快（兩年之內，可可由十九密耳瑞斯漲到五十二），那麼，跌風來得更其兇猛：五个月之內，可可由五十密耳瑞斯跌到八密耳瑞斯。在三月間，正是可可的小收成季節，种植園主还能賣到十五密耳瑞斯一亞洛伯。大部分的种植園主都不肯賣，希望價錢回漲。但到了五月間大收成的季節，可可就只能賣十一密耳瑞斯一亞洛伯了。这時种植園主才看出回漲的最後希望已經幻滅了。六月間，可可的價錢低得可笑了：它竟跌到八密耳瑞斯一亞洛伯。於是种植園主開始明白漲風不过是出口商的一种陰謀。有的人也想起共產党的傳單來了，他們甚至还想起伊尔霍斯举行的羣众大会；可是当这一大会被警察驅散的時候他們还曾經鼓掌欢迎哩。再过一些時候，他們还想起可可种植者組織合作社的計劃，但一切太晚了。因为出口商一再强迫种植園主和小地主去結帳了。

要叙述这一年在伊尔霍斯、伊塔布納、培尔蒙特、伊塔比拉以及整个的可可區所發生的事情，任何描寫都很难達到目的。只有一天晚上唐塔斯在朱麗棄塔生日紀念会上向賽吉奥說的那句話，倒足以說明这城市所發生的恐怖狀況。这句話是漲風開始時，唐塔斯提起家庭的分裂時說的，現在大家已經把它遺忘了：

“这眞是世界的末日……”

直到这時候，上校們才了解他們是在和人鬥爭中。这是一場生与死的鬥爭，这鬥爭是三年前加尔洛斯·徐德坐飛机抵達伊尔霍斯那一天開始的。那時徐德在巴叢亞跟卡尔朋克斯談妥以後，回伊尔霍斯來就叫馬丁斯提高可可的價錢。这是生死的搏鬥，在

这搏鬥中首先犧牲的就是霍拉蕭，他的种植園現在已落到出口商手中了，屬於史瓦滋—西維漢拉商行了。無疑的，霍拉蕭是唯一能和他們抵抗的一个上校，因为他有巨額的資本，無边的种植園，五万亞洛伯的收穫量——它还很容易發展成为八万——只有他才有能力領導好一个大規模的合作社。也只有合作社才能使出口商失敗，才能囤積上校們的和小地主們的可可，才能够收買和儲存貨品，等待因貨源枯竭必然会出現的漲價。只有霍拉蕭一个人才不賭交易所，不建造大厦，不包妓女，不参加輪盤賭或撲克牌九，總之，只有他才不浪費金錢。但是他死了。埋葬霍拉蕭的一天，也就是上校們的時代結束的一天；照約奥沁姆說來，也就是封建主义結束的一天。出口商們很了解这一點。他們虽然不贊成史瓦滋独創的野蛮方法，但他們深知道霍拉蕭的滅亡是極關重要的一件事。加尔洛斯·徐德篡夺了他的政治上的优势，史瓦滋弄到了他的土地。他們都利用西維漢拉，他們把他拉進了他們的陣营。霍拉蕭呢，是一个八十歲以上的老头子了……

在演說和惡毒的玩笑中，霍拉蕭被人埋葬在伊塔布納了。西維漢拉穿着黑衣服接待人家的弔唁，馬納加·唐塔斯很想向他的身上猛撲过去。参加葬儀的有伊尔霍斯和伊塔布納兩地的著名人物，有費拉達斯和巴勒斯坦那的小地主，有來自塞凱伊洛·格朗台的人們。在为死者祈禱的時候，大家都看見主教把手举向上天。在西維漢拉对霍拉蕭進行最後一次控告時，起初大家並不如何關心。他們認为青年律師是不值得同情的，他們比較更熱心注意的还是裴伯·厄斯比那拉的醜行。在追悼霍拉蕭的時候，有的人也開始認識他們的处境了，有的人只是在跌風出現以後才明白。在霍拉蕭的棺材落土的時候，有一个人說了一句使得大家都發笑的話。他說現在霍拉蕭大約已經烤在地獄中的死鬼早經替他準备好了的火

上了。但乘專車到達的詩人賽吉奥·慕拉却想起了約奥沁姆的話和他的戲剧性的手势，那是三年多以前雨季開始時的某一天的黃昏時候的事。那条有巨大爪子和無數髒巴的龍，使那个美妙的下午的天空都暗淡了，而这条龍，詩人再一次地看見牠在墳園中上校的棺材上面。这是一条五臟骯髒專吃死屍的龍。只是不久以後，賽吉奥·慕拉寫的關於这一切事件的詩："龍"，是沒有任何人能够完全了解的，这首詩直到現在还很少有人知道。

現在，可可是跌到八密耳瑞斯了（馬加也斯上尉驚訝地說："这眞不可思議！"），人們又在談論霍拉蕭上校了。啊，倘若他还活着的話！……但他已經死了，在鬥爭中死了，他的身体到底抵抗不住！馬納加·唐塔斯也並不表示惋惜。

"至少，我的这位老朋友看不見这場災难！"

災难，的確沒有别的話好說。"我們是受到災难的打擊。"这是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結帳時發出的叫声。"何等的災难呀！"完蛋的安东尼奥·維克多在蕾伊蒙達面前这样說。可是蕾伊蒙達对这場災难倒一點不覺得意外。

差不多所有的上校都回到他們的莊園去了；在可可漲價的期間，他們很少在自己的莊園裏出現。那時，樂隊的尖銳的声音誘惑了他們，使他們离不開那喧囂的酒店、女人的怀抱和那富有刺激的賭桌。曾幾何時，伊尔霍斯的夜生活还達到連本州首府都从來沒有見过的那麼熱鬧的程度；曾幾何時，有人还拿值一百或二百密耳瑞斯的鈔票點紙烟抽呢。这一切到哪裏去了？酒店、妓女、筹碼、妓院老板、賭場老板，交易所中的投机家、一瓶一瓶的香檳酒、每一隻輪船都載來的爵士樂隊、成为一時風尚的吸食哥加因、伊克萊克式的遊会……都到哪裏去了？伊尔霍斯，現在是一片凄凉了。

差不多所有的上校都回到了莊園，把他們在伊尔霍斯的别墅關上了。他們汽車擺在車間裏，把情妇也丢掉。过了幾年兴奋刺激生活以後，他們回到他們的大厦、他們的种植園和他們的老妻那裏去了；他們重新鼓起勇气养雞养鴨，燒起大爐子，洗乾净作果醬的鍋，种植玉蜀黍來过聖約翰節日了。

但是可憐！能够於聖約翰節日在鍋裏面攪拌玉蜀黍漿的种植園主为數已經不多了。当上校們匆匆忙忙地回到鄉下的房子去的時候，賽吉奥·慕拉对朱麗葉塔和約奥沁姆說：

“到城裏來观光，这恐怕是他們最後一次了。”

因为出口商們“請”上校和小地主們來結他們的帳。出口商的通知書不久就有些不客气了，甚至於連商場上那种客套話都沒有了。通知書的口气很乾脆，後來甚至帶威脅口吻。“土地的主人”嚇坏了，他們沒有勇气离開莊園。彷彿他們一离開就有人要偸去他們的莊園似的。从前被加尔洛斯·徐德叫作“胆小的孩子”的，現在更变作拉着母親的圍裙的那种嚇坏的小孩了。他們現在就是拉着莊園的圍裙，拉着開着花的可可樹，在黑影中發亮的黃金果的圍裙了。可是这些黃金果的價值一落千丈了。通知書送到的時候，上校們在他們的老妻的驚惶的目光下拆開。他們大批地開除了工人。尽管工人們欠了上校們的債，但讓他們走總比养活他們还合算一點，因为可可只賣八密耳瑞斯一亞洛伯了。在最後的通知書上每每是这样寫着：

限你四十八小時之內來結帳。如到時不來，我們只好採用法律解决。

曾經有一个時代，上校們是司法上的主人，他們可以任意判人的罪或者赦免人的罪。曾幾何時，他們还判过裘伯·厄斯比那拉的罪行！而其实这个烏龜之所以向上校開槍，完全是出於正当

的防禦。錢沒有了，出口商行再也不肯讓上校們無限制地透支了。可可成为本鄉的最坏一种耕作物。那些向來不注意價錢的人，現在偶然在商店裏買很少一點东西，連幾个小錢都要討價还價。

上校們一个一个地出來同出口商結帳。伊尔霍斯的一切都变了。人們可以說这是受敌人侵略的威脅下居民都逃光了的一个城市。妓女們都走了。輪船開走時載滿了旅客，開到時却空無一人。在死寂的街头上，旅行推銷員也稀少了。商業陷於停頓，酒店也關門大吉，只有巴達克朗咖啡廳还開着，不过爵士樂隊的音樂師縮減成为三个人了。長途汽車幾乎開着空車往來。馬連諾·聖多斯苦痛地望着來去都打空車的这种凄凉景象。某些上校們竟窮到这种程度，以致要求馬連諾允許他們記帳乘車。錢不見了。馬連諾·聖多斯帶着一种含着恐懼的憂鬱心情眼見到这一次的總崩潰。他自己問自己，他会遭遇什麼样的結果呢？名义上說來，他还是公共汽車与卡車公司的老板，但实际上，出口商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叫他滚蛋，由他們自己來管理公司的。約奧沁姆說得眞对……这个因加尔洛斯·徐德一再强求而被他解除了職务的約奧沁姆！……

首先進城來結帳的小地主就是首先明白这場悲剧的規模的人。他們坐了三等火車回伊塔布納去，因为長途汽車对他們說來已經太貴了，已成了一种不可能再享受的奢侈品了。过了七十歲無力工作的老工人，一向是仰仗上校們的慈悲維持生活的，現在已在鄉村裏、城市中和伊尔霍斯的碼头上求人周济了。他們眞是一些奇怪的乞丐，有農民那种粗野的神气，一點也不会求乞，眼睛也不敢看人，在那不熟悉的街道上拖着脚步走。在碼头上有一些木棚房建立起來了，住在木棚房中的都是一些被遣散的短工，他們是在那裏等待市政府的救济，或者等待机会回到故鄉去。

沒有任何人願意放款。馬納加·唐塔斯想賣掉他的大厦，但沒有一个買主。他勉强才把这大樓出租給罗斯寧大哥，一座價值五百康托的房子，可憐每月只收一康托的租金。李伊取消了他在"伊尔霍斯日報"上登的廣告。哥加因現在已很稀少，他沒有办法買到手了。他在咖啡館中，兩隻手像老人一般顫抖着，老說他要說的一句話：

"我們是失敗的一代……。"

这場災难什麼人也沒有倖免。突然一下，所有的人的命运又再一次地改变了。可可的道路，这一年可不好走了。在这以前，这条道路是滿好走的；在这以血作肥料的土地的樹上結滿了黃金果。可是大家都受到了打擊，嚴重地受到了打擊。

只有神鬼莫測然而屹然不動的罗莎，却能在这場災难以外繼續生活。約奥沁姆曾解釋說罗莎就是流氓無產階級，但詩人賽吉奥·慕拉却以形象來表現她，他說罗莎就是"自由"（"是無政府主义，賽吉奥先生，是無政府主义……"約奥沁姆說），是被人遺棄在碼头上的"自由"，是在可可地區生存的唯一的絕对自由的生物。她走進那些流浪人住的木棚房去，四下望了一陣，向那些沒有主顧的小販們微笑，这些小販就是受跌風影响而破了產的叙利亞人；她在碼头上遊蕩，在桥底下睡覚，完全靠上帝吃飯。这位罗莎的確是唯一的一个怪女人：別人既不知道她是誰，也不知道她來自何处。

因为所有別的人，男的，女的，上校，工人，种植園職員，小地主，碼头工人，商店夥計，商人，妓女，所有別的人，都受到这出人意料的跌風的影响。他們彼此都說，这是一場"災难"，沒有任何东西可以撫慰他們。这有如一种奇怪的病的毒素滲透了全城，迅速地傳染了隣近的市區。甚至於在那保有一定的顧客的、

以小杯咖啡代替了名貴飲料的酒吧間，甚至於在这類的地方，人們也可以听見失望的言詞，人們也可以看見失望的举動。所有的面孔都愁眉不展了。

这样，百万富翁当乞丐的時代在伊尔霍斯開始了。

3

在上校們还沒有時間重新考慮他們的政見的時候，选举開始了。共產党重新展開了一些活動，他們在設法团結种植園主和小地主來一致选举馬納加·唐塔斯。但他們沒有時間作深入一步的工作，而上校們在行將失去土地的前夕，已早無意於政治了。統一党方面，已經撤回西維漢拉的候选人資格而來支持加尔洛斯·徐德了；在加尔洛斯的名單中有兩个統一党的参議会候选人，其中之一便是谷美散多·貝薩。在別的市區裏，也展開了同样的活動。

种植園主不僅在伊尔霍斯这方面遭受选举上的失敗，在伊塔布納方面，他們已只有一个市参議員当选，統一党則当选了三个，政府党則佔了絕对的大多數。在伊塔比拉，种植園主甚至於連一个市参議員都沒有选上。共產党人投了馬納加·唐塔斯的票，这是唐塔斯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忠实的选民；至於其他準备支持他和領導反对派的上校們的人，都因为懼怕出口商而退縮了。

这些选举是在十分冷淡的空气中举行的。这与从前的选举迥然不同。在从前的选举中，有集会，有爭执，还要打槍，还要耍刀……最生動的是选民們还可以分到酒，來参与选举的工人們还可以得到一双新鞋……那簡直是極有趣的熱鬧場面。可是这一次反对党在伊尔霍斯只組織了一次羣众大会，而且大会的过程也毫不精彩，結尾時發表了一篇有气無力的演說。李伊·唐塔斯在發

表演說的時候，他的越來越甚的神經瘋癲症又發作了一次；他開始唱起早已被人遺忘的一首老探戈舞曲來了：

那天晚上我狠狠地喝，
我要喝得酩酊大醉，
把一切都忘个乾淨……

統一党組織了示威遊行、羣众大会和各种会議。他們所支持的加尔洛斯·徐德虽然一面搖头，但一面也贊成他們。他的盟友在这一時期採取的方法並不十分叫他喜欢，他所以要利用他們，是因为他沒有别的办法。但是他是不喜欢他們的。

在选举的那一天，在黄昏開票的時候，忽然傳來一段新聞，使大家被选举运動所引起的那一點點兴趣又消失了：米格·李馬上校为着在交易所輸了一千康托，向自己的胸口上開了一槍自殺了。加尔洛斯·徐德以压倒多數被选为伊尔霍斯市長。

4

在最初的幾个种植園拿出來拍賣而由債权人以少得可笑的價錢買去的時候，全城泛濫着一股伤感的浪潮。拍賣行的職員一面在那裏喊出拍賣的底價來的時候，讓饒上校一面还在那裏設法向参与拍賣的人借一筆小款去買这一星期需要的东西來維持家庭生活。参加这次拍賣的人數很多，但好奇的人比競買的人更多，唯一準备買种植園的是一些出口商。他們标買过很多种植園了，價錢僅僅稍微高过於上校們所欠的債务，有時甚至於还沒有他們所欠的債务高。这样一來，土地就轉了手，出口商就变成大种植園主了。在跌風平息，可可價錢穩定下來，只在二十至二十五密耳瑞斯之間的時候，这一區內最大的地主就是这三家出口商行：徐德兄弟公司，伊尔霍斯可可出口公司，史瓦滋—西維漢拉商行。

此外，大种植園主中还有拉舍尔、李比洛；更大一點的还有罗斯寧兩兄弟。这兩兄弟的田莊竟擴張到伊尔霍斯、伊塔比拉、培尔蒙特、里約公塔、伊塔布納、加那偉業拉斯各市鎮。那些至今还沒有被出口商吞沒的產業，也分割掉了；上校們只保留了最小的一部分。所有的小地主幾乎完全消滅，出口商們从此变为最大的种植園主了。他們最後在这土地上生了根，他們的根一直擴展到整个的可可地區。在跌風出現的那幾年，坐着漂亮的汽車在街上穿过的和在公路上行駛的只有他們。

在伊尔霍斯还留着的少數的妓女，也是为了他們，特别是为卡尔朋克斯才留下來的。妓女們像候鳥一样，幾乎全飛走了。她們飛到巴拉伊巴去了，因为那裏正在漲價中的棉花（大家管棉花叫“白色的金子”）可以使人發財。伊尔霍斯的街头現在呈現出一种悲哀的、被人遺棄的悽凉景象。彷彿就是市政府的園丁也受到周圍环境的影响，因为作为城市的光荣的花園已被人棄置不顧了。甚至於那些傳聞軼事，伊尔霍斯的粗野的傳聞軼事，也失掉了它的刺激力。下面是一个人們常常講的軼事，是一个講起來只会叫人慘笑的軼事：据說伊尔霍斯的街头上有兩个人遇見了，先開口說話的那个要向对方借錢。对方回答：“啊，我的朋友，我正在找你想向你借錢呢！”在漲價時期的那些錢好像变为清气散了。如果有人說起幾个月前，伊克萊克式的遊会还在夜裏穿过城市的街道，尽情地喝香檳酒，那就彷彿是提起一段遙远的故事，屬於很久以前的時代的故事了。

但是在这一年中，不僅是錢沒有了，而且还有莊園被拍賣，財產被沒收的情事；土地開始改換主人了。到种植園去裝載可可的馬連諾·聖多斯的卡車上的那些蔴袋，再也不印上三十年來印过的那些标記了，如：奥莉西地亞莊園、聖瑪利亞莊園、保·

梭尔特莊園、帝維薩莊園：这些名字是过去伊尔霍斯人在蔴袋上經常看見的，因此他們甚至可以背誦出來。可是現在的蔴袋上打的是出口商行徐德公司、史瓦滋或罗斯寧等标記了。幾个月之內小地主就喪失了他們的產業，强大的种植園主也不得不降为小地主。这時候人們在可可地區的道路上又唱起那个征服战時代的一首老歌來了：

那是巫師的詛咒，

在使用巫術的一个夜裏……

談到上校們的時候，人們總是說："他們是百万富翁的乞丐。"这句話在伊尔霍斯成了大家都爱引用的話了，不管談到什麼事，大家總要說这麼一句。当米格·李馬的喪車穿过那些荒凉的街道時，人們也說了这句話。李馬死後，產業也拿了出來拍賣，而且買棺材都得向人借錢，馬連諾·聖多斯用賒賬的办法出租了一輛公共汽車作他的送葬車。可是車上的位子並沒有坐滿，葬儀十分可憐，花很少，花圈也不多，送葬的人寥寥無幾，哭他的只限於家屬。

这一年的雨下得特別地猛。可可樹因为跌風到來而沒有進行薙枝工作的關係，生滿了嫩芽和雜枝，以致影响了產量。当卡尔朋克斯去察看現在已屬於出口公司的米格·李馬上校的莊園時，他嘀咕着說：

"这些上校連自己的种植園都不会照顧！"

他和別的出口商一样，看見可可樹結滿了果子，樹身都成了黃色，地上已鋪滿了樹葉，就盤算起來应該怎样才能使生產增加一倍。小地主成了他的优秀的總管，他們又恢復了本來的身份。上校們在自己的範圍已經縮小的產地上过着舊時的淡泊的生活；在他們的長滿了白色鬍鬚的嘴唇上，还帶有殘餘的悲哀和失望。

跌風來到以後被解僱的人們在各个莊園流浪，找不着工作。有人說共產党在他們中間活動。只有那些坐在最近買進的大厦的前廊上的出口商們，才帶着微笑望着可可樹的樹幹，他們的根終於深入地下了。他們望着可可樹，他們已成了土地的新主人了。

5

遊会本是可可區的公路上的幾顆可憐的星。这一次为了能使加比跳舞，为了再一次地使佛罗蘭多發生一下妄想，（“这一次，我們可眞逃跑啦！”）遊会又準备出發了。長竿把什麼都弄好，排演也排演純熟了的時候，他們却被開除了。佛烈德里科·賓托不再追問他們的債务，開除了他們，叫他們收拾好自己的破衣服，馬上離開，他們再不能呆在种植園的範圍內了。賓托只保留了工作最積極的一部分工人。直到这時候短工們才知道可可的價錢慘跌了。價錢这時只是十密耳瑞斯，还不够維持上校們的生活，最好是不摘可可，讓樹幹爛掉。因为可可賣出的錢根本不够成本。

他們把破衣服收拾好，走了。在大路上他們遇到別的从隣近的莊園被赶出來的工人。在小路上又來了許多無工可作的短工。他們開始聚集起來了，他們起初是幾十人，後來竟成了幾百人；他們餓了。沒有一个地方要他們，他們从这一种植園走到另一种植園；这一种植園不收留他們，另一种植園也不收留他們：

“沒有工作……”

麵包樹上和香蕉樹上再也沒有麵包果和香蕉了。他們彼此在大路上，在到莊園去的便道上，在羊腸小徑上遇見。他們从各方面來，身上穿的是破衣服，沒有錢，也沒有希望。有些旅客們遭受了襲擊。有一个巴拉伊巴人集合了幾个大胆的漢子組成一股土匪，向林原那边去了。不久以後，他的名字在首府的報上登了出

來，在一些農場遭到刼掠的新聞上也提到他。

男人、女人、孩子，大部分都在公路上集合起來。在这些人中有長竿、加比、黑人佛罗蘭多和一些共產党活動分子。約奥沁姆和其他許多的人自从跌風到來以後，就分散在各条公路上。在被解僱的短工中開始流行一些过去所沒有过的談話。談話中有許多新的詞語，也許是他們生平最初听到的帶着希望的詞語。共產党把失業者都組織起來，不准他們偸盗私人的东西或搶刼大厦的財物。共產党还組織了一个臨時食堂，以便合理地分配食物。共產党想把失業者帶到伊塔布納去進行一个大規模的抗議示威遊行。那時，料想当局不得不採取一种决策，不管是什麼样的决策。有些農民已經達到伊尔霍斯港口；但是，以後，警察就禁止沒有工作的短工進城了。

約奥沁姆遇見一羣在田裏露宿的人。男的女的，一共有四十多个人。到了夜晚，天下雨了，短工們找尋樹蔭睡覚。他們所有的食物只有一點麵粉，一點鹹肉，和一些幾乎还是綠色的香蕉，成熟的果子都被人吃掉了。長竿由於有一套生活的經驗，很自然地就取得了領導这一集团的資格。他問这位党的幹部：

“你从哪裏來的，你？”

“从伊尔霍斯來的。”

他們圍着这位新來的人。司机是在种植園生長的，所以他和他們一样，脚趾是一个一个地分開的。他一點也不像城裏的人。

“在伊尔霍斯也一样，大家都不是把工人赶到門外了麼？”

約奥沁姆反过來問長竿：

“你們，你們要到哪裏去？”

“去的地方只有天知道！……我們找工作……”說話的人是加比，“但沒有人要我們，人家說，今年不摘可可了……。”

約奥沁姆和他們在一道。他的影响逐漸擴大。連長竿也在困难的時刻來問他究竟应該怎样办。第三天晚上，那位皮膚很白的黑白混血种人罗毛——此人是殺手横行時代在霍拉蕭那裏作过工的——提議去搶刼約翰·馬加也斯上尉的房子。他們这時候距上尉的种植園不远。混血种人向一个一个人徵詢意見，結果聚集了一些他認为最能幹的人，黑人佛罗蘭多也是其中的一个。食物沒有，衣服破爛，他們有好多天沒有盥洗了，他們什麼事都準备幹。孩子們在樹上去找果子，妇女們把火燒起來，但她們幾乎找不到可煮的东西。

佛罗蘭多把混血种人罗毛的計劃向長竿說了。使長竿大为生气的，是这样一个搶刼事件，他們都沒有請他參加。那麼，罗毛一定把他当作一个無能的、無用的和怯懦的人了；是不是因为他太瘦的原故呢？他要叫他看看！他跑去找約奥沁姆；这時約奥沁姆正在收集每一个人的最後的食物來作为公共的食粮。他的办法已有了很好的成效。那些最初表示不滿和輕視的短工，也開始尊重他了。再則，他善於作好一切事情，絕不浮誇，採取的是一种沉靜的态度，面容莊重，很少說話，他的短促的微笑最足以取得人的同情。長竿走近他，秘密地說：

“有一場糾紛要發生了……”

“什麼事？”

約奥沁姆轉过身來。

“是罗毛……是一些土匪……！我們，我們是从城裏來的人，我們簡直不知道这班人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全是殺人兇手！他們講的全是殺人、剝人皮的事……。他們会作的事，就是这些！……”

約奥沁姆不懂得。

“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呀？”

長竿把所有的事情和盤托出來了：

"你不知道麼？这个罗毛他連絡了好幾个傢伙，準备襲擊約翰·馬加也斯上尉的房子。据說在那裏，什麼东西都有……"

約奥沁姆向那幾个人走去，同这个談談，同那个談談，把情況完全了解了。同時，他以他作党員的固有的耐心向他們解釋，說这样幹到後來可能招致不幸的結果。大部分人听了後都支持他，但罗毛不願意放棄自己的計劃。他和其他的四五个人組成了一个小集团，离開大家在麵包樹下談話。罗毛用他的刺刀尖在地上胡乱劃了一些花紋，他是約莫五十歲的一个黑白混血兒，他的皮膚幾乎完全是白的。他有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孩子們这時正在田裏奔跑。約奥沁姆走过去。那些正在說話的人看見他的時候，就停止了說話。别的短工跟在約奥沁姆的後面，作了个圓形圍着站在麵包樹下的四个男子。約奥沁姆問道：

"罗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呀？"

混血种人把刺刀插在地上，刀尖穿过了从可可樹上落下來的枯葉。他头也不抬一抬，粗暴地回答道：

"这与别人毫無關係！"

約奥沁姆明白解决这件事是有困难的。但是他絕不允許把短工拖下水去作土匪；这样，一切都会完蛋。所有被莊園驅逐出來的人都应該团結起來，共同向伊塔布納前進，那裏，他們可以要求当局採取措施。共産党就是在这一方針下努力。用这样有效的办法，他們不但可以希望解决失業的短工們的困难处境，而且还可以在農民中打下党的未來小組的基礎。由此或者就可以産生初步的小組，这是將來还得繼續作下去的偉大的工作的基礎。实行搶刼是一件錯誤，因为一次搶刼之後，可能發生二次、三次……这样無可避免地立刻就会遭到巡警的野蛮的鎮压。这些人可能因

搶刼的罪名被捕。当局正因为这种無法解决的局势而發愁，这一來倒等於送了他們一件礼物了。約奥沁姆看見罗毛用刀尖挖地，他看見在他周圍的幾个人的目光都充滿了威脅人的神气。但是約奥沁姆的态度很坚决；他在地上坐下來。

“你錯了，罗毛。这与众人都有關係的。你要去作的那件事对我們全体都有害处，对别的沒有工做的人都有害处，將來不僅是你們会遭到逮捕，不僅是你們会跟森林中的野獸一样遭到人家追逐，所有的人都会遇到你們的同样的命运。因为你的錯誤……这是於我們有關係的！……”

“我們什麼吃的都沒有了，什麼地方有吃的东西就应当到什麼地方去拿……如果拿不到，那是活該……讓女人們餓死，那我們是办不到的。作土匪要好得多！……”

“你們中間沒有任何一个人是土匪。你不是，我不是，佛罗蘭多不是，任何人都不是……。我們沒有吃的，他們应当給我們一點吃的……所有無工可作的人，我們应当联合起來，我們要到伊塔布納去。我們要進城去，他們非給我們东西吃不可！”

“他們会給我們的，就是打進我們皮膚裹的一些子彈！”

“如果你們是兩个人、三个人、十个人或二十个人，那可能是这样的。但現在已經有三百多失業的工人在一道了，对这样多的人他們是不会開槍的……我們都是窮人……”

“窮人就沒有权利……”另外一个人說。

約奥沁姆轉身向着他說：

“窮人沒有权利是因为他們不肯团結，因为他們不肯团結起來保衛他們的权利！”

他又轉过身來对着罗毛說：

“偸盜和搶刼是不能叫别人尊重我們的权利的。只有在鬥爭中

提出了我們的要求，表示出我們全体已經团結起來了，才可以爭取到我們的权利。”

他們望着司机，大部分的人是同意他的，最好是到伊塔布納去，那裏的地方当局是不得不想办法的。这一种在大路上流浪、搶刼莊園的办法結果一定沒有好处。但还有一些人心裏不服。其中有一个看見罗毛退縮了，已經有點動搖了（他本來是準备和約奧沁姆打一架而不是和他爭論的），就提出詰問說：

“喂，你，你不像我們一样是莊園裏的工人，你是从城市裏來的，很可能你同他們是一党的。”

約奧沁姆抗議說：

“我是一个工廠工人，我們工人是農民的朋友……”

但是对方的理由却產生了效果。他們現在帶着不信任的态度离開了約奧沁姆。後來有一个在安东尼奧·維克多那裏作过工的老头子說了幾句話，才劝阻了他們：

“那孩子我是認識的……他是安东尼奧·維克多的兒子，維克多也是巴達洛一家子的人，後來自己弄到一个小小的种植園。那孩子是在种植園生下來的，还是拿过鋤头的……我甚至还記得他同他父親吵过一次架，为的是他要他父親多給我們一點工錢。安东尼奧·維克多很像一条蛇，还打了他一个耳光。我的孩子，我說对了麼？”

於是約奧沁姆講起他的歷史來了：

“你們瞧！我要向你們講我的故事，使你們懂得应該作什麼事。我的父親原來也是短工，不过他作了殺手，因为在那時候，作短工的也应当殺人。後來他在他得到的一片森林上种上了可可，他請了八个人帮他工作。我呢，我也幹过活的。我的母親，我的妹妹都幹过活。但我看出來这些工人遭到了剝削，我看出來他們的

工資太少。我把这件事向我的父親說了，他就把我赶了出來。短工們什麼都不管，他們不願意談这類的事。这時我学会了一大堆的事情。我知道我們，工人和農民，如果想在生活上找一条出路的話，就应当团結起來。現在，你們的情况很不好，比从前更不好。你們沒有工作、沒有食物、沒有衣服。因此工人隊伍派了我和别的人出來帮助你們，告訴你們說你們应当团結起來，只有这个样子你們才能取得你們所要的东西。"

他停了一会，别的人很注意地听他的話。約奥沁姆繼續說：

"当我到这裏來的時候，你們每个人都在吃你們自己还有的一點东西，你們剩下的一點點麵粉。那時也有人还有許多麵粉，也有人一點兒也沒有了。我呢，我作的是什麼事呢？我把所有的食品收集攏來，現在，大家吃的还很够。是不是这样？我向你們說的話是不是眞的？"

大家點头表示同意。有一个人說：

"你說得对。"

罗毛的眼睛离開了那用刺刀劃过線条的地。

"等到麵粉吃完了，我們又不能在樹林子中打獵，到那時候怎麼办？"

"我們要大家在一道！我們不久就可以走上到伊塔布納的道路了。未到伊塔布納以前，我們找到什麼就吃什麼……到了伊塔布納他們应当給我們吃的东西，应当为你們採取措施……把每一个人都安插在一个地方……"

罗毛把刺刀也放好了：

"我認为你說得很对，你並不想騙我們。我所以想搶刼别人，完全是为了我的女人和孩子。"——他指着他們——"他們都餓得要死了……但是，如果你說到了伊塔布納……"

約奥沁姆向他走过去：

“你是一个老实人。我們要把所有的食物都弄在一道叫女人們去作來吃。”

他們出發了，他們收集了所有的麵粉和鹹肉。有一个人暗暗地藏了一塊猪油。他一點也不反抗就把这塊猪油也交出來了。

6

上校們放棄他們的土地並非是不經过鬥爭的。有的还在大廈中用槍來抵抗。他們總是等到警察使用武力佔領並且把他們赶走時才肯交出他們的產業。多东和上校便是这种情况。他是一个七十歲的老人了，过去也是一个土地征服者，是伊塔比拉區的開墾人；他的成功起初是以一隻眼睛隨後还加上兩个指头作代價的。当警察——其实是匆匆忙忙地穿上制服的土匪——進到屋子裏來的時候，他身上已經中了三顆子彈了，但他仍然在開槍。後來地方警察把他告發了，但誰也不知道他在这次的訴訟中怎麼会被判無罪的。本來已少了一隻眼睛和缺了兩个指头的他，現在更鑲上一个木質的大腿。幾年以後他才死去，死的時候一个錢都沒有了，他口中还是在罵出口商。只要加尔洛斯·徐德打从他面前經过，他沒有一次不吐他一口痰的。他的莊園終於以七百五十康托的可憐代價賣給“徐德兄弟公司”。六百二十康托用來償淸他欠公司的債。但是多东和是一个打撲克牌上了癮的賭徒，当加尔洛斯·徐德買了他的莊園以後，他向他家裏的人說，任何人都不能把他嚇倒的。他，多东和始終是願意賠錢看人家的牌的。这一次他还是可能賠錢的。在訴訟的期間，这一句話成了大家互相傳說的話。

但是，大部分的上校們却企圖在法律範圍內進行鬥爭。他們企圖耍手段；因为过去他們是在法律上耍手段的能手。但是出口

商这一次早已提高了警惕，他們嚴密地監視各个公証人事务所，弄淸楚了所有莊園的詳細歷史。不过，不管怎样，好些个上校还是使用了一些巧妙的手法，救了他們一部分的財產。

馬納加·唐塔斯便是一个例子。当他看見跌風到來的時候，他立刻就懂得行將發生一些什麼事情。他負的債要比大部份的种植園主多得多。他毫不計較地浪費。單只修建大厦一項就用了五百康托。他同李伊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他的兒子在伊尔霍斯港口参加羣众大会時还發作过一次瘋癲症，現在好了。他們全家現在都回到莊園裏來了。馬納加跑去找他的老朋友布拉兹，要求他帮他一下忙；布拉兹答应了他。隨後，他又很容易說服了梅納斯。这位老上校、这位土地的征服者、这位作过好幾年政治領袖的人物，他是知道梅納斯的事务所裏所玩弄过的一切打官司的手段的，特别是爱絲特的假遺囑那一件。

“我也許会鬧出禍事來，但我要拉你和我在一道！”

馬納加把他的幾个种植園假裝抵押在布拉兹名下，在梅納斯的登記簿上登了記。当加尔洛斯·徐德來向馬納加追繳那筆數目巨大得出人意外的一千一百康托的時候，上校有了掩護了。他建議和解。他提出那些抵押給布拉兹的种植園。加尔洛斯·徐德研究了这个問題：布拉兹不过是一个小地主，每年的收成只有兩千亞洛伯，他怎麼会有錢借給馬納加呢？但是上校的抵押完全是依照合法的手續办理的。抵押也只抵押了一部分產業。馬納加·唐塔斯知道他只能够挽救一部分產業，这已經够多了。徐德和上校之間開始了長時間的和困难的談判。李伊这時期的病正好沒有發作，倒也帮忙处理好了这件事。馬納加提議把大厦和一部分莊園交出來，照他的估價，兩样合計可以值六百康托。但是加尔洛斯·徐德不承認他的估價，說他根据的是漲價時期的價錢，並且正式

声明，說他無論價錢多少，都不要那座大厦。經过無數次的討論以後，到了後來馬納加都不再同加尔洛斯打招呼了，結果才算達成了协議。上校大約把他全部莊園的四分之三交出來。估價由一些專家們决定，还是以漲價時期的價錢作根据。至於大厦，他在不久以後才賣給罗斯寧大哥，作價是一百二十康托。这一切結果使他变成窮人了。他只剩下一點勉强够維持生活的錢；但是他还算是脫身得最好的一个。如果他不耍非法手段，他会什麼都弄光的，甚至於大厦也保存不了。

出口商們看見馬納加·唐塔斯使用这种战術以後，就对各个公証人事务所加倍地進行監督。他們把地籍登記簿上所登記的、他們还沒有弄到手的各个种植園的產权都抄錄一份副本。耍手段不容易了，各个公証人都害怕起來；有好些公証人開始公開地替出口商們服务了。

馬納加·唐塔斯救回了一些东西。照別人說來，他是享有特权的債务人。可是他一點也不覺得他自己幸福。他的世界崩潰了。他年輕時投身在霍拉蕭那裏帮忙爭夺塞凱伊洛·格朗台森林所夢想的世界崩潰了。那時他夢想他的兒子將來成为名律師，他希望有錢，受人尊敬，过安靜生活，在政治上有些地位。現在他可变成窮人了，他住在共基斯塔小山上的一所小房子裏，眼看着他的最好的莊園落到外國人的手裏。而且最悲慘的是他的兒子害上病，中了哥加因的毒，時常突然瘋狂起來。医生們搖着头說：“除非他从此不再服痲醉剂，否則結果只有進神經病院。”老上校甚至不喜欢再到种植園去了。因为他要去种植園必須穿过从前屬於他的土地，經过他住过三十年之久的大厦的前面，必須看見那風乾槽、烘房、水槽和可可的林子。在他还保留下的一些土地上，一切都是臨時拼湊成的：住宅（並不比从前短工們住的房子更舒適）、風乾

槽、烘房、水槽，全是臨時搭成的。在分割產業的時候，这股地是他自己选擇的。这股地只有种植園，沒有附帶的設备，沒有必要的工具，不过这塊地倒是一塊好地，是塞凱伊洛·格朗台森林的一部分。土地上还有一些可可樹的幼苗。不过他考慮这一切的時候並沒有經过深思熟慮，也沒有野心，沒有快樂，沒有什麼刺激。有什麼用呢？現在土地好一點、坏一點，对他說來还有什麼意义呢？

他在家裏望着李伊的手，这双手像一个老人的手一样發抖。手上皮膚慘白，十分瘦削，律師的戒指在指头上打着圓圈兒滑動。还有他的無神的目光……他的兒子一定活不久了。馬納加·唐塔斯的全部希望就是在他的兒子未死以前死去。

頂好是不要眼看他的兒子死亡，尤其是不要看見他完全变成狂人，被關進神經病院去。他有一天曾親眼看見过巴羲亞公司的輪船上載着一个瘋子。瘋子要被送到聖約翰·德·狄斯去。六个人按住他，他的全身都給人綑綁了，他叫罵着一些骯髒的話，眞是下流！

馬納加·唐塔斯望着他的兒子的手，兩隻顫抖的、骨瘦如柴的手。李伊溫和地微笑。馬納加知道那是服了哥加因的結果。他匆匆地站起來；因为止不住的眼淚已經湧上他的疲乏的眼睛了。

7

麗達站在中等價錢的妓女的街上，手中抱一个眼睛裏滿是眼屎的孩子。孩子还吃着她的乾癟的奶头。她在那裏学唱兩句世界上最悲慘的歌，就是可可區的村子裏的妓女們唱的歌：

> 小姑娘，你在那裏幹什麼？
>
> 老爺，我什麼都幹！……

这条街是長的，長到沒有个尽头；这条街上的爛泥是永远有的，因为沒有人打算替它鋪上石板。早在跌風未來以前，佛烈德里科上校已經把麗達拋棄了。他找了一个更年輕、更富有刺激的女人。但这个女人現在也已經到这裏鄰近一家妓院裏來了。她也在用她的低嗓子唱歌了；她唱的歌是有一天一个不知名的人看見这些牙齒蛀坏、目光暗淡的妓女們的時候寫作的。

为什麼唱这首歌？麗達不知道人家为什麼寫了这首歌，而且还配上了音樂。在种植園裏，人們常常有这類的哀歌，也不知道是誰創造出來的。这是劳動時唱的歌曲，歌詞裏面說到可可，說到風乾槽，說到烘房。所有这些歌都很悲哀；但任何一首歌都不比这兩句歌詞更悲哀。这歌是在黄昏時候每一个妓女都会唱的，彷彿是为兜攬客人唱的：

小姑娘，你在那裏幹什麼？

老爺，我什麼都幹！……

为什麼唱这一首歌？歌詞裏說起的都是毫無意义的东西：它說到母親、說到恋爱、說到家庭、說到失望。妓女們絲毫沒有这些东西，她們連失望也沒有！街上充滿了从可可种植園來的女人。城裏的高貴妓女洒香水、穿綢衣服的伊尔霍斯和伊塔布納的妓女在鄉村裏是找不到的。即使有時也看見一兩个，但都是老得不堪的了，她們已經到了她們的生命和她們的職業都完結的時期。从种植園來的姑娘，都流落到这条街上。她們是从上校、上校的兒子、總管的怀抱中出來的。他們總是初次佔有她們，这是他們的权利，这也是統治可可區的一条法律。隨後她們从这个男人手裏落到另一个男人手裏，最後終於流落在这条街上了。这条街和所有的村子中的街一样，是一条女人的街，是一条幾乎隨時都有爛泥的街。即使这条街有別的名字，人家也叫它作“爛泥街”。

为什麼唱这一首歌？她們的生活甚至於連个失望都說不上，它只是一片空虛，只有糖酒可以給他們一點和平。在这条墮落的女人的街上，挤滿了沒有父親的孩子，他們就是未來的种植園的短工。他們大部分是上校們的兒子。現在跌風一來，这類女人的數目更增加了。每天都有來的。妓院中連房間也不够了，可是顧客也沒有，她們只得在馬路上流浪。年紀大的以忿怒的心情望着那些初來的年紀輕的姑娘。她們首先是学唱歌，她們在那些並不很光亮的窗戶前，把声音都唱啞了。人們还看見有一个不到十三歲的小姑娘也到这条街上來了。

她們結果全都会餓死。沒有那麼多男子來光顧这許多女人，也沒有那麼多的錢來作夜度資。在公路上，那些被逐出种植園的工人就來强佔那些过路的女孩子，事後一个錢也不給就叫她們滾蛋。麗達的父親也照样被解僱了。他在世界上只剩下这个“失足的”女兒了。他年紀太大，不能在路上流浪了。他一直向麗達住的妓院走去。他把他的赶驢的舊鞭子掛在房間裏，把外孫抱在膝头上。麗達靜靜地望着他。她只向他提出一个問題：

“你來是打算不走了麼？”

老人垂下眼睛先作一个無声的回答，隨後才說：

“到处都找不到工作……”

他好像在那裏求饒。麗達由於过了幾个月的妓女生活，腿上開始有了初期梅毒的紅點。她的乳房已經乾癟，孩子吃不到他所需要的奶汁了。麗達把眼睛挪開，不忍再看她父親在工作上用了多年的那条赶驢的鞭子。現在，她該养活她的孩子和她的父親了。女人們从各地方來。老人坐在後門裏，望着天，望着鄉村，望着遙远的田園。麗達站在窗前唱她的歌，唱她的幹活時唱的歌：

我是好的混血种人，

我有可可的顏色……

这是一条很長的街，長到沒有尽头的街……

8

任何人，連麗達在內，听見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的不幸遭遇的時候，都感到很不愉快。的確，連麗達也沒有感到愉快，尽管上校，她父親的僱主，在不再留恋罗拉以後曾經使她墮落到这种程度，可是麗達仍然同情上校的不幸。她向老驢伕說：

“这个可憐人，他做了一件倒楣的事！……”

原來佛烈德里科·賓托的种植園拿出來拍賣了。他的行为是很叫人奇怪的：他知道他欠了很大的一筆債，但是，如果漲風繼續下去，如果他对他自己的荒唐行为稍加約束，債还是可以还淸的。他知道跌風突然出現時，他的莊園就不够还淸債务。但是他什麼都不在意。他只是遣散全部工人，僅僅保留一些絕对不可少的工人。唐娜奥古斯塔哭了。是一种令人無法忍受的低声的嗚咽。他的兒子們也不能再回到中学裏去唸書，因此佛烈德里科就对他的女人發脾气：

“啊，别哭个沒完，眞叫人受不了！”

她把她的肥胖的臉抬起來，但是並沒有停止嗚咽。上校動身到种植園去。可可莢飽滿了，可是沒有人去摘。可可樹長滿了駢枝，也沒有人去薙。

出口商的通知書却一封又一封地送來了。經常向佛烈德里科上校收買可可的罗斯寧兄弟，通知上校，說他旣然不肯还債，他們便不得不採取法律途徑解決，收回他欠的賬款。他們把賬單也給他送來了。數額很大。他自己都信不过他欠了这样多的錢。但細賬也在那裏：“付裴伯·厄斯比那拉先生二十康托……”佛烈德

里科露出要微笑的样子。这也許是他用得最適当的一筆欵子。也許正是因为对这位妓院老板的回憶影响了他後來採取的非常的决定。他对於罗斯寧兄弟的信一封也不回答。当法官宣佈拍賣他的莊園的時候，他好像無動於衷。他也不自討麻煩去参加拍賣。但是初審法院却來了一封通知，告訴他他的莊園已由罗斯寧兩弟兄買去了。他看了看他的莊園的賣價。他还可以拿回來兩百康托。他同他的家人在伊塔布納下車，到一个公証人那裏去把財產管理权正式委托給他的妻子。然後他和孩子們告別了。他把手槍帶在腰間，乘公共汽車走了。

他出人意料地走進罗斯寧兄弟的商行裏去，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就朝着这兩兄弟管理这个商行的办公室走去。只有弟弟一个人在。弟弟看見上校就站起來。罗斯寧兩弟兄佔据達拉朗加种植園已經有五天了。出口商站起來，以为佛烈德里科是來拿扣去債务以後多餘的款子。支票都預备好了。也許他是和別的人一样想來多討一點錢吧？或者和那些失掉了土地的小地主一样來謀一个總管的職位吧？

出口商伸出手來。佛烈德里科裝作沒有看見的样子。出口商又搬椅子請他坐，他也用一个手势來表示拒絕。上校只是問：

"你的哥哥在哪裏？"

"他大概在伊塔比拉……"

"眞可惜！因为这样我只能打死你一个人了，婊子养的外國佬！……"他開了槍，向罗斯寧的胸部射出了六顆子彈。

職員們都跑过來。尽管那枝手槍已經空了，但他們仍然讓開一条路讓佛烈德里科·賓托走了出去。出了商行後，他就跑到警察局去自首。罗斯寧当場就死了。

这又成为法庭上一件很有刺激性的案件。幾乎所有的人都想

起上校們还能操縱司法時代裴伯·厄斯比那拉訴訟案的場景。現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叫人判決裴伯有罪的佛烈德里科·賓托上校了。这一次的審訊一共經过兩天。佛烈德里科不准他家裏的人浪費金錢來請律師，因此法官不得不指定一个律師來替上校辯護。首席檢察官在某一次的控訴書中曾經說了一句可以概括整个時代的話：

“現在应該証明从此以後上校們再也不能像他們在从前的許多案件中所表現的一样，是法院的主人了。”

說这句話的也就是那次控訴裴伯·厄斯比那拉的那位首席檢察官。並不是他本人轉变了，而是整个可可區的生活轉变了。上校的律師充滿了熱忱，引經据典地証明上校不应負殺人的責任。不过大家都認为出口商們用了江水一般多的錢來買通陪審官。但这样的断語，和別的断語一样，也永远無法証实。罗斯寧大哥毫不計較地花費金錢，請了首府一位著名的律師來帮忙解决民事部分。这是这一次案件中最叫人注意的一件事。但是他所寫的富於文学意味的訴狀，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

佛烈德里科·賓托受了三次審判。第一次陪審官們以五票对二票通过判处他二十四年徒刑。这样的票數使他有权提起上訴要求重審。可是这一次陪審官們就老老实实地偏袒起出口商來了。罗斯寧也不再關心請律師來帮忙解决民事部分了。第二次陪審官們給他判了三十年徒刑，这是有期徒刑的最高年限。但是其中有一票反对，因此还有上訴的可能。最後一次宣判只能够引起極少數好奇的人的注意。因为審訊只是經过一个下午的時間，結果批准了第一次的判决：二十四年監禁。佛烈德里科被解送到首府去受刑。城中居民又一次地集合在港口观看犯人上船的情形了。这次解送上校和裴伯·厄斯比那拉那次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的手並

沒有被綑綁，而且还有一个兒子送他。賓托到了首府監牢以後，伊尔霍斯的好奇的人很想知道他在那裏和裴伯怎麼样能够和平相处。使大家吃驚的是他們听見从巴羲亞來的旅客們說上校和阿根廷人竟成了最好的朋友。最叫人驚奇的是他們在監牢中說話的題材老是只有一个：死去的罗拉，这是他們倆都熟悉的、都愛过的女人。

9

在路上，在村鎮的街道上，在城市中，他們在乞求施捨了。一大批一大批穿着破衣服的人們佔据了可可區的道路。他們在各条小路上就開始聚集起來，漸漸地形成了大隊，然後帶着他們的飢瘦的面容和深陷的眼睛進入村鎮。在比郎基鎮，有十五个人襲擊了一家麵包店。結果他們全坐了監。他們中間还有一个是帶着兩个孩子的女人。他們以强盜的身份被捕，而且被送到伊尔霍斯去了。

在跌價期間，在出口商們还沒有变成背着債务的种植園的主人的期間，乞丐的數目是不断地在增加的。有一家五口因为餓得要命，吃了一条蛇中毒死了。"伊尔霍斯日報"还登了一張照片，对这件新聞公然加以諷刺。它竟用了一个開玩笑的标題："新發明烹調術之失敗"。那位編輯後來对賽吉奧·慕拉說，他本來按照这件事实的內容寫了一篇表示悲悼的文章，但經理先生拒絕登載，理由是"不要增加社会的恐怖"。但是"晚報"上却發現許多讚揚卡尔朋克斯的文章，理由是他答应向美國借一筆大款來修建伊尔霍斯的新港。此外，統一党創办的一个週刊却在那裏公開地反对加尔洛斯·徐德和卡尔朋克斯，猛烈地攻擊美帝國主义。可是該刊也登載了許多有關納粹德國的報導，把德國捧到天上去。

共產党發佈秘密的傳單，要求採取措施，改善失業短工的处境。傳單鼓勵短工們在伊塔布納举行一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这將是一次得到工人兄弟的支持的規模巨大的示威遊行。同样陷於貧困中的碼头工人、巧克力廠工人、鉄路工人都發動了罢工。約奥沁姆和其他幹部在种植園裏和被解僱的短工羣中組織这次示威运動。但是，尽管他們在政治上有很高的警惕性，好幾股土匪还是出現了。在土地剛一落入大商行之手的時候，路上成羣結隊的人，全被警察蛮横地驅散了；这些警察的目的，不僅要扫蕩公路上的强盗，而且也要扫蕩公路上的乞丐和流氓。

有一个先知出現了。此人是一个長鬍子的黑白混血兒，他沿着公路走，一面背誦着塞凱伊洛·格朗台爭夺战時代人們記憶中还保留下來的那些預言。在那時代，黑人達米翁变成了瘋子，在可可的道路上流浪。先知宣佈世界末日即將到來，叫失業的人羣赶快祈禱，求上帝饒恕他們的罪过。在開始的時候有少數的工人和赶驢伕跟隨他。但由於飢荒的情况日益嚴重，他們便寧肯跟隨約奥沁姆了。約奥沁姆从这一堆人跑到那一堆人，努力使他們在伊塔布納城門外結集起來。他們全体一起進了城要求食物。尽管有土匪和先知，尽管大部分是文盲的農民們非常無知，尽管路上有相繼死亡的現象，但約奥沁姆仍然团結了許多人，有的还是从老远跑來听他講話的。一个一个的种植園，一隊一隊的流亡人羣，都在講約奥沁姆了。

受了約奥沁姆的教導的罗毛和長竿在流亡人羣中組織了好些个公共食堂，他們並且帶領所有的流亡人羣到伊塔布納去。城裏面的街头上開始流傳着一些擾乱人心的消息。伊尔霍斯的警察局長出動了武裝巡警來維持秩序。

10

跌風使約翰·馬加也斯上尉也受到了影响。因为他把巳開墾了的森林地區的最後部分都种上了新的可可樹苗。这些幼苗將來一旦長成，就可以使他的收成增加一倍，同時还可以再一次地恢復巴達洛家的名声。好奇的唐娜安娜每天夜晚都以極高的兴趣听上尉報告新近种植的林子的情况。幼苗是經过細心选擇的，可可樹是最好的品种，种植是按照新時代的方法，一根根都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的。有的人失掉了他的土地是因为他們在賭交易所，是因为他們养了情妇，是因为他們染上輪盤賭的嗜好，是因为他們參加了伊克莱克式遊会。約翰·馬加也斯呢，是因为他開墾了森林、种植了可可。他的这一批可可樹苗至少要三年後才能結出第一批果子。

当跌價的消息傳到巴達洛家裏的時候，約翰·馬加也斯是怀疑的。

“眞叫人不相信！”

他老重複着这句話，以致鸚鵡喜歌也記熟了这句話，而且咬音不正地学着說：“不可信的但是眞的。”在上尉看來，这次跌價就跟玩撲克牌時“偸鷄”①一样。他也是打撲克牌的人，他的生涯是从打牌開始的；三十五年前他來伊尔霍斯还不是为了賭麼？他也一样，他也覚得这是一种“偸鷄”。不过他同李东和——当他旅行到伊尔霍斯時曾經同在一道打过撲克的——相反，不看牌他是不肯賠錢的。

当他收到第一封請他去結賬的信以後，他立刻就离開种植園

---

① 撲克牌術語，指以小牌冒充大牌；也指一般的偸牌等詐術。

到伊尔霍斯去了。公共汽車上的許多位子都空着。旅客們很少說話，開口的時候總是訴苦、嘆息；上尉很感動，一切都表示跌價絕不如他開头時相信的那样是一种暫時的現象。於是，在公共汽車上，他就把自己的处境細算了一下。他知道他差徐德公司的錢，但他想他还沒有到破產的程度。在漲價期間的第一次收成以後，因为他開墾了森林，种植了可可林子，錢就不够了。那時他跑去找过加尔洛斯·徐德；出口商替他立了一个透支戶头，他以到期交付可可为条件預支了一些錢。照他的計算，他差加尔洛斯的錢，大約等於他的收成的總額；一千五百亞洛伯可可。最近的一次收成，算起來便是漲價的第四次收成。另一方面，他的新种植園已經差不多完成了，土地的價值也增加了。如果漲價繼續下去，兩三年內他就可以償淸債务。如果在開支上再節省一點，時間还可以縮短。这以後，就可以恢復巴達洛一家子的繁荣、富庶和舊日的势力了。可是跌風一出現，事情就出了岔子。兩三年之內他还不能償淸債务，時間恐怕要長得多。現在的可可只值十密耳瑞斯，而不是值五十了！而且，最主要的还得加尔洛斯·徐德不催帳才行。他記起出口商那种富有同情的态度，記得他为他開立"無限制"的透支戶头時的那种滿不在乎的样子……而当時約翰·馬加也斯預支的錢也僅限於足够用來開墾和焚燒森林、買新的樹苗、維持舊种植園的開支和一家人的生活。加尔洛斯可能忍耐地等着他，可能了解他並不是一个不守信的人。从現在起三年之內新的可可樹就可以帮助他償淸債务。五年之內，他就可以解除困难，收穫四五千亞洛伯的可可了；那時他的处境就可以令人回想到从前的巴達洛家——土地的老主人來了。約翰·馬加也斯上尉坐在公共汽車裏，內心憂鬱，開始作起夢來了。

但他首先發現的一件不愉快的意外事，就是接待他的並不是

加尔洛斯·徐德。代替馬丁斯的襄理説出口商正忙着。这位新襄理是从巴羲亞來的一个年輕人。徐德吩咐他同上尉結帳。以後的幾件意外事更使他苦惱了。他差的債比他所想像的多得多。虽然他曾經把他的全部可可都交了徐德公司，而且那時还是在漲價期間，他仍然欠一百八十多康托。原因就是其中有可怕的、高利貸者的利息，这是他沒有想到的事。要拿只值十密耳瑞斯的可可來償付这筆債，那簡直是一件悲慘的事。上尉直扭自己的手。襄理告訴他公司方面对於这筆債还不能久等。因为誰也不知道可可的價錢的跌落要到何時为止。甚至於还可能鬧到無論任何價錢都找不到買主。所以公司要把結欠收回。

約翰·馬加也斯听着这套生意經，也看見这位襄理还帶有一點和气的職業上的微笑。上尉还年輕的時候，他善於研究他的賭友的面部表情。但以後，他就專搞这可可的玩意兒了。这造成了他双重的失敗。他在塞凱伊洛·格朗台的爭夺战中曾敗於霍拉蕭之手，現在他又敗於加尔洛斯·徐德之手了。但第一次的失敗是光明正大的，沒有人“偸鷄”。这一次呢，其間是有叫人不能忍受的“偸雞”的。而他呢，这一次却是光明正大地在賭，沒有藏牌，也沒有用他的方式來洗牌。

襄理講出这些理由後，就等待約翰·馬加也斯回答。

“我一定要同加尔洛斯先生談談。”

襄理遲疑了一会：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見你……”

“告訴他我願意結賬，但要同他我才結帳。”

加尔洛斯很不樂意地接見了他。但是当約翰·馬加也斯進入他的办公室時，他仍然同平常一样帶着微笑和气地招待他。他再一次地同他握手，並指着一把椅子給他坐。

“上尉，你家裏人好麼？”

“加尔洛斯先生，我那次來会你以後到現在兩年了。那時我需要一點錢來培植我的新种植園，那時我正在開墾一部分森林。你替我立了一个透支戶头。現在我才看出來原來要付利息的，而且是很高的利息！”

“但商業上不得不如此呀！”

“我知道，……我也不爭論……也許这是一种正大光明的賭法，我也不爭論；我也不說这裏面有什麼詐騙……只是我要求延期付款。你明白，我培植了一些新的种植園。三年之內，我的新种植園就会結可可了。我每年还你們一部分款子。即使可可的價錢始終是十密耳瑞斯，我的一千五百亞洛伯可可也可以值十五康托……。这样我陸續还債……。如果可可一旦漲價……”

“但是可可还会漲麼？”加尔洛斯說，“我不相信。可可已經給了它应当給人的东西了，上尉。我很惋惜，但我也毫無办法……。这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你因为种植可可樹而用去了很多的錢。那是在可可值價的時候的事。今天可可不值錢了……無論價錢低到什麼程度，我都不想要你的可可了。再說，我今年簡直不進貨了。”

“但是發生了什麼事呀？(上尉的臉色蒼白。加尔洛斯把手拿到桌子上來，用手勢表示他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加尔洛斯先生，这是不合法的。你在‘偸雞’，我是在鄭重其事地賭。……”

加尔洛斯覺得一場風暴即將發生。但是他知道如何应付这些天眞的孩子——可可种植園主。

“你的岳父正確的名字叫什麼呢？”

“西紐·巴達洛……”

“是的，他也一样打敗了，但是他知道失敗……你叫我怎麼

办？”

“那是一場正規的賭博，那時候大家都不‘偸雞’。”

“你不要过於衝動，上尉。保持鎮靜吧！你另外去找一个願意借錢給你的人，你把你欠的債还清楚；然後努力工作。我呢，我只需要一件东西：收人家欠我的錢。……”

在出口商的說話中，上尉看不出有任何希望。錢，沒有人有錢來出借了。把他的种植園拿去抵押一百八十康托，沒有任何人願意接受了。他說：

“如果可可一錢不值，那麼，人家拍賣的种植園和莊園，你們为什麼又要收買呢？这是我想知道的唯一的一件事。”

加尔洛斯站起來，結束这一次談話：

“唯一的原因是帮你們的忙，約翰·馬加也斯上尉。我要种植園是为了使我不要損失掉一切……还有，我帮助人，我帮助了很多的人。……”

有一刻工夫，加尔洛斯面部的表情是顯得十分誠实，以致上尉都快相信他的話了。但上尉是一个打撲克的老手，善於研究对手的一切表情。他發現在这一仁慈的假面具背後，在加尔洛斯·徐德的口中、眼中、心上，（誰知道还在什麼地方？）隱藏了某种东西。於是他也站了起來。

“加尔洛斯先生，你在說謊！你偸盜了我們！”

西紐·巴達洛过去是經常坐在大厦中的那把維也納的高椅子上的。他鬥爭到死为止。約翰·馬加也斯並不是本鄉人，但他在可可这場賭博中却代替了西紐·巴達洛。他已經打敗了。如果在紙牌桌子上，大家規規矩矩地打牌，一旦有人偸牌的話，大家就要揍他一頓。西紐·巴達洛是会在他的高椅子上贊成这一举動的。約翰·馬加也斯伸出他的手來，彷彿为了告別要和加尔洛

斯·徐德握手一样。他很响亮地打了徐德一个耳光。門背後的職員們全听見了。但加尔洛斯也不是一个懦夫，他向上尉猛撲过去。職員們進來了，分開了他們兩人。約翰·馬加也斯被人赶到办公室外去了。但是他回家時很高兴。他在种植園裏对唐娜安娜說：

“他們什麼都要，毫無办法……一座可可种植園簡直一文不值……这並不是我們的錯……”

她站得直直的，凝視着天际。

“那麼，我們呢？”

“請你听我說，我好幾次就想走的。我对於这地方真厭倦了。我所以沒有走是因为你不願意走。所有我能作的事情我都作了。現在我告訴你：我要走了。你就把全世界的金子給我我都不願意呆在这裏了，任何人也不能使我留恋这地方了。”

她把眼睛轉向上尉。

“無論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我都跟你去！”

他微笑了。他用胳臂把她拉过來抱她坐在他的膝头上：

“我早就知道了……”

11

加尔洛斯·徐德从職員的手中把刷子搶了过來：

“不必。我可以自己刷。”

他刷着在打架時弄髒的衣服。襄理帮着赶走了約翰·馬加也斯上尉以後，現在又在办公室門口出現了。加尔洛斯告訴進來的人說他一切都不需要了。这一次也算是職業上不測的事。他的臉还在發紅。他給了对方的耳光一个回擊，他的行動是一个男子漢的行動。他覺得他失敗的地方並不是挨了耳光，而是上尉並不相信他所說的話。加尔洛斯·徐德一向以他自己善於猜測种植園主

的心理而自傲，可是上尉沒有受騙，这是徐德的失敗，这眞伤了他的心。但是他把他的不愉快的思想轉向另一方面去，他開始想到約翰·馬加也斯上尉的莊園；那是他熱烈渴想着的种植園。那是巴達洛家的土地。加尔洛斯想把他在可可土地上的根也伸到这塊地裏去。这塊地对他彷彿有一种象徵的意义，幾乎还有一种迷信的作用。这是血灌溉过的土地，是以在公路放出的槍彈、陈列的屍首、殺死的人作代價征服來的土地。麥西米里亞諾·剛波斯曾經講过那時代的鬥爭。而現在，这些种植園可能拿出來拍賣了，加尔洛斯！一定要買它下來。他打算在那裏佈置一所漂亮的大厦，裏面陈設着一切新式的傢具。他可以在那裏和朱麗葉塔一道度过清靜的、充滿了愛情的日子。那裏可以成为他們想躲避大城市中的交际应酬時的一个窩，一个避难所。那裏，就在巴達洛家的土地上，就在舊時的可可領主的土地上……

最可惜的是上尉生了气。其实加尔洛斯还想請他作他的种植園的總管的。那样，他同朱麗葉塔还可以坐在前廊上看那位傳奇裏的勇敢人物唐娜安娜·巴達洛；她是能够和男人一般開槍的女人，現在却变成加尔洛斯家的一个職員的老婆。但是事情往往不如人願。上尉生了气。眞倒霉！

門房把下午送到的郵件送上來。雷納尔多·巴斯多斯看見門房上樓的時候，心裏想到这其間有一封他寫給加尔洛斯揭發朱麗葉塔和賽吉奥的秘密信，就不免發起抖來。他寫这封信不僅是向他所渴想着而又不能到手的那个女人報復，同時也是向她的丈夫——他的老闆——報復。他希望承繼馬丁斯的位置作公司的襄理，而且在馬丁斯逃亡的期間，他还做过一个時期的代理襄理。他坚信他能够得到这个位置。作了襄理，那就更容易和朱麗葉塔接近，这是在到達她的床上的階梯上又爬上了一級。当加尔

洛斯从巴義亞弄來一个新襄理而把他擺在次一等地位（虽然加了一點薪水）的時候，雷納尔多就覚得他的位子被人篡夺了。其实他不了解加尔洛斯叫他代作襄理的時候，是給他一个考驗；考驗的結果加尔洛斯認为他不能勝任。他对於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記下了極深的怨恨。但他並不抗議，他只是細心地尋求一种報復的方法。他認为对朱麗葉塔他是一輩子也得不到手了，所以他也要向她報復。寫匿名信的办法，他已經想了好幾天了。但他自己还在对自己鬥爭。他的內心有些什麼东西，好像是一种誠实正直这類的东西阻止他寫这封信。他和他自己的羞恥心作鬥爭，結果羞恥心一天一天地被压下去了。有一天下午，他碰見朱麗葉塔和賽吉奥坐在一条林蔭道上的一張凳子上閒談。好久以前的某一天晚上，他也看見过朱麗葉塔坐在这張凳子上，那時候，他还以为朱麗葉塔即將变作他的情妇了呢。可是賽吉奥突然插了進來，使他的好事受了挫折。再加上加尔洛斯又拒絕把襄理的位置給他！他於是在店員协会用打字机打了这一封信，然後在信封上寫了加尔洛斯·徐德的办公室的住址，把信寄了。

徐德的郵件中，有許多是上校們請求延期付欵的信。还有關於拍賣种植園的法院的通知。还有南方許多商行請求作徐德公司的代理处的申請書。最後一件就是这封匿名信：

> 徐德先生，你是故意裝傻麼？为什麼一个丈夫總是最後一个才知道这件事？当你在工作、旅行或者盤剝上校們的時候，你的女人，这位以你的姓为姓的婊子，早把伊尔霍斯最大的一个烏龜的称号贈送給你了。你願意知道她的奸夫是誰麼？当你的女人到商会去時你設法偵察一下就行了。誰都知道她是那位寫看不懂的詩的詩人賽吉奥·慕拉的情妇。除了你——加尔洛斯·徐德——外誰都知道！如果你需要証据的話，你只消跟隨着你的女人。如

果你是一个和平的烏龜，你就从此把你的龜头藏起來吧！你要抛头露面，連社会都感到这是一件可恥的事。

信末署名："一个不認識的朋友"。加尔洛斯讀到这封信時有一种討厭的表情。这些上校們總給你預备下一些叫你吃驚的事！有一个上尉打了他一下耳光，誰相信約翰·馬加也斯会有这样的举動？另外一个就給你寫这样一封信來，想損污朱麗葉塔的名譽。信上所指出的事情，加尔洛斯·徐德一秒鐘也不信。这是上校們的一种報復；但这种報復既然採取匿名的方式，眞是又卑劣又可恥。最明顯的地方，是信中还說到他"盤剝"上校們，而且詞句是那麼激烈，字眼是那麼下流。还說奸夫是誰？是賽吉奧·慕拉！加尔洛斯·徐德知道朱麗葉塔和詩人为着借書來往很密。但这种關係毫無重要性可言！他的妻子从來沒有和最近幾年那样好、那样諒解人。她已經把从前的一切欲望全犧牲了：散步、旅行、游藝場、可伯加巴那海濱的別墅等等……。她作了很大的犧牲！人們竟連他的幸福也加以攻擊！加尔洛斯認为朱麗葉塔如果在伊尔霍斯有一个情夫而他还不知道，那是一件不近人情的事。城市是这麼小，一切事情都会知道的。如果是在里約熱內盧，那也許！……

他把信推開讀起別的信來了。但他的思想却老离不開朱麗葉塔，始終想到她所忍受的犧牲。一等到他把一些迫切的事情办妥，他們就要動身出外旅行，他要拿幾个月的時間完全供献給他的妻子。他們或者到歐洲去，或者到美國去。当他們叫人在約翰·馬加也斯的种植園建築大厦以便他們將來在那裏統治可可區的時候，他們也許就住在紐約。

襄理來報告安东尼奥·維克多來了。

"他想和你談一談。"

"叫他進來吧！"

可可的地主們老是会叫你吃驚的！加尔洛斯把匿名信撕碎丢在字紙簍裏去了。他抽開抽屜拿出一枝手槍來放在口袋裏。他对於上校們的心理的估計是犯过錯誤的。現在胆小的孩子們已經很激動，任何事情都作得出來的。……

12

長竿是生就有組織能力的。在种植園中他組織过遊会；这个遊会在漲價期間，曾經使窮人們过了一个相当熱鬧的新年。現在，約奥沁姆很驚訝地發覚这个瘦人所表現出來的种种才能。多虧了他，这位党的幹部才能够組織成一个示威遊行的隊伍穿过伊塔布納的街上，要求食物，要求交通工具。司机很滿意那些短工。有他們一道，可以作出多少事情呀！这項工作是完全不相同於在城市中的工作的。可是这項工作立刻就產生了效果。他想利用長竿，叫他到各鄉村去活動，作一个農民的領導者。他們每天都在一起工作。長竿也正好替自己的好動的个性找到了出路。他曾經作过許多种職業，但他这一輩子只留恋兩件东西：罗莎的光滑的肉体和本年初举行的那麼熱鬧的牧人遊会。現在，約奥沁姆突然走到他們中間來替他開闢了一条道路。

“你回到种植園去。……但是現在和过去不同了……”

約奥沁姆也訓練了一些别的人。不过加比老講要回到塞阿拉去。佛罗蘭多想到伊尔霍斯去找罗莎。他笑，即使肚子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他还是笑，彷彿他只会笑一样。罗毛表現得更有才能，可惜他不識字，他不大能够了解約奥沁姆所說的話。还有一些别的人……漸漸地这些隊伍中成立了一个工作隊。工作隊指導隊伍的行動，制定了一些公共应遵守的制度，領導着所有的短工到伊塔布納去。

有一天，有三百个失業短工在这城市的郊外聚集起來了。这个數目还不能代表整个的失業工人。大部分的失業工人已經在城裏和鄉裏要飯，还有別的則在路上搶刼旅客；此外又还有一些步行向林原進發。路上有許多粗製濫造的十字架表明有些身体較弱的人——妇女和小孩——已經死了。

这是一个令人感動的人羣：瘦削、骯髒、長头髮、滿臉鬍髭、衣衫襤褸。他們那双巨大的脚上都帶着爛泥。伊塔布納全城都知道这消息了。警察所長出動了所有警察。他还打电話到伊尔霍斯和比郎基去搬救兵。有好些統一党份子竟毛遂自荐要作志願警察來帮助所長。他們知道短工中有共產党，这就足够使他們走入敌对的陣营了。

慢慢地，他們組成了一种过去从未見过的行列，開始走進伊塔布納。他們一声不响地走着。妇女們把孩子抱在手上。他們不攜帶任何武器。約奥沁姆走在最前头。在城門口的一座桥头上，有許多士兵在站崗。工人們並沒有打着任何旗幟，他們的因染过惡性瘧疾而变黃了的臉上表現出來的只有飢餓。城裏好些人家都關了窗門。有的妇女在路上昏倒了。过路人都匆匆地跑回家去。示威遊行的隊伍（共產党的一張傳單上称它为“飢餓遊行”）走進了城。桥头的那一面就是市政府。載了援兵來帮助警察的許多卡車匆匆从伊尔霍斯出發了。在鄉村中担任反共產党的特务头子也來了。在桥上，士兵們伏在战壕裏，準备作战。有一个伍長在指揮他們。

羣众在桥的前面停下了。約奥沁姆開始向士兵講演。許多頑童出現了，大家簡直不知道他們从哪裏來的，他們一來就和短工們混在一道。司机劝士兵們不要開槍。但是伍長却下命令叫他們開火。从約奥沁姆胳臂上噴出來的血濺到罗毛的臉上。罗毛猛地

向桥头走去，羣众也跟着湧在他後面。一顆子彈跟着就擊中了罗毛，使他倒在地下，羣众不得不从他的屍体上踏过去。約奥沁姆胳臂受了伤，不能制止羣众，只得跟着他們前進。士兵們还在開枪，但羣众已陸續过了桥了。長竿喊：

"我們要吃飯！"

大家都一起叫起來。剛才由槍声才打破的沉默，现在更变为一种人声鼎沸的情况了。徒手的農民向武裝的士兵猛撲过去，武裝的士兵在恐怖中逃跑了。在男子們的飢餓的面孔上（妇女們的面孔上也一样），士兵們已看出了工人們的不可動搖的意志，他們知道只有逃跑才能得救。農民們走过了桥。約奥沁姆在其他的工作者和長竿的帮助下，想法把羣众再聚集起來。而羣众这時正在狂叫，正在四散奔跑，正在以貪婪的眼光叮着那些擺滿貨物的商店。其中有些人已經在講如何去搶刼这些商店了。怎麼样叫这些人再集合起來呢？还是長竿出的主意：

"我們來唱唱歌看？"

"唱什麼歌呢？"

"唱种植園的那些东西。"

長竿鼓着嘴唱起歌來，他們一起应和着：

我是好的混血种人，
我有着可可的膚色；
但是，混血种的姑娘呀，
我週身浮腫了，而且發黄，
我也有寒熱病的气色……

这首很熟悉的歌，这首在种植園中鼓舞大家工作的歌，結果出奇地把男子和妇女都再度集結起來了。这样，他們一面唱着歌一面走到了市政府。他們的隊伍很整齐。加比匆匆忙忙地把約奥

沁姆受了伤的胳臂包紮好了。当他們唱完了这首歌以後，他們又合唱起另外一首歌來。这是一首最老的在可可种植園中工作時唱的歌：

可可是一种好的莊稼，

我是一个好的莊稼人……

他們在市政府前面停下。市政府差不多把所有的門都關了起來，公务員都躲在裏面。於是約奥沁姆大叫起來：

"我們要見市長！"

羣众也跟着喊叫，簡直变成了一种震耳欲聾的声音。現在，無數的歌声和羣众要求食物的声音混在一起了。最後，一扇窗門開了，市長出現了，面色蒼白，站在本教區的副主教旁边。約奥沁姆鼓勵長竿出來說話。於是这位短工站到廣場上的一張凳子上，述說他們到这裏來的理由。他們所需要的是食物和工作。市長从恐怖中稍稍恢復过來了。他答应分配食物給他們，並建築一些木棚房子來給他們居住。房子建在城市附近的家畜市場裏。

就在这時候，从伊尔霍斯來的警察和剛才逃跑的士兵們結集在一道，由特务头子帶領着，又重新開火了。这一次羣众是出乎意外地受到攻擊。那些士兵們都在廣場的角落上開槍。死亡的人很多。有一个老人說只有在塞凱伊洛·格朗台爭夺战時代才看見过同样的現象。最初短工們很混乱。他們看見自己已受包圍，毫無逃脱的希望。但他們中間有一些見慣了这類战鬥場面的舊時匪徒，他們漸漸地也就鎮靜下來。市長也在那裏要求平靜，副主教甚至祈禱起來。在槍声停止了以後，市長决定离開窗口，因为連窗口附近都中了一顆子彈。只是副主教依然不動，他向士兵們示意要他們停止射擊。農民們挨着牆前進。突然，他們徒手猛撲过去和士兵們進行肉搏。羣众於是再度提起勇气，分为幾股，幾乎

同時攻擊廣場的四角。他們彷彿是一股一直被压抑着的巨大力量突然爆發了出來。有一些妇女們開始唱起歌來，槍声还在繼續。

後來，人們收拾屍体，短工的屍体和士兵的屍体。他們死了以後就沒有什麼不同了，兵士和農民其实都是一样的人，都是農民，黑人或混血种人，兵士們只不过是穿上制服的農民罢了。短工死了三十人，警察死了六个。他們埋葬在一起。全城的人所送的只是一輛喪車。給農民們居住的木棚房子迅速地搭起來了。驚魂未定的市長宰了幾条牛來給農民們吃。副主教到各个人家去募集捐款，來買牛奶給孩子們吃。

約奥沁姆、長竿和二十个别的同志以攝動者的罪名被捕了。但在当天，伊尔霍斯和伊塔布納地方爆發了總罢工。工人們抗議这一次的逮捕，要求立刻釋放这些囚犯，同時也要求保証短工們得到和在种植園工作時一样的工資。問題变得複雜起來了。

在臨時搭就的木棚房中，工人們把这一天的情况總結了一下。虽然有死伤，他們还是滿意。因为他們獲得了具体的成就。他們談到約奥沁姆時都表示欽佩。加比在一个小組中提出了这样的意見：

“我們把他們从監牢中劫出來，怎麼样？”

黑人佛罗蘭多笑了。他贊成这个意見。这个建議簡直像火藥的導火線一样。晚上，五十个人進攻了監牢，守衛都逃跑了，囚犯們因此獲得了自由。拥抱在佛罗蘭多的胳臂中的約奥沁姆笑了。在木棚房中，人們唱着歌欢迎他們。这首歌，虽然它的內容很悲慘，但却像一首战歌那麼响亮：

馬納加在烘房中死了，

在黃昏日落的時候……

伊塔布納城的居民都關上了大門，妇女們在祈禱，男子們說

这是这時代的特徵。

13

各处都發生了罢工的事件。伊尔霍斯和伊塔布納的市政府成立了一項协議。当局决定把願意回本鄉的短工送回本鄉去，其餘的人則打發到出口商們拍買進來的莊園裏去。差不多所有的短工都回到原來的种植園去工作了。但是他們这一次回到种植園已經和離開种植園的時候不同了。現在，他們把別人教給他們的东西帶到种植園來了。他們帶回來的是一線光明。

有一天，輪到長竿、加比、佛罗蘭多出發了。加比要求回到西阿拉去。長竿重新回到原屬於佛列德里科·賓托上校的种植園裏去；約奥沁姆交給他一些任务，後來他就成为种植園和种植園間的傳達消息的人，他散發傳單，散發反抗和希望的語言。無論是种植園主僱用的警察，無論是最机警的總管，無論是最狡滑的守衞，都从來沒有發現他的踪跡。他總是黑夜到來，他到每个人的家裏都像在自已的家裏一样。

黑人佛罗蘭多不願意回种植園去了。

“我願意到伊尔霍斯去。因为我所需要的就是罗莎……”他笑了。

約奥沁姆也走了。警察又要逮捕他，他不能再呆在伊塔布納。逮捕他的傳票都發了出來。警察所長把他認为是众人中“最危險的分子”。他坐在一部卡車上，藏在油布遮盖下的可可口袋中逃跑了。

14

在这个巨大的、荒凉的、黑魆魆的港口，黑人佛罗蘭多在那

裹找尋罗莎。港口的前面是停泊着貨船的大海，後面是堆滿了貨品的倉庫。这是一个有乜首，有水手，有來自澳洲的貨物，有运往美國費城的可可，有妓女，有小刀，有貧困和痛苦的港口。

罗莎失踪了。罗莎現在在什麼地方呢？誰知道是不是那小山上的樹用它那像手一般的枝椏，用它那像心灵一般的根把她俘擄了去呢？佛罗蘭多邁过小山，但罗莎也不在那裏。罗莎在什麼地方呢？或者在城中，在那光亮的街道上，在妇女們的陷坑裏。或者她正在酒店裏跳舞吧。她穿的流浪人的服裝是很像巴義亞人的服裝的。佛罗蘭多在各街各巷找过以後，就到各酒吧間去找，罗莎到处都不在。

港口上是荒凉而黑暗的，或者她是在黃昏日落的時候到海裏去了吧。她和風一道、魚一道、水一道、"伊塔加赫号"邮船的溺死者一道到海裏去了吧！这是一个颶風的黑夜，黑人佛罗蘭多弓着背前進；路灯的光亮照射在他的身上，四面八方都充滿了神秘的境界。拉長了的影子直投射到海上。在海岸上，这時已點上了灯火，这些光照着一些畸形怪狀的動物：原來是一些把口袋揹在背上的黑人，那是送上瑞典船的可可。黑人佛罗蘭多从这些灯光中穿了过去。罗莎曾到海岸边的石級上來釣过魚麼？她或者靜靜地坐在那裏，把一小塊肉鈎在魚鈎上，等着釣魚去作明天的早餐吧？罗莎也許在釣魚，她的周圍都是魚。但是她並不在石級上，誰知道她是不是已經在哪一家酒館裏喝酒呢？

有一个水手和他打招呼。他从來沒有看見过这样胖的人！这傢伙正在喝威士忌酒。他喝得大醉，因为这是發薪的日子，他已經喝得很多了。他是从海上來的金色头髮的瑞典人。佛罗蘭多，喝一杯吧？他說的到底是哪一种語言呢？

味道很好的酒，外國人喝的酒！威士忌酒杯在閃閃發光，令

人想起海上的驚險故事，想起採珠的景象，想起私运軍火，想起被鯊魚咬伤了的水手。佛罗蘭多向酒杯底找罗莎的眼睛，但罗莎並不在那裏。外面，港口的門關閉了。碼头像一条沒有出口的道路。在玻璃杯底，在發亮的威士忌酒裏面，佛罗蘭多只看見島上的灯塔，輪船上的灯光，遙远的灯籠，浮動的木船，一隻在暗处窺人的死人的凝神的眼睛。滾開吧，落水鬼！佛罗蘭多在酒吧間的冒牌威士忌酒中尋找的东西，是罗莎。他也在那些喝酒的妓女的眼中去尋找罗莎。罗莎在什麼地方呢？罗莎化作清風而去了麼？她的確是可以化为清風而去的人。長竿的確說过这样的話，他在手提灯光下曾經說过这样的話……

瑞典人咧嘴笑了，在發薪的日子，大醉一場……这傢伙眞該挨一頓打才是，但佛罗蘭多並不打他，美味的酒，外國人喝的酒……他該挨一頓打，但佛罗蘭多並不打他。"老弟，回头見吧！"……他說的是哪一种語言呢？沒有一个人能够懂得。罗莎不在这裏。在外面，港口關閉了佛罗蘭多的心。

他必須穿过港口，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从鉄路走到市場，跑到住在那些大風搖晃着的木板房裏的外来侨民的家裏去。加比走了，他在船上說了从此永別的話，他去看他的女人去了。在他的本鄉还有三王遊会，加比又要去扮演爱罗德王的角色了。他应当在黑暗中走路，在藏了小偷的倉庫中走路，他应当靠近蛇島的那些空車廂附近走。那地方的妓女的價錢不貴，只要兩密耳瑞斯。他应当走完全部的碼头，因为她並不在那裏，的確，她也不在小山上，也不在光亮的街上；她大約在海岸上，無論是樹木，無論是灯光，都沒有力量留着罗莎。因为港口是流浪人的家，誰不知道呢？

船已經開走了。現在只剩下一些浪花。"罗莎，你那棕色的身

体走到哪裏去了？”黑人佛罗蘭多問从那裏經过的人，問那些船隻，問招呼他並且向他悄悄說話的妓女。在这个港口之夜，路灯的光亮便好似罗莎的那双不断地瞧人的眼睛。他走上前去。原來並不是她，多麼愁慘凄凉的灯呀！在港口之夜，一双双的爱侶都在尋找黑暗的角落。在黑暗中，人們可以看見星光，也可以听見妓女和水手們的爱情的呼吸。水是黑的。海是一片墨水。煤炭色的水手从那裏經过。罗莎是牛奶咖啡人，皮膚是乾可可的顏色。她的白色的裙子有如浪花。黑人佛罗蘭多在海边找她。可是連浪花也在嘲笑他啊！

灯光照着船桅，船桅也变短了。煙冒出來時是一片白色。有一次罗莎曾把一条魚活生生地放在胸口，牠的尾巴还在跳動。罗莎，你的棕色的身体到哪裏去了呢？同魚一道或者同打魚的人一道走了麼？有一个船長，有一天对浪花酒館的人說，在伊尔霍斯的防波堤中，人們容易找到的东西，就是鯊魚，至少有三十万。三十万，这是一个巨大的數目。这些鯊魚把漁夫們的手和脚全吃掉了。

还有海藻也多，每一塊堤石上就有三百棵。罗莎是要拿海藻來作遊戲的。她的头髮中吹滿了風，所有的風，从北到南的風，可怕的西北風。在停泊着的木板船上，她躺下了，她的头向後仰，她的头髮垂在海中。人們可以說那是从水裏浮出來的一个沒有身体的头，这是会叫人嚇得發抖的。罗莎，港上的瘋狂的罗莎，你說謊話說得太多了！

她是一个知道故事而且会揑造故事的女人；像这样一个女人是人家从來沒有見过的。她会創造那麼多的故事，人家可以說她就是一本書。她曾經講过一个淹死的人跑回來找自己的碼头。他問罗莎知不知道他的碼头。他是一个張開口的死人，是一个落水

鬼，胸膛裏还有一条魚。这是瞞天的大謊，但也还有點像眞事。有一天她也講过，她想走，有一天沒有人看見她的時候她就走掉。这彷彿是一句謊話，但她却認眞走了。“罗莎，你把你的身体帶到什麼地方去了？謊話說得太多，罗莎瘋了。”……

这是一个有若干死島的海。这句話是誰在酒館裏說的呢？那裏每一个人都神經失常，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兔要說一些傻話。黑人佛罗蘭多，是一个多麼傻的黑人！他相信一切，但隨後他又把一切都忘了，只是今天他又才想起來。因为罗莎已經失踪了，誰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这个港口沒有尽头。这是一个可可的倉庫。可可会帶來金錢，那是一种好的莊稼。可可会使搬运夫賺到一筆償付姑娘們的錢。黑人佛罗蘭多問那手挽手的兩夫妻。他們只在回答他的問題的一刹那才停止互相親偎。他們很忙，他們有他們的理由。

“我們並沒有看見她，沒有……”

难道他也疲倦了？黑人佛罗蘭多是向來不这麼疲倦的。他眞疲倦了麼？或者是他很悲伤麼？罗莎逃跑了，她到哪裏去了？黑人佛罗蘭多以笑來作消遣了。罗莎是在种植園的夜裏从長竿的声音中出現的，她一出現後就始終同他們在一道，始終在黑人的思想中存在；她在向黑人微笑，而且笑得那麼可爱。黑人佛罗蘭多用笑來作消遣了。現在他再也不知道笑是怎麼一回事了。罗莎逃跑了，碼头的尽头只有倉庫。小偷也沒有看見罗莎，但他拿出了他的刀子。

这並不是为了要打架，佛罗蘭多並不想打架。他所要的就是看見罗莎，找着罗莎。“罗莎，你在什麼地方？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他为了問而問，罗莎並沒有在那裏回答他。多麼長的碼头！在全世界沒有比这更長的碼头。水手也沒有看見罗莎，因为她並

不在船上。

佛罗蘭多買了一把梳子，放在口袋裏。这是一把美麗的梳子，鑲有一顆以玻璃冒充的假鑽石。这是準备送給罗莎的，为的是給她梳头髮，也为的是使她微微地笑一下。“拿着你的梳子吧，來梳一梳头吧。我还要給你一条項鍊，我是从阿剌伯人的手中賒來的。这項鍊是假的，我知道；誰又不知道呢？可是它和眞的一样美，这是我送你的。我还要送你一瓶香水，假烏必剛牌的香水。你知道，長竿已回到种植園去了，他已經把你忘了。加比也坐船走了，他將要在他們本鄉的三王遊会中扮演爱罗德王。現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这裏有月亮，罗莎，那是为了使你能在月亮中照見你自己……如果你不來，罗莎，我就要跳水了！

黑人佛罗蘭多再也不会笑了。他要去跳水了。罗莎逃走了；黑人佛罗蘭多將在找不着罗莎的那个港口跳水自殺了！

罗莎來了。① 她是从他後面來的。黑人轉过身來，她从什麼地方來的呢？罗莎，瘋了，你看她是多麼地美呀！

“你剛才在什麼地方？”

“你願意知道嗎？”

罗莎笑了，黑人也笑了，笑是一件多麼好的事。

罗莎她要什麼呢？罗莎的嘴，啊，罗莎的嘴呀！縮成一团的罗莎的身子。罗莎，拿着你的梳子吧！你不必要項鍊，你不必要香水，你不必要月亮，你只要一隻木船！

“你很悲哀麼？”

“我總是想跳水死呀……”

---

① 按这一段是佛罗蘭多的幻想，不是眞正的罗莎出現了。作者在好幾本小說中都有这种寫法。

在碼头上的黑影中，黑人佛罗蘭多抱着罗莎的身体跳下水去了。笑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

15

約翰·馬加也斯上尉甚至於連伊尔霍斯都不願意待下去。唐娜安娜也一样不願意待下去。因为現在她在可可區是什麼东西都沒有了，人們的目光对她簡直是一种侮辱。莊園拍賣的價錢超出了他們的意料，因为史瓦滋和加尔洛斯·徐德競爭起來了，那是一种惡劣的競爭。这件事破坏了所有的出口商們互相遵守的一种默契：負債的种植園主的債权人才有資格收買債务人的种植園。由於史瓦滋破坏了这个慣例，所以上尉还能够剩下一些錢。他們原可以在比郎基地方做做小生意，而且已有人準备把一樁生意頂給他們。可是唐娜安娜首先拒絕了。約翰·馬加也斯也决定离開这一帶地方，从此永不回來。他的岳父常常說，可可有一种黏着人的脚的膠汁，黏着以後就不能逃脫，而且会愈陷愈深。上尉到这裏來已經三十年，他現在才下定决心，他从此一去不回头了！

他們到了巴羲亞，他們在港口附近買了一所寄宿舍，專門接待巴羲亞和伊尔霍斯之間的來往客商。可可始終有一种膠汁！唐娜安娜在廚房裏指揮女工，自己埋头在鍋裏弄东西。她的头髮已經發白，棕色的面容也老了。

可可有一种膠汁，它膠着人家的脚。西紐·巴達洛在晚上的談話中老是这样說。約翰·馬加也斯買了一个寄宿舍，他再也看不出与伊尔霍斯还有什麼關係。他沒有土地，也沒有可可樹了。他还保留的一件东西就是名字叫作喜歌的那隻鸚鵡。全寄宿舍都能听見牠的尖銳的叫声。牠还对事实上已經不存在的工人下命令，牠还唱种植園中唱的調子，牠叫母雞來啄食玉蜀黍，但沒有

母雞响应……牠也叫上尉常說的一句話：

"唐娜安娜，我們要恢復我們的財產了！……"

叫完，牠發出牠的笑声來：这笑声使唐娜安娜·巴達洛流出了眼淚，使約翰·馬加也斯也悲伤起來。

約翰·馬加也斯上尉和他三十年前來此居住的可可區再沒有任何關係了。但是每天早上，他在報紙上尋找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可可的牌價。如果他看見牌價上漲了，他就馬上拿着報紙跑到廚房去，用十分感動的声音說：

"唐娜安娜，上漲了，到了二十二密耳瑞斯了！"

她也關心这件事，他們讀報，也提出一些意見。並且說出他們对可可價錢的估計。喜歌在牠的籠子中盯着他們，把牠的嘲諷的眼睛一閉一閉。

但是有一天晚上——这時伊尔霍斯的市面已經穩定；跌價恐慌已經过去，出口商們已經在經营可可了——他們在巴義亞的碼头上散步。他們坐在漲價期間政府叫人建築的可可研究所的大樓附近的一張板凳上。他們以含愁的目光望着这座大樓。从伊尔霍斯傳來消息，跌風已經完全停止，價錢又回漲了；种植園一墮入出口商之手便發達起來。他們望着研究所的大樓；因月亮光而產生的巨大的影子遮沒了他們兩人。

"又漲了很多了。"唐娜安娜·巴達洛說。

約翰·馬加也斯知道她說的是可可。

"不錯，"他回答道，"只是对於我們，再漲也沒有用了，我的老伴……"

他叫她作"我的老伴"这还是第一次。唐娜安娜現在的头髮完全白了。当他們从板凳上站起來走回寄宿舍的時候，人們看得出他們已經是兩个在世界上毫無作用的老人了。他們走了一段路才

离開了可可研究所的影子。

16

自从伊塔布納事件以後，約奥沁姆便跑來藏在共基斯塔小山的朋友們的家裏，並且在那裏指導地下活動，等待恢復合法的地位。有一天晚上，賽吉奥·慕拉和約奥沁姆說了話回來，遇見了馬納加·唐塔斯上校。上校現在住在墳園附近的一所小房子裏。有時候，晚上他跑到小山上來望望城市的景緻。

好久以來他对賽吉奥已經發生了一种友情。他們常坐在墳園的通道上談話談到很晚。他們談到生活，談到跌價，談到出口商夺取了他們的土地。馬納加·唐塔斯很灰心：

“我們一生都在种植園裏生活，我們開墾了森林，進行了战鬥，殺了人，流了基督教徒的血……”

賽吉奥听他說話，很感兴趣。馬納加·唐塔斯用眼睛望着伊尔霍斯全城的亮光說：

“我們种植了可可，我們開墾了一切，我們从來沒有快活过，我們作这一切，完全为我們的兒子……你瞧，賽吉奥先生，我們的兒子什麼也沒有給我們，他們眞是百無一能。他們会作的事就是喝酒，追逐女孩子——他这時想到李伊——或者比这些更坏的事情……。早知到头是这个样子，那眞用不着这样子幹活了……”

他不說話了。詩人也保持沉默。馬納加·唐塔斯又說：

“更甚的是，他們又把我們的土地夺取去了，他們使我們陷入貧困的狀况……我老了，賽吉奥先生，这样子幹活，这样子殺人，这样子把五十年的生活埋葬在森林裏……这於我又有什麼好处呢？这是为什麼而來呢？为了变成窮人……”

於是詩人指着下面城市的亮光說：

"上校，为了造成这些灯光！这些灯光就值得你犧牲这一切。那裏的一切就是你們上校們創造出來的。你以为这不算一回事麼？"

馬納加·唐塔斯表示同意，但並不表示快樂和熱心：

"只是这些东西却並不屬於我們！"

第二天晚上賽吉奧再去見約奧沁姆時，他就把他同馬納加·唐塔斯的談話向他說了。約奧沁姆於是站起來說：

"賽吉奧同志，他們的時代已經过去了……現在開始了出口商的時代、帝國主义的時代了。但这个時代將來也会过去的。首先，他們彼此会互相吞吃……"

賽吉奧告訴他：

"卡尔朋克斯和史瓦滋已經在互相鬥爭了。統一党分子已經在攻擊加尔洛斯·徐德了。……"

"你看見麼？一方面是德國人，另外一方面是美國人。但他們的時代也要完的。賽吉奧同志，我們的時代將開始了！"

他們出了門，向墳園那方走去。小山下面是城市的一片亮光。詩人賽吉奧·慕拉彷彿看見伊尔霍斯城上面就是一条龍，牠的許多爪子都張開了，牠有一百隻飢餓的嘴巴。他想，倘若說他昨天是在和"过去"談話，今天他是該和"將來"談話了。約奧沁姆帶着確信說話，他的深沉的声音彷彿是从他的充滿信念的內心發出來的。

"最初，土地屬於征服了土地的种植園主，隨後土地換了主人，它墮入那些將要大量利用它的出口商之手了。但是，同志，總有一天土地会沒有任何主人的……"

他的声音一直上衝星星，遮盖了城市的亮光：

"同時，也就再沒有奴隸了！"

17

加尔洛斯·徐德毫不重視那一封匿名信（雷納尔多·巴斯多斯告訴他的朋友：“他是一个和平的烏龜！”），他甚至並沒有向朱麗葉塔提到这件事。过了幾个星期，他甚至連想都不想了。但是，有一天晚上他从办公处回來時看見朱麗葉塔正在看書，他就把她抱在怀裏吻她的臉頰；他很高兴。他的生意很順利。他看出來他能够把全部時間供献給他的妻子，表示他的爱情的時刻快到了。他的如此劳頓的工作將在生活上得到補償了。这時候他应該有一个孩子了，有一个他夢想送到美國或者美國的中学去念書的孩子。遙远的、与可可世界不同的世界在等着他們。廣大的种植園和出口公司的收益足够讓他們任意揮霍，滿足朱麗葉塔所能想像到的各种任性的事情。

他拿着她看的書，翻了一翻，但他甚至連書中的字都沒有看見。他看的是朱麗葉塔，她越來越年輕了，比任何時候都更美。反之，他呢，他倒老了。这些年來的鬥爭，那些帶冒險性的投机，那些不断地令人感動的事件使他老了，增加了他的白头髮的數目。他再也不是那个受妇女注意的、有着灰色头髮的四十歲的浪漫人物了。他又再看了一下那本書，他看見正文前的那張空白頁上賽吉奥·慕拉的贈書簽名。这本書是詩人送她的一件礼物，於是加尔洛斯·徐德想起那封匿名信來了。但他只是像提起一件卑劣的、下流的同時也是可笑的事件一样。因为一个孩子自吹是詩人，借了一本書給他的太太，上校們就說其中有通姦的行为！他們簡直是落後的、愚蠢的、絕对不会了解自己所生存的世界的。把他們在这地方發生的影响加以消滅，这的確是一件好事。加尔洛斯·徐德很滿意，决定把匿名信的故事講給朱麗葉塔听。她始終坐着，

她离開他的怀抱，他們从開着的窗戶望得見海。加尔洛斯·徐德坐在她旁边的床上。

“就是我向你講过的、我同約翰·馬加也斯鬧事的那一天……你記得麼？”

“我記得。”她說。

“这一天，那件事鬧过以後，晚上的一班郵件到了。很顯然，这一定不是上尉幹的。他还沒有時間幹这件事。这一定是一个上校，这類上校是曾經把錢抛在屋頂上，却不願償还我們的債务的。一定是他們中間的一个……”

“但是，你說的什麼事呀？”朱麗葉塔問，眼睛始終望着海。

“我說的是一封匿名信。那封信上說你是这个孩子——賽吉奥·慕拉——的情妇。（他很愉快地笑了。）眞蠢！眞笨！但是我要告訴你，我从來想不到上校們会幹出这样的事！有一个上校殺了罗斯寧，别的上校在他們的產業上進行抵抗，上尉打了我一个耳光，另外一个上校就寫这一類下流的东西……我以为他們不会这样作……我弄錯了！”

对上校們的态度的这种錯誤看法始終使他覚得非常苦惱。他弄錯了，这眞是使人受不了的一件事。不过，無論如何，結果終歸一样。現在，他們是土地的主人了。沉默了一会。加尔洛斯·徐德沉醉在自己的思想和已經实現的夢想中，微微地笑了。朱麗葉塔走到窗那边去，她把背朝着他，她就在这种姿势下和他說話：

“加尔洛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这並不是謊話！不！……”

加尔洛斯还不能立刻把他的女人的話和那封匿名信联系起來：

“什麼不是謊話？”

她稍为把臉掉过來对着他。她彷彿是一个行將要被医生割去一条胳膊的病人。这手術是痛苦的，然而是必要的。

“信上說的不是謊話！我的確是賽吉奧的情妇！”

他睁大了眼睛，把手举得和肩头一般高，彷彿他的整个生命突然停止了一样。他眞叫人可憐，朱麗葉塔很感動。

“請原諒我，我过去对你不够坦白。好久以前，当这件事剛發生的時候，我就应該告訴你，可惜總沒有机会。再則，那个時候我的想法和現在的想法又完全不同。請原諒我，加尔洛斯。”

他的呼吸都中断了。他望着她，始終信不过她說的話。她的話使他失魂落魄，彷彿有人拿着什麼东西打他的头，想把他打昏一样。

朱麗葉塔開始在房間裏踱來踱去。她和加尔洛斯再也沒有什麼需要解釋的。但因为他始終沉默，所以她試着說：

“因为从開头起，一切都錯了。我們的婚姻……”

这時候加尔洛斯的声音才打断了她的話：

“眞的麼？”

他沒有做出任何手势，並沒有激烈的反应，沒有叫喊，沒有威脅，沒有悲慘的举動。他像一个快淹死的人一样，还始終沒有找着踏脚的地方。朱麗葉塔試着刺激他：

“算了罢，……你並不怎麼需要我。你有你的商業，你的生活，你的朋友……按照你的方式說來，你是一个勝利者。你進行过战鬥，而且你打了勝仗……”

这幾句話使他回到現实裏來了。他慢吞吞地說：

“我呢，我以为你帮助过我，以为……”

他想說很多的話，可是已經用不着多費事了。他想哭，可是他的眼睛已流不出眼淚來了。他的咽喉梗塞，內心空虛。他甚至

沒有站起來。朱麗葉塔覺得对他充滿了憐憫，对他無限地同情。她走到他面前去，坐在床上，拿起他的手，說：

“可憐的人……。你一直待我很好。我不埋怨你……对於我，你願意怎麽想你都有权利……”

加尔洛斯漸漸恢復鎮靜了。他自以为在朱麗葉塔的这种态度中，發現了一線的希望。要他饒恕和忘却朱麗葉塔的行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他愛她愛得厲害，所以他能够做到饒恕和忘却。最要緊的是把她爭取回來！这時候只有海、只有衝擊海灘的浪花在打破沉靜。加尔洛斯·徐德在尋找字眼，但所有的字眼突然好像都不听他的使喚了。他要說的話是極其微妙的：

“我愛你，朱麗葉塔……。对我來說，你就是一切……。别人所以鬥爭，他們是想達到一种目的；他們精疲力竭，他們作生意，他們叫別人破產……他們是想達到一种目的……我呢，所有这一切，我都是为你而作的。我知道我稍稍有點疏远了你。可是我是像一个奴隸似的被我的許多業务束縛住了。我也有我应負的責任。但是如果你的这种任性、这种瘋狂，已經过去了，那麽，我們可以忘掉这一切，今天下午我們就离開这裏。我們出門旅行去，現在，我們可以無憂無慮地旅行了。現在我不必長期留在这裏，我只有不時才需要回到这裏來。你还記得麽？我曾經答应过你，我們總有一天会出門去旅行，總有一天会結束在伊尔霍斯的这种放逐式生活，總有一天我們將是土地的主人，我們將可以离開这裏……这些話你还記得麽？那麽，我們現在是土地的主人了。我們要把一切忘掉，彷彿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过一样……”

朱麗葉塔的憐憫心越來越大了，大到她想留下，想犧牲一切，甘願再一次陷入最髒的和最深的泥沼裏。他需要她。他有从上校和小地主的手裏夺取过來的种植園，他有一家出口公司。他需要

她。但是她終於反抗了，她要救自己，她应当把她的憐憫悶死在心中。为了自救，她不顧加尔洛斯，她甚至於不顧賽吉奧了。

“死了这条心吧，加尔洛斯。这並不是任性，也不是瘋狂。起初，我想离開这一切——她指着屋子——离開你的商务，离開你的骯髒的朋友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麼，为什麼会有这种失望，这种煩悶？你記得麼？你們这一羣人……你以为我要的是旅行、奢侈品、衣裳和跳舞会麼？这一切我絲毫也不羨慕。我所需要的就是脫离这种生活，脫离这些多麼骯髒的东西……”

漸漸地他懂了。於是他們中間豎立起了一道栅欄。朱麗葉塔看出來了，她很感到愉快。因为她了解，加尔洛斯沒有她也可以生活的。尽管在最初的時候他的痛苦是很厲害的。

“你說，骯髒的东西麼？如果不是这些骯髒的东西，你靠什麼生活？你說的就是商業，商業就是这样！商業上得勝的人就是最狡猾的人，始終是这样……你在未認識那个傢伙以前，你从來也不覺得商業骯髒呀！……”

“加尔洛斯，你不要激動。我並不指責你，这是你的生活。只是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我再不願意这样生活了。”

“你想走掉麼？”

他又失敗了，他又覺得他周圍都是一片空虛，他又怕了。

“我要走了，加尔洛斯。你不要东想西想。你只会在最初的時候感到痛苦。你有你的商業、你的种植園——你的新的种植園。你將來甚至於連我也不想的……这样倒比較好……”

他沉默了，眼睛望着地，头低垂着。

“我要走了，誰也不知道我是为什麼走的，所以不会鬧出事來。你可以隨便編造一段故事。再則，我們可以依法請求分居，这於你是沒有什麼妨害的。你將來会忘掉我的。誰知道呢，假使……”

加尔洛斯了解这是她的一种憐憫，他反抗了：

“旣然你要走，你用不着顧慮我。我自己会照顧我自己的。”——他又重新擺出一家之主的身份來——“你要多少錢？”

“加尔洛斯，我什麽也不要！我好久以來已決定要同你講了。但是我總一天一天地往下推。今天你講到这件事是好的。好久以來我的东西都準备好了。我只把我从我母親那裏拿來的东西帶走……这就足够我用到我找着工作的時候了……”

这对於加尔洛斯·徐德是太过份了。这种完全的独立、这种完全的破裂是使他最难受的。他破口說：

“找工作？我看你只有找妓女的工作……”

“不，加尔洛斯！别的工作……不管什麽工作……”

她重新又感到自己对他始終有一种憐憫。他受了打擊，他很悲哀。她走到他面前：

“我不願意像一个仇人似地离開你。我願意你了解这一切。”

他站了起來，在大發雷霆之後，他差不多完全平靜下來了。他的声音中帶着悲哀，但是含着絕望的意味：

“我永远不会了解的。我爱你……”

朱麗葉塔搖了一下头。她開始收拾她的东西。加尔洛斯·徐德又在床边坐下，看着她收拾。他的思想展開了，有一个想法压倒了他其他的一切想法：“她絕不能够立刻就离開伊尔霍斯，太早了。她很快就会碰釘子的；碰釘子以後，她或者还会回來！那時候，他呢，他肯不肯收留她？”他一面作着种种想像，一面思索着这一个問題。

“如果有一天你回來……这裏还是你的家……”

朱麗葉塔到商会去了。窗門已經關上了，詩人賽吉奧·慕拉正準备出門。巨大的吊灯的亮光照着賽吉奥的房間。他一个人在

裹面打領結。朱麗葉塔進去，他抱吻她。

“在这時候你还跑到街上來幹嗎？”

“賽吉奧，你的黑鳥兒在哪裹？”

“在那边，在前廊上。”

“你去把牠拿來！”

他帶着鳥籠轉來了。房間裹的光線驚醒了鳥兒。朱麗葉塔把窗門打開。

“你願意把这个鳥送給我麼？”

“就送給你吧……”

賽吉奧有點驚訝。

她站在窗前把鳥籠的門打開。鳥兒朝開着的門跳过去。牠在門口望了一下，遲疑一会，然後向对面花園裹的自由而廣大的黑夜中飛去了。賽吉奧心裹想朱麗葉塔是否喝醉了。这种举動是什麼意思？她轉过身來，容光煥發地說：

“我的愛，我也自由了，你知道麼？”

“自由了？”

“我把一切都向加尔洛斯說了。我們分開了。”

詩人有點不安。

“你向他說了？”

她點了點头。她端詳着他。他也是一个俘虜，他的脚也一样陷入了泥沼！但是，为了解放自己，她甚至於連他也可以不顧的！

“我要走了，你知道麼？到什麼地方去，我不知道。但我要走了。我要做些什麼，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走了。”

隨後，她大着胆子說：

“或者有一天，我能为約奥沁姆的世界工作……”

賽吉奥微微笑了一笑，又求救於他的文学了：

“創造物离開她的創造主了……”

“你知道，我爱你。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該感謝你的地方很多！因此我到这地方來，我來請求你。求你同我呆在一起。設法把絆住你的一切繩索全部割斷。我們一起走吧！我們有兩个人就更好，更方便了……”

他听着她，一声不响，文学毫無用处，沒有解决什麼問題。諷刺也不行，官能的享樂也不行，朱麗葉塔还是要走，而且她还邀他一道走。

“賽吉奧，我是來找你的。我十分爱你，我深深地爱你。但是，即使沒有你我还是要走的，我要救我自己。即使你始終作一个俘虜，我还是要走的……”

他不說話了。他顯得極端嚴肅。他那夜鳥形的側影拉長了，她从來沒有看見过他这种态度。

“賽吉奥，有一次約奥沁姆向我說：‘世界上並沒有好的泥土和坏的泥土。全是一样。問題在於我們能不能从包圍着我們的汚泥中自拔出來。’这是眞話，賽吉奥。現在我懂了，我要走了。我要把你帶着和我一道走……”

賽吉奥的眼睛盯着小鳥兒飛出去的花園裏的黑夜。自由而廣大的黑夜啊！有一顆帶着活躍的和明朗的光芒的星星在黑夜中出現了。朱麗葉塔把桌子上的賽吉奥·慕拉的帽子拿起來，替詩人戴在头上，然後把胳臂伸給他說：

“我們走吧，我的爱！……”

18

在伊尔霍斯的沒有船隻的港口，有一对老年夫妇在那裏求人施捨。他們是被人驅逐的短工。他們穿得很破爛，手很大，脚趾

叉開着。他們唱着种植園的哀歌。安东尼奥·維克多拿了一塊價值二百密耳瑞斯的錢丢在老夫妇的托缽裏，然後从街心走去。

他的种植園这一天拿出來拍賣了。結果由徐德兄弟公司買了去。它賣的錢还不够还債。加尔洛斯·徐德在办公室中曾經向他提到他和吸血娘的浪費。安东尼奥·維克多把头低着听他說。在这一年年初，吸血娘曾經偸了他最後一張價值五百密耳瑞斯的鈔票逃跑了。在种植園中蕾伊蒙達一句話也不說。她每天早上还是照样去工作，好像漲價跌價和她都沒有關係。兩个人对於吸血娘的事情都一字不提。蕾伊蒙達从來沒有提起过这件事。在这惡运之年，她彷彿还很愉快。約奥沁姆恢復了自由後，在一家小汽車行裏找到了工作。蕾伊蒙達的快樂便是从这件事產生的。因此她一面在剝今年的倒楣的可可荚的時候，一面还是唱歌。安东尼奥·維克多也回到田地裏來工作了。这一年他只僱了四个工人。在未建築新房子以前的工人們住居过的老房子現在已空了。漸漸地，蕾伊蒙達搬回老房子去住了。她一天帶一件东西过去，第二天又帶一件东西过去，他們結果甚至於不要新房子了。这种改变怎样实現，安东尼奥甚至於不知道。他只知道蕾伊蒙達不發愁了，这倒使他得到安慰。

有一天晚上，他得到伊塔布納的法官的通知，說他的种植園要拿出來拍賣了。然而，加尔洛斯·徐德曾經允許过他可以緩期的……。他把通知給蕾伊蒙達看。她嚇了一跳。

“安东諾，他們要來拿我們的土地了！”

他跑到伊尔霍斯去，親自参加了这一次的拍賣。加尔洛斯·徐德以很少的錢就買到了他的种植園。徐德便是在这一次拍賣時对他說起吸血娘和伊克萊克式的遊会的。为什麼要这样？为什麼当他把他的一切都夺取过去了的時候，还要惡意地談到他的瘋狂的

行为？加尔洛斯·徐德結果还請他作他的莊園之一的總管。工資是每月三百密耳瑞斯。安东尼奥·維克多要过些日子才給他答覆。

街上兩个老乞丐唱歌的声音伴着他：

可可是一种好的莊稼，

我是一个好的莊稼人……

不知道为什麽，他很想見見他的兒子。“可可是一种好的莊稼……”他的兒子知道一大堆事情。他不願意呆在土地上，到底还是他对……。他在汽車行的門前停下。他的样子一定是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一样；因为一个開着卡車回來的年輕人看見他就笑了。約奥沁姆从裏面出來：

“父親！”

他們在街上走。安东尼奥·維克多把一切都向兒子講了。他甚至連吸血娘的事都講了。現在他沒有土地了，他什麽也沒有了。

“約奥沁姆，你的母親要知道，她会气死的！”

約奥沁姆鼓勵他。他向他說到將來，但是安东尼奥·維克多一點也不感兴趣。他的兒子向他說，土地總有一天会屬於大家所有，那時加尔洛斯·徐德这類人也不会再存在了。可是安东尼奥·維克多不相信这件事情有实現的可能。正当他兒子在說些話的時候，他却在心裏想他应不应当接受總管的位置。

“三百密耳瑞斯，我每个月还可以節省一點錢下來……。說不定有一天我还可以重新買一小塊地呢！”

在車站上，他給約奥沁姆祝了福。到伊塔布納去的火車在鉄路轉弯的地方放了一声汽笛。他离開种植園的期限，只有八天了。

19

蕾伊蒙達幾乎以冷淡的态度接受这个消息。她在八天的限期

內繼續在种植園工作，繼續剝可可莢。安东尼奥·維克多決定去住在他女婿家裏，等待加尔洛斯·徐德指定一个种植園給他去作總管。早上，蕾伊蒙達走到田裏去，彷彿他們並不準备离開那裏，一如土地仍然屬於他們一样。到了第八天，安东尼奥·維克多叫蕾伊蒙達準备搬家。她表示很堅决：

“你要把土地給他們麼？”

他驚異地望着他的女人：

“如果不給的話……”

“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自己走你的。我呢，我不走，我絕对不走。我要呆在这裏，我的土地絕不給他們。絕不！”

他笑了，他說：

“那麼，我們都不走吧……”

到了中午，徐德兄弟公司的職員來接收这份產業了。安东尼奥·維克多向他猛撲过去。那人馬上跑去打电話到比郎基。

到了晚上，他們知道警察局的人已經上了路了。他們对於那些抗拒接收的种植園主總是晚上才來接收的。他們正式的名义是警察部隊，但实际上他們都是受过開槍訓練的土匪。安东尼奥·維克多和蕾伊蒙達从那座土築的老房子出來，每人手裏拿了一枝來復槍。他們等着。这是一个美麗的星光之夜，月光很亮，眞是一个最好的進行埋伏的夜。安东尼奥·維克多想起了別的夜晚，在塞凱伊洛·格朗台爭夺战時代，他在晚上以百發百中的槍法來射擊敌人。他对这一片土地付出了太多的代價，他曾經用血作了代價的，他不能放棄这片土地。蕾伊蒙達有理由。

他沒有說話。可是他望着她，她的臉上沒有怨恨的表情，他这才是第一次看見。她臉上的表情只是平靜而溫和。他說：

“我在伊尔霍斯的時候，我看見过約奥沁姆。我已向他祝福。”

她微笑着說：

“你眞好……”

“他也好。只是我的头腦才發了昏……”

他們又沉默了。走过來的警察兵的幾乎听不見的脚步声从远处傳來了。安东尼奥·維克多轉身向着蕾伊蒙達說：

“我昏了头……我甚至同一个妓女睡覚……我把你像破布一样丢在家裏……”

“你作得对。你需要。我呢，我什麼都不中用了。你作得对。我並不埋怨你！”

他微笑起來。越來越近的脚步声現在听得很清楚了。在月光下面他淸楚地看見一些武裝的兵士在路上走着。他們一共是十二个，但这又能够作出什麼來呢？他們等他們走近來。安东尼奥·維克多再一次地渴望向蕾伊蒙達說一些他不会說的話，表示一些他不会表示的溫存。他只是說：

“他們來了……”

“是的……”

他們举起他們的來復槍。蕾伊蒙達先開槍。安东尼奥·維克多放的槍沒有錯，有一个人在路上倒下去了。其他的人開始逃跑，他們都离開了那暴露的大路而跑去藏在叢林裏了。他們溜進許多樹木以後，才發現安东尼奥·維克多和蕾伊蒙達躲在一棵石榴樹背後。他們重新裝上子彈，蕾伊蒙達前進一步，把槍端得与肩头一般高，瞄準在樹林中隱約看得見的一个人。她和对方的一个人同時開了槍。她的子彈落在可可林子中；可是那人的子彈却打中了蕾伊蒙達的胸口。她仆着身子倒在地上了。安东尼奥·維克多俯身去扶她，他的手上染了血。

“蒙達！”

他把她的脸扳过來。她还在微笑，是的，她还在微笑。地上發出一种强烈的香味，眞是种植可可的好地方呀！他一定不把他的土地交付給别人。不会的，蒙達，他不会把土地交給别人的！

他站起來。警察兵这時把石榴樹包圍起來了。他抬起槍、瞄準、射出他的最後一顆子彈。最後一顆。

1944年1月於巴藝亚

譯后記

若热·亞馬多是巴西杰出的進步詩人和小說家，一九一二年生于巴西东北部的伊尔霍斯市。他幼年时期曾在可可种植園作过工，对于种植園雇工的艰苦生活和封建地主的殘酷剝削，有深刻的認識。一九三〇年，他和巴西共產主义青年团有了接触，后來又参加了一九三五年由巴西共產党領導的民族解放运动。此后他即不断遭受反动政府的迫害，作品被禁止、焚毁，他本人也一再过着牢獄和流亡的生活。近年來他積極从事國际和平运动，在一九五一年荣獲了“加强國际和平”斯大林國际奬金，一九五三年又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常务理事。一九五二年曾來我國訪問。

亞馬多十九歲时即开始寫作，除这部“黃金果的土地”（一九四四年）外，还有“狂欢之國”(一九三一年)、“可可”(一九三三年)、“汗”(一九三四年)、“茹比亞巴”(一九三五年)、“死海”(一九三六年)、“沙灘隊長”(一九三七年)、“希望的騎士”(一九四一年)、“無边的土地”(一九四三年)、“飢餓的道路”(一九四六年)、“自由在地下”(一九五四年)等作品。

“無边的土地”、“黃金果的土地”和“飢餓的道路”是他的重要作品，这三部連續性的長篇小說所叙述的是巴西人民斗爭史上的三个階段。“無边的土地”寫的是二十世紀初期巴西地主如何用殺

人放火的手段夺取别人的土地和原始森林的事实；“黄金果的土地”寫的是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美、德帝國主义的代理人——可可出口商——陰謀夺取地主的土地的經过；“飢餓的道路”寫的是土地换了主人，——由封建地主轉入資本家手里，——破產的小農和失業的雇工轉向城市后所过的流浪生活的种种悲慘景象。

“黄金果的土地”所反映的是巴西从封建社会轉入資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代。巴西地主对种植園的雇工進行的殘酷剝削，地主的荒淫無耻的生活，以及代表新兴資產階級的出口商的掠夺行徑，在本書中都有逼眞的描寫。那些以美、德帝國主义为靠山的出口商，不但可以自由操縱市場，抬高或压低可可的价格，最后还成了种植園的主人。这时巴西共產党虽然成立不久，却已經有了强大的力量。党組織了相当数量的產業工人，举行示威，为种植園的雇工爭取較高的工資，为瀕于餓死的流浪群众爭取食宿的地方。作者强調指出，土地为封建地主所有的时代已經过去了，为資本家所有的时代也將成为过去；即將到來的是土地为人民大众所有的嶄新的时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黄金果的土地
作者＝若熟·亚马多著郑永慧　　金满成译
页数＝４２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０７７
出版日期＝１９５６年０５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